

克拉克盜研究

范夢園

中國藝術史課程
哲學博士論文

香港中文大學
2010年8月

A Research on Kraak Porcelain

FAN, Mengyuan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of Chinese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gust 2010

UMI Number: 3488994

All rights reserved

INFORMATION TO ALL USERS

The quality of this reproduc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quality of the copy submitted.

In the unlikely event that the author did not send a complete manuscript and there are missing pages, these will be noted. Also, if material had to be removed, a note will indicate the deletion.



UMI 3488994

Copyright 2011 by ProQuest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of the work is protected against unauthorized copying under Title 17, United States Code.



ProQuest LLC.
789 East Eisenhower Parkway
P.O. Box 1346
Ann Arbor, MI 48106 - 1346

論文評審委員會

唐錦騰教授 (主席)

林業強教授(論文導師)

莫家良教授 (論文導師)

尹翠琪教授 (委員)

秦大樹教授 (校外委員)

Thesis/Assessment Committee

Professor TONG Kam-tang (Chair)

Professor Peter LAM Yip-Keung (Thesis Supervisor)

Professor Harold MOK Kar-leung (Thesis Supervisor)

Assistant Professor Maggie WAN Chui-ki (Committee Member)

Professor QIN Dashu (External Examiner)

論文題目：克拉克瓷研究

學生姓名：范夢園

哲學博士（中國藝術史）

2010年9月提交於香港中文大學

論文提要

克拉克瓷產生於十六世紀下半葉，是中國外銷到歐洲的一種風格獨特的民窯瓷器，也是最早成規模的外銷瓷種類，具有鮮明的特色。本論文利用歷史學的文獻考證、經濟史的計量和統計、考古類型學、藝術史風格分析等方法，對此課題的研究和分析進行整合以及交叉運用，試圖挖掘克拉克瓷所包含的豐富文化內涵。

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於克拉克瓷進行全面梳理，特別著重對紀年瓷以及考古資料進行分析，嘗試對克拉克瓷的產地、生產延續的時間、不同時期的變化等問題進行詳細研究，從而利用線索，將以往較少人涉及的克拉克瓷的銷售狀況進行初步的探討，包括訂制的問題、不同目標客戶群體的問題、運輸路線的問題等等。

由於研究資料的限制，在中國陶瓷外銷這個領域，中國學者相對來說稍微落後於西方。筆者希望透過對克拉克瓷這種比較特殊的外銷商品研究的嘗試，探索出更為全面的外銷瓷研究方法。

Abstract of thesis entitled: A Research on Kraak Porcelain

Submitted by FAN, Mengyua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History of Chinese Ar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September 2010

Abstract

Kraak porcelain is a type of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with unique features which was produc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for European market. It was the earliest type of export porcelain of some scale and ha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Kraak porcela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ologies have been integrated. They include documentary and textual studies (history), calculations and statistics (economics),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stylistic analysis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The aim of the thesis is to carry out a detailed study of Kraak porcelain, in particular specimen from datable contex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venance of Kraak porcelain, its period of production and changes at different stag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 examination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Kraak porcelain has been carried out - an area 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Related issues such as order placing,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patrons and export routes are also discussed.

Due to limited sources available, Chinese scholars so far are slightly behind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t is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current in-depth analysis of Kraak porcelain will contribute to portray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鳴謝

來香港已經六年，經歷很多酸甜苦辣，內心唯有感激。感謝恩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林業強教授，從專業知識到治學之道，從資料收集到文章結構，對我幫助最大，在我最困惑的時候給我支持和指引，讓我得以完成論文寫作。感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秦大樹教授，從我在北大讀書開始，一直不斷鞭策和鼓勵我，讓我得以堅持陶瓷研究的方向。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莫家良教授和蘇芳淑教授，為我六年來的學習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別是提供我出國考察的機會，讓我收集到很多資料，開闊了眼界。感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鄭培凱教授，為我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並且不斷鼓勵我繼續研究。感謝利漢禎先生以及洽蕙短期進修研究贊助金的贊助，讓我得以去歐洲以及東南亞考察，收集資料。感謝法國遠東學院提供贊助，讓我去法國博物館收集資料。感謝故宮博物院的王光堯先生，這半年來，我們的多次交談，他給了我很大啟發，讓我可以有新的想法。感謝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孫德榮館長提供香港出土資料。感謝澳門藝術館盧大成先生、澳門歷史博物館薛啓善先生、收藏家潘國雄先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澳門資料。感謝菲律賓的莊良有女士提供菲律賓出土資料，並且為論文提供意見。感謝福建省考古所栗建安先生提供福建資料。感謝景德鎮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長提供景德鎮出土資料。感謝英國 V & A 博物館的劉明倩女士提供英國資料。感謝同事周越女士，曾麗文女士 (Ms. Audrey Jane)，師妹王冠宇，論文寫作期間熱情幫我翻譯荷蘭文以及英文的資料。感謝復旦大學劉朝暉教授，景德鎮陶瓷學院曹建文教授以及黃薇夫婦，與他們的交流讓我獲益良多。感謝同事黃麗梅小姐幫我校對論文。感謝這段時間給我幫助的所有老師、同事和同學，你們的包容和支持是我堅持下去的力量。感謝我的先生給我無條件的愛和支持，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做我的精神支柱。最後，感謝父母，沒有你們，沒有我的今天，我永不忘記你們的每一句教導。

僅以此文獻給我最偉大的爸爸媽媽，相信這是我給你們最好的禮物。

目錄

鳴謝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回顧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13
一、研究方法	13
二、研究目的	18
第三節 克拉克瓷的出土材料	18
附圖版	35
第四節 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世界貿易與中國瓷器的生產	36
一、明代青花瓷的發展概況	36
二、明代中國對外貿易概況	40
三、大航海時代的歐洲	46
1、中國與葡萄牙的早期貿易	47
2、中國與西班牙的貿易	50
3、中國與荷蘭的貿易	53
第二章 克拉克瓷的分類和年代推測	57
第一節 克拉克瓷的定義	57
第二節 江西景德鎮窯生產的克拉克瓷	65
一、分類研究	66
二、類型分析	123
三、分組和分期	133
四、年代推斷	134

第三節 福建漳州平和窯生產的克拉克類型瓷器類型分析	137
一、分類研究	137
二、類型分析	148
三、年代判定	152
附表一	154
附表二	164
第三章 克拉克瓷的生產與銷售	185
第一節 克拉克瓷的產地	185
一、江西景德鎮	186
二、福建漳州窯	196
第二節 克拉克瓷運輸的路線以及銷售方法	204
一、國內運輸線路的問題	204
二、長程船運的線路以及銷售方法	208
第三節 克拉克瓷的訂製	220
第四節 克拉克瓷在不同地區的使用	232
第五節 其他國家對克拉克瓷的仿製	238
一、日本仿製的克拉克瓷器	238
二、波斯仿製的克拉克瓷器	241
三、歐洲地區仿製的克拉克瓷器	243
第四章 結語和餘論	245
參考書目	24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回顧

克拉克瓷產生於十六世紀下半葉，是中國外銷到歐洲的一種風格獨特的民窯瓷器。這類瓷器的器形和紋飾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器形多為碗、盤、杯、瓶、軍持等，其中碗盤以花口為多；紋飾方面較為繁複，多滿布器物的表面，碗盤的紋飾分佈多為碗（盤）心和碗（盤）壁兩個部分，碗（盤）壁上常見開光。碗（盤）內底圖心多繪以山水樹木、樓臺人物、池塘禽鳥等，開光中繪以盆花、吉祥圖案以及蕉葉、雜寶等。總體來看，克拉克瓷的品質不如官窯瓷器那麼細緻精美，但是它出現於一個東西方海上航路大開、雙方開始大規模交流的重要歷史時期，克拉克瓷作為最早的成規模的外銷瓷種類，具有許多特殊性，在研究方法上與傳統的中國陶瓷研究有所不同，是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極具研究價值。

克拉克瓷屬於外銷瓷，多收藏在國外，因此西方關於克拉克瓷的研究起步較早。最早對於克拉克瓷進行研究的是荷蘭人，他們根據荷蘭檔案館所藏東印度公司（VOC）的檔案以及荷蘭本地的收藏，對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手銷往歐洲的瓷器進行研究，這其中有一部分屬於克拉克瓷。最早研究克拉克瓷的專家之一是 H. E. van Gelder¹，他在 1924 年發表了相關文章，著重探討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中國外銷瓷，並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對其貿易狀況進行了分析。在這一領域研究最為全面深入，至今仍經常被學者們引用的就是 T. Volker（T. 佛爾克）所著《陶瓷與東印度公司》²，作者在查閱大量東印度公司檔案的基礎上，把荷蘭的陶瓷貿易分為四個時期，以中國與荷蘭的貿易為主線，同時涉及

¹ H.E. van Gelder, *Gravenhage in zeven eeuwen*, Amsterdam: Meulenhoff, 1937.

²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日本和其它亞洲國家，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

有關於克拉克瓷的實物，最早出版於荷蘭的博物館圖錄中。到了 70 年代，各國對於克拉克瓷的研究逐漸增溫，1979 年，Brian Shane McElney 在“後十五世紀的青花瓷”³ 文章中，根據克拉克瓷邊飾的不同，第一次嘗試對其進行分類研究，成為後來學者研究的基礎。另外在 1970 年，哈里·加納出版了《東方的青花瓷器》⁴，作者通過對歐美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考察、收集和整理，結合文獻，對中國青花瓷器的歷史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其中在講到明代末期青花瓷器這一章節時，對萬曆時期的青花瓷器做了論述，其中討論了克拉克瓷器的問題。

二十世紀 80 年代是克拉克瓷研究的一個高峰期，多艘十六至十七世紀沉船的發現，大量紀年瓷器的出水，為研究帶來了新的資料。1982 年，荷蘭陶瓷貿易史專家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在對沉沒於聖海倫娜島附近的荷蘭船“白獅號”進行細緻的研究之後，與萊克斯博物館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學共同編輯了《白獅號沉船上的瓷器》⁵一書，書中詳細介紹了景德鎮瓷器的生產情況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中國陶瓷貿易的過程，並配上了大量的圖片，為研究克拉克瓷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書中將船上的景德鎮瓷器和漳州窯瓷器分開描述，並未將漳州窯瓷放入克拉克瓷的範圍中。另外本書中將一些較晚時期的瓷片混入到白獅號沉船遺物中（這些瓷片屬於清代，可能屬於另外的沉船個體），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的研究。

³ Brian Shane McElney, the Blue and White Wares- Post 15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and Chinese Trade Pottery*, Hong Kong: 1979, pp. 34-36.

⁴ Harry Garner,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London: Faber, 1970.

⁵ C.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1987年，義大利學者 Maura Rinaldi 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沉船資料，對克拉克瓷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入的研究，撰寫了《克拉克瓷》⁶一書，並於1989年出版。本書是克拉克瓷研究歷史上最為重要研究專著之一。作者首先介紹了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國和歐洲的貿易情況以及瓷器手工業的生產狀況；之後運用風格分析的方法，以邊飾的變化為依據，將克拉克瓷盤型器物分成九類；她認為開光並不是判斷器物是否屬於克拉克瓷的唯一標準，推測了這種開光裝飾的來源可能是為迎合中東地區口味而設計。Rinaldi 推測克拉克瓷生產的年代為1557-1657年之間，並將其分為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兩個階段。最後文中對於其他國家的仿製品進行了介紹。作者敘述十分詳盡，是克拉克瓷研究的里程碑，但由於當時紀年材料還比較缺乏，沉船資料少，而且作者只用了風格分析的方法來簡單分類，未能進一步構建年代序列。她對於產地為景德鎮這一推測也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着更多沉船的出現以及各國學者間交流的增加，對於克拉克瓷的研究逐漸升溫。2002年 Pedro Moura Carvalho 撰寫了《從阿德比爾神廟瓷器看波斯灣的中國瓷器貿易》⁷一文，介紹了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瓷器在波斯灣發現的陶瓷。2003年，荷蘭學者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在東方陶瓷學會刊物上發表了題為《白獅號出水克拉克瓷》⁸的文章，文中回顧了她以往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了克拉克瓷名稱來源並非是葡萄牙船名的新觀點，還提出了根據檔案記載，克拉克瓷輸入西方的數量並不如想像中的龐大。這些新觀點顛覆傳統，對後面的研究有很多啟發。荷蘭的刊物 *Vormen uit vuur 2003/1-2* 中有多篇

⁶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⁷ Pedro Moura Carvalho, *Porcelains for the Shah, Ardabil and the Chinese Ceramics Trade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2.

⁸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Kraak Type Porcelain and other Ceramic Ware Recovered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man the "Witte Leeuw", Sunk in 1613,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Volume 67,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2002-2003, pp. 91-109.

重要的文章介紹了各地的克拉克瓷新發現，如 Barbara Harrisson 在《南中國海的轉口貿易瓷器 1350-1650》⁹一文中介紹了元明兩代中國瓷器外銷的基本情況，其中提到克拉克瓷。Sebastiaan Ostkamp 在同一期刊物中撰寫的《荷蘭發現的瓷器介紹》¹⁰一文，介紹了中世紀瓷器在歐洲北部和西部對克拉克瓷的使用情況，並且著重介紹了荷蘭重要的陶瓷考古發現，為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文中還展示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荷蘭商人向中國訂制瓷器的手繪圖樣，出自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錄，文章後面的附錄更是詳細記錄了各個考古地點出土的瓷器細節。Maura Rinaldi 也在同一期刊中撰寫《紀年克拉克瓷》¹¹一文，通過對各時期沉船所載克拉克瓷的比較，進一步對克拉克瓷進行分期，將之前的著作進行了補充。2005 年荷蘭萊頓大學的 C. A. Jörg 教授在《陶瓷與中荷貿易》¹²一書中，在荷蘭文獻的基礎上，論述了克拉克瓷的歷史。但本書以十七世紀後期到十八世紀的中荷貿易為主要研究對象，對與克拉克瓷涉及較少。2008 年，葡萄牙舉行了一次克拉克瓷展覽，並出版了《克拉克瓷》一書，¹³該書總結了二十世紀以來對於克拉克瓷的研究成果，較全面的回顧了克拉克瓷的發展歷史，將葡萄牙以及荷蘭對於克拉克瓷的影響分別進行了敘述，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研究克拉克瓷的著作。唯材料的使用方面，因為它是一本展覽圖錄，因此展品仍以博物館館藏為主，而且對於中國的資料，特別是漳州窯產品有所忽視。

⁹ Barbara Harrisson, *Inter-Asia Ceramic Trade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circa 1350-1650, Vormen uit vuur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p.9-13.

¹⁰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p. 14-29.

¹¹ Maura Rinaldi, *Dating Kraak Porcelain, Vormen uit vuur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p. 30-41.

¹² Christiaan.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 Nijhoff, 1982.

¹³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沉船資料的不斷湧現為克拉克瓷研究提供了大量斷代準確的實物標本。如1570年沉沒於莫桑比克的葡萄牙船聖塞巴斯蒂安號（San Sepastian）¹⁴，1579年沉沒於三藩市附近德雷克（Drake）海灣的西班牙船 Golden Hind 號沉船¹⁵，1595年在同一地點沉沒的西班牙船聖奧古斯丁號（San Agustin）¹⁶，1600年在馬尼拉被荷蘭船隻擊中沉沒的聖迭哥（San Diego）號¹⁷，船上裝載大量的中國瓷器，包括數量龐大的克拉克瓷和福建漳州窯瓷器，說明在十七世紀初期，漳州窯瓷器已經成為重要的外銷貨物，與克拉克瓷一起活躍在中西貿易的路線上，並且部分漳州窯瓷器在器型和紋飾上與景德鎮生產的瓷器有相類似的地方，因此對判定克拉克瓷的燒造地點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除此之外，1609年在西非海岸沉沒的馬里由斯號（Mauritius）¹⁸，1613年沉沒於聖海倫娜島附近的荷蘭船白獅號（Witte Leeuw）¹⁹，1615年沉沒於印度洋馬里由島附近的荷蘭船隻班達號（Banda）²⁰，1625年沉沒於馬來西亞南中國海的萬曆號（Wanli）²¹，1630年沉沒於好望角附近的葡萄牙船隻聖康卡羅號（San Concalo）²²，1641年在海地附近沉沒的康塞普森號（Conception）²³，1643年在南中國海沉沒的哈契號（Hatcher）²⁴等。1998

¹⁴ Peter Moir, Ian Crawford, *Argyll Shipwrecks*, Moir - Crawford, 1994.

¹⁵ Norman Joseph William Thrower, *Sir Francis Drake and the Famous Voyage, 1577-1580: Essays Commemorating the Quadricentennial of Drake's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Earth*,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¹⁶ Robert F. Marx *Shipwrecks in the Americas*,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1987.

¹⁷ *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¹⁸ M. L' Hour, L. Long and E. Reith, *The Wreck of the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indische Companie': The Maritius (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990.

¹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²⁰ Jacques Dumas, *Fortune de Mer a L'Ille Mauice*, Pais, 1981.

²¹ Sten Sjostrand and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 2007.

²² Andrew B. Smith, Excavations at Plettenberg Bay, South Africa of the camp-site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wreck of the Sao Concalo, 1630, *The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986.

²³ William M. Mathers and Nancy Shaw, *Treasure of the Concepcion*, National Geographic, 1990.

²⁴ Pedro Moura Carvalho, *Porcelains for the Shah, Ardabil and the Chinese Ceramics Trade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2.

年出版的《哈契沉船》²⁵一書，將哈契號與白獅號沉船中的克拉克瓷作了一個比較研究，證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克拉克瓷作為外銷商品，所產生的變化。這些不同時期的紀年沉船所打撈出的克拉克瓷，為研究者提供了準確的資訊，全面展示了克拉克瓷的器形、種類、紋樣以及器物組合，研究者們也可以將不同的出水地點相互連接，推測出克拉克瓷銷售的線路以及前後的演變過程。

除了沉船之外，王室和家族收藏中也不乏克拉克瓷的身影。這些收藏品著錄的時間可靠，傳承有序，保存情況較好，是研究克拉克瓷的另外一批重要的資料。其中包括伊朗 1956 年 John Alexander Pope 所著的《阿德比爾神廟藏瓷》²⁶，書中展示了阿德比爾神廟所收藏的中國瓷器，其中一部分為克拉克瓷，其中的明代瓷器下限為 1611 年。藏於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的瓷器目錄²⁷，其入藏的明代瓷器的年代下限是 1613 年。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宮也收藏有元明兩代瓷器，其中不乏克拉克瓷器²⁸，另外蘭卡斯特（Lancastre）家族²⁹、巴特勒（Michael Butler）家族³⁰以及美第奇（Medici）家族³¹收藏中，也有不少克拉克瓷珍品。

其他的零星發現還包括在南非海域發現的多艘沉船，收錄在 Jane Klose 1993

²⁵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²⁶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²⁷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²⁸ 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編：《伊斯坦布爾的中國寶藏》，伊斯坦布爾：土耳其外交部，2001。Ayers, Joh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yay Museum*,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6.

²⁹ 同 27。

³⁰ Michael Butler, & Julia B. Curtis and Stephen Little, *Treasures from an Unknown Reign: Shunzhi Porcelain, 1644-1661*, Alexandria, Va.: Ar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2002.

³¹ Christina Acidini Luchinat et al., *the Medici, Michelangelo, and the Art of Late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troit: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2002.

年的演講記錄中，題目為《好望角出土的東方瓷器 1630-1830》³²。作者另一篇發表於東方陶瓷學會會刊上的文章，同樣介紹了三艘沉沒於南非海域的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沉船³³，這些資料現在還很難全面了解，可見南非附近仍有大量的資料有待發掘。除此之外，西方的繪畫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克拉克瓷的蹤跡，研究者可以通過追尋這些畫作的年代，將畫中的克拉克瓷作為標準器進行進一步的研究。這方面較有影響的文章是 Dr. A. I. Spriggs 發表於 1965 年的文章《在西方繪畫中的東方陶瓷（1450-1700）》³⁴，文中詳細介紹了各個時期西方畫作中所出現的中國瓷器，給後人極大的啟發。

日本在克拉克瓷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作。1975 年出版藤岡了一編著的《明の染付》一書中，提到芙蓉手產自中國萬曆時期的景德鎮民窯，是按照西方人的喜好而生產的中國瓷器³⁵。1992 年矢部良明所著《中國陶瓷の八千年》中，以日本萬曆時期遺址中出土的中國青花瓷和彩瓷，來推斷克拉克瓷流行的年代³⁶，並且對於克拉克瓷的式樣進行了仔細的分析研究。比較全面研究克拉克瓷的著作是西田宏子和出川哲朗所著《明末清初の民窯》³⁷，書中提到克拉克瓷風格來源於歐洲瓷器的觀點，另外將克拉克瓷分成了五個時期。

³² Jane Klose, Excavated Oriental Ceramic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1630-1830,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57,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92-1993, pp. 69-104.

³³ Jane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64,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99-2000, pp. 63-81.

³⁴ A. I. Spriggs, Oriental Porcelain in Western Paintings 1450-1700,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64-1965, pp. 73-87.

³⁵ [日] 藤岡了一編著：《明の染付》，《陶瓷大系》（第四十二卷），東京：平凡社，1975，頁 116。

³⁶ [日] 矢部良明：《中國陶瓷の八千年》，東京：平凡社，1992，頁 385-387。

³⁷ [日] 西田宏子，出川哲朗：《明末清初の民窯》，東京：平凡社，1997，頁 95-104。

中國對於克拉克瓷的研究起步較晚，成果相對較少。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萌芽於上世紀 30 年代，其中韓槐準先生被稱爲“研究我國古外銷陶瓷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中已經較爲清楚的提到南洋遺留的明代中國瓷器，認爲它們的產地大部分爲景德鎮，而少量爲華南窯產品。另外他也在文中提到克拉克瓷，認爲使用加櫓船販運南洋、西域和歐洲，故名“加櫓瓷”，他提出的這一名稱與“克拉克瓷”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有所爭論。³⁸1963 年，陳萬里先生發表了《宋末—清初中國對外貿易瓷器》一文，³⁹詳細介紹了 T. Volker (T. 佛爾克)《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書，爲中國學者研究明清時期中國瓷器的外銷提供了資料。至今，該文還經常被學者們引用。1964 年，陳先生發表了《再談明清兩代我國瓷器的輸出》⁴⁰，指出明清時期中國輸出的瓷器同內銷瓷器不同，有專供出口的種類，而且還能根據外來式樣特別製作。除此之外，夏鼐先生《作爲古代中非交通關係證據的瓷器》⁴¹一文，也介紹了非洲各地出土的唐至清代中國瓷器的情況，其中也包括了非洲出土的克拉克瓷，這是最早介紹非洲出土克拉克瓷情況的文章。

在上世紀 60 至 80 年代，外銷瓷的研究一度停頓，進入 80 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中國學者開始接觸到國外的材料，對於外銷瓷的研究才重新火熱起來。其中與克拉克瓷研究相關的包括 1984 年朱培初所著的《明清陶瓷與世界文化的交流》⁴²一書，涉及了克拉克瓷及其歷史淵源等問題。1986 年馮小琦在《景德鎮民窯青花瓷的對外傳播》⁴³中提到了克拉克瓷的概念和特徵。1988 年葉文程在《中國古外銷陶瓷論文集》⁴⁴中提到了克拉克瓷外銷的情況，1990

³⁸ 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5，頁 15-21。

³⁹ 陳萬里：《陳萬里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頁 188-192。

⁴⁰ 陳萬里：《再談明清兩代我國瓷器的輸出》，《文物》1964 年第 10 期，頁 33-36。

⁴¹ 夏鼐：《作爲古代中非交通關係證據的瓷器》，《文物》1963 年第 1 期，頁 30。

⁴²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84。

⁴³ 馮小琦：《景德鎮民窯青花瓷的對外傳播》，《景德鎮陶瓷》，1986 頁 72-76。

⁴⁴ 葉文程：《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馮先銘先生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⁴⁵中，以 T.佛爾克著作為基礎，討論了克拉克瓷的歷史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克拉克瓷外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並指出了景德鎮為克拉克瓷的產地這一明確觀點。全漢升運用荷蘭學者的研究成果，討論了十七至十八世紀中荷貿易，將貿易金額與件數進行統計和羅列。在《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中，一篇翻譯美國學者的文章《從美國佛羅裏達州文化遺址出土的中國明末清初瓷器碎片》⁴⁶，簡單介紹了從美國佛州出土的中國瓷器及其考古學上的意義。文章雖然很簡略，也是中國學者瞭解西方發現的先聲。馬文寬《從一件青花開光瓷碗談起》⁴⁷一文，涉及到了克拉克瓷的產地、生產的起止時間等問題，並對克拉克瓷對於世界的影響進行了合理的論證。另外馬文寬的代表作《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⁴⁸，結合非洲考古調查和發掘材料，就非洲各國出土中國瓷器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其中也涉及到部分克拉克瓷。香港大學學者錢江在《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與荷蘭的瓷器貿易》⁴⁹一文中，專門介紹了中荷瓷器貿易的情況，但對於貿易興起和衰落的原因涉及不多。陳立立發表《克拉克瓷盤與葬俗》⁵⁰，認為克拉克瓷的產地除了景德鎮，還有福建的平和和德化，並詳細探討了以殘次的克拉克瓷作為陪葬的原因。趙德雲撰寫的《加拿大路易士堡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初步研究—兼談克拉克瓷器的若干問題》⁵¹一文，就克拉克瓷年代、生產窯口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簡要分析了明清之際克拉克瓷的性質和裝飾風格來源。白焜《晚明至清乾隆時期景德鎮

⁴⁵ 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南方文物》1990年第2期，頁101-117。

⁴⁶ 《從美國佛羅裏達州文化遺址出土的中國明末清初瓷器碎片》，《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1987，頁155-164。

⁴⁷ 馬文寬：《從一件青花開光瓷碗談起》，《中國古陶瓷論文輯第五輯》，頁133-140。

⁴⁸ 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⁴⁹ 錢江：《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與荷蘭的瓷器貿易》，《南洋問題研究》1989年第1期，頁80-91。

⁵⁰ 陳立立：《克拉克瓷盤與葬俗》，《民俗研究》2004年第4期，頁88-99。

⁵¹ 趙德雲：《加拿大路易士堡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初步研究—兼談克拉克瓷的若干問題》，《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頁36-42。

外銷瓷研究》⁵²，將景德鎮明代後期的窯業遺存分為五個時期，並且對當時與景德鎮並存競爭的其他窯口進行了說明，為晚明外銷瓷器的分期提供了一些線索。2000年蕭發標在《克拉克瓷芻議》⁵³一文中，嘗試探討了克拉克瓷始燒的時間問題。2002年裴光輝所著《克拉克瓷》⁵⁴一書，是第一本關於克拉克瓷器的專著，書中較為廣泛的談論了克拉克瓷年代、產地等問題，但其中很多觀點爭議較大，值得商榷。2003年景德鎮陶瓷學院曹建文、羅易扉翻譯了 Maura Rinaldi 的文章《克拉克瓷器的歷史與分期》⁵⁵，介紹了國外專家對於克拉克瓷的研究觀點。2006年景德鎮陶瓷學院學生董亮發表了《漫議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的由來》⁵⁶，提出克拉克瓷獨特的開光裝飾應來源於南歐風格，而非伊斯蘭世界。2006年熊寰撰寫《克拉克瓷研究》⁵⁷一文，從克拉克瓷名稱的含義、特徵、分期、窯口和時代等五個方面對克拉克瓷歷史進行了研究。2007年，在上海博物館與巴特勒家族合作舉行的“十七世紀景德鎮青花瓷器展覽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與會各國代表對十七世紀景德鎮所生產的克拉克瓷以及其後的轉變期瓷器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討論，之後出版了論文集與圖錄⁵⁸，顯示了當今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世紀九十年代，克拉克瓷在江西多個地點的墓葬中出現，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也因此修正了“克拉克瓷只供外銷，中國人不會使用”這一較為絕對的觀點。江西省的研究者們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介紹江西墓葬中出土的克拉克瓷⁵⁹。在中國的西沙群島，也發現了克拉克瓷的蹤跡⁶⁰，這些資料為進一步研究

⁵² 白焜：《晚明至清乾隆時期景德鎮外銷瓷研究》，《福建文博》1995年第1期，頁27-35。

⁵³ 蕭發標：《克拉克瓷芻議》，《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頁62-65。

⁵⁴ 裴光輝：《克拉克瓷》，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2。

⁵⁵ 曹建文、羅易扉：《克拉克瓷器的歷史與分期》，《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頁83-85。

⁵⁶ 董亮：《漫議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的由來》，《陶瓷科學與藝術》2007年第41卷第4期，頁43-44。

⁵⁷ 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頁113-122。

⁵⁸ 上海博物館：《十七世紀景德鎮瓷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上海博物館內部刊物，2005年11月。

⁵⁹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鉞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

克拉克瓷在中國的使用提供了第一手的重要資料。

對於克拉克瓷的產地問題，景德鎮的學者在近幾年開始找到一些線索。2004年曹建文在《近年來景德鎮窯址發現的克拉克瓷器》一文⁶¹中提出了克拉克瓷的明確產地為景德鎮窯。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撰寫的《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⁶²，配有大量圖片，明確論證了克拉克瓷產地問題，但對於生產年代的推測還有討論的空間。

其他大中華地區的學者對於克拉克瓷也有所研究。如臺灣學者盧泰康撰寫的《臺灣出土十七世紀景德鎮窯貿易瓷研究》⁶³，對於荷據時期遺留下來的東印度公司貿易瓷器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該作者另有一篇《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的陶瓷遺物之考證》⁶⁴，對臺灣出土的瓷器，主要是漳州窯瓷器進行了介紹。澳門作為早期中西交流的重要地點，也出土過不少克拉克瓷器。如文德泉神父就寫過《中葡貿易中的瓷器》⁶⁵一文，介紹了早期西方人認識中國瓷器的過程。邱立

8期，頁16-25。江西廣昌縣博物館：《代布政史吳念虛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93年第2期，頁77-82。吳志紅：《明外銷青花瓷盤介紹》，《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第2期，頁36-37。姚澄清、姚連紅：《江西明萬曆外銷瓷盤的發現》，《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頁83-84。姚澄清：《江西研究克拉克瓷的新進展——三談江西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景德鎮陶瓷》1999年第1期，頁62-67。

⁶⁰ 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著：《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學出版社，2006。

⁶¹ 曹建文：《近年來景德鎮窯址發現的克拉克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141-149。

⁶² 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35-44。

⁶³ 盧泰康：《臺灣出土十七世紀景德鎮窯貿易瓷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196-208。

⁶⁴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的陶瓷遺物之考證》，《故宮文物月刊》221期，頁116-134。

⁶⁵ [葡] 文德泉神父：《中葡貿易中的瓷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207-215。

誠《澳門幾個考古問題的探討》⁶⁶一文中提到的聖奧斯定教堂出土的青花瓷器為漳州窯瓷器這一觀點，通過近幾年澳門不斷發現的青花瓷器，證明大部分屬於景德鎮生產，而非福建漳州窯。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的明清瓷器》⁶⁷，則圖文並茂的詳細介紹了明清各時期葡萄牙向中國訂制的瓷器。

學生的學位論文方面，近年也有不少學生關注克拉克瓷以及明清時期陶瓷外銷的相關問題。如 2007 年浙江師範大學林琳撰寫碩士論文《17-18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瓷器貿易研究》⁶⁸，以大量中外文獻為基礎，對 17-18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歐兩地的瓷器貿易進行了整體而系統的闡述。2006 年景德鎮陶瓷學院羅易扉的碩士論文《景德鎮克拉克瓷開光裝飾藝術的起源》⁶⁹，討論了克拉克瓷的裝飾藝術特色，論證其開光裝飾起源於伊斯蘭藝術。2007 年景德鎮陶瓷學院于劍撰寫碩士論文《克拉克瓷與晚明內銷青花瓷主題紋飾的比較研究》⁷⁰，將克拉克瓷的紋飾題材與同時期的內銷瓷器作比較，證明兩者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處，其異同是中國與西方歷史、政治、經濟和審美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造成的結果。這些文章在克拉克瓷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也證明這個課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

研究克拉克瓷，不得不提到的是福建的漳州窯瓷器，俗稱“汕頭器”（Swatow Ware）。因為這一類瓷器被認為是對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仿製品。對於漳州窯瓷器，福建地區研究成果較多。1999 年日本出光美術館金澤陽在《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9 年會專輯》中的文章《埃及出土的漳州

⁶⁶ 邱立誠：《澳門幾個考古問題的探討》，《粵地考古求索-邱立誠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2008，頁 153-154。

⁶⁷ 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的明清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3 期，頁 98-112。

⁶⁸ 林琳：《17-18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瓷器貿易研究》，浙江師範大學 2007 年碩士論文。

⁶⁹ 羅易扉：《景德鎮克拉克瓷開光裝飾藝術的起源》，景德鎮陶瓷學院 2006 年碩士論文。

⁷⁰ 于劍：《克拉克瓷與晚明內銷青花瓷主題紋飾的比較研究》，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2007 年碩士論文。

窯瓷器—兼論漳州窯瓷器在西亞的傳播》⁷¹，將西亞地區所藏的中國瓷器中的漳州窯瓷器與克拉克瓷進行了區分。在同一期《福建文博》中的另一篇文章，徐菁和劉慧中《江西與平和窯青花瓷關係探微》⁷²，其中重點介紹了外銷瓷從江西至福建月港出口的兩條路線。本期專輯還有重要的文章包括肖發標《中葡早期貿易與漳州窯的興燒》⁷³以及裴光輝《克拉克瓷源流》⁷⁴等。2001年王芳翻譯了法國學者的文章《界定汕頭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聖迭哥號大帆船》⁷⁵，對於聖迭哥號上所載漳州窯瓷器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文章有助於將克拉克瓷與漳州窯瓷器進行比較和區分。1997年福建省博物館在調查了福建漳州地區明清瓷窯基礎上，撰寫了調查報告《漳州窯》⁷⁶一書，初步梳理了漳州窯與景德鎮窯的關係，將俗稱“汕頭器”的漳州窯瓷器與克拉克瓷器區分開來。西方學者對於漳州窯瓷器也有研究，如1979年荷蘭學者 Barbara Harrison 所著《16-20世紀東南亞陶瓷》⁷⁷以及以 Sumarah Adhyatman 所著《在印尼發現的十六至十七時期的漳州窯瓷器》⁷⁸，另外 Rita C. Tan 也撰有《菲律賓發現的中國和越南青花瓷》⁷⁹和《菲律賓發現的漳州窯瓷器》⁸⁰，全面介紹了菲律賓所出土和打撈的中國瓷器，其中特別介紹了漳州窯瓷器，證明中國與菲律賓在裡是上頻繁的貿易往來。

⁷¹ 金澤陽：《埃及出土的漳州窯瓷器—兼論漳州窯瓷器在西亞的傳播》，《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9 年會專輯》，1999，頁 38-40。

⁷² 徐菁、劉慧中：《江西與平和窯青花瓷關係探微》，《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9 年會專輯》，1999，頁 44-46。

⁷³ 肖發標：《中葡早期貿易與漳州窯的興燒》，《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9 年會專輯》，1999，頁 50-53。

⁷⁴ 裴光輝：《克拉克瓷源流》，《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9 年會專輯》，頁 79-84。

⁷⁵ [法] 莫尼克·寇裏克 (Monique Crick) 著，王芳譯：《界定汕頭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聖迭哥號大帆船》，《福建文博》2001年第1期，頁46-52。

⁷⁶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⁷⁷ Barbara Harrison, *Later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y's*, 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⁷⁸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1.

⁷⁹ Rita C. Tan, *Chinese and Vietnam Ceramic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London: Hugh Moss, 1973.

⁸⁰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對於克拉克瓷研究方法的探討，也是本文重要的研究目的之一。自唐以來，中國陶瓷已經大量銷往外國，但從品種上看，在克拉克瓷出現之前，外銷的瓷器與同時期的內銷產品差別不大，很難區分。克拉克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絕大部分用於外銷的瓷器類型，是一種較為成熟的商品，因此對它的研究就與以往傳統的對於某類瓷器或者某個窖口出土瓷器的研究在方法上有差別。

正因為克拉克瓷大部分用於外銷而生產，因此它的性質不只局限於日用器和藝術品，對它的研究也不只局限於對於器型、紋飾的分析，更加應該將它置於當時的世界歷史大環境當中，將它作為大航海時代中西貿易網中的一種商品、一個元素來考察。另外從考古發現上來看，大部分克拉克瓷發現於中國以外的地區，包括沉船、遺址等，而且分佈相當廣泛，因此對於資料的收集以及資料的處理方法也有其特殊性，不同於其他類型的傳統中國陶瓷研究。克拉克瓷從出現到流行，直至衰落，其延續時間比較短，因此在分類方法上也與傳統的考古學和藝術史分類方法有所不同。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克拉克瓷器為研究對象，對它的研究需要涉及許多不同領域。本研究將把歷史學的文獻考證、經濟史的計量學和統計、考古類型學、藝術史風格分析等方法，進行整合以及交叉運用，試圖挖掘克拉克瓷所包含的豐富文化內涵。各種研究方法應用要點分析如下：

1、歷史文獻研究

就本課題所關注的範圍來說，克拉克瓷所處的年代是十六至十七世紀，這

一時期的中外文獻數量非常龐大，包括中國明代後期至清代早期的歷史文獻、葡萄牙和西班牙文獻、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記錄等，皆為本課題進行詮釋與引證的重要依據。因此，如何在這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搜索對研究有用的文獻是極其重要的。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例，該公司所留下的商業日記，記錄了十七世紀有關中國與荷蘭貿易的相關信息，包括各種交易活動的細節，其中瓷器的貿易是重要的內容之一。另外，近幾年來，TANAP⁸¹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的整理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可以檢索到不少有用的資料。另外臺灣出版的《熱蘭遮城日誌》⁸²保存了部分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的貿易情況，但非常可惜，其中有部分時期的檔案遺失了。就資料記錄的內容而言，《熱蘭遮城日誌》特別重視各種中國物資從大陸沿海地區輸入大員的詳細記載。至於《巴達維亞城日記》⁸³的撰寫者，頗為重視各地貿易物資流動的狀況，所以對大員轉口輸出陶瓷的金額與件數，留下了詳細記錄。因此，只要對比該年度發航與到港船隻的名稱，並推算船隻航行所需要的時間，大致能以上述兩份史料補充《熱蘭遮城日誌》的部分不足⁸⁴。另外本文中大量引用了 T.Volker 所著《陶瓷與東印度公司》一書⁸⁵，對本書中的紀錄與實際的沉船考古發現進行對照研究。其他重要的荷蘭文獻還包括《陶瓷與東印度公司》⁸⁶、《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⁸⁷等。來自葡萄牙的資料非常少。因為保留在葡萄牙的記錄，大多數在 1755 年里斯本那場毀滅性的地震中被毀壞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葡萄牙的商人以及傳教士留下了一些筆記，其中對於陶瓷有部分記載。

⁸¹ <http://www.tanap.net/>，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研究。

⁸²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

⁸³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⁸⁴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1-2。

⁸⁵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⁸⁶ Jörg, Christiaan. J. A.,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 Nijhoff, 1982.

⁸⁷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組譯，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其他文獻列舉：

中國文獻：《明實錄》⁸⁸、《明史》⁸⁹、《明會要》⁹⁰、《東西洋考》⁹¹、《東番記》⁹²、《皇明經世文編》⁹³、《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⁹⁴、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的地方誌、明末清初文人筆記等。

西班牙：《馬尼拉大帆船》⁹⁵

葡萄牙：《中葡早期關係史》⁹⁶、《中葡早期通商史》⁹⁷、《葡萄牙史》⁹⁸、《早期澳門史》⁹⁹、《葡萄牙簡史》¹⁰⁰、《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¹⁰¹、《葡萄牙人在華聞見錄》¹⁰²、《南明紀行》¹⁰³、《大中國志》¹⁰⁴等。

2、考古學方法與田野調查

考古出土的文物其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建立，以及對文物進行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分析是考古學方法論中最為重要的理論依據。同時，鎖定特定地點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收集相關實物資料，對其進行整理和分析，是本研究課

⁸⁸ 《明實錄》，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本。

⁸⁹ 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⁹⁰ 龍文彬編：《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

⁹¹ [明] 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⁹² 方豪：《陳東番記考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7期抽印本，1965。

⁹³ 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⁹⁴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⁹⁵ William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Dutton, 1939.

⁹⁶ 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⁹⁷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

⁹⁸ [美] 查·愛·諾埃爾(Charles E. Nowell)著，南京師範學院教育系翻譯組譯：《葡萄牙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79。

⁹⁹ [瑞]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¹⁰⁰ [葡] J. H. 薩拉伊瓦(Jose Hermano Saraiva)：《葡萄牙簡史》，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98。

¹⁰¹ [葡] 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臺北：朗文書屋，1993。

¹⁰² [葡]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等著，王鎖英譯：《葡萄牙人在華聞見錄》，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

¹⁰³ [葡] 伯來拉(Caleotepe Pereira)、克路士(C.R. boxer)等著，何高濟譯：《南明紀行》，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

¹⁰⁴ [葡] 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題的基礎。本論文有關克拉克瓷的實物資料來自以下幾個途徑：

(1) 沉船。沉船有其相對特殊的性質，也就是一般都有絕對年代記載（特別是這一時期的部分沉船還可以在文獻中找到時間依據，更加可靠），因此，沉船上的瓷器年代基本可靠。近幾年，由於技術的進步，在中國的外海、東南亞、南亞、非洲好望角附近以及歐洲等地有不少新的沉船出水，而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克拉克瓷。¹⁰⁵

(2) 考古出土瓷器和殘片。近幾十年來，福建、澳門、臺灣、東南亞地區、非洲東部以及南部好望角附近地區、荷蘭以及葡萄牙等地都有克拉克瓷（或者類似克拉克瓷風格的瓷器、瓷片）出土，江西的幾個地區更是在紀年墓葬中出土了完整的克拉克瓷器。另外，在江西景德鎮地區發現了 10 多個出產克拉克瓷的窯址，在福建也有多個民窯中發現了具有克拉克瓷裝飾風格的瓷器，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對於構建年代序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¹⁰⁶

(3) 博物館以及家族性收藏。如巴特勒家族收藏、美地奇家族收藏等。另外世界各國博物館均收藏數量龐大的克拉克瓷器，而家族收藏一般都有相對準確的年代下限，為全面瞭解克拉克瓷的面貌提供了依據。

3、藝術史風格分析

藝術史的分期一般有三種類型：政治朝代的、文化的以及美學的。¹⁰⁷目前關於中國陶瓷歷史的劃分多以政治朝代的更替作為普遍的原則。此方法的流行，是因為它對於我們認識和敘述陶瓷的歷史方便實用。但人類藝術的歷史以

¹⁰⁵ 具體內容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

¹⁰⁶ 具體內容見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

¹⁰⁷ 邁耶爾·夏皮羅 (Meir Shapiro)：《藝術史分期的標準》，見常寧生譯：《歐洲藝術史分期的標準》，《美術與設計》2005 年第 1 期，頁 19。

及陶瓷的歷史畢竟與政權的交替不能完全重合，陶瓷發展史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所以對於陶瓷史分期還必須借助陶瓷的文化、美學類型和陶瓷品種的變化來分期。藝術史研究方法中的風格分析，是歷史學與考古學無法觸及的領域。本文嘗試將考古類型學、藝術史的風格分析與圖像學研究方法結合，將不同類型的克拉克瓷通過其器形以及裝飾的不同加以分類，對筆者所收集到的所有考古材料以及紀年材料進行分類和分期研究。

4、經濟史研究方法

經濟史是歷史學和經濟學交叉的學科，是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績效。經濟史研究強調統計和計量，運用大量的資料分析以得出客觀的結論。本文的研究對象在它所處的年代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商品，在中西貿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也將利用這樣的資料統計和分析的方法，來盡可能客觀的復原克拉克瓷貿易的原貌。

二、研究目的

- 1、對於克拉克瓷進行全面梳理，特別著重分析紀年瓷以及考古資料，對克拉克瓷進行分類，並且嘗試對克拉克瓷的產地、生產延續的時間、不同時期的變化等問題進行詳細的研究。
- 2、克拉克瓷作為一類比較成熟的外銷瓷器類型，在十六至十七世紀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商品，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本文嘗試對於克拉克瓷的銷售狀況進行細緻研究，包括定燒的問題、不同目標客戶群體的問題、運輸路線的問題等，希望可以補史料之不足。
- 3、克拉克瓷作為十六至十七世紀主要的外銷瓷器類型，具有非常獨特的藝術風格特色，而其來源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嘗試將克拉克瓷裝飾紋樣進

行拆分，分別討論其來源，從而進一步瞭解早期中國商人與外國買家之間的互動關係。另外，克拉克瓷大量銷售到西方世界，給西方帶來不小的衝擊，本文也嘗試探討克拉克瓷帶給西方世界的影響。

4、希望透過對克拉克瓷這種比較特殊的外銷商品的研究，在外銷瓷研究方法的問題上做一點小小的探索。

第三節 克拉克瓷的出土材料

現在可以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沉船資料相當豐富，其中時間介於十六至十七世紀之間的多艘沉船中發現了克拉克瓷器，現羅列如下：

一、十五世紀末，利納淺灘(Lena Shoal)沉船¹⁰⁸

利納淺灘號是一艘明代中國貨船，發現於1997年。船隻沉沒於菲律賓利納淺灘(Lena Shoal)的礁石附近。年代大約在1490年前後，此時期，中國海商控制了東南海域的貿易，他們不僅可以供給東南亞的廣闊市場，甚至與中東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區有著密切的貿易聯繫。

依照宋元以來的航線，利納淺灘號可能是從廣州的港口開出，乘東北季風向南航行。這艘船可能沿著中國南部沿岸，經過安南及暹羅，到達馬六甲。每一次停靠，都會有新的貨物做為補充，尤其是當地的瓷器、炆器等。船貨中，包括了中國青花瓷器、青瓷器、越南以及泰國的瓷器，其中中國的青花瓷器數量多，質量較高，代表明中期中國民窯的燒造水平，與漳州窯瓷器有所區別，推測其買家很可能是從西方來馬六甲貿易的歐洲或阿拉伯商人。

¹⁰⁸ Franck Goddio & Stacey Pierson & Monique Crick, *Sunken Treasure: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2000.

該船上所見的青花瓷器主要為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的器物，並未見典型的克拉克瓷器，但其中一些弘治時期瓷器上的開光裝飾，鹿紋以及折沿的器型，已經可以看出一點之後克拉克瓷的雛形。該船的目的地有可能是阿拉伯地區，在伊朗的阿德比爾神廟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宮都見到類似的器物。

二、十六世紀早期，聖伊西德羅(San Isidro)¹⁰⁹

聖伊西德羅號是一艘中國貨船，沉沒於菲律賓海岸附近。1995年，在馬尼拉北部的聖伊西德羅村(San Isidro)附近被發現。船上所載貨物包括十六世紀早期生產的碗、盤等，打撈者推測為中國南部的福建省瓷窯所燒制。瓷器中的絕大多數為日常用青花瓷器，紋飾簡單，打撈者推測，這些瓷器應該是主要供應東南亞市場，其產地可能是漳州窯。在這條船上沒有發現克拉克瓷器。這些十六世紀早期沉船可以為我們判定克拉克瓷出現的時間提供年代上限的線索。

三、1576年，聖費利佩(San Felipe)¹¹⁰

聖費利佩沉船，發現於下加利福尼亞州海岸附近，是已知最早的馬尼拉大帆船（即往來於太平洋，從馬尼拉駛往阿卡普爾科的西班牙貿易船）的沉船。在馬尼拉重建後，聖費利佩於1576年7月向阿卡普爾科進發，但在隨後的幾個月里杳無音信。確定沉船殘骸為聖費利佩的第一批文獻，來自於十八世紀在加州海岸佈道的耶穌會教士。傳教士提供的報告說，當地居民正在為他們提供中國瓷器以及為教堂作蠟燭的蜂蠟塊。海濱流浪漢曾經於巴哈海岸不斷發現明代瓷器碎片，但直到近年，墨西哥和美國的考古學家才開始對其開展考古發掘工作。迄今為止，已有大量菲律賓蠟，以及西班牙和英國的銀幣、上千片瓷器和

¹⁰⁹ Laura Valerie Esterhuizen, Chinese M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Recovered from 16 and 17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on the South African Coast, *TAOCI n1-octobre 2000*, pp. 93-99.

¹¹⁰ Edward Von Der Porten,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 1573-1576, unpublished document.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 77.

炆器的碎片被發現。然而，據發掘者判定，碎片中絕大部分不是克拉克瓷器。由於筆者並未見到該船的第一手資料，但根據西方學者考證，其中已經出現了少量的克拉克瓷器。

四、1593 年，聖阿爾貝托（Santo Alberto）¹¹¹

聖阿爾貝托是一艘葡萄牙帆船，1593 年 3 月 24 日在歸途中沉沒於南非東海佩內多達豐特斯海岸附近。因為沒有進行考古工作，所以實際的沉船地點從未被發現，但是，許多人認為是現在的 Sunrise-on-Sea，因為人們已在那里發現了瑪瑙珠和瓷器碎片。在海灘發現的中國瓷器碎片，被認為是萬曆年間(1573-1619)的產品。其中大部包括了克拉克釉下藍彩的蝴蝶，昆蟲，鳥，鹿，自然風光和寶塔等紋飾。它們由淺色鈷藍精心描繪，有關學者認為，它們代表了克拉克瓷裝飾風格的早期發展，即 1600 年之前的階段。這一風格成為早期克拉克瓷的典型風格。

五、1595 年，聖奧古斯丁號（San Augustin）¹¹²

聖奧古斯丁號是由葡萄牙航海家和冒險家 Sebastiao Rodrigues Soromenho 指揮的馬尼拉大帆船。Soromenho 被國王菲力浦二世選中，計畫於新西班牙阿爾塔加利福尼亞地區，為穿越太平洋，滿載寶藏的西班牙大帆船尋找一處安全和合適的港口。聖奧古斯丁號於 1595 年 7 月 5 日離開馬尼拉港，滿載絲綢、瓷器、黃金及其他貴重的貨物。關於這次航行爭論頗多，但是，人們普遍認為聖奧古斯丁號航行到加州海岸，停泊於三藩市北部，現在的德雷克灣。Soromenho 和一群船員出發，沿著海岸線進行探索，他們遇見沿海的土著沃米克部落，並與之

¹¹¹ Laura Valerie Esterhuizen, Chinese M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Recovered from 16th and 17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on the South African Coast, *TAOCI*, n1octobre 2000, pp. 96-97.

¹¹²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o. 2. decembre 2001, pp. 57-61.

交易。在 11 月 30 日，仍停泊在海灣的聖奧古斯丁號，被強烈的東南風暴毀壞。儘管遇到災難，Soromenho 與他的一些倖存船員，乘坐一個開放的木板船繼續航行至墨西哥。聖奧古斯丁號的實際沉沒地點至今仍未能找到，但是加利福尼亞州的考古學家已經在沿岸發現了瓷器碎片，這是生活在沿海的土著沃米克部落，發現或買到了聖奧古斯丁號的船貨，並積極地使用了它們，使得瓷片得以保留下來。

對於同樣出土在德雷克灣的兩批瓷器，學術界有所爭議，這些陶瓷可能來自於聖奧古斯丁號沉船，也可能是在 1579 年，由航行世界各地的法蘭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三藩市灣地區，被迫於此地停留 36 天時帶來。部分學者根據殘片的保存狀況區分，帶有水浸痕跡的屬於沉沒的聖奧古斯丁號船貨，而在岸邊遺留下來的瓷片，則是由法蘭西斯德雷克爵士帶到此地並遺留下來的。但在筆者看來，不管怎樣，這兩批瓷器有相似性，同樣屬於克拉克瓷的早期形態，在尚不能清楚分辨兩條船的貨品的時候，研究時可以將其籠統的放在十六世紀末期。

六、1600 年，聖迭戈號（San Diego）¹¹³

1600 年 10 月，駐菲律賓港總督 Don Francisco Tello，與他的副職，唐安東尼奧爾加（Don Antonio de Morga），下令重修西班牙貿易船聖迭戈號，並將其作為軍艦使用，以驅逐進入菲律賓水域的敵船。兩個月後，即 1600 年 12 月 14 日，在與荷蘭軍艦毛里求斯號（Mauritius）第一次交鋒六個小時後，聖迭戈號在馬尼拉灣沉沒了。毛里求斯號則逃到印尼修理。1992-1994 年，考古學家開始在菲律賓海域打撈聖迭哥號，共發現 5600 件陶瓷器，其中有很多完整器。在這些船貨中包括有 500 多件景德鎮克拉克瓷器，包括瓶、軍持、罐、盤、碗、杯等。其裝飾主題包括動物、花卉植物、吉祥圖案和幾何圖案。陶瓷器中也包括了漳

¹¹³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3.

州窯瓷器（Swatow ware），其中部分與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器型紋樣相似，數量上也是平分秋色。由於該船沉沒年代早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年代，因此對於研究十六世紀克拉克瓷早期形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也為解決漳州窯與景德鎮克拉克瓷關係提供了重要線索。

七、約 1600 年，北礁 3 號（North Reef No. 3 Shipwreck）¹¹⁴

1999 年初，中國水下考古小組在中國南海的西沙群島進行水下考古工作，發現了 13 艘五代（907-960）至十九世紀的沉船地點。其中一艘位於北礁，被專家命名為北礁 3 號的沉船，發現了 153 件陶瓷，均為產自福建的漳州窯瓷器。

八、1601 年，聖瑪格麗塔（Santa Margarita）¹¹⁵

馬尼拉大帆船聖瑪格麗塔，於 1600 年 7 月從菲律賓啓航。該船嚴重超載，爲了不放棄寶貴的貨物，聖瑪格麗塔號的司令 General Jan Martinez de Guillestigui，下令驅逐該船 25 名乘客和他們的行李以減輕船的負荷。從出海開始，此船事故不斷。七個月後，聖瑪格麗塔號被吹得偏離航線千里之外。數量巨大的糧食儲備消耗殆盡，大部分的船員和乘客死於壞血病或饑餓。原本從馬尼拉登上聖瑪格麗塔號的 300 名船員和乘客僅存 20 多人。爲了讓船員恢復休整，船長下令將聖瑪格麗塔號停泊在北馬利安納群島的羅塔附近（塞班島和關島以北）。幾天後，聖瑪格麗塔號錨索斷裂（原因是西班牙人的疏忽或原住民查莫羅人蓄意爲之），船體順風觸礁粉碎。數以千計的瓷器碎片（包括克拉克瓷）連同一些完好的器物，在聖瑪格麗塔號沉船中發現。從馬尼拉港出發之前，聖瑪格麗塔號曾經停靠在另一艘西班牙大帆船聖迭哥（San Diego）的旁邊。兩船很有可能購買過同艘中國貨船的物品，因爲兩船所呈現的船貨，尤其是陶瓷的

¹¹⁴ 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著：《西沙水下考古 1998-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¹¹⁵ R. Duncan Mathewson, *Treasure of the Atocha*, Dutton, 1986.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79.

面貌幾乎一樣，年代也非常相近，可惜的是兩者的命運也是一樣的。

九、1606 年，馬第爾號（Nossa Senhora dos Martires）¹¹⁶

葡萄牙帆船馬第爾號，於 1606 年 9 月 15 日從印度返航時沉沒在里斯本附近（塔霍河河口的 fortress of Sao Juliao da Barra）。風暴將船推向塔霍危險的岩石沙洲，裝滿貨物的帆船碎成幾片。馬第爾號運載的貨物，特別是胡椒，分散在從塔霍沙洲到卡斯卡伊的大面積區域。除了胡椒之外，有幾件完整的克拉克瓷器及碎片也從沉船打撈出水。同時被發現的還有 20 對錫制及珠寶的首飾、進口木料、紅珊瑚、金珠及緬甸、中國和日本制的壺等貨物。

十、1608 年，平順沉船(Binh Thuan)¹¹⁷

平順(Binh Thuan)沉船屬中國貨船，沉沒於越南南岸的潘切附近水域。於 2002 年至 2003 年間進行打撈。

此時期船隻多屬荷蘭東印度公司，這些沉船資料以及所載貨物都能有據可查，然而對於中國或東南亞船隻，尤其是由海商私人控制的貨船，由於走私猖獗，詳細情況就不得而知，平順沉船即屬此類。根據船上的瓷器判斷，折沿盆大約為明代晚期，所出大盤，與白獅號所見相似，可能為萬曆時期器物。據荷蘭東印度的紀錄，這艘中國帆船在 1608 年載大批漳州窯青花瓷器，前往馬來西亞或印尼市場，當年 7 月在越南平順省對開海岸 40 海里觸珊瑚礁而沉沒。

十一、1609 年，毛里求斯號（Mauritius）¹¹⁸

¹¹⁶ No author, *Nossa Senhora dos Martires: The Last Voyage*,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Pavilion of Portugal, Expo'98, 1998.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80.

¹¹⁷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¹¹⁸ M. L' Hour, L. Long and E. Reith. *The wreck of the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indische Companie': The Maritius(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1609年3月19日，荷蘭東印度商船毛里求斯號，在西非港口的洛佩斯沙洲（幾內亞灣的南部海岸）解體。毛里求斯號是從亞洲到歐洲的跨太平洋航程中的第66艘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顯然，毛里求斯號在試圖進入海灣時觸及沙洲。6個月後，倖存者乘坐黃金海岸租來的小船抵達阿姆斯特丹。毛里求斯號的殘骸不知影蹤，直到1985年，在第洛佩茲地區鑽探的石油公司，於附近的一個石油碼頭發現了一個大型堆積。兩個發掘隊認定其為毛里求斯號的殘骸。從沉船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大量中國瓷器碎片，大約可復原出215件器物。據專家介紹，瓷器並非是船貨的主要構成部分。相反，船上的瓷器僅為幾箱，目的地是運往阿姆斯特丹，因此推測可能是發往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樣品或是船員的私人購買或特殊的訂單。其中約165件碎片來自於克拉克瓷有開光設計的碟、盤、折沿盆以及碗。其中心裝飾以鹿紋為主。也有一些同班達（Banda 1615）和白獅號（Witte Leeuw 1613）沉船中的發現類似的魚與蘆葦為主題的高足杯。這些克拉克瓷碎片對專家們非常有價值，因為其中包括兩個新器型的最早實物標本：帶有圓形或水滴狀中心輪廓的盤及折沿盆。這些克拉克製品繪畫的品質，如小碗（傳統上被稱為烏鴉杯），不如聖迭哥（San Diego 1600）及白獅號所發現的精細。

十二、1613年，白獅號（Witte Leeuw）¹¹⁹

白獅號是一個由四艘船組成的艦隊成員之一。它在中途補充淡水和必須品時，與兩艘葡萄牙帆船相遇並進行戰鬥後沉沒。戰鬥的地點是南大西洋偏遠的聖海倫娜島，這是從東方到歐洲航線上，船舶常用的港口。儘管白獅號航行在另有三艘人員齊備的荷蘭船隻的船隊中，其規模仍然無法與葡萄牙商船隊相比。白獅號沉沒給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很大的損失，而這艘沉船的發現也在十七世紀的沉船考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她是第一批滿載從亞洲獲得的奢侈

¹¹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品而駛向西方的荷屬印度公司船隻，船上陶瓷的數量也頗為可觀，沉沒的地點在非洲東海岸，接近歐洲，發現的物品對瞭解此時期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情況意義重大，包括 290 件完整的器物和重達 200 至 300 公斤，其中有很多重複器物。它們證明瓷器是該船貨物的大宗。然而，關於這次航行的命令，並未見到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載，也沒有提及瓷器的貨物清單。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一向是非常準確的，為甚麼沒有記錄白獅號上的瓷器呢？一種解釋是，根據文獻記載，船隊四條船之一弗利辛根（Vlissingen）號上有 38641 件瓷器，有可能在北大年起航時，將部分轉移到了白獅號上。¹²⁰弗利辛根貨單上提及的器型，與白獅號沉船打撈的器物有一致性。白獅號陶瓷貨物的主要部分是克拉克瓷。包括了大小盤、碟、折沿盆、碗、酒壺及帶蓋盒，大部分模制。另外船上還有許多其他類型的陶瓷，如漳州窯產品、炻罐、歐洲器物。根據撰寫報告的考古學家分析，部分瓷器屬於商品，其他為特別訂貨，另有部分粗瓷屬於船員使用的日常用品。¹²¹

十三、1615 年，班達（Banda）¹²²

荷蘭東印度商船班達，與代爾夫特（Delft）、普林文斯號（Geunieerde Provincieen）和蓋德蘭德號（Gelderland）一同，屬於由萬丹駛往荷蘭港口的船隊。這 4 艘船於 1615 年 3 月，在印度洋毛里求斯島附近遭遇風暴沉沒。文獻表明，這些船載有肉豆蔻、丁香和中國瓷器。荷蘭總督 Both 也搭乘班達返回荷蘭，因此許多瓷器可能是他的私人財產。1980 年的打撈作業中，發現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超過 40 件完好的克拉克碟和兩種尺寸的折沿盆。還發現了一些小酒杯，一個梨形瓶，以及一個壺蓋，與白獅號（Witte Leeuw）（1613）發現的瓷器相類。

¹²⁰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Kraak Type Porcelain and other Ceramic Wares Recovered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man the 'Witte Leeuw', Sunk in 1613,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67, 2002-2003*.

¹²¹ 同上註。

¹²² Jacques Dumas, *Fortune de Mer a L'Île Maurice*, Paris, 1981.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81.

大部分的碟以草蟲紋作為中心裝飾。其他以雜寶紋作為中心裝飾，另有一件為兔紋。帶足小碟與白獅號的器物一致，還有與白獅號瓷器相同的漳州窯瓷碎片出水。

十四、1615 年，普林文斯號(Geunieerde Provincieen)和蓋德蘭德號(Gelderland)

¹²³

1615 年 3 月，在印度洋毛里求斯 (Mauritius) 附近遇到同樣的風暴，也造成了其他兩艘商船普林文斯號和蓋德蘭德號在毛里求斯沉沒。他們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同一船隊的一部分。根據蓋德蘭德的貨單，其裝載有 69057 件瓷器，其中包括“一半、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尺寸的大小碟，一半尺寸的折沿盆、杯”¹²⁴。數以千計的碎片被沖上海岸，但目前還沒有它們詳細記錄。幾乎所有發現的碎片均為克拉克瓷，包括盤、折沿盆、碗、瓶和軍持。此外還有幾件白瓷。

十五、萬曆時期，南澳一號¹²⁵

“南澳 I 號”是一艘明代古商船，在向外運送瓷器時失事沉沒於汕頭市南澳縣附近海域。該船發現於 2007 年 5 月底。2007 年 6 月初，在廣州打撈局的協助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南澳 I 號”進行了水下考古調查。2010 年 4 月開始打撈。船上打撈出來的瓷器屬於萬曆時期，以漳州青花瓷為多，另有少量景德鎮生產的青花瓷器，器型有碗、盤、杯、瓶等。另外出水的還有銅器和鐵器以及銅錢等物。據考古人員初步判斷，船載文物主要為明代粵東或者閩南及江西一帶民窯產青花瓷，數量應在萬件以上。對於這條沉船的研究還在繼續。

十六、約 1625 年，萬曆號沉船 (Wanli Shipwreck) ¹²⁶

¹²³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80.

¹²⁴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¹²⁵ 來自參與打撈南澳一號沉船的考古工作者崔勇先生的介紹，圖片皆為崔勇先生提供。

發現之初是當地漁民意外發現，2004年由考古人員進行打撈。由於船舶的確切名稱從未查到，專家們將其命名為萬曆，原因是發現的陶瓷以萬曆（1573-1620）年間生產的中國景德鎮製品為主。通過對發現陶瓷的深入研究，專家們確定這艘沉船的年代為1625年左右（天啓年間，並非萬曆時期）。該船沉沒的原因是船內的爆炸，因為打撈起的船體損毀嚴重，貨物分散在廣闊的範圍內。根據船上出水的器物，考古學家推測，萬曆號沉船（Wanli Shipwreck）可能是葡萄牙帆船，遭荷蘭船隻襲擊、劫掠後沉沒。支持沉船屬葡萄牙的證據包括：雕刻有天主教十字架的象牙和兩個葡萄牙家族徽章方瓷瓶的的碎片。這使得萬曆號成為第一艘在東南亞發現的葡萄牙沉船。據海洋考古學家計算，船上載有約37300件瓷器，其中80%為碎片，6634片打撈自海底。800多件完整器，65種器型被發現。還發現帶有過渡期裝飾風格的天啓年間（1621-1627）瓷器。超過2000件瓷器帶有年款。共有21000件克拉克瓷器被發現，專家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最大量克拉克瓷器的單一遺址。這些克拉克瓷中最常見的器型為盤，以昆蟲、鳥類、鴨、鮮花等自然景象為中心裝飾。此外還有葫蘆形瓶、罐、瓶形器、軍持、蓋盒及蓋罐等。

十七、1630年，聖貢薩洛（Sao Goncalo）¹²⁷

雖然實際上，葡萄牙帆船聖貢薩洛未被打撈，沉船倖存者的營地就進行了相關的考古工作。這艘葡萄牙帆船在從果阿（Goa）出發的歸途中沉沒於南非的普勒滕貝格海灣。這艘船在到達角水域時已經情況危急，船員將其停泊在海灣，以試圖進行修復。50天后，聖貢薩洛慘遭大規模的風暴而沉沒，船上130人遇難。大約100名倖存者回到岸上紮營並在砂岩上刻字，以紀念這艘沉船：“1630

¹²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Lumpur, 2007.

¹²⁷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 83. Laura Valerie Esterhuizen, *Chinese M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Recovered from 16th and 17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on the South African Coast*, *TAOI*, 1^o octobre 2000, pp. 98-99.

年，聖貢薩洛沉沒於此”。幾個世紀以後，當地居民整理土地時，用推土機挖出了大量中國瓷器碎片。這個地區後來被確定為倖存者營地遺址。發現的陶瓷包括部分克拉克瓷器碎片。

十八、1638 年，康塞普森號（Nuestra Senora de la Concepcion）¹²⁸

1638 年，一艘大規模的馬尼拉大帆船康塞普森號，裝載 1200 箱珍貴貨物從馬尼拉啓航，向阿卡普爾科進發。這僅是它第二次橫跨太平洋的旅程。啓航後不久，船上發生兵變。海員們因反對馬尼拉腐敗官員的侄子，經驗不足的年輕指揮官而起義。兵變之後，帆船又被海浪擊中，並被狂風刮到塞班島南部（太平洋馬利安納群島）的海岸附近觸礁。最終，船隻解體。沒有完整的瓷器打撈出水，但有大量的青花瓷器碎片，其中超過半數是克拉克瓷被發現，其中大約有一半屬於克拉克盤、小碗（傳統上被稱為“烏鴉杯”）。沒有碎片屬於密閉型器或折沿盆，這與大約 7 年後的哈契沉船有所不同，只有兩個碎片顯示出過渡期的裝飾風格。除了中國瓷器，還發掘出水 156 件完整的炆器罐。

十九、約 1643 年，哈契沉船（Hatcher junk）¹²⁹

哈契沉船，根據船長邁克爾·哈契命名，他打撈了這艘沉沒於中國南海的中國貨船。沉船上共發現約 25000 件完整瓷器。通過分析，專家認為這艘沉船沉沒的年代為 1643 年前後。確定這一結論的，主要是兩個帶有相當於西曆 1643 年日期的大罐。專家們認為沉船屬東方船舶，於本地進行貿易。這是因為船貨包括一般不在西方進行交易的商品，如帶蓋盒（通常稱為檳榔盒），大量的小尺寸碗等瓷器。專家們還認為，該船與巴達維亞的荷屬東印度公司不無聯繫，因為荷蘭的錫罐及一些歐洲器物同時被發現。該船可能是由荷屬東印度公司授權

¹²⁸ William M. Mathers and Nancy Shaw, *Treasure of the Concepcion*, National Geographic, 1993.

¹²⁹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航行的中國帆船，船上可能有荷蘭方面的官員。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瓷器經常由特許帆船運到巴達維亞。因此，在這樣的帆船中，會同時存在供本地交易的貨物以及發往西方的貨物。一共發現 2600 件克拉克瓷，包括碟、碗、折沿盆、瓶及軍持等。同時發現的大量轉變期瓷器，另有大約 845 件白瓷，396 件青瓷製品、較少的漳州窯及單色釉瓷器。

二十、除了上述沉船之外，還有多處考古遺址也集中出土了以及收藏了克拉克瓷，列舉如下：

1、葡萄牙 Santa Clara-a-Velha 修道院的中國瓷器¹³⁰

1316 年，在 Dona 皇后的命令下，科英布拉（Coimbr,位於葡萄牙中部）開始修建一座修道院，1330 年開始接納修女。在此期間，皇后又曾下令修建一座宮殿、收容所、公共墓地及小教堂。由於臨近蒙德古河，此地洪水不斷，多次被淹，於是 1677 年宗教團體遷移，Santa Clara-a-Velha 修道院即被永遠遺棄了。

此後，這座修道院一直埋在淤泥裡，直到 1980 年，葡萄牙文化遺產組織才開始保護它的教堂部分，並著手修繕。1991-1994 年，一期工程完畢，修繕了外觀及屋頂。1995 年後，對修道院淤泥和地下水的清理成爲主要工作，考古工作者也開始參與其中。這裡的地層未經擾動，年代序列清晰，所有的出土物均出於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活動面之上，被坍塌崩壞的一層建築物所覆蓋。

考古發現了瓷器、玻璃器及其他遺物，全部被認爲是 1677 年宗教團體遷移時所丟棄的，絲毫未動的得以保存至今。遺物中，瓷器出土最多，約有 5000 多片中國瓷器碎片，可以復原的大約有 200 件器物，直接反映了十六至十七世紀葡萄牙進口中國瓷器的規模和特徵。根據發掘者判定，近 80%的器物（120 件碗、

¹³⁰ Paulo Cecar Santos, *the Chinese Porcelains of Santa Clara-a-Velha, Coimbra: Fragments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 XLIX No. 3, 2003.

47 件盤)，都生產於嘉靖、隆慶時期的後 20 年內，幾乎所有的器物均為青花瓷，最常見的裝飾主題為鳳紋及鶴紋，分別佔 24% 及 15%。這些紋飾的出現，與嘉靖時期的道教文化密切相關。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的主題紋飾，包括中國人物、風景、建築、船隻等場景。發掘者認為，所發現的瓷器中，只有一小部分屬於晚些時候，即我們所知的克拉克瓷。但根據筆者的分析，其中部分沒有開光的裝飾仙鶴或鳳紋的盤也屬於克拉克瓷的範疇（本文 A 型盤）。

2、澳門出土的克拉克瓷¹³¹

澳門本土面積很小，數百年來不斷的填海造陸，使很多歷史遺物被深埋地下。澳門的考古發掘工作又相對較少，有關這一時期的正式發掘目前似乎僅見大三巴（聖保祿教堂）遺址和大炮臺兩處。大三巴（聖保祿教堂）遺址發現有大量的陶瓷遺物，其中少部分在澳門歷史博物館展示¹³²。另外在聖奧斯定修院出土了一部分明代晚期的瓷片，部分發表於在新近出版的《中國出土陶瓷全集》中。¹³³1995 年澳門龍嵩街凱旋門廣場動工，陶瓷愛好者發現大批明末清初陶瓷器殘片。1998 年營地街市改建又再發現大批明末瓷片。澳門出土瓷片的地點遍佈沿海地區，包括南灣、西灣、下環、河邊新街、巴素打爾古街、海邊新街、沙梨頭海邊街、提督馬路、臺山等地區，年代由明嘉靖一直到清朝康熙時期，器物以外銷瓷器為主，青花瓷數量最多，另有少量青花五彩、紅綠彩瓷器等¹³⁴。根據澳門藝術館館長盧大成先生考訂，這些瓷片的源頭大部分來自以前澳門的北灣地區，這裡是澳門的葡萄牙人聚居以及北上廣州交易的港口。

¹³¹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小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

¹³² 安東尼·加瓦萊羅·巴伊勝：《關於澳門聖保祿教堂（聖母堂）的考古發掘》，見《澳門·大三巴遺址·面向未來的豐碑》，澳門：澳門文化司署、里斯本澳門辦事處，1994，頁 59-62。

¹³³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陶瓷全集》第 10 卷，圖 231-234，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231-234。

¹³⁴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小組：《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

3、桑托斯宮 (Santos Palace)¹³⁵

座落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現在是法國大使館所在地。這裡其中一個房間的房頂上，裝飾有 260 件中國瓷盤，其中絕大部分為十六至十七世紀早期的明代中國瓷器，這些珍貴的文物是葡萄牙王室的舊藏，十七世紀由蘭卡斯特 (Lancaster) 家族收購，並繼續將藏品擴充，直到 1680 至 1687 年，形成了現在的規模，再未有新的瓷器入藏。在所有 261 件藏品中，除了少量根據器型紋樣分辨屬於清代早期，即蘭卡斯特家族後來購入，其他瓷器均屬於 1613 年以前的葡萄牙王室收藏。這批瓷器完整的記錄了早期葡萄牙向中國訂購瓷器的情況，有趣的是，在澳門發現的同時期瓷器中，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例子，從一個側面展示了這批瓷器從中國流傳到葡萄牙的過程。

4、阿德比爾神廟 (Ardebil shrine) 藏瓷¹³⁶

謝赫薩非·艾德-丁神廟位於伊朗西北部的阿德比爾(Ardebil)，中國人稱其為阿德比爾神廟。謝赫薩非·艾德-丁 (Sheikh Ishāq Safī ed-Din) 是薩菲教團 (Safaviyeh) 的創立者，伊朗的薩菲王朝就起源於此。謝赫薩非·艾德-丁逝世於十四世紀，他的兒子沙德爾·艾德-丁 (Sadr ed-Din) 下旨依陵建築阿拉·阿拉 (Allāh Allāh) 宮，後來又建輔宮，謝赫薩非神廟宮殿群就此落成。明萬曆時期，明神宗將珍藏的青花瓷贈送給沙阿·阿拔斯·薩非 (Shāh Ismāil Safavid)，其中部分所贈現存於謝赫薩非神廟“瓷宮” (Chīnī-khāneh, China house) 壁龕內。十七世紀後期帝國崩潰，瓷宮於戰亂中嚴重受損，1935 年，750 件瓷器由伊朗國家博物館的伊斯蘭館收藏。謝赫薩非藏品所展示的中國製瓷工藝，主要為 14 至 16 世紀的青花瓷，另有少量青瓷、白瓷、彩瓷、黃釉瓷、褐釉瓷及松石綠釉瓷。自 1613 年起，神廟中再未購入新的瓷器，因此，這批收藏的年代下線為 1611 年。

¹³⁵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¹³⁶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5、土耳其托普卡比宮（Topkapi Palace）藏瓷¹³⁷

托普卡比皇宮是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金角灣及瑪律馬拉海的交會點上的一座輝煌的建築，是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奧斯曼帝國的中心。這裡是土耳其歷代君王生活的地方，也收藏有大量的皇室珍寶。如今這裡是土耳其國家博物館，收藏 86000 餘件藏品，包括中國宋元明清各代的各式瓷器共 10358 件，主要有青花瓷、青瓷、單色釉瓷器以及彩瓷。其中的明代瓷器，有部分來自鄭和下西洋，以及奧斯曼帝國與明朝之間友好往來交換或是戰爭中的戰利品。而另外一部分，特別是明代中晚期，一些精品民窯瓷器則來自穿梭於海上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以及之後的葡萄牙商人。奧斯曼土耳其人不但欣賞和使用中國瓷器，而且對中國瓷器進行再裝飾，鑲嵌寶石和金屬，這裡就收藏 273 件經過再加工的器物。托普卡比宮所收藏的克拉克瓷數量沒有統計，從種類上看，從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的產品均有收藏，並沒有確切的年代下限。

6、景德鎮以及江西墓葬出土克拉克瓷¹³⁸

近幾年對於克拉克瓷產地的研究是一個熱點，2009 年，景德鎮地區針對克拉克瓷窯址進行了調查和發掘。雖然未能找到明確的生產克拉克瓷的窯廠，但發現了多個曾經燒造“克拉克瓷”窯址，主要有以下三處：（1）觀音閣窯址；（2）珠山御窯廠遺址；（3）珠山西路（原二百貨商店）窯址。但同時，在景德鎮市區內十多處建築工地上零星也採集到一些“克拉克”瓷片。另外在江西廣昌等地十幾座明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克拉克瓷，時間從萬曆初年一直延續到明末。

¹³⁷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yay Museum*,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6.

¹³⁸ 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 35-44。曹建文、羅易扉：《克拉克瓷器在景德鎮窯址的發現》，《文物天地》2004 年 12 期，頁 41-45。姚澄清等：《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南方文物》1990 年第 2 期，頁 86-89。

7、臺灣出土的明末清初瓷器¹³⁹

臺灣地區十六至十七世紀與陶瓷貿易相關的遺跡目前尚未有全面的整理，但零星發現已經引起人們的重視，主要包括鳳櫃尾半島以及台南安平城已經進行了考古工作。澎湖群島南端的風櫃尾半島，曾在 1622 至 1624 年荷蘭人佔據澎湖期間，建築了歐式城堡，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方海上貿易線上的根據地。在這個遺址出土的瓷器碎片，其中部分屬於克拉克瓷。

8、荷蘭各地出土的明末清初瓷器¹⁴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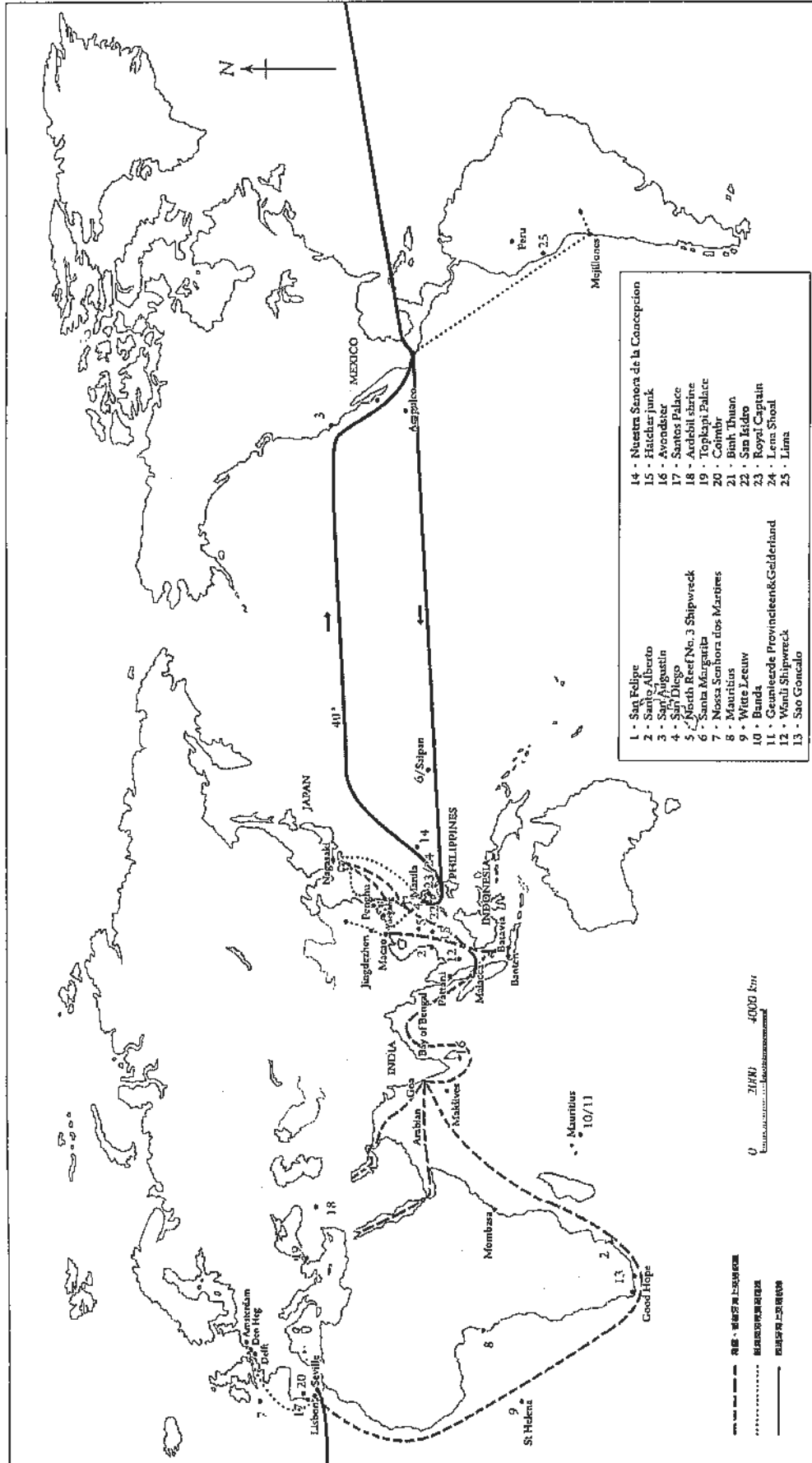
集中於荷蘭城區內，尤其在一些歷史建築的污水溝更有發現。例如在 Amsterdam show 遺址發現的三塊碎片，其年代下限為 1593 至 1596 年。在海牙市中心一個污水溝，發現了 Rinaldi 所分的 II 型瓷盤。發掘者認為，該盤裝飾紋樣罕見，可能為土耳其市場製作。此外代爾夫特和 Alkmaar 發現的三件同類型的碗表明，荷蘭人既使用克拉克瓷，又使用傳統的中國瓷器餐具，在十六世紀克拉克瓷不是唯一的外銷瓷品種。Alkmaar 的一件碗發現於污水溝，該遺址的年代為 1590 至 1620 年。

以上的考古資料為學者研究克拉克瓷提供了實物資料和線索，本文中，筆者將嘗試將這紛亂的頭緒進行梳理，找到其發展的規律，還原歷史上克拉克瓷發展的原貌。

¹³⁹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出土的貿易陶瓷》，《田野考古—台灣地區出土瓷器資料研究特刊》，第 9 卷第 1、2 期合刊，2004，頁 89-98。

¹⁴⁰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 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p. 14-29.

圖 1-1：世界範圍內發現克拉克盜地點以及十五至十七世紀世界貿易路線圖



第四節 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世界貿易與中國瓷器的生產

一、 明代青花瓷的發展概況

九世紀，在波斯陶器上開始使用鈷料作畫，而在稍後的中國，也有唐代青花瓷問世；十二、十三世紀，以鈷料作畫的技法開始在伊斯蘭陶器上盛行，並且傳入歐洲，而在14世紀的中國元朝，青花瓷也最終走向成熟。對於波斯陶器與中國青花瓷器二者之間的聯繫，學者們有諸多探討，普遍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三上次男就認為：“伊斯蘭陶器的特殊的釉和施釉方法或者它的紋樣，給中國陶瓷器進步的製作技術以刺激，採用了其中的某些而得到了獨自發展。伊斯蘭陶器和中國瓷器在基本的技法上兩者類似”。¹從這一點上說，青花瓷是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流的混血兒。

中國青花瓷至元代開始成熟，從其出現開始，就與伊斯蘭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帶有濃厚的異族風格，一經出現，便深受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地區人民的喜愛，現今可以看到的完整元青花瓷器就大量收藏在伊朗阿德比爾神廟以及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宮兩處博物館中，而它的生產地中國收藏的元青花瓷數量反而較少。

青花瓷第二個大量運往國外的時期是明初的永樂宣德時期。自洪武二年，景德鎮設立御窯廠以來，青花瓷發展到永宣時期是一個高峰，其中，永樂時期積極進取的對外政策成爲促進青花瓷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明成祖即位後，在繼承洪武時期對外政策的基礎上，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和手段，廣招使節，

¹〔日〕三上次男：《元代陶瓷器和南朝鮮新安海底發現的新資料》，董希如譯：《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1983，頁82-83。

竭力擴大官方壟斷的朝貢貿易規模。這一政策以鄭和七下西洋為最高潮。鄭和船隊向東南亞、南亞甚至遠至非洲的各國展示了中國的強大與富饒，這是鄭和下西洋的核心政治目的。朝貢制度本身雖然沒有明顯的將經濟利益放在首要考量位置，但在貿易的同時協助確立了一個廣大的共同市場，賦予該市場共通貨幣，界定了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於打造出值得為其生產供應商品的市場，創造了時尚、行為兩者的標準(該市場裡的上層階級，藉這些標準確認對方是可以交易的對象，而不致有損身分地位或冒太大的違約風險)。²明初的朝貢體系，特別是鄭和下西洋的活動，為明代後期東南沿海蓬勃的貿易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進一步強化了其他國家對中國青花瓷的認識。同時，鄭和也通過下西洋的活動，將品質上乘的中國青花瓷帶到了海外，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領略到了中國青花瓷的魅力，將青花瓷正式展現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自此，青花瓷從中國躍上了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舞臺，在之後的幾百年中，為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貢獻。

在隨後的正統、景泰、天順時期，中國青花瓷的發展經歷了一個低谷，尤其是官窯瓷器的數量銳減，史稱“空白期”。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政局的動盪，明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以及朝野激烈的政治內鬥，另一方面，從宣德後期開始，對外政策日趨保守，朝廷內的保守派占了上風，停止了遠洋航行和朝貢貿易，銷毀了鄭和下西洋積累的海圖等資料，將大明帝國的勢力迅速退到內陸，很快喪失了大片海外市場。需求的減少以及國內政局的不穩定，導致在這一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時間內，青花瓷從生產和外銷方面都減弱很多。雖然如此，民間的陶瓷仍然有所發展，如今不少博物館和私人手中都藏有書寫這一時期年號款識的民窯瓷器，證明瞭民窯仍繼續發展這一事實。於此同時，中國瓷器被各國各地區的人們所鍾愛。文獻記載正統九年正月丁卯，禮科都給事

²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第一章，臺北：如果出版社，2007，頁35。

中胡清等奏：

因邇者累賜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祿寺官員怠惰偷閒，不行親督監視，以致夷人乘隙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覺，今被通事趙興順等緝出送官。³

說明當時的中國瓷器在外國人的心目中是值得冒險偷竊的貴重以及稀有的物品。

時間進入十五世紀後期的明代中期，也就是陶瓷史上所說成化、弘治、正德時期。這時的明朝社會政治腐敗，但經濟發展日趨平穩。弘治時期，民間瓷窯開始了大發展時期，民窯數量成倍增長。正德時期，皇帝本人篤信伊斯蘭教，因此正德官窯瓷器上多見阿拉伯文字，而且出現很多異域風格的器型。進入十六世紀中後期，即嘉靖、隆慶、萬曆時期，明代社會在世界變革的帶動下，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這時的世界各國掀起了航海大發現的熱潮，而在中國的朝野中，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愈演愈烈，一些思想先進的大臣提出了改革的呼聲。與此同時，南方的經濟飛速發展，農業、手工業、紡織業、造船業以及中國早期的金融業都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南方逐漸開始出現了早期工業化生產，城鎮大量興起，並伴有早期金融業的出現。隨著物質的豐富，明代的社會風尚也隨之改變。

單從瓷器發展上看，嘉靖時期，官窯明顯衰落，官窯所需瓷器需請民窯代勞，稱為“官搭民燒”，燒制的瓷器數量空前。嘉靖八年（1529）派燒瓷器僅2570件，而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已經達到120360件⁴。據現有檔案的不完

³ 《明英宗實錄》卷四十九，轉引自《中國陶瓷古籍集成》注釋本，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159。

⁴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臺北：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9，頁909。

全統計，僅嘉靖一朝對景德鎮的派燒額就超過了 65 萬件，加上“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成者三十餘萬器”⁵，派燒總額達到 100 萬件。這樣巨大的壓力，使得自明初以來成立的御窯廠開始不堪重負。隆慶時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年，但仍然“詔江西燒造瓷器十餘萬”⁶。這樣大量的訂貨，給景德鎮的工匠造成很大壓力，但同時也使得官窯和民窯品質上的差別越來越小。有些工匠甚至偷取官窯的優質青料，燒成的器物與官窯器從品質上以無法分辨，史料稱“青色狼籍……流於民間，其制無複分”⁷。萬曆時期更甚，如“萬曆十九年（1591）命造十五萬九千，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1610）未畢工”⁸。萬曆後期，由於礦監、稅監的大肆盤剝掠奪，各地民變時有發生。萬曆三十年（1602），“江西稅監潘相、舍人王四等人與饒州橫恣激變，致毀器廠”⁹。巨大的重負終於將搖搖欲墜的景德鎮御窯廠徹底壓垮，從萬曆三十八年（1612）開始，“自後役亦漸寢”，史料上也鮮有關於朝廷下令派燒瓷器的記載。從此，明代官窯一蹶不振，再也沒有恢復元氣。至萬曆三十六年，御窯廠正式停燒。

這一時期的官窯青花瓷開始採用西域的回青料，並輔之以江西產的石子青。到萬曆後期因回青料用罄，又開始採用浙江的青料和雲南的珠明料。器物的發色濃豔，再加上這一時期青花瓷構圖一改成化時期的淡雅風格，裝飾繁密，題材廣泛，大量使用開光紋飾。由於嘉靖皇帝本人篤信道教，因此仙鶴、松樹、靈芝、鹿紋以及各種的佛教、道教的吉祥圖案多見於瓷器裝飾，也為後來外銷瓷的裝飾圖案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景德鎮御窯廠停燒後，大量的官窯工匠解除了人身控制，投入民窯的燒造，使得這一時期民窯的品質幾乎與官窯相同，難分伯仲，也為燒造外銷瓷這種創新品種瓷器提供了足夠的技術人才。

⁵ 張廷玉等：《明史》卷八二，《食貨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999。

⁶ 同上註。

⁷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臺北：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9，頁 873。

⁸ 張廷玉等：《明史》卷八二，《食貨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999。

⁹ 《明神宗實錄》三六八卷，萬曆三十年二月甲申，頁 6886。

到了明朝末期，內憂外患之下，明朝的政權已岌岌可危。但與之相反的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隨著海外對中國各種手工業商品的需求猛增，尤其是歐洲對東方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民窯的生產，因此景德鎮瓷器生產日益繁盛，除了延續以往的民窯瓷器生產以外，也根據歐洲、日本以及阿拉伯地區的不同需求和訂單，生產別具特色的瓷器專供外銷。至天啓崇禎時期，中國青花瓷的發展進入一個高峰。青花裝飾題材豐富、製作精美、器型多樣，無論是大型器物還是精緻小件，無論是意境幽遠的山水還是人物繁多的故事場景，無論是歐洲的金銀器還是木樣，景德鎮的工匠都可以根據顧客的需求，做出最好的產品。這一勢頭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隨著政局的動盪，滿人的入侵以及南方的戰亂，使得景德鎮瓷業一度凋零。但進入清康熙時期，政局恢復穩定之後，景德鎮再次投入生產，最終形成清代瓷業高峰。

二、 明代中國對外貿易概況

明代中國對外貿易的概況可以分爲官方和私人兩個部分，二者此消彼長，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明初，爲了向其他國家宣誓主權，恢復華夏禮儀，因此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是比較開放的，廣納外國使者，永宣時期，皇帝派鄭和帶領船隊七下西洋，向周邊各國大宣國威。但與此同時，明朝政府對於私自海外貿易是嚴令禁止的。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奉行海禁政策，通過官方壟斷的形式，將朝貢貿易體系的作用發揮到極致。一方面令明朝政府在外交上佔主導地位，並且將對外貿易嚴格限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另一方面也壟斷了當時利潤頗高的對外貿易通道。因此“朝貢勘合”和“嚴厲海禁”兩手政策，將傳統的中國對外交往模式持續的發揚光大。這一時期的對外貿易並不受市場的控制，而是以政治爲主導的一種

官方貿易形式。

明初瓷器在使臣交往過程中，是重要的賞賚物品之一，由御窯廠負責生產。洪武七年（1374）冬，琉球中山王泰度之弟泰期復來貢，“命刑部侍郎李浩齋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九年夏，泰期隨浩入貢，得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諸物”。¹⁰九年夏，泰期隨浩入貢，得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諸物”。洪武十六年（1383），遣使占城、真臘、暹羅三國，分別賜予三國“勘合、文冊及織金文綺三十二、磁器萬九千”，十九年（1386），又再次“遣行人劉敏、唐敬偕中官齋磁器往賜（真臘）”¹¹。

鄭和下西洋所載貨物包括當時中國的瓷器、絲綢、鐵器、銅錢等物品，品質上乘，都是揀選當時明朝最好的貨品。每到一處，就向當地宣揚大明王朝的國威，並對當地的首領或國王進行賞賜，以換取他們的臣服。在費信的《星槎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和鞏珍的《西洋蕃國志》中，對鄭和下西洋的事蹟有著較多的記載。其中史料中的“青白花”瓷應該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明青花瓷器。有人統計在費信的《星槎勝覽》中，共有9處明確提到了“青白花”瓷¹²。在《瀛涯勝覽》中爪哇一條雲：“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磁器，並麝香、銷金紵絲、燒珠之類，則用銅錢交易”¹³，明確提到了中國青花瓷器的名稱。《西洋蕃國志》中記載了交易的器物包括盤、碗、瓶、酒海等。而青花瓷器的價格是青瓷的3倍以上，說明當時青花瓷屬於高檔用品。當然也不排除鄭和所攜帶的青花瓷出自官窯，屬於高檔器物，而非普通民窯瓷器，所以價格高昂。

¹⁰ 《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8361。

¹¹ 《明史》卷三二四，《外國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8385、8394。

¹² 劉洋：《明代青花瓷的外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5年碩士論文，頁14。

¹³ 馬歡：《瀛涯勝覽》，見《叢書集成初編》三二七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4。

這些青花瓷隨著鄭和的船隊到達了東南亞、印度、阿拉伯海甚至非洲，通過鄭和的活動，中國青花瓷器正式的打入了國際市場，並藉由當時活躍在西亞、非洲和地中海地區的阿拉伯商人，帶入了歐洲，最終掀起了歐洲喜愛中國瓷器的熱潮。

宣德八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死在印度古里，從此標誌著明代的遠洋時代的終結，自此之後的100年，歐洲的探險家才踏著鄭和曾經的足跡，遠航到中國。明代的對外政策從積極向外拓展轉為日趨保守，朝野對於遠洋航行勞民傷財以及朝貢貿易薄進厚出的現象頗有微詞，再加上明中期國內的政局不穩，內憂外患，因此朝貢貿易制度就此衰落，而取而代之的是逐漸發展壯大的民間貿易力量。

在明早期鄭和下西洋的促進之下，東南沿海地區開闢了成熟的航線，也掌握了嫻熟的航海技能，並且向中國打開了一個巨大的海外市場。在朝貢貿易萎縮之後，中國周邊國家急需要民間貿易來補充，保持貿易的穩定。很明顯，人民的這一需要與明初以來的海禁政策相互衝突，但嚴厲的制度並沒有阻擋沿海商人的熱情，一批又一批的沿海商人前赴後繼，冒著殺頭的危險，面對兇險的海洋，為賺取巨大利潤而鋌而走險，開始了走私貿易活動。正因為其不合法的性質，因此難以在正史中記載，我們只能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看到隻言片語的紀錄。洪武四年（1317）“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椿私遣人出海行賈……”¹⁴便是一例。從成化時期開始，東南沿海的走私活動開始日趨活躍，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的商人開始向海外大量走私瓷貨。如成化十四年（1478），對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方敏的記載：

明知有例，軍民人等不許私出外洋，（般）接番貨，不合故違，商同

¹⁴ 《明太祖實錄》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頁 1307。

弟方祥、方洪，各不合依聽，共湊銀六百兩，買得青白花碗、碟、盆、盞等項磁器共二千八百個，用舡裝至廣城河下。遇有熟識廣東揭陽縣民陳祐、陳榮，海陽縣民吳孟各帶青苧麻等布，亦在本處貨買。敏等訪得南海外澤，有私番舡一支出沒，為因上司嚴禁，無人換貨。各不合與陳祐、陳榮、吳孟謀允，雇廣東東莞縣民梁大英，亦不合依聽，將自造違式雙桅槽舡一支，裝載前項磁器並布貨，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開舡越過緣邊官富等處巡檢司，遠出外洋，到于金門地方，遇見私番舡一支在彼。敏等將本舡磁器並布貨兌換得胡椒二百一十二包，黃臘一包，烏木六條，沉香一扁箱，錫二十塊過舡。番舡隨即掛蓬（使）出外洋，不知去向。¹⁵

這條文獻記載了成化時期東南地區的商人違抗海禁令，私自到金門與外商交易，用瓷器換取胡椒、烏木等商品。從時間上看，這時歐洲人還沒有來到亞洲地區活動，因此這裏的“番商”應該是指印度或阿拉伯地區的商人。

正因為走私貿易是不合法的，所以不需要交納稅項，如若成功，獲利頗豐。在這樣的情勢下，東南地區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看到了巨大的收益，也逐漸放寬政策，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羅船因風漂到廣東境內，“鎮巡官會議，稅其貨以備軍需”¹⁶，就是一種放寬政策的表現。在發生了多起貿易事件之後，最終在隆慶年間開放了海禁，史稱“隆慶開關”。

¹⁵ 《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二十，《接買番貨》。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四冊，北京：科學出版社，頁902—903。

¹⁶ 《明武宗實錄》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條，頁1082。

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蓋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羅諸國，皆我羈縻外臣，無侵叛。¹⁷

明晚期的海外的瓷器走私貿易十分猖獗，嘉靖 (1522-1566)初年之後，閩、浙干犯“海禁”問題愈趨嚴重，走私規模開始變大。政府加強打擊，但不僅走私更嚴重，“倭夷”問題更在嘉靖30年代轉趨激烈。¹⁸在不斷的實踐中，沿海的富商巨賈廣泛招募人手，逐漸形成一些有組織的集團，形成武裝，一方面保護貨物的安全，一方面也與官府的海禁政策抗衡，另外也可以在貿易過程中獲得較大的利益。這些人雖然打著倭寇的旗號，事實上有一半以上都是東南沿海的中國人所裝扮。

走私瓷貨的勢頭到了弘治正德時期更為強烈。這一時期所生產的民窯粗細瓷器大量發現在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在菲律賓東北部巴拉望的利納淺灘發現的中國貨船 Lena Shoal 沈船¹⁹，該船沉沒於 1490 年前後，沉船中的貨品載著為數不少來自中國、暹羅、安南的有價值的貿易瓷及工藝品。其中中國的瓷器被認定是弘治時期的中國青花瓷器、青瓷器。其中一些貨品將被運往遙遠的港口，霍爾木茲海峽（位於伊朗、阿曼之間）和亞丁灣（葉門和索馬裏之間的阿拉伯海域），而其他貨品也會用來換取菲律賓群島的穆斯林蘇丹國，婆羅洲或印尼摩鹿加群島等地域的香料等特產。

¹⁷ 張燮：《東西洋考》卷七，《餉稅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31。

¹⁸ 鄭樑生《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五，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160。

¹⁹ Franck goddio & Stacey Pierson & Monique Crick, *Sunken Treasure: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2000.

另外在廣東上川島²⁰、香港竹篙灣²¹都出現了數量較多的成化弘治到正德時期的民窯瓷器。據史料記載，歐洲葡萄牙的船隊正式抵達中國就是在正德時期，其最早登陸的地點是現在中國廣東省臺山市的上川島。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博物館裏至今保存著相當於正德時代的帶有葡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徽章的所謂“紋章瓷”，²²說明在正德時期，葡人與中國人已經有了深入的交往，曾向中國訂制特別的瓷器供皇室使用，這也是歐洲訂燒瓷器的開端。另外根據學者的研究，在上川島發現的明代青花瓷片底部，出現十字架款識，這是天主教的符號，絕非中國人自用，應為檔次較低一級的訂燒瓷器。（關於瓷器的訂制的問題，後文還會詳細分析）。

明晚期的中國東南沿海雖然局勢混亂，但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給了商人們絕佳的賺錢機會。據姚士麟的《見只編》所記，嘉靖年間的蘭溪商人童華，曾受“胡制府令與汪、葉貿易，藉緩其兵”，據他回憶：

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海商至彼，則必以貨投島主……其貨悉島主議之，低昂既定，然後發市，信價更不易也。²³

²⁰ 黃薇、黃清華：《上川島與十六世紀中葡早期貿易》，《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早期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 60-69。

²¹ Peter Y.K. Lam, Late 15th to early 16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Penny's Bay,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86-1988*,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rban Council, pp. 146-162.

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An Addendum,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89-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rban Council, pp. 79-90.

²²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p. 135-137.

²³ 姚士麟：《見只編》卷上。見《叢書集成初編》三九六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23。

由此可見，在明代後期，中國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雖奉行海禁，卻禁而不止，中國的克拉克瓷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應運而生，躍上歷史舞臺的。

三、大航海時代的歐洲

一直到十三世紀，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商人通過西亞德阿拉伯人得到中國的瓷器，開始將其用於出售²⁴。新航路開闢以前，瓷器很少進入歐洲，但是東征的十字軍在近東見到了中國瓷器，並將這些迷人的戰利品帶回了歐洲，其中一部分流傳至今²⁵。十三世紀末，在中國遊歷了十幾年的威尼斯人馬克·波羅回到歐洲，他從中國帶回了瓷器，其中包括一種頸部和口部呈喇叭形的小瓶，至今收藏在義大利博物館²⁶。馬克·波羅對中國瓷器的描述使歐洲人對這種美麗的東方事物充滿了嚮往。新航路開闢以後，雖然東西方的商業聯繫已經打通，但中國瓷器在歐洲仍然是珍稀商品。15世紀以前，中國瓷器在歐洲極為稀少。從15世紀早期開始，少量中國瓷器作為非常昂貴的貨物或珍貴的外交禮物從馬木路克(Mamluk)流入歐洲²⁷。在1514年的歐洲宗教畫中，出現了中國明代瓷器(圖1-2)²⁸。1553年美第奇家族的財產清單中就列出了400件瓷器，包括59件青瓷和289件青花瓷²⁹。當時歐洲削奪王室貴族以及實力雄厚的大家族都是瓷器的熱心收藏者。上層社會對瓷器的追捧，使得瓷器以奢侈品的身份跨入歐洲，成為早期中西貿易的主要中國貨物之一。1587年，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

²⁴ Michel Beurdeley, *Porcelain of East India Companies*,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1962, p. 114.

²⁵ 簡·迪維斯：《歐洲瓷器史》，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頁7。

²⁶ 葉文程：《再談德化窯德古外銷瓷器》，《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頁235。

²⁷ John Ayers, Oliver Impey, J. V. G. Mallet, *Porcelain for Palaces: The Fashion for Japan in Europe 1650 - 1750*,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0, p. 15. G. N. Steiger,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New York: Ginn and Company, 1944, p. 349.

²⁸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 133, pic. 148.

²⁹ John Ayers, Oliver Impey, J. V. G. Mallet, *Porcelain for Palaces: The Fashion for Japan in Europe 1650 - 1750*,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0, p. 15.

1520-1598)選擇了一件青花瓷作為獻給伊莉莎白一世(1533-1603)的新年禮物³⁰，因為瓷器是 16 世紀最珍貴的禮物。



圖 1-2 Giovanni Bellini, *The Feast of the Gods* (1514) 細部

1、中國與葡萄牙的早期貿易

15 世紀末至 16 世紀初，世界歷史進入“地理大發現”時代，或曰“大航海時代”。1487 年，迪亞斯的探險隊到達非洲南端，發現好望角，並進入印度洋；1497 年，以達迦馬為首的船隊沿迪亞斯航線繼續向前，經非洲東岸的莫三比克、肯尼亞，於 1498 年到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即之後的貿易重鎮果阿 (Goa)，中國古稱古里），開闢了從大西洋繞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線，從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並在返航時候帶回東方貨物，在歐洲出售

³⁰ John Goldsmith Phillips, *China - Trade Porcela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42.

後據說獲利超過旅行費用的 60 倍。這批貨物中就包括達•迦馬在加爾各答購買的大量瓷器，還有當地蘇丹贈給他的六盆瓷器和六隻瓷瓶。這些瓷器引起了里斯本宮廷的興趣。在 1502 年 9 月里斯本制的第一次標明赤道線和熱帶回歸線的一張著名地圖上，有關滿喇加的說明便涉及了瓷器，而且明確說到是細瓷，說明應該是景德鎮所產的瓷器。

這個城市所有的物產，如丁香、蘆薈、檀香、安息香、大黃、象牙、名貴寶石、珍珠、麝香、細瓷及其他各種貨物，絕大部分從外面進來，從唐土運來。³¹

之後，葡萄牙通過新航路，進入印度洋，1511 年佔據印度西海岸，以及東西洋交通咽喉麻六甲(Malacca)，來到中國的東南沿海。壟斷了歐洲對東亞、南亞的貿易，成為海上強國。葡萄牙人佔領麻六甲之後，麻六甲總督阿爾布奎克(Albuquerque)於 1513 年派遣歐維士(Alvares)前往中國，在珠江口附近的屯門島進行了貿易。1515 年，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決定派遣佩費爾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領船隊前往東方，“發現中國”。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被選為葡萄牙派往中國的第一任使臣。葡萄牙使團於 1517 年 9 月底到達廣州，受到了廣州官員的召見。葡使托梅•皮雷斯在廣州等待謁見正德皇帝，並於 1520 年得旨晉京，但最終因正德的駕崩而未果。有趣的是這個使團的通事火者亞三正是來自青花瓷的故鄉-江西景德鎮，史料記載他“乃江西浮梁縣人也”³²。但是由於文化背景的迥異、觀念和意圖的不同，再加之通事火者亞三的不法、艦隊司令西蒙•安德拉的尋釁，中葡的第一次交往最終以失敗告終，火者亞三因被處死，葡使一行也被發回廣東。

³¹ 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出版，1986，頁 29。

³² 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 12，《雜論》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四，雜家類，山東：齊魯書社，1995，頁 207。

接任費爾南的西蒙(Simao)更是劣跡斑斑，在廣州進行貿易時的種種卑劣行為以及葡萄牙人無視國喪期間外國人不得逗留廣州的規定的行徑，導致了1521-1522年在屯門爆發了兩次中葡間武裝衝突。在這之後，廣州港不再向外國人開放，皮雷斯也被投入監獄，中葡兩國的首次正式交往以失敗告終。1521-1557年間，中國和葡萄牙沒有官方的貿易關係，葡萄牙人通過與寧波等中國沿海城市的非法貿易得到瓷器。1522年，葡國王宣佈從東方返程的商船可裝運占總船貨1/3的瓷器。1552年的中葡貿易中，瓷器占了貿易總額的1/3。雖然廣州於1530年再次開放，但是由於葡萄牙人不得在廣州進行貿易，因此1521-1557年這段時間，中葡貿易主要通過走私貿易而進行，其主要的貿易港口包括漳州的月港、浯嶼以及寧波的雙嶼港。1547年朱執擔任閩浙總督，加大了對海盜和走私的打擊力度，並在1549年重挫了葡萄牙人的船隊，這使得葡萄牙人不得不再次謀求合法或半合法的貿易途徑。1553年，葡萄牙日本航線船隊長官蘇薩(Souza)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了准許葡萄牙人在廣州貿易的口頭協定，開啓了中葡之間的正常貿易。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據為基地，中葡貿易發展迅速。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早期葡萄牙基本壟斷了遠東的航海貿易。

在這一個多世紀中，中葡貿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513-1522年間的半合法³³貿易；1522-1553年間的走私貿易；1553年之後的合法貿易。第一時期的貿易航線主要是在東南亞、南亞的葡屬港口和廣州之間進行，只有為數不多的貨物可能是銷往歐洲的。中國進口的商品中除了羊毛織品和金線來自於葡萄牙本國之外，藥材、香料、木材以及象牙等均來自於南亞或東南亞地區，其中以胡椒為大宗。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生絲和絲織品、瓷器、藥材、銅和鉛以及其他手工藝品。而在第二個時期，雖然其貿易方式不同於第一時期，但航線和貿易品

³³ 雖然該時期的前半段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仍然屬於走私貿易，但被稱為半合法貿易的原因在於該時期中葡間正在進行官方接觸的試探，其貿易是得到了廣東地方政府的默許的，並不像第二階段那樣是明令禁止與葡萄牙人進行貿易。

可能並沒有產生多大的變化。而在第三個時期，主要是通過在廣州每年兩次的交易會進行貿易，並產生了三條以澳門為據點的主要航線，澳門也因此成為葡萄牙東方貿易的最大的中轉港和貿易中心。

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居留地後，中葡瓷器貿易額大大增加。大量瓷器從廣州運到澳門，再銷往歐洲或東南亞。里斯本成為歐洲瓷器貿易中心，出現了許多專門經營中國瓷器的商店。為了滿足里斯本市場的需求，十六世紀中期，葡人已經採用訂貨方式向景德鎮購買瓷器。³⁴相對於歐洲瓷器市場來說，葡萄牙對亞洲的瓷器市場更感興趣。把瓷器運回歐洲的費用很高，同時瓷器比較易受損，增加了貿易的成本。而東南亞的香料是當時歐洲最緊缺的商品，因此葡萄牙人把瓷器從中國運到東南亞出售，然後購買當地的香料運回歐洲，牟取暴利。亞洲市場所需的瓷器大多是價格比較便宜的日常用瓷，相比，為了在遠端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潤，葡萄牙人往往選擇價格較高的精瓷運往歐洲。1541年，一件裝飾著葡萄牙王室徽章的中國紋章瓷相當於幾個奴隸的價格。³⁵這些昂貴的瓷器只能在王室貴族或少數富裕階層中流動，普通百姓根本無力承擔，甚至對此類瓷器聞所未聞。在瓷器貿易進行了近一個世紀後，大部分歐洲人仍然沒有接觸到瓷器。因此在中西貿易史上，葡萄牙人的攻擊只是“讓中國商品在西歐有了一種緩慢的傳播。”真正使瓷器進入歐洲市場的是十七世紀的荷蘭人，歐洲瓷器貿易中心也里斯本轉移到阿姆斯特丹。

2、中國與西班牙的貿易

與葡萄牙同時代的海上強國還有西班牙，西班牙人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

³⁴ John Ayers, Oliver Impey, J. V. G. Mallet, *Porcelain for Palaces: The Fashion for Japan in Europe 1650 - 1750*,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0, p. 15.

³⁵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4，頁 38。

陸”，麥哲倫船隊繞過美洲南端進入太平洋，到達菲律賓群島，使得西班牙深入中國沿海進行貿易成爲可能。根據西葡托爾錫條約和 1529 年的薩拉戈薩條約³⁶，明確規定了兩國的勢力範圍：在佛得角以西 370 里格的大西洋中，自北極到南極劃一條子午線，線以東是葡萄牙人的勢力範圍，葡萄牙具有東方航線的控制權，線以西是西班牙人的勢力範圍，而西班牙則控制了途徑美洲的航線。

當時可以在實力上和葡萄牙抗衡的西班牙不甘心整個亞洲市場被葡萄牙侵吞，於 1565 年 4 月，西班牙入侵菲律賓，同年 6 月派“聖·巴布洛”號大帆船滿載亞洲的香料運往墨西哥南海岸的阿卡普爾科，開闢了連接亞洲和美洲的太平洋航線。1571 年佔領了馬尼拉之後，萬曆三年(1575)，以馬尼拉爲中轉站的中國與美洲的新航線貿易正式開始，此後兩地間的大帆船貿易日益頻繁，逐漸穩定，一直持續到 1815 年。西班牙人在佔領馬尼拉之後，從事“用來自新西班牙的白銀向中國貨物直接交換的貿易”的基地，³⁷作爲最佳商品的金銀鑄幣繼續通過最短的、可能也是最可靠的途徑抵達印度洋。每年有 30-40 艘中國船滿載中國貨物來到馬尼拉，再從馬尼拉將這些貨物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 (Acapulco)。1573 年，兩艘馬尼拉大帆船把 22300 件精緻的鍍金瓷器和其他瓷器運到阿卡普爾科。³⁸西班牙人非常喜愛這些中國瓷器，將它們比作最好的黃金。³⁹據有關文獻記載：

明萬曆三年，即西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國。歲有飄舶數艘，販運中國絲綢、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亞翼巴路商埠(即阿卡普爾科港)，分運西班牙各島(指西屬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別指加勒比海諸島)。

³⁶ David Turnbull, *Cartography and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ap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paces*, *Imago Mundi*, Volume 48, Issue 1 1996, pp. 5-24.

³⁷ R. B. 沃納姆 (R. B. Wonamu):《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三卷，1999，頁 736。

³⁸ 同上註。

³⁹ Michel Beurdeley, *Porcelain of East India Companies*,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1962, p. 84.

其時墨隸西班牙，中國概名之為西洋。⁴⁰

這條航線包括唐宋時期已開通的閩粵至菲律賓航線在內，全程分為兩段：第一段，冬季由廣州啓航，至馬尼拉港；第二段，從馬尼拉港啓航，經聖貝納迪諾海峽（San Bernardino Strait），進入太平洋，直達墨西哥海岸的天然良港阿卡普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港。整個航程平均需半年時間左右，若航行順利，有時3至4個月亦可達到。爾後，或轉往西班牙的塞維利亞，並由此將貨物轉運往歐洲各地。

此外，中國的產品也成為了西方殖民者經營海上貿易的主要目的，並因此促成了新一輪世界商品和貨幣的流動模式。1543年，西班牙人愛爾瓦雷多（Alarado）到達菲律賓的棉蘭老島，在島嶼上接觸到大量的中國瓷器。大帆船貿易建立後，中國的瓷器及制瓷技術，隨航船遠渡重洋，在拉丁美洲地區產生巨大影響。西班牙史學家德摩加記載的這一時期一份關於中國商人攜往馬尼拉的貨物單中，即以絲綢、珠寶及各種精美的瓷器為大宗。1573年，從馬尼拉駛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的兩艘大帆船中，就載有中國瓷器達22300件。

布羅代爾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也曾經提到：美洲白銀1572年開始一次新的引流，馬尼拉大帆船橫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同菲律賓首都連接起來，運來的白銀被用於收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的高級棉布，以及寶石、珍珠等物。在拉丁美洲國家，瓷器成為社會上高貴身份的象徵。十七世紀初，在巴西的上層殖民者家庭中，已經廣泛使用昂貴的中國瓷器，甚至教堂鐘樓的塔尖也用中國瓷器裝飾。

⁴⁰ [清] 張蔭桓：《三洲日記》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2。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蘇爾茲（William Lytle Schurz）在《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中所指：

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國絲貨，都以它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地談論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那樣。

3、中國與荷蘭的貿易

荷蘭的經濟主要是依靠在歐洲各口岸進行的轉口貿易，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來自葡萄牙里斯本的轉口貿易，即荷蘭人在里斯本購買所需的香料和其他東方物品，然後轉運到北歐各國販賣牟利。但是在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後，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也同時兼任葡萄牙國王。菲利浦二世為了打擊荷蘭，便以荷蘭人反抗天主教為名，禁止荷蘭船隻駛進里斯本港口，遏制荷蘭人在里斯本的貿易。同時，在很久以前，荷蘭人已對他們在里斯本和歐洲其他地區之間充當經紀人的地位不滿，他們渴望直接航行到東方去謀取利潤。這樣一來，就迫使荷蘭人自己組織力量向東方發展。荷蘭的航海業和造船業在當時的歐洲是數一數二的，擁有歐洲最大的商業船隊，有著“海上馬車夫”的美譽，他們所擁有的商船噸位是英國的兩倍，並且擁有較為發達的商業，因此在十六世紀末，荷蘭成為葡西兩國海上霸權的最大威脅。

早在十六世紀，中國及其他亞洲貨品（此時統稱印度商品）已經受到歡迎，尤其是在那些對奢侈品及中國絲綢、瓷器及漆器等曾經專屬於皇家或高官的用品，以及有能力支付高價的有錢階層及藝術品收藏家中。然而，歐洲對於這些貨物的進口卻是供不應求，因為葡萄牙人認為，中國商品更適合於在亞洲範圍內銷售，尤其是中日之間的貿易。所以，即使有葡萄牙，這個歐洲唯一在中國佔有據點，而且與中國商人有較為頻繁接觸的國家的參與，歐洲的中國商品仍十分有限，且價格昂貴。這些精美的瓷器被帶到里斯本的歐洲年度博覽會，或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葡萄牙進口香料轉賣西歐的集散地）⁴¹。

安特衛普的逐漸衰落，斯凱爾特河的棄用（1585），大量有重要影響的商人由荷蘭南部到北部的遷移，都促進了商品集散地向阿姆斯特丹的轉移，也促成荷蘭城鎮與熱蘭遮城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這也促使一些荷蘭商人及船主開始參與亞洲商品，尤其是香料的進口。與中國貿易伊始，神秘的中國就成為商人們探索的主要目標，大量的利潤也都由此產生。

商人們了解中國的商品，他們在里斯本時已經熟知中國絲綢、漆器、瓷器、藥劑其他昂貴的貨品。荷蘭人想避免與葡萄牙人的直接衝突，此時的他們還不敢衝擊葡萄牙在海上航線的壟斷地位。因此，最初他們嘗試從北部到達印度，希望能找到更短的航線，但最終失敗。1595年 Cornelis 嘗試繞過好望角的南部航線，獲得了巨大成功。此後，大量以東印度貿易為目的的公司，在荷蘭和熱蘭遮城迅速建立，競爭激烈。通過各方的努力，1602年，這些公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荷蘭東印度公司，簡稱為 VOC，公司成立時的資本為 650 萬荷蘭盾，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巨大的一筆資金（同時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時的資本只有

⁴¹ Jörg, Christiaan J. A., *Chi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ding Networks and Private Enterprise.*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3, pp. 183-206.

7 萬英鎊，相當於 7 萬荷蘭盾)⁴²。

後起的荷蘭在東方貿易過程中取得了比西葡兩國更大的成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荷蘭採用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擴大了資金來源管道，將貿易形成規模，降低成本，提高收益。阿姆斯特丹的大宗貿易被少數大商人所控制，許多重要產品的價格全憑他們說了算。壟斷的方法是在重要的據點建造龐大的倉庫，其規模和代價都超過巨大的船舶所能裝載的數量。規則照例不變，用現金向生產者低價買進，如果顧客能預付貨款就更好了。商人們囤積貨物，然後等著（或促使）市價上漲，再將貨物高價賣出⁴³。

在政府授予其好望角以東到麥哲倫海峽之間海域的航行權後，東印度公司作為荷蘭共和國的代表壟斷了此行線之間的貿易。之後，東印度公司進一步獲得軍權和參政權利，加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地點選擇在巴達維亞，為日後荷蘭在馬來半島的統治埋下伏筆。

中國海商貿易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葡萄牙人，中國的商船飽受海盜侵擾，又不被准許在中國港口與外國人進行直接的貿易，因此給荷蘭人提供了機會。在不斷的探索中，荷蘭人嘗試終結葡萄牙人的壟斷，但是卻未能建立起與中國穩定直接的貿易。1609 年，荷蘭在日本平戶建立了一家工廠，1619 年，荷蘭在巴達維亞建立殖民地，1622 至 1624 年在澎湖短暫停留，後被中國軍隊驅逐出境。1624 年，荷蘭人於臺灣（當時不屬中國版圖）建立起自己的基地安平古堡，中國商人被獲准前往臺灣進行貿易，他們可以帶來荷蘭人需要的所有貨物，其中就包括了數以萬計的瓷器。從這時候開始，與中國開始建立穩定的貿易往來，

⁴² Kristof Glamann, *Dutch - Asiatic Trade 1620 - 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8, p.6.

⁴³ [法]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良譯：《15-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二，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頁 357。

貨物的質量和數量都有一定的保證，臺灣很快發展成爲中國與西方海上貿易的中轉站。而在 1639 年日本閉關鎖國，嚴禁與所有國家貿易，唯一保留與荷蘭的貿易關係。因此，在 17 世紀中後期以後，荷蘭在亞洲以及中西航線上逐漸取代了西葡兩國，成爲霸主⁴⁴。

這樣繁盛的狀況被中國朝代更替的進程所阻礙。1644 年，明亡，滿清掌握政權。新的帝國受到明代遺民的反抗，中國南部鄭成功的反抗，延續時間最長，威脅巨大。鄭成功建立起水上軍事力量，控制了中國東南的島嶼及海上航線，因此駛往臺灣的商船及貨物的進口，都受到鄭氏家族的影響。至 1657 年，中國瓷器停止輸出，一直到康熙年間中國重開海禁，中荷貿易恢復。但這時候，英國的船隊崛起，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⁴⁴ Jörg, Christiaan J. A., Chi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ding Networks and Private Enterprise.”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3, pp. 183-206.

第二章 克拉克瓷的分類和年代推測

第一節 克拉克瓷的定義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克拉克瓷，那麼首先就要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甚麼是克拉克瓷？中國傳統對瓷器的命名多用其生產地的古地名來命名。如越州生產的越窯，定州生產的稱定窯。但克拉克瓷，聽它的名字就知道是舶來品，並不是由中國人起的名字。那麼，克拉克瓷這一名稱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筆者查閱了現代的荷蘭文詞典，其中對於 Kraak 的解釋為：“一種很大的商船或戰船的名字，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紀末”。追溯到 AUBIN 於 1702 年出版的海事詞典（Maritime Dictionary）中提到“克拉克船已經很少被使用”，十八世紀以後，Kraak 就被用來稱呼一些小型的內河航運使用的船隻”¹。所以我們從現代詞典中看出，Kraak 是一種流行于十七世紀以前的商船。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名稱是否與克拉克船有關係，學術界始終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以下是幾種當今學術界對於克拉克瓷名稱來歷的較為流行觀點：

1、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來自一種商船的名字。

這種說法在學術界最為流行。在 Winschooten 1681 年的詞典裡有這個詞的意思和來源的解釋：克拉克是一種巨大的輪船，在荷西戰爭中，荷蘭人俘獲了它，出於紀念的目的，就把最古老最精美的瓷器叫“克拉克瓷”。在 1701 年的 P·Marin 的詞典里對這個詞的簡單解釋：“克拉克瓷是最古老又最精美的瓷器，其名稱的由來是出於紀念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俘獲的船隻，因為這些船隻裝載

¹ 最新編印的《荷蘭語詞典》，包含了 1500-1921 年存的 43 萬個荷蘭文辭彙。2007 年 1 月開始接受網上檢索，網站鏈接 <http://gtb.inl.nl/>。

著的瓷器是最早被帶到荷蘭的瓷器。”² W. von Wartburg 1967 年的書 *Franzos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里認為法語“克拉克瓷”這個術語緣自荷蘭的 Kraakporselein，而首詞 Kraak 可以追溯到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表示一種小的商船 caraca，而 caraca 又是來源於阿拉伯的 harraqu，也是一種小船。³ 在 1968 年出版的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一書中，Carrack 的解釋如下：“Carrack：荷蘭文作 Kraak。英國和荷蘭人對一類載重 1000-2000 噸的大型商船的稱呼。這種商船是十六至十七世紀葡萄牙人最常用的一種商船，來往於歐洲與印度、中國之間，也稱作 Nao (Nau)”⁴。再看下一詞條 Nao 的解釋如下“‘偉大的船’，英語中稱 Carrack，載重在 800-2000 噸。”⁵ 也就是說 Kraak 和 Nao 實際上是同一種船，是載重量為 2000 噸左右的一種商船。

事實上，經過筆者與荷蘭學者交流，並查閱了大量關於十四至十七世紀歐洲造船方面的書籍以後，搞清了幾個名詞之間的邏輯關係。首先，在克拉克船流行之前，曾經在十五世紀叱吒風雲的歐洲船隻是卡拉維拉船（葡文為 Caravela，英文為 Caravel），關於它的記錄，最早是在 1434 年之後的一段時間，曾有兩艘武裝的卡拉維拉船被派往布吉道爾以南的陸地，但是這些航行因為一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沒有被記載⁶。1441 年，Nuno Tristao 乘坐一艘卡拉維拉船，奉命前往比加萊港更遠的地方，而且是能走多遠就多遠。⁷ 所以卡拉維拉船的出現並不是向南遠航所產生的結果，卡拉維拉船通常是在適航於大洋中的船隻在

² 轉引自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3 期，頁 114。

³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46-47.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22.

⁴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Oxford in Asia historical Reprints, p. 277.

⁵ 同上註，p. 280。

⁶ 《幾內亞編年史》第一卷，第十二章，頁 80。轉引自安東尼奧·但格尼涅·庇樂西 (Antonio Tengarrinha)：《航海大發現時期的卡拉維拉船 (Aravelas dos Descobrimentos)》，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頁 13。

⁷ 同上註。

解決了航行上的問題之後，需要有船隻去勘察新土地的情況下才使用的⁸。卡拉維拉船是十五世紀最好的航船，是葡萄牙的國粹，被視為航海大發現的象徵。⁹但是達·迦馬遠航所率領的船隊中，主要船隻並不是卡拉維拉船，而是商船（Nau），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克拉克船，它對卡拉維拉船進行了改進。這種船是因長途航行，需要船隻噸位較大，而且為了安全又要配備火炮而設計製造的。它是在航海大發現由最初的單純探險轉變成為統治新世界的條件下誕生的，¹⁰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紀初。船上懸掛基督十字，在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被發現後，參加了所有為統治印度洋而進行的戰鬥¹¹。換句話說，克拉克船是歐洲探險家向世界的東方推進的最好武器和運輸工具。雖然在中西貿易最繁盛的時候，卡拉維拉船已經淡出了歷史舞臺，但是正如 Henrique Lopes de Mendonca 所寫的《葡萄牙船隻研究》結語所說：“假如有一天，葡萄牙語真的消失的話，‘卡拉維拉船’這個詞則足以使全人類回憶起一個小小的民族為發現世界付出了巨人般的努力這一史實。”¹²可以看出，在歐洲人的心目中，發現世界的卡拉維拉船更具有歷史的代表意義。

卡拉維拉船之後的繼承者商船（在法國，這種船被稱為「Nef」，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則分別稱為「Nao」及「Nau」（三者的意思都是「船」），英文里稱這種船為 Carrack，荷蘭文稱 Kraak。正是它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以來，成為歐洲與東方航線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人思考的是，如果按照邏輯，荷蘭人搶劫了葡萄牙的商船以後，如果以商船的名字來命名船上的瓷器，應該採用葡萄牙

⁸ 賈義麥·古勒特尚 (Jaime Cortesao):《葡萄牙航海大發現》，里斯本：奧立尚特書局，1975，頁 18。轉引自安東尼奧·但格尼涅·庇樂西 (Antonio Tengarrinha):《航海大發現時期的卡拉維拉船(Aravelas dos Descobrimetos)》，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頁 13。

⁹ 阿馬德烏·達·哥勒瓦柳·安德拉德 (Amadeu de Carvalho Andrade):《發現了世界的航船 (Os Navios Que Descobriram o Mundo)》，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頁 52。

¹⁰ 同上註，頁 66。

¹¹ 同上註，頁 67。

¹² 同上註，頁 70。

人的稱呼“Nau”而非英文的稱呼“Carrack”，這一點是無法解釋的。因此這一種 Kraak 瓷器名稱來歷的說法，有不合乎邏輯的地方，值得我們再思考。

2、Kraak 是裂縫或破損的意思。在 1912 年 Franck 的 *Etymologisch Woordenboek* 一書中解釋克拉克瓷並非來自葡萄牙人的船名而應該來自荷蘭語 Kraken，意思是裂縫或破損。1916 年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 沿用此說法¹³。而在現代的荷蘭語言中，也常常用 Kraak porcelain 來比喻脆弱，容易生病的人(林妹妹一類的人)¹⁴。這種說法讓人困惑的地方在於：當時歐洲人對於中國瓷器非常熱愛，將其視為珍寶，又怎會用如此貶義的詞語來為這種瓷器命名呢？似乎此說法也有不合乎邏輯的地方。但筆者比較傾向於這一種解釋，首先，它在現代荷蘭語中沿用，從詞語的演變上看一定是對於原意的引申。第二，裂縫或破損的確是流行於十七世紀的克拉克瓷的特徵之一。商人們為了降低成本，提高運輸的數量，採用模印的方法製成器物，器體較薄，又經過長途販運，所以會有部分損壞。這樣千里迢迢從異國來到這裡，這種破損和有裂縫的瓷器也變得珍貴無比，這正能體現出克拉克瓷在十七世紀歐洲的地位和價值。第三點屬於筆者的合理推測，當荷蘭人在海上掠奪其他國家船隻的時候，也許有人提醒其他同伴瓷器的嬌貴，說它們“容易破損”。而這種對於瓷器特徵的描述被訛傳為瓷器的名稱，在那個東西交會的大時代，這種情況也是時有發生的。因此筆者認為，克拉克瓷的 Kraak 一詞是來自於對克拉克瓷特點的描述。

3、這種瓷器是在十七世紀初來往於荷蘭與 Zeeland 的海盜從葡萄牙商人那里俘獲的貨物中被發現的，於是用荷蘭語叫它 Kraken¹⁵。這一說法較少被學者採用，因為此說法基本上與第一種說法相似。

¹³ 轉引自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3 期，頁 114。

¹⁴ Van Dale, *Groot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e Taal*, Antwerpen: Van Dale Lexicografie Utrecht 1982, p. 1253.

¹⁵ 轉引自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3 期，頁 114。

4、克拉克就是精美瓷器的意思。在 1702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法國海事詞典中提到了在荷蘭最精美的瓷器叫克拉克瓷，因為荷蘭最早出現的瓷器便是克拉克瓷，而這批最早的瓷器也是最精美的。正如商品生產通常出現的情況一樣，這種瓷器隨後變得便宜了，也不如原來精緻了，所以以後的荷蘭人，就不再用 Kraak 來稱呼中國的瓷器了。在 G·E·Rumphius (1627/8-1702) 的書 *D' Amboinsche Rariteitenkamer* 裡，也認為克拉克瓷這個名稱是用來稱呼當時中國瓷器的¹⁶。Rumphius 曾經提到“來自中國的當代精美瓷器叫克拉克瓷”¹⁷。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恰恰是第二種說法的補充。脆弱和易損壞的原因是因為輕薄，暗合了精緻和精巧的意思，加之歐洲人原本對玻璃器和銀器的熱愛，更容易接受這種薄而光亮，帶有美麗花紋的器物，所以稱他為 Kraak Porcelain。

5、認為克拉克瓷來自荷蘭 Friesland 雕刻有東方圖案的陳列青花瓷的架子¹⁸。不過這種說法較少有學者採用。因為克拉克瓷流行的年代，是中國瓷器從陳設器向日用器過渡的時期。我們從西方的油畫中可以看出，克拉克瓷器經常被擺放在餐桌上，而不單只是擺放在架子之上。

既然克拉克瓷這個名稱是舶來品，那麼關於克拉克瓷的西文文獻又是如何記載的呢？西方學者作了如下的考證：¹⁹

在文獻中，早期荷蘭人稱中國瓷器為“Indische aerdewerck（印度陶器或東方陶器的意思）”²⁰，而 Kraak porcelain 的這一稱呼出現的時間明顯晚於克拉克

¹⁶ RUMPHIUS, G. E., *D'Amboinsche Rariteitenkamer* 1705, Amsterdam: F. Halma, p. 340. (For a translation, see BEEKMEN, 1999).

¹⁷ 同上註。

¹⁸ Barbara Harrison, 'Kraak Porcelai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Bulletin* Number Five, Hong Kong, 1980-82, p. 29.

¹⁹ 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 18.

²⁰ M. Van Aken-Fehmers, *Delfts Aardewerk: de 'Allerbeste' nabootsing van Oosters*

瓷器本身出現的時間。

最早記載‘克拉克瓷’的文獻為1638年的一份清單。這份記錄於4月12日，由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管發給巴達維亞的荷蘭政府機構，特別指出了荷蘭需求量最大的幾種瓷器。在這份文檔中，‘克拉克’（*crack/caraek*，指克拉克瓷碗、盤）僅被提到一次，然而，這些瓷器在清單中似乎佔據著重要部分。這份記錄的重要之處在於，它證明克拉克瓷曾與明清過渡期瓷器同時生產並被訂購的。

第二年，即1639年5月2日，關於克拉克瓷的第二份記錄出現在一份由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執行官寫給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位於臺灣）荷蘭商人的一封信（貨單）中。在這份貨單里面使用了 *crackporcelain* 一詞²¹。

稍晚的記錄，1673年 Amalia Von Solms 的瓷器目錄中²²，幾次出現有 *Kraeckwerck* 和 *Craeckcommen* 的詞語，以上這些記錄便是迄今為止這被認為是最早與此有關的文字資料²³。

從以上的文獻和記錄可以看出，克拉克瓷的名稱並非科學命名，如果以荷蘭商船搶奪葡萄牙商船，將船貨命名為克拉克瓷這條文獻記載來判定，克拉克瓷名稱出現的時間為1602年，而清楚以“*Kraak Porcelain*”這一名稱記錄克拉克瓷的文獻是1638年，兩者相差三十多年。如果我們再和實物對照一下，從沉船

Porcelain (Delftware the 'Very Best' Imitation of Oriental Porcelain) in Vormen uit Vuur, vol.180/181, 2003/1-2, pp. 67-77.

²¹ C.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p. 17.

²² 阿瑪莉亞是 Solms-Braunfels 的伯爵，Orange 王子 Frederick Henry 的夫人，當時荷蘭有名的位高權重者之一。轉引自 Luisa Vinhais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 18.

²³ 轉引自 C.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以及各地考古發現，最早發現克拉克瓷時間是十六世紀 70 年代，與文獻的記錄又有近三十年的差距。因此，如何界定克拉克瓷成爲了許多研究者最大的困擾，對克拉克瓷進行清楚的定義是本文繼續展開的前提。

筆者認爲，克拉克瓷這一名稱並非是一個非常科學的定義，而是在某種類型器物出現一段時間，甚至已經日趨成熟，形成獨特的特色以後，人們對它的簡便叫法。尤其是這一名稱來自於對於瓷器並不十分熟悉的歐洲商人，就更加缺乏科學性。根據這一名稱，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這類器物最典型的特徵，也是它比較成熟以後的特徵，尤其是作爲一個由外國人對中國生產的陶瓷製品所起的名字，必然會著重對於器物的造型和紋樣進行歸納。另外，在克拉克瓷流行的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期這段時間，歐洲還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硬質瓷，²⁴因此對於克拉克瓷這類瓷器是如何燒製，如何分辨不同瓷窯生產的克拉克瓷質量的優劣，歐洲顧客未必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此在十七世紀，在中國瓷器沒能及時供應的情況之下，日本和波斯地區生產的同類瓷器，都曾經做爲中國瓷器的替代品，出現在歐洲的市場上。

正因如此，我們作爲現代人，重新審視克拉克瓷的定義，才會有諸多差異。筆者認爲，我們要研究克拉克瓷，必須將其分爲若干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文獻中第一次出現克拉克瓷名稱的時間，已經是明末時期，這一時期主導中國陶瓷外銷的毫無疑問是荷蘭人，而他們向歐洲所提供的克拉克瓷商品，從器型到胎釉，品質雖不一定很高，但一定是非常穩定，與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歐洲人剛剛踏上中國時對瓷器一無所知的情形有所不同，那時候歐洲人所收購的瓷器，從質量上乘的景德鎮瓷到較爲粗糙的漳州窯瓷器，都在歐洲人購買的範圍之內，很難界定。因此如果以這個層次作爲判定克拉克瓷的標準的話，漳

²⁴ 硬質瓷在十八世紀初才出現於德國。

州以及其他閩粵地區所生產的中國瓷器均不能稱作克拉克瓷。

第二個層次，如果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錄來看，1602年荷蘭人搶劫了葡萄牙商船，獲得了中國瓷器，並於荷蘭賣出高價，從此開啓了荷蘭人向歐洲銷售中國瓷器的歷史。如果從這個意義判斷，克拉克瓷的出現肯定早於1602年，而且他的出現肯定和葡萄牙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們順著第二個層次再向前推進，荷蘭人搶劫的船屬於葡萄牙商人，而葡萄牙作為最早繞過好望角，來到中國，並且在十六世紀中期佔領了戰略要地澳門，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他們對於克拉克瓷的出現必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實物觀察，最早向中國訂製瓷器的就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換句話說，克拉克瓷極有可能來自明代晚期葡萄牙人向中國發出的訂單。如果從這一個角度來分析，再結合世界各地發現的最早的克拉克瓷標本，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被後人稱為“漳州窯”的瓷器與景德鎮生產的被學者普遍承認的克拉克瓷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經常共同出現，如沉沒於1600年的馬尼拉大帆船聖迭哥號上，景德鎮和漳州窯瓷器共出²⁵，而且從器型以及紋樣的佈局方面存在的相似之處，這不免讓我們對於克拉克瓷的定義產生了新的理解。直到十八世紀早期，瓷器仍然作為一種極其稀有的物品，被歐洲的皇室貴族所追捧。那麼早在十六世紀的歐洲，究竟有多少人會真的看到過中國的瓷器，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認識中國瓷器的產地，分清它的好壞呢？又有多少人只是因為當時的流行風尚或者對稀有物品的獵奇心理而瘋狂購買中國瓷器呢？在這種供小於求的商業型態中，提供商品的人，也就是這些中間商人，他們以追求最大利益為出發點，必會想盡辦法收購一切可以收購到的東方瓷器。因此，筆者認為，如果我們要追尋克拉克瓷的源頭，就必須回到歐洲人當時的環境，從

²⁵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他們當時的角度來認識克拉克瓷。筆者認為，在十六世紀晚期，歐洲人向中國提出訂貨要求時，不可能清楚指明由哪裡所生產，因此如果從這個層次上來定義克拉克瓷的話，就必須將同時期漳州窯生產的同類器物包含進來。

所以要想了解克拉克瓷的定義，以上的諸多問題都在考慮之內，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本文的題目是克拉克瓷研究，鑒於克拉克瓷有不同的範疇和定義，爲了研究方便，筆者對於克拉克瓷有如下定義：

本文所定義之克拉克瓷指的是嘉靖晚期始至明末清初，中國生產的主要供外銷歐洲市場的一種特殊的中國瓷器之總稱，其中以青花瓷佔絕大多數。器物的主要特徵包括：胎體較爲輕薄，器型較爲特殊，多仿自歐洲的銀器或陶器。器物自身裝飾繁複，紋飾佈局繁滿，大量使用開光裝飾，開光內飾有中國風格的花鳥、風景、雜寶圖案。部分器物底部有跳刀痕，口部有剝釉現象。其中較爲精緻的瓷器採用模印加繪畫的裝飾手法。漳州窯仿製的青花瓷器中，也有一部分屬於克拉克瓷範疇，是歐洲向中國訂貨過程中的一個補充。²⁶這類瓷器的器型和紋樣與景德鎮生產的非常相近，但器物整體的品質較粗糙，胎體泛黃，青花發色偏灰，底部多沾沙。

第二節 江西景德鎮窯生產的克拉克瓷

由於克拉克瓷的性質比較特殊，以往的研究較少對於它進行系統的分類。而少數學者的分類也多使用博物館藏品資料結合考古材料的形式，多以器物的紋飾爲主，特別是利用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的變化來進行分類研究。如 Maura

²⁶ 關於克拉克瓷的產地、生產時間等問題，筆者會在後文詳細介紹。

Rinaldi,的著作中，將克拉克瓷盤型器物分爲九類。由於她寫作的時間是二十世紀 80 年代，還未有這麼多的沉船出水，因此她的結論中，除了最後一型年代較晚以外，其他的器物分部年代重合的部分很多。筆者認爲這樣的方法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忽略了克拉克瓷作爲一種外銷商品，其器形紋樣的變化與顧客的要求有著重要的關係。各地學者對克拉克瓷分類標準的差異是論文寫作的一大瓶頸，將這類材料以純粹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進行劃分難度頗高且收效甚微。因此作者在研究過程中，除搜集大量陸上遺址以及沉船材料外，更借鑒國外文獻的記錄，試圖通過對較爲明確的出土或出水材料的排比，找到克拉克瓷在不同時期流行的規律，進而了解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另外，每一條沉船上器物的組合，以及和歷史紀錄的相互配合，可以將交錯的時間逐漸分開，將克拉克瓷前後發展的變化呈現出來。誠然，如一切考古工作一樣，以沉船資料以及考古資料爲主要依據所進行的分類，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爲考古材料未必反映歷史的全貌。因此，筆者在盡可能綜合考量各種分類方法之後，嘗試利用有限的資料以統一整合的新標準對這些器物進行歸類，其方法與傳統的考古類型研究有所出入。

首先，鑒於國內生產克拉克瓷（或克拉克類型瓷器）的主要地點主要有兩處，而兩者之間在時間上較難確定早晚關係，因此筆者將分別對其進行類型分析和年代判定。

一、分類研究

盤

A 型（相當於 Maura Rinaldi 書中的 II 型盤）

口徑約爲 20cm。花口爲多，少量園口，折沿，淺弧腹，器身多有模印凸紋，器形比較扁平，圈足切修細緻，足外斜內直，呈 V 形，足根露胎，較少有粘沙現象，內底有跳刀痕。胎質白，施釉及底，圈足內施釉，青花發色濃豔不一，部分偏紫，部分偏灰。盤心裝飾圓形圖案。折沿上繪有紋飾，包括綬帶紋、樹

石瑞草、植物水鳥紋、蝴蝶紋、雲氣紋等。內腹部沒有紋飾，外腹有疏朗的花鳥紋或折枝花卉紋。以考古發現來看，有精粗之分，分為 2 亞型。

Aa 口徑 20cm 左右，製作較精，胎質潔白，品質較高，青花發色濃豔飽滿。中心圖案豐富，邊飾裝飾複雜，運用工筆畫法，較為精細。

1、Drakes Bay 殘片²⁷ 15 世紀末 (圖 2-2-1)

花口，折沿，折沿處繪樹石瑞草

2、聖迭哥號沉船²⁸ 1600 (圖 2-2-2)

口徑 20.3，底徑 11.3，高 3cm。折沿繪雲氣紋，中心為山水景色。

3、聖迭哥號沉船²⁹ 1600 (圖 2-2-3)

口徑 20.5cm。折沿繪樹石瑞草，中心為松鹿紋。

4、聖迭哥號沉船³⁰ 1600 (圖 2-2-4)

口徑 20.5，底徑 12，高 3cm。折沿繪植物水鳥紋，中心為山水風景圖。

5、聖迭哥號沉船³¹ 1600 (圖 2-2-5)

口徑 20，底徑 11.5，高 3cm。折沿繪植物水鳥紋，中心為松樹和飛鳥紋。

6、阿姆斯特丹出土³² 1592-3-1595 (圖 2-2-6)

折沿繪植物水鳥紋，中心為植物和鹿紋。

7、墨西哥市國家皇宮出土瓷盤³³ (圖 2-2-7)

口徑 20.3cm。中心裝飾松鹿紋，折沿上為植物水鳥紋，外腹和折沿背面有疏朗

²⁷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2 - decembre 2001*, p. 60, fig. 8.

²⁸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6.

²⁹ *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p. 77.

³⁰ 同註 28, pp. 346-347.

³¹ 同註 28, pp. 342-343.

³²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 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 18.

³³ George Kuwayama, *Chinese Ceramics in Colonial Mexic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ounty Muesum of Art, 1997, p. 53.

的花鳥紋。

8、桑托斯宮³⁴ 1613 (圖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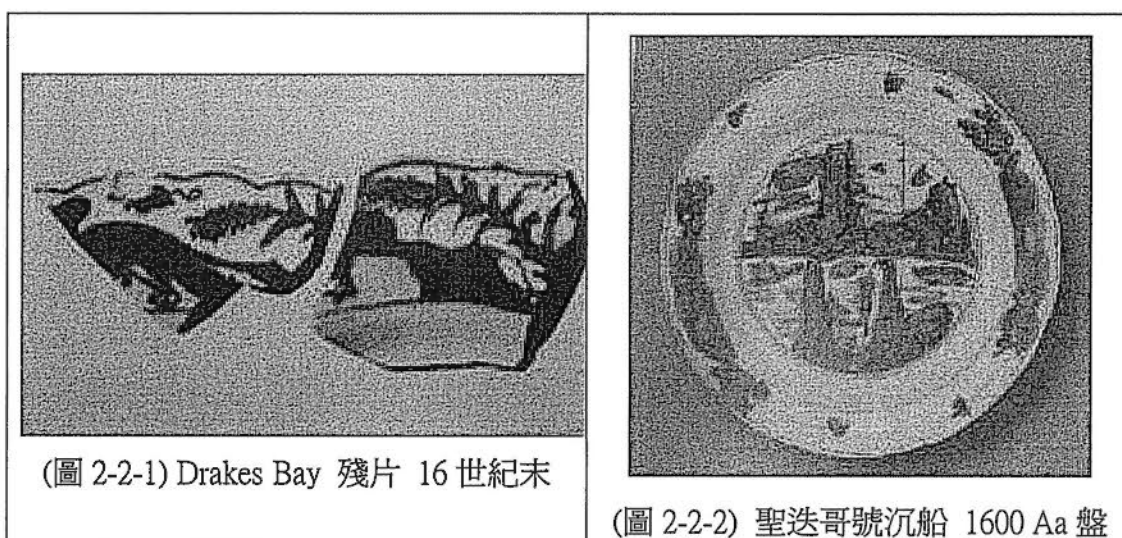
口徑 20，高 2.5cm。折沿和中心均為池塘植物水鳥紋飾。(另有多款中心為鹿紋的盤)。

9、白獅號³⁵ 1613 (圖 2-2-9)

口沿殘片，口沿處為池塘植物水鳥紋飾。

10、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³⁶ 1611 (圖 2-2-10)

口徑 20.4cm。口沿處為池塘植物紋。中心為梅花和鹿紋。



³⁴ Daisy Lion - 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30, fig. 52.

³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52.

³⁶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50, A.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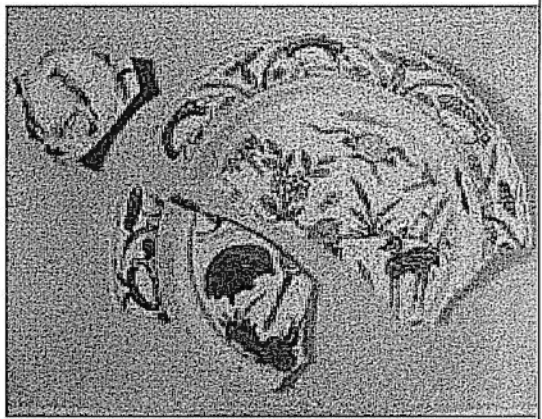
(圖 2-2-3) 聖迭哥號沉船 1600 A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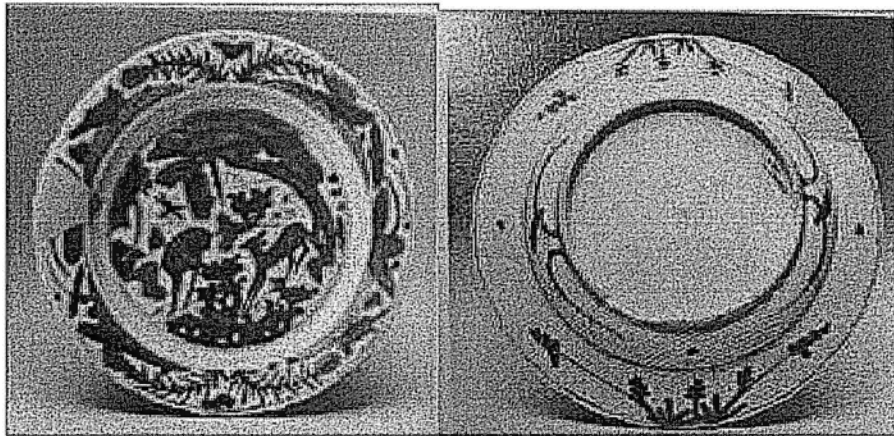
(圖 2-2-4) 聖迭哥號沉船 1600 Aa 盤



(圖 2-2-5) 聖迭哥號沉船 1600 Aa 盤



(圖 2-2-6) 阿姆斯特丹 1592-3-1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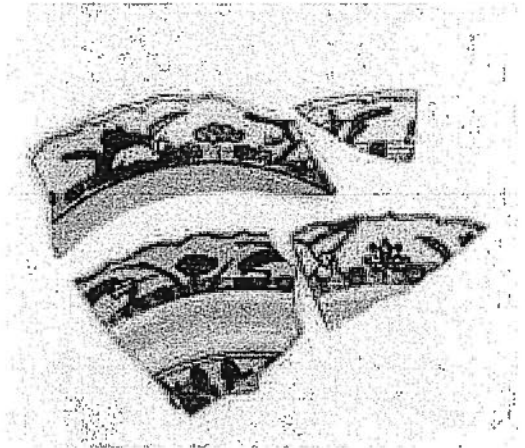


(圖 2-2-7) 墨西哥市國家皇宮出土 A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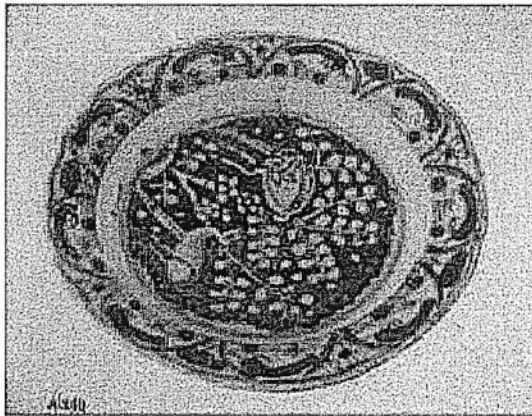


Pl. 200. 162. Frit. stat. a large, round, etc.
D. 20 cm - H. 2.5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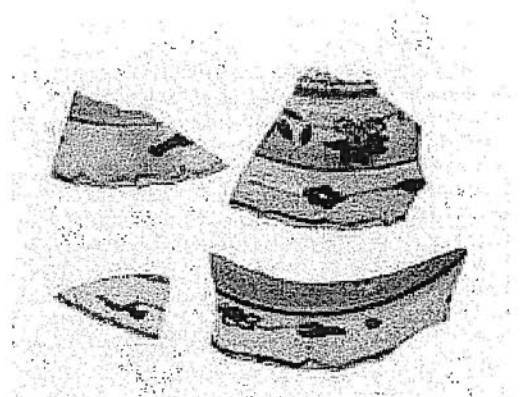
(圖 2-2-8) 桑托斯宮 1613 Aa 盤



(圖 2-2-9a) 白獅號 1613 Aa 盤



(圖 2-2-10)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Aa 盤



(圖 2-2-9b) 白獅號 1613 Aa 盤

Ab 製作較為粗糙，胎質白中略泛灰，青花發色偏灰，中心圖案用筆較粗疏，邊飾簡單，繪畫隨意，多為綬帶紋、雜寶紋或連續的如意紋。

1、Royal Captain 沉船³⁷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 (圖 2-2-11)

折沿繪綬帶紋，中心為丹鳳朝陽。

2、秘魯加馬那街殘片³⁸，伴出了紅綠彩瓷器，因此年代應該在十六世紀 (圖 2-2-12)

³⁷ Franck Goddio, Die Royal - Captain - Dschunke, *Weisses Gold*, Gottingen : Steidl Verlag, 1997, pp. 115-119, Seite 119.

³⁸ 向玉婷：《秘魯收藏的中國外銷瓷及其影響研究》，頁 55、頁 60，圖 8。

折沿繪綬帶紋，繪畫手法簡單草率。

3、加利佛尼亞海岸出土³⁹ 十六世紀末 (圖 2-2-13)

口徑 19.7，高 2cm。折沿繪綬帶紋，中心為丹鳳朝陽，背面為疏朗的花卉紋，器底不粘沙。

4、墨西哥 Donceles street 出土⁴⁰ (圖 2-2-14)

口徑 19.1，高 3.5cm。折沿為綬帶紋與雜寶紋，中心為丹鳳朝陽。

5、桑托斯宮⁴¹ 1613 (圖 2-2-15)

口徑 19，高 2cm。折沿為綬帶紋，中心為丹鳳朝陽。

6、澳門出土⁴² (圖 2-2-16)

口徑 19.2cm。折沿處為連續的如意紋，中心為丹鳳朝陽，底部有草款。

7、南澳 1 號出水⁴³ (圖 2-2-17)

折沿處為連續的如意紋，中心為丹鳳朝陽。

8、科英布拉出土⁴⁴ (圖 2-2-18)

折沿處為連續的如意紋，中心為丹鳳朝陽。

9、白獅號⁴⁵1613 (圖 2-2-19)

折沿處為綬帶紋，中心為丹鳳朝陽。

³⁹ George Kuwayama, *Chinese Ceramics in Colonial Mexic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7, p. 58.

⁴⁰ 同上註, p.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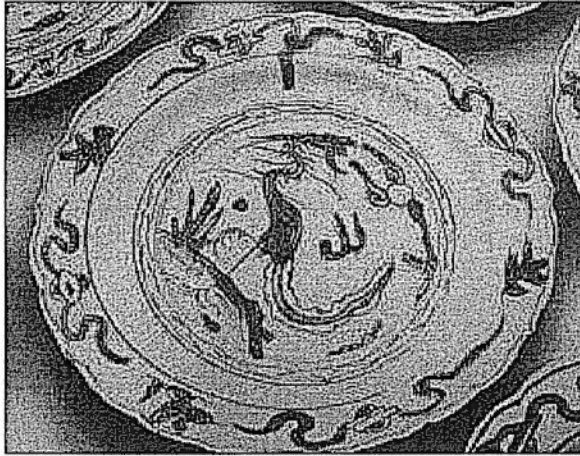
⁴¹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40, fig. 72.

⁴²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 98。

⁴³ 來自打撈南澳一號沉船的考古工作者崔勇先生的介紹。

⁴⁴ Paulo César Santos, *The Chinese Porcelain of Santa Clara-a Velha, Coimbra: Fragments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 XLIX, *Oriental Art Magazine*, 2003/4, p.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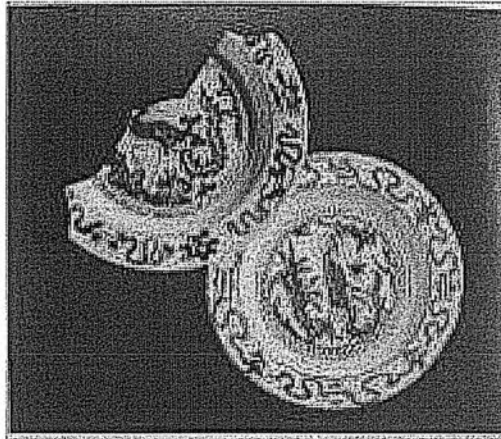
⁴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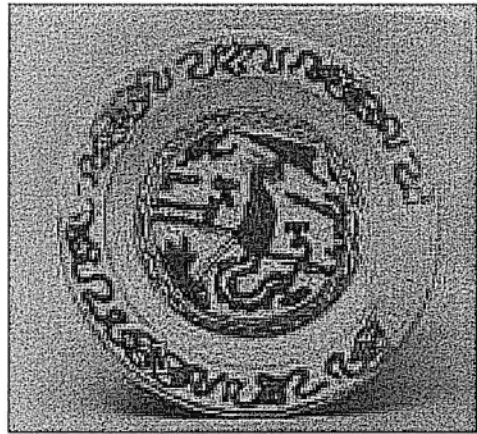
(圖 2-2-11) Royal Captain 沉船 Ab 盤



(圖 2-2-12)秘魯加馬那街殘片 A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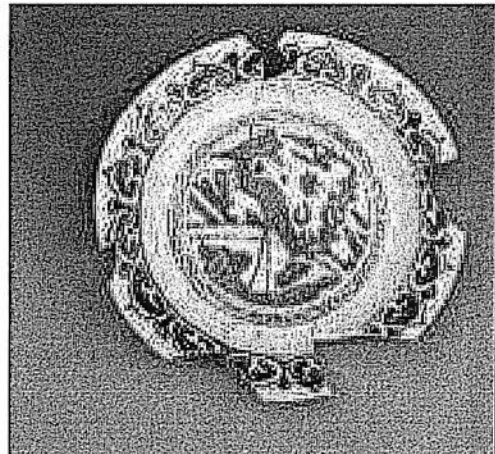
(圖 2-2-13) 加利佛尼亞海岸出土
十六世紀末 Ab 盤



(圖 2-2-14) 墨西哥 Donceles 街出
土
Ab 盤



(圖 2-2-15) 桑托斯宮 1613 A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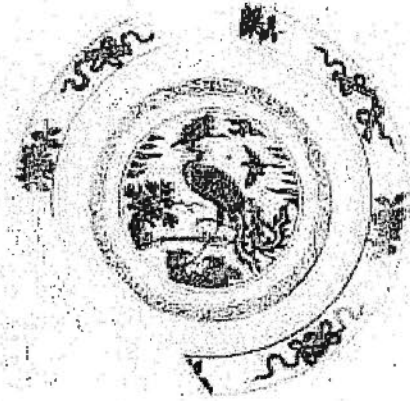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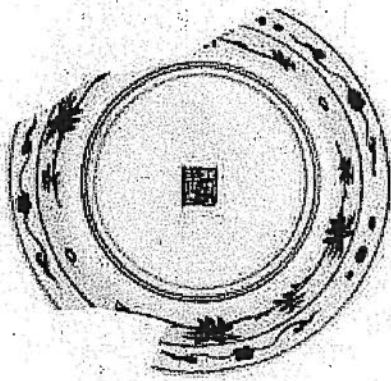
(圖 2-2-16) 澳門出土 Ab 盤



(圖 2-2-17) 南澳 1 號出水 Ab 盤



(圖 2-2-18) 科英布拉出土 Ab 盤



(圖 2-2-19) 白獅號 1613 Ab 盤

B 型（相當於 Maura Rinaldi 書中的 I 型盤）

器物大小不一。敞口，弧腹，矮圈足，足部規整，腹部有模印花紋。胎質潔白，青花發色濃豔。內腹空白，盤心處為圓型或多邊形開光，內裝飾各類圖案。

1、聖迭哥號沉船⁴⁶ 1600 (圖 2-2-20)

口徑 12.7，底徑 7.8，高 2.7cm。花口，弧腹，模印花紋。中心開光，內繪花鳥紋樣。

⁴⁶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2.

2、桑托斯宮⁴⁷ 1613 (圖 2-2-21)

口徑 20.7，高 3.9cm。內腹空白，模印花紋，中心為多邊形開光，內繪飛馬紋。

3、白獅號⁴⁸1613 (圖 2-2-22)

口徑 13.2，高 3.1 cm。內腹空白，模印菊瓣紋，中心為團花花卉紋。

C 型（相當於 Maura Rinaldi 的 IV 型盤）

有大小之分。花口，折沿，弧腹，器形較扁平，圈足切修細緻，足外斜內直，呈 V 形，足根露胎，較少有粘沙現象。折沿和內壁內有大片的扇形開光，開光為單線勾勒。開光內飾花卉紋或花卉加動物紋，用筆較細膩。中心飾松鹿紋、池塘水鳥紋、昆蟲紋等。折沿外部也有開光，開光內有簡單的雜寶紋。開光下部，盤外腹部分有花鳥紋（同 A 型盤外部）。

1、Drakes Bay 殘片⁴⁹ 十六世紀末 (圖 2-2-23)

開光飾花卉紋，中心圖案不明。

2、桑托斯宮⁵⁰ 1613 (圖 2-2-24)

口徑 19.2，高 4cm。開光內為花卉加動物紋，中心為松鹿紋。

3、墨西哥 National Place 出土⁵¹ (圖 2-2-25)

口徑 20.3，高 2.9cm。中心為花鳥紋。

4、白獅號⁵² 1613 (圖 2-2-26)

口徑 20，高 2.7cm。開光內飾花卉紋，中心為雉雞花卉紋。折沿外側有開光，

⁴⁷ Daisy Lion - 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42, fig. 76.

⁴⁸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81.

⁴⁹ George Kuwayama, *Chinese Ceramics in Colonial Mexic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7, p. 54, figure 16.

⁵⁰ 同註 47, p. 47, fig. 83.

⁵¹ 同上註 p. 54, fig. 21.

⁵²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40

開光內為簡筆雜寶紋，外腹為疏朗的花卉紋。

5、桑托斯宮⁵³ 1613 (圖 2-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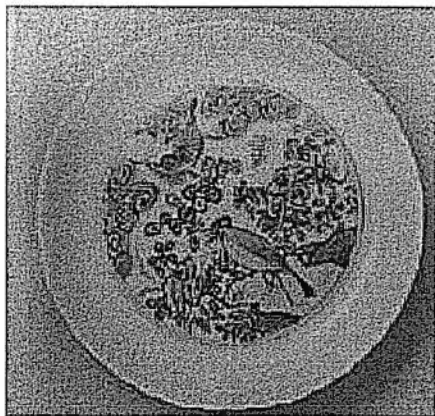
口徑 35.2，高 7cm。開光內飾花卉紋，中心為花鳥紋。折沿外側同樣有開光，開光內為簡筆雜寶紋，外腹為疏朗的花卉紋。

6、伊朗阿德比爾神廟⁵⁴ 1611 (圖 2-2-28)

口徑 32cm。花口，折沿，7 片開光，開光內有單株花卉紋，中心為山水圖景。背面為疏朗的花卉紋。

7、伊朗阿德比爾神廟⁵⁵ 1611 (圖 2-2-29)

口徑 44.1cm。花口，折沿，12 片開光，開光之間有雙線間隔。開光內為花朵或花蝶紋，繪畫精緻細膩。中心圓圈內為八卦中“否”卦，寓意吉祥。外為六隻仙鶴以及祥雲圖案。



(圖 2-2-20) 聖迭哥號沉船 1600 B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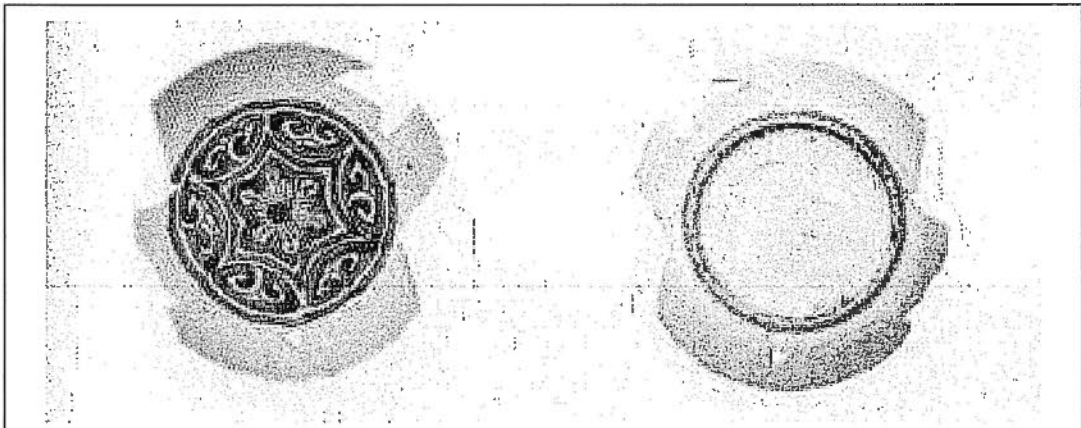


(圖 2-2-21) 桑托斯宮 1613 B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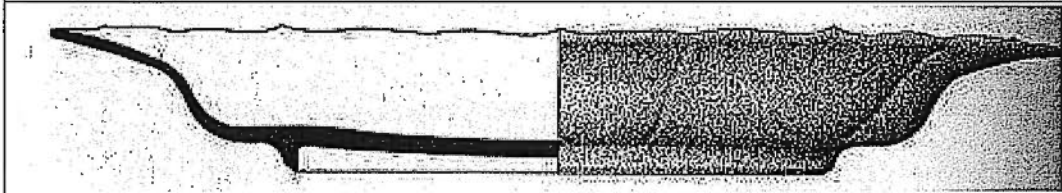
⁵³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48, fig. 84.

⁵⁴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46, A.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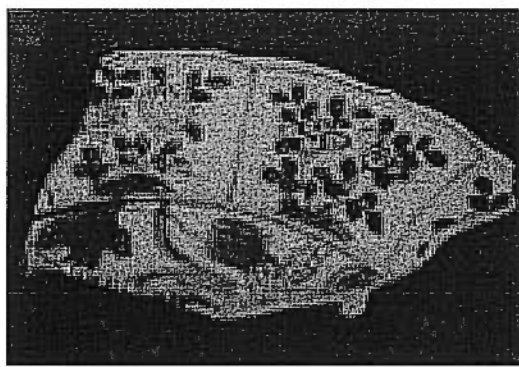
⁵⁵ 同上註, p. 238, A. 151.



(圖 2-2-22) 白獅號 1613 B 型盤



C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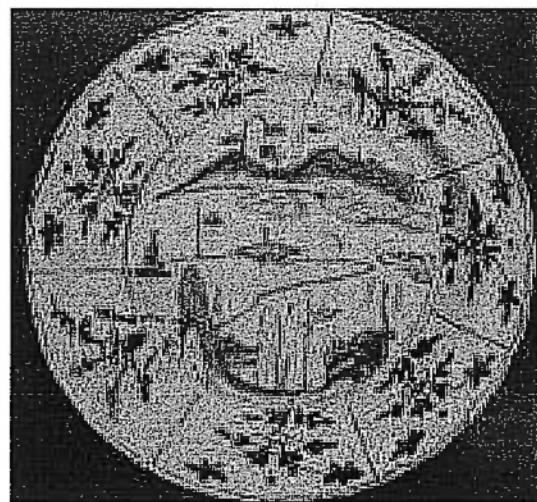
(圖 2-2-23) Drakes Bay 殘片 C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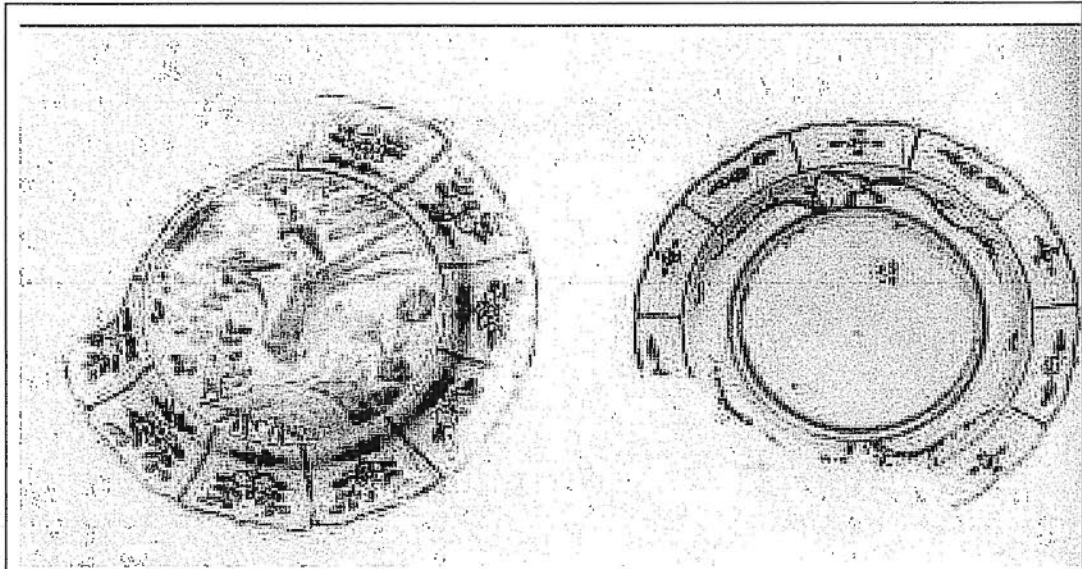
(圖 2-2-24) 桑托斯宮 1613 C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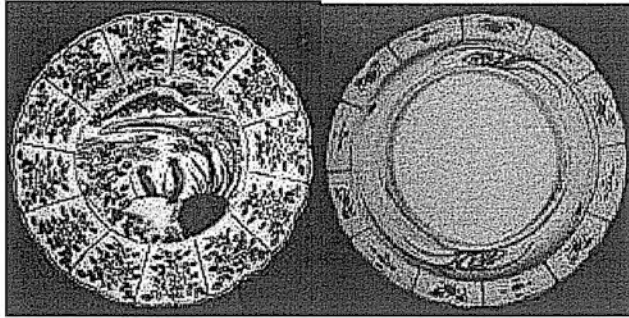
(圖 2-2-25) 墨西哥 National Place 出土 C 型盤



(圖 2-2-28)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C 型盤



(圖 2-2-26) 白獅號 1613 C 型盤



(圖 2-2-27) 桑托斯宮 1613 C 型盤



(圖 2-2-29)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C 型盤

D 型（相當於 Maura Rinaldi 的 V 型）

圓口或花口，折沿，弧腹壁，體型稍高。折沿和器壁為大片扇形開光，開光內裝飾單株花草紋，紋飾以單線勾勒，用筆較粗疏，大片開光中間有小開光，飾連珠紋（或簡筆的纏絡紋）。以大小分為 2 亞型：

Da：口徑 20cm 左右，花口或圓口。

1、聖迭哥號⁵⁶ 1600 (圖 2-2-30)

口徑 20cm。花口。盤內折沿和器壁部分 8 片大的扇形開光，中心飾松鹿紋。

⁵⁶ 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p. 77.

2、聖迭哥號⁵⁷ 1600 (圖 2-2-31)

口徑 20.5，底徑 11.7，高 3.6cm。花口，盤內折沿和器壁部分 8 片開光，盤中心為星形開光，開光內飾雜寶紋。

3、白獅號 1613⁵⁸ (圖 2-2-32)

花口。中心飾松鹿紋。

4、白獅號⁵⁹ 1613 (圖 2-2-33)

口徑 20.2，高 3.4cm。花口，中心飾松鹿紋。

5、萬曆號⁶⁰ 1625 (圖 2-2-34)

口徑 20-22.3，底徑 10，高 3.3cm。圓口，8 片開光，中心飾松鹿紋。製作比較粗糙，繪畫草率，全部為鹿紋。

6、阿姆斯特丹 1600-1620⁶¹ (圖 2-2-35)

口徑 20cm。圓口。8 片開光，中心飾松鹿紋

7、江西廣昌縣城郊公社金門金鐘崗紀年墓葬 1608⁶²(圖 2-2-36)

口徑 20cm。圓口。6 片大開光，6 片小開光，中心飾松鹿紋，繪畫比較草率。

8、哈契沉船⁶³ 1643 (圖 2-2-37)

口徑 21cm。圓口。8 片開光，開光內紋飾繪畫草率，中心飾松鹿紋。

9、葡萄牙科英布拉出土 (圖 2-2-38)

口徑 20cm。模印，中心圖案為草蟲紋。⁶⁴

⁵⁷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36.

⁵⁸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39.

⁵⁹ 同上註。

⁶⁰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08-213.

⁶¹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 25.

⁶² 姚澄清等：《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江西文物》1990 年第 2 期，頁 89，圖版八-4。

⁶³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1.

Db：口徑 14cm 左右，比較小巧，花口。大小開光相間，中心圖案題材豐富。

1、白獅號⁶⁵ 1613（圖 2-2-39）

口徑 14.2，高 2.1cm。8 片開光，中心飾昆蟲紋。

2、萬曆號⁶⁶ 1625（圖 2-2-40）

口徑 13.7-14.6，底徑 6.6-8.2，高 2.2-3-2.7cm。8 片開光，中心多種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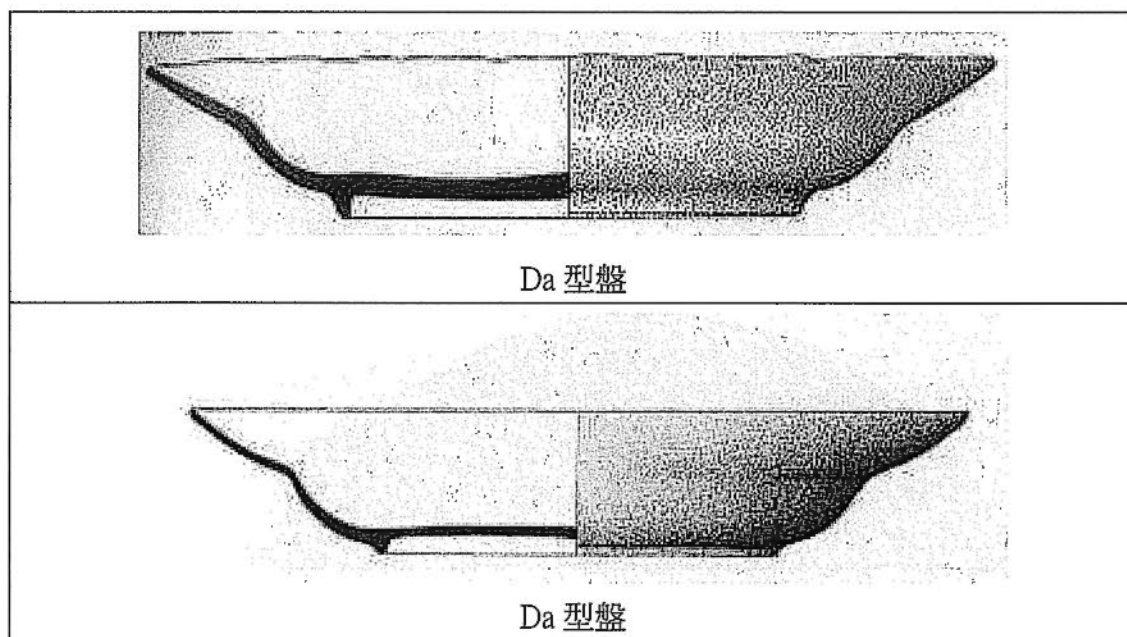
其他不明尺寸：

1、德雷克灣出土殘片⁶⁷（圖 2-2-41）

2、秘魯玻利瓦爾省利維爾街道建設中殘片⁶⁸（圖 2-2-42）

3、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⁶⁹（圖 2-2-43）

中心為松鹿紋，製作非常粗糙。



⁶⁴ Paulo César Santos, 'The Chinese Porcelain of Santa Clara-a Velha, Coimbra: Fragments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 XLIX, Oriental Art Magazine, 2003/4, p.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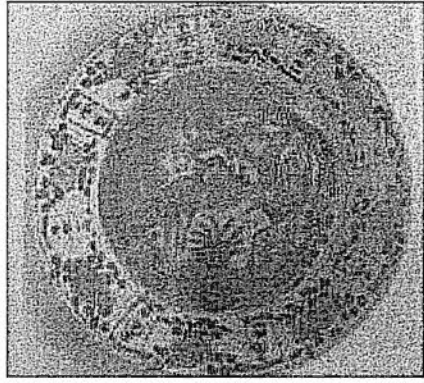
⁶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81-82.

⁶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14-219.

⁶⁷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2-decembre 2001*, p. 57, fig. 1.

⁶⁸ 向玉婷：《秘魯收藏的中國外銷瓷機器影響研究》，頁 55、頁 60，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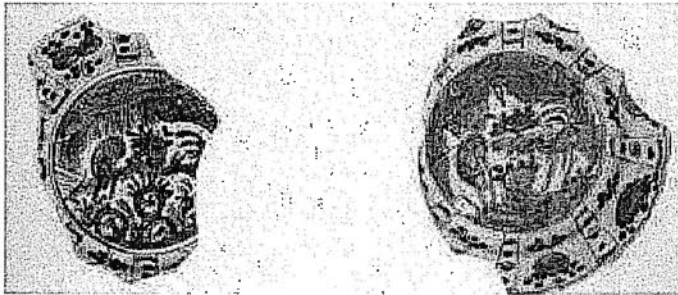
⁶⁹ 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曆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頁 65，67，71。



(圖 2-2-30) 聖迭哥號 1600 D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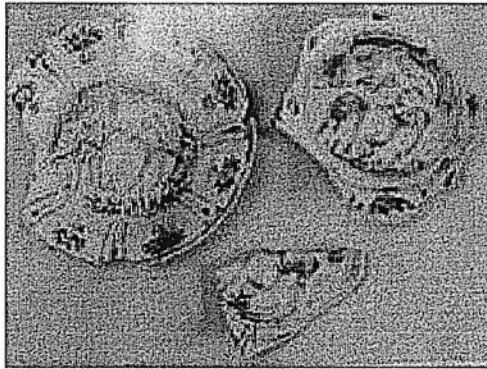
(圖 2-2-31) 聖迭哥號 1600 Da 盤



(圖 2-2-32,33) 白獅號 1613 D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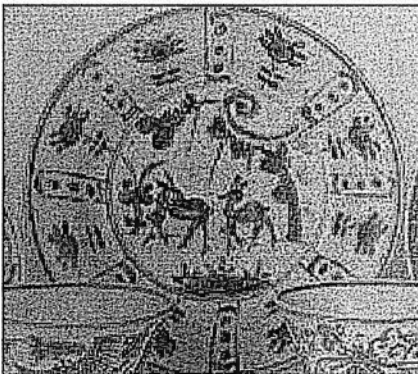
(圖 2-2-34) 萬曆號 1625 D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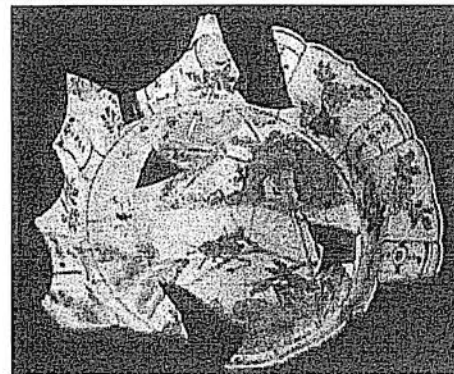
(圖 2-2-35) 阿姆斯特丹 1600-1620 D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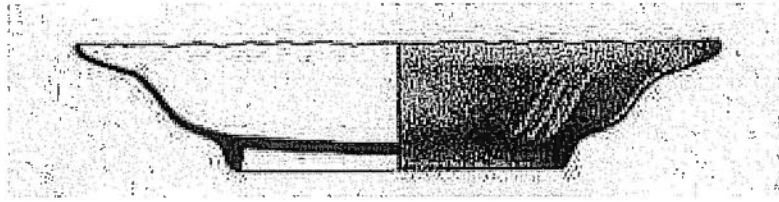
(圖 2-2-36) 江西廣昌縣城郊公社
金門金鐘崗紀年墓葬 1608 D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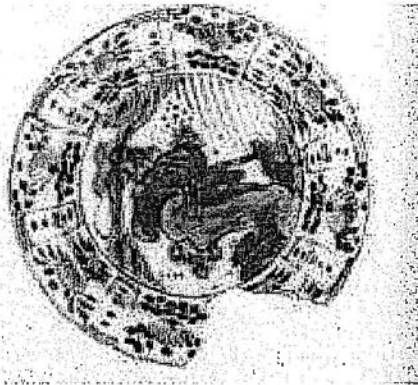
(圖 2-2-37) 哈契沉船 1643 Da 盤



(圖 2-2-38) 葡萄牙科英布拉出土 Da 盤



Db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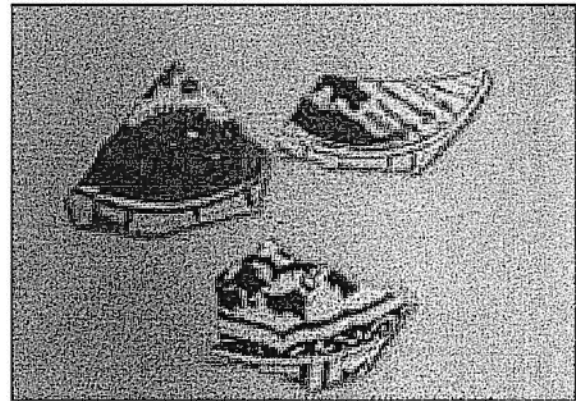
(圖 2-2-39) 白獅號 1613 D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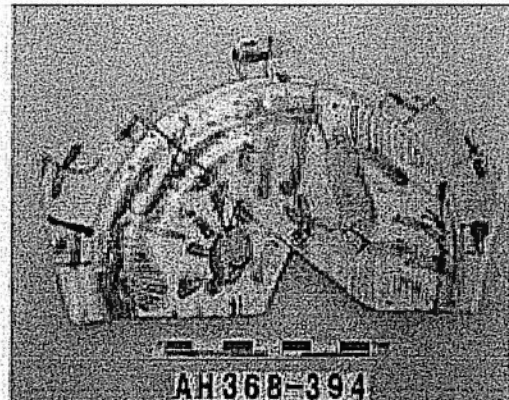
(圖 2-2-40) 萬曆號 1625 Db 盤



(圖 2-2-41) 德雷克灣出土



(圖 2-2-42) 秘魯玻利瓦爾省利維爾街道



(圖 2-2-43) 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

E 型 裝飾最爲複雜華麗和繁密的一類，屬於成熟的克拉克瓷。(相當於 Maura Rinaldi 的 VII 型)。

花口，折沿，淺弧腹，折沿與腹部有多處模印花紋，矮圈足，圈足切削較細緻，足外斜內直，呈 V 形，足底較少有粘沙現象，內底有跳刀痕。胎質潔白，施釉及底，圈足內施釉，青花發色普遍較爲濃豔。盤內折沿與內腹可見雙勾填染扇形複雜開光，開光內飾較複雜的花卉和雜寶紋。大開光中間飾小開光，小開光內有連珠紋或絲帶紋。盤心中心圖案有松鹿紋，池塘水鳥紋，雜寶紋等。紋飾外緣有多種幾何紋織錦紋飾帶。外腹也裝飾有單線勾勒的開光，爲正面紋飾的簡化，開光內有連珠紋。此類型器物爲西方所稱典型的克拉克瓷，日本稱爲“芙蓉手”。以大小可以分爲 4 亞型。

Ea，口徑在 50cm 左右。

1、聖迭哥號⁷⁰ 1600 (圖 2-2-44)

沒有模印。口徑 45.6，底徑 23.7cm，中心爲松鹿紋。

2、白獅號⁷¹ 1613 (圖 2-2-45)

沒有模印。口徑 49.1，高 8.8cm，中心圖案爲花籃紋。

3、萬曆號⁷² 1625 (圖 2-2-46)

沒有模印。口徑 48-52.4，底徑 25.2-3-29.2，高 9.2-3-13cm。圖案爲山水紋。

4、哈契沉船⁷³1643 (圖 2-2-47)

口徑 47cm。爲花鳥紋。

⁷⁰ 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p. 69.

⁷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52-3-59.

⁷²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62-169.

⁷³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3.

Eb，口徑在 35cm 左右，花口或圓口。

1、伊朗阿德比爾神廟⁷⁴ 1611 (圖 2-2-48)

口徑 35.8cm。中心為庭院風景紋。

2、白獅號⁷⁵ 1613 (圖 2-2-49)

花口。口徑 36.5，高 6 cm，中心為庭院小景。

3、萬曆號⁷⁶ 1625 (圖 2-2-50)

圓口。口徑 35-37.1 左右，底徑 17.7-20.7，高 5.8-6.7cm。中心圖案多樣。背面開光。

4、哈契沉船⁷⁷ 1643 (圖 2-2-51)

口徑 35 cm，中心為花籃紋。

Ec，口徑在 30cm 左右，花口或圓口。

1、聖迭哥號⁷⁸ 1600 (圖 2-2-52)

口徑 30.8，底徑 17，高 4.8 cm。中心為博古紋。

2、聖迭哥號⁷⁹ 1600 (圖 2-53)

口徑 28，底徑 15，高 4 cm。中心為松鹿紋。

3、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出土⁸⁰ 1603(圖 2-2-54)

口徑 31.3，底徑 17.8，高 6.6 cm。中心為池塘水鳥圖。

⁷⁴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2, A. 189.

⁷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60-61.

⁷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70-179.

⁷⁷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2, p. 40.

⁷⁸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48-349.

⁷⁹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4

⁸⁰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鋤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 年第 8 期，頁 19-20。

4、江西廣昌吳念虛夫婦墓出土⁸¹ 1610 (圖 2-2-55)

口徑 27，足徑 21，高 3 cm。中心內飾雜寶紋。

5、伊朗阿德比爾神廟⁸² 1611 (圖 2-2-56)

口徑 29 cm。花口，折沿，模印花紋。中心為庭院人物紋。背面開光與正面相同，內有簡筆纏絡紋。

6、白獅號⁸³ 1613 (圖 2-2-57)

口徑 32，高 4.8 cm，中心為花籃紋。

7、中大文物館藏 1620 年紀年⁸⁴ (圖 2-2-58)

口徑 31.5，底徑 17.3。高 5.7 cm。中心為池塘水鳥紋，開光內裝飾向日葵紋。

8、廣昌崇禎四年墓 1631 年⁸⁵ (圖 2-2-59)

口徑 30 cm。中心為池塘水鳥紋。開光內裝飾向日葵紋。

9、哈契沉船⁸⁶ 1643 (圖 2-2-60)

口徑 30 cm，中心為花籃紋。

10、葡萄牙科英布拉出土 (圖 2-2-61)

口徑 30 cm，中心為松鹿紋。⁸⁷

Ed (與 F 型基本相同，但製作比較簡單，沒有細緻的模印，開光內裝飾業比較簡單，但數量最多，應屬於 F 型的簡化，或者是因為器型變小而在裝飾上做了相應的調整) 口徑 20cm。

⁸¹ 江西廣昌縣博物館：《代布政史吳念虛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93 年第 2 期，頁 81 圖一四、一五，頁 85。

⁸²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1, A. 187.

⁸³ C.L.van der Pijl-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62-70.

⁸⁴ 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江西元明青花瓷》，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2，圖 108。

⁸⁵ 彭明瀚：《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文物天地》2004 年第 12 期，頁 40。

⁸⁶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p. 32-34, p. 40.

⁸⁷ Paulo César Santos, 'The Chinese Porcelain of SantaClara-a Velha, Coimbra: Fragments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XLIX, *Oriental Art Magazine*, 2003/4, p. 30.

1、白獅號⁸⁸ 1613 (圖 2-2-62)

口徑 21cm，高 3，數量多。中心為雜寶紋。白獅號中心為雜寶紋的數量最多。

2、哈契沉船⁸⁹ 1643 (圖 2-2-63)

口徑 20.5cm，中心為海馬紋。

其他不明尺寸的：

1、Drakes Bay⁹⁰ 十六世紀末 (圖 2-2-64)

殘片。模印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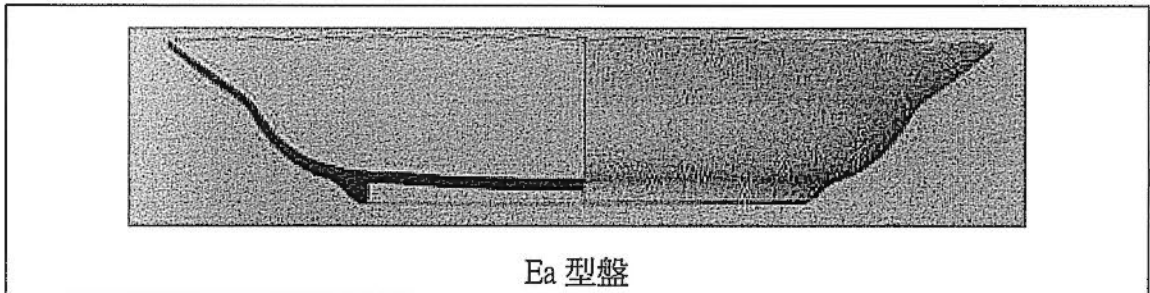
2、Sao Concalo 沉船 1630⁹¹(圖 2-2-65)

中心飾博古紋，邊飾模印花紋

3、秘魯瓷片⁹² (圖 2-2-66)

4、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⁹³ (圖 2-2-67)

5、臺灣台南安平熱蘭遮城出土⁹⁴ (圖 2-2-68)



⁸⁸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71-80.

⁸⁹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4.

⁹⁰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2-decembre 2001*, p. 57, fig. 1.

⁹¹ Laura Valerie Esterhuizen, *Chinese M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Recovered from 16th and 17th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on the South African coast*, *TAOCI n1-octobre 2000*, p. 98, Photo 9.

⁹² 向玉婷：《秘魯收藏的中國外銷瓷機器影響研究》，頁 58，圖 9，頁 60，圖 10。

⁹³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年博士論文，頁 72-3-74。

⁹⁴ 同上註，頁 133，196。



(圖 2-2-44) 聖迭哥號 1600 E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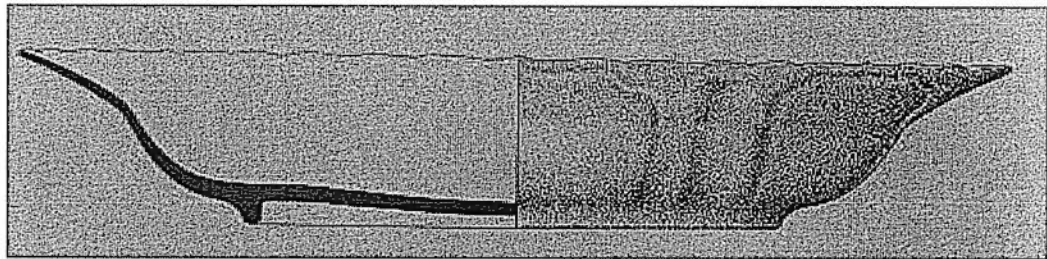
(圖 2-2-45) 白獅號 1613 E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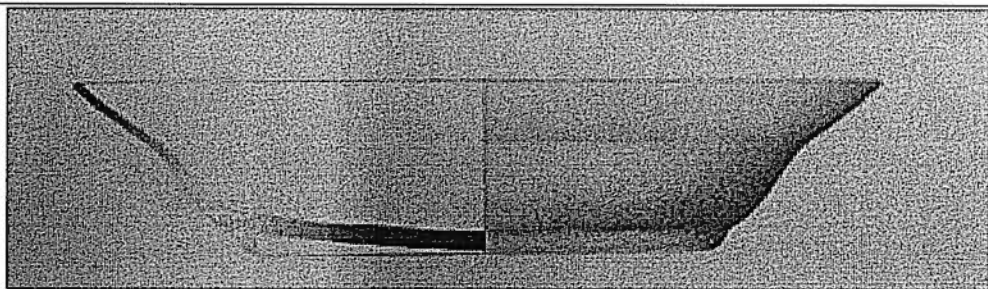
(圖 2-2-46) 萬曆號 1625 E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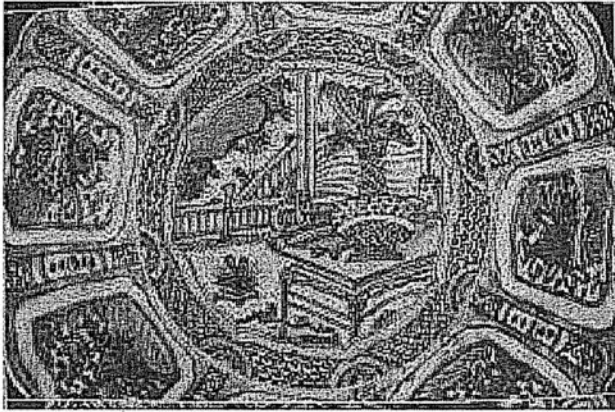
(圖 2-2-47) 哈契沉船 1643 E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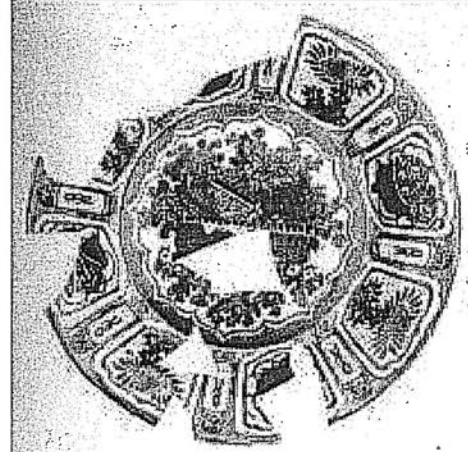
Eb 型盤



Eb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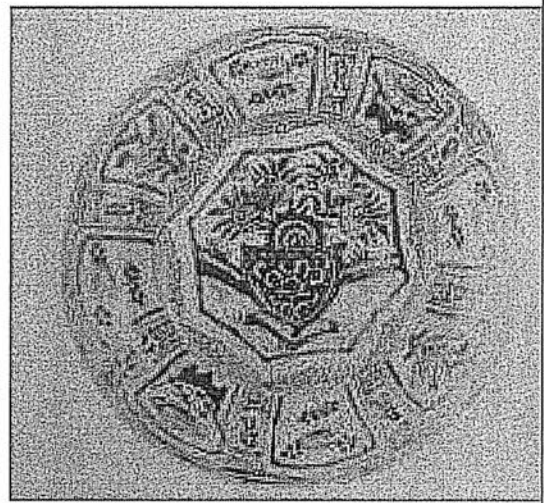
(圖 2-2-48)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E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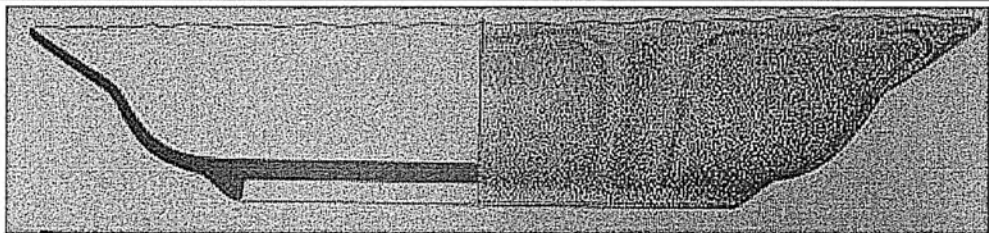
(圖 2-2-49) 白獅號 1613 E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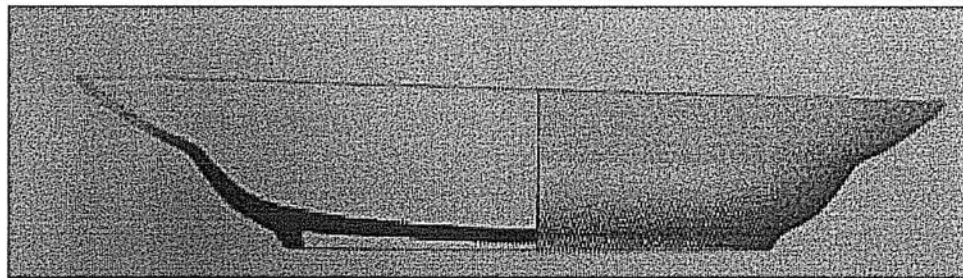
(圖 2-2-50) 萬曆號 1625 E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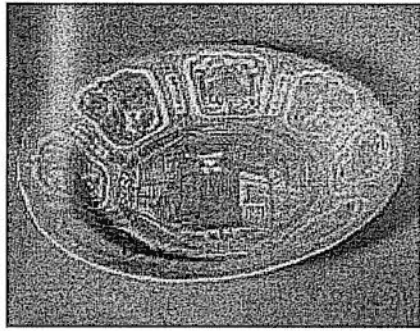
(圖 2-2-51) 哈契沉船 1643 E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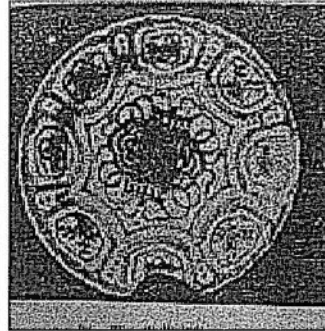
Ec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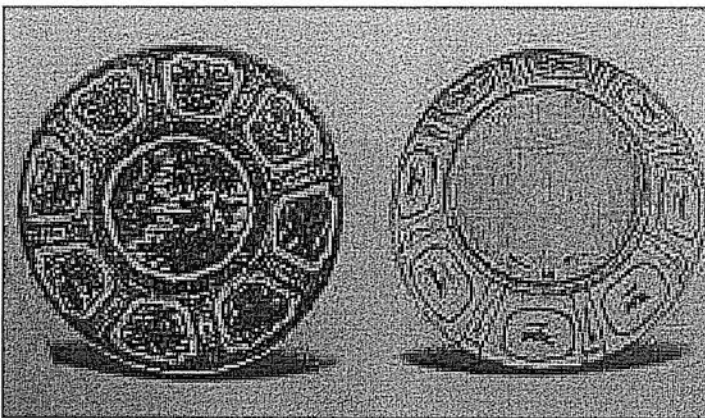
Ec 型盤



(圖 2-2-52) 聖迭哥號 1600 Ec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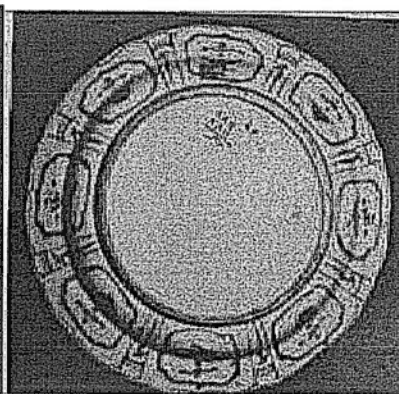
(圖 2-2-54) 江西廣昌吳念虛夫婦墓 1610 Ec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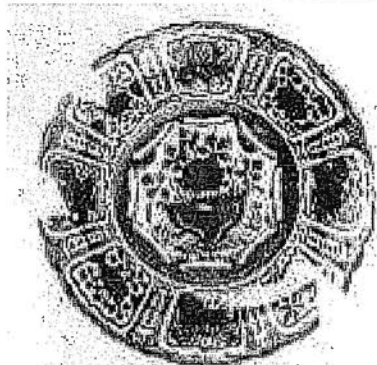
(圖 2-2-55)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出土 1603 Ec 盤



(圖 2-2-53) 聖迭哥號 1600 Ec 盤



(圖 2-2-56)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Ec 盤



(圖 2-2-57) 白獅號 1613 Ec 盤



(圖 2-2-58) 中大文物館 1620 年 Ec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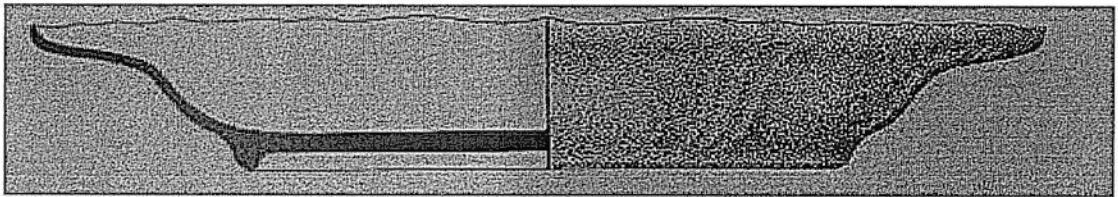
(圖 2-2-59) 廣昌崇禎四年墓 1631 年 Ec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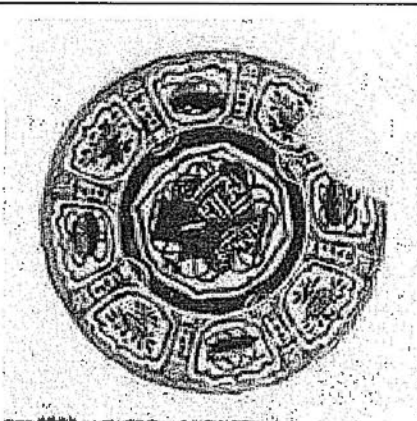
(圖 2-2-60) 哈契沉船 1643 Ec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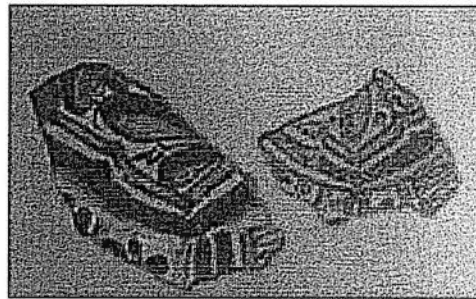
(圖 2-2-61) 葡萄牙科英布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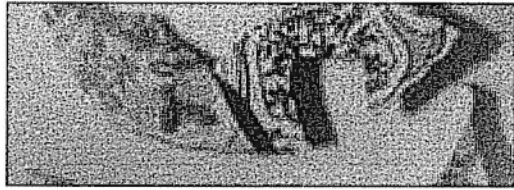
Ed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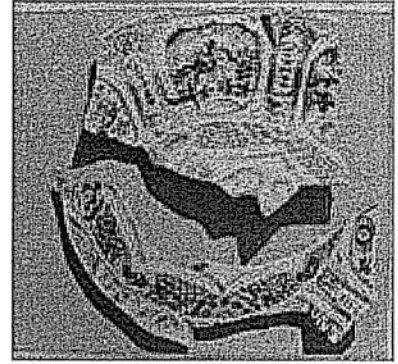
(圖 2-2-62) 白獅號 1613 Ed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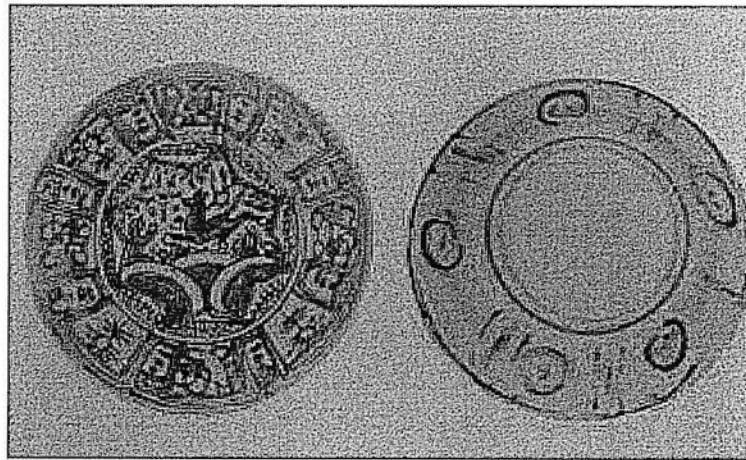
(圖 2-2-66) 秘魯出土瓷片 Ed 盤



(圖 2-2-64) 德雷克灣 十六世紀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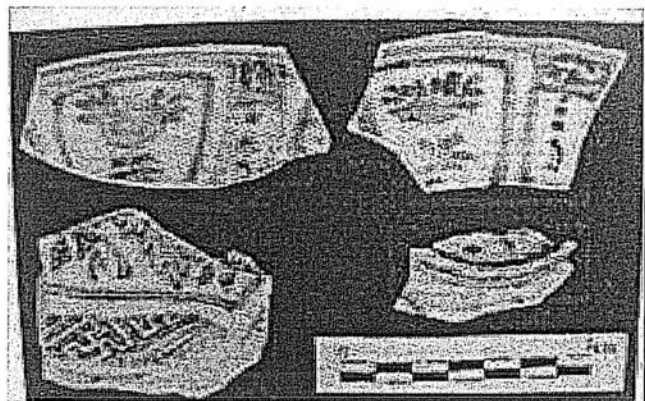
(圖 2-2-65) Sao Concalo 沉船
1630



(圖 2-2-63) 哈契沉船 1643



(圖 2-2-69) 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



(圖 2-2-68) 臺灣台南安平熱蘭遮城出土

F 型 與 E 型相似，但中心圖案外沒有花邊飾帶，佈局較 E 型疏朗（相當於 Maura Rinaldi 的 VI 型）

1、聖迭哥號⁹⁵ 1600（圖 2-2-69）

口徑 20.5，底徑 11，高 3.4cm。中心為花籃紋。

2、白獅號⁹⁶1613（圖 2-2-70）

中心為雜寶紋。

3、萬曆號⁹⁷ 1625（圖 2-2-71）

口徑 32cm。中心為飛鳳紋。

（另有兩件為風景紋和雜寶紋）。

G 型 這一型 Maura Rinaldi 的書中沒有分類，因為如果從開光的佈局來看，與 E 型沒有差別。但筆者認為，這一型從器型上看，具有濃厚的伊斯蘭風格，可能與特別顧客訂製有關，所以筆者將其分為一類。

敞口，弧腹，矮圈足，器型大小不一，器體較深，內腹模印花紋，裝飾扇形開光，開光數目不定，大開光之間有小開光相連。大開光內為植物花卉紋，小開光內為纏絡紋。形式與 5 型相似，但沒有折沿。器物外腹裝飾疏朗的花鳥紋。此類克拉克瓷僅見於中東地區。

1、伊朗阿德比爾神廟⁹⁸ 1611（圖 2-2-72）

口徑 46.1 cm。9 片開光，中心為星形，內飾松鹿紋，外壁有疏朗的花鳥紋。

⁹⁵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50.

⁹⁶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70.

⁹⁷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80-181.

⁹⁸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57, A. 182.

2、伊朗阿德比爾神廟⁹⁹ 1611 (圖 2-2-73)

口徑 53 cm。11 片開光，中心為多邊形，內飾松鹿紋，中心圖案外邊有複雜的邊飾。

3、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⁰⁰ (圖 2-2-74)

口徑 35.2 cm。8 片開光，中心為多邊形，內飾松鹿紋，中心圖案外邊有複雜的邊飾。背面也有複雜的開光，開光內有植物紋，開光之間有小開光，內繪繚絡紋，製作相當精細。

H 型 敞口，弧腹，矮圈足，內腹模印花紋，裝飾桃形開光，盤內為多角形。外腹部也有圓形開光，開光內有圓點裝飾。

以大小可分為 3 亞型。

Ha 型 口徑 29 左右，模印花紋，裝飾極其繁密。

1、萬曆號¹⁰¹ 1625 (圖 2-2-75)

中心花鳥紋或雜寶紋。

Hb 型 口徑 20 cm 左右，模印花紋。

1、白獅號¹⁰² 1613 (圖 2-2-76)

口徑為 20，高 3cm，中心為草蟲紋。

2、萬曆號¹⁰³ 1625 (圖 2-2-77)

口徑 21cm，中心為松鹿紋，開光內裝飾有向日葵紋。

⁹⁹ 同上註, p. 258, A. 183.

¹⁰⁰ 同上註, p. 258, A. 184.

¹⁰¹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20-223.

¹⁰²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82-3-100.

¹⁰³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24-233.

3、哈契沉船¹⁰⁴ 1643 (圖 2-2-78)

口徑 20cm，中心爲花鳥紋。

Hc 型 口徑 14 左右 有模印和非模印兩種，裝飾較 Ha、Hb 疏朗。

1、白獅號¹⁰⁵1613 (圖 2-2-79)

口徑爲 14，高 3 cm。中心爲花鳥紋。

2、萬曆號¹⁰⁶1625 (圖 2-2-80)

口徑 14 cm 左右，中心圖案多樣。

3、哈契沉船¹⁰⁷1643 (圖 2-2-81)

口徑 14 cm，中心爲飛馬圖或池塘水鳥紋。

其他尺寸：

1、葡萄牙科英布拉出土¹⁰⁸(圖 2-2-82)

口徑 14 cm。中心圖案爲雜寶紋。

2、台南安平熱蘭遮城出土¹⁰⁹ (圖 2-2-83)

I 型 敞口弧腹，矮圈足。內壁有大片開光，開光內裝飾鬱金香紋。內底中心外部有纏枝紋，中心內繪花鳥、人物紋，具有轉變期風格圖案。器物整體裝飾繁密，製作較規整。

¹⁰⁴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4, pls. 28

¹⁰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01-103.

¹⁰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34-245.

¹⁰⁷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4, pls. 29.

¹⁰⁸ Paulo César Santos, *The Chinese Porcelain of Santa Clara-a Velha, Coimbra: Fragments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 XLIX, *Oriental Art Magazine*, 2003/4, p. 29.

¹⁰⁹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年博士論文，頁 133。

1、台南安平三信合作社後方建築基地出土¹¹⁰ (圖 2-2-84)

2、土耳其托普卡比宮收藏¹¹¹ (圖 2-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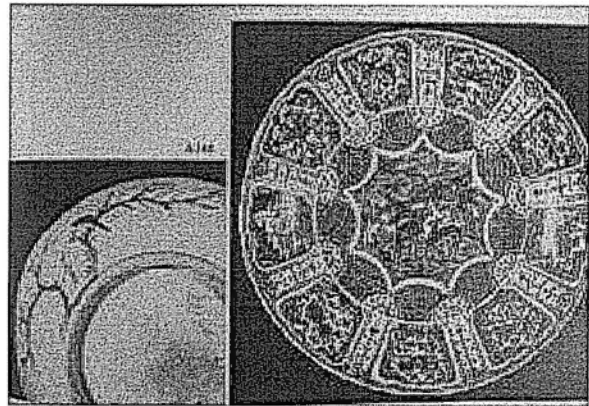
(圖 2-2-69) 聖迭哥號 1600 F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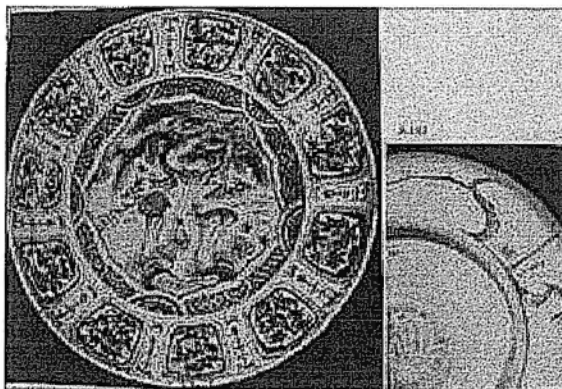
(圖 2-2-70) 白獅號 1613 F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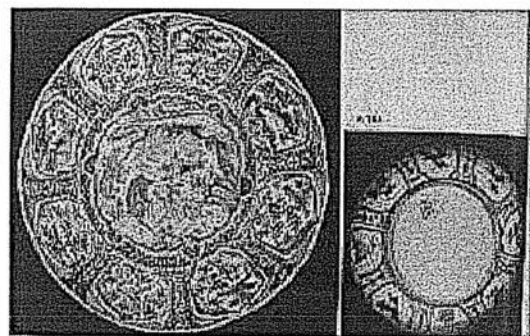
(圖 2-2-71) 萬曆號 1625 F 型



(圖 2-2-72)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G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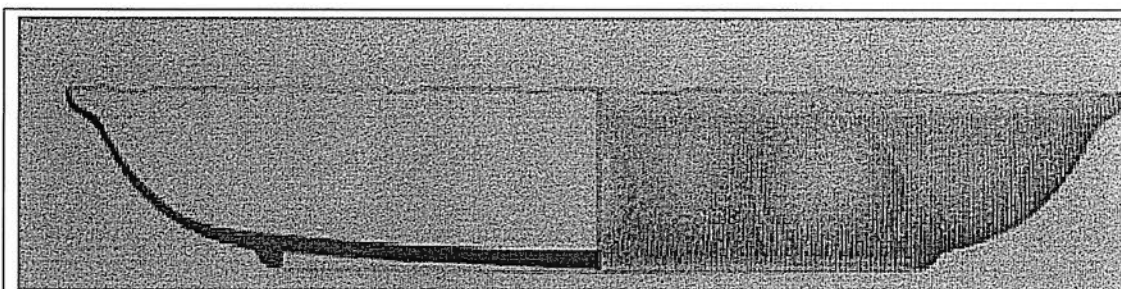
(圖 2-2-73)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G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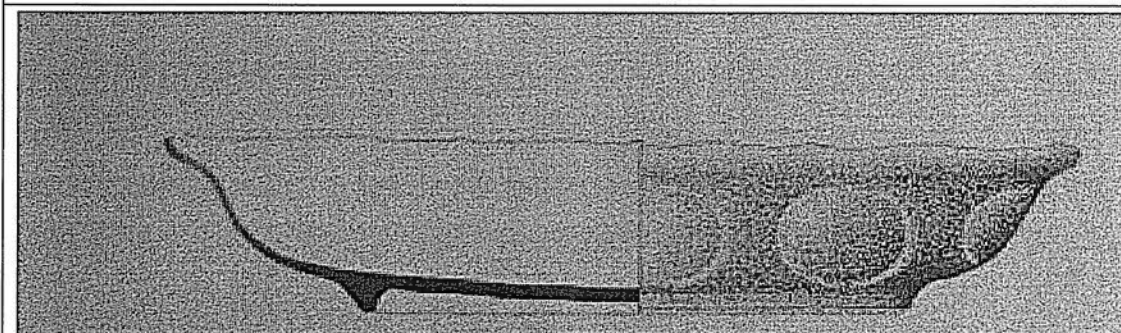
(圖 2-2-74)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G 型

¹¹⁰ 同上註，頁 196，圖 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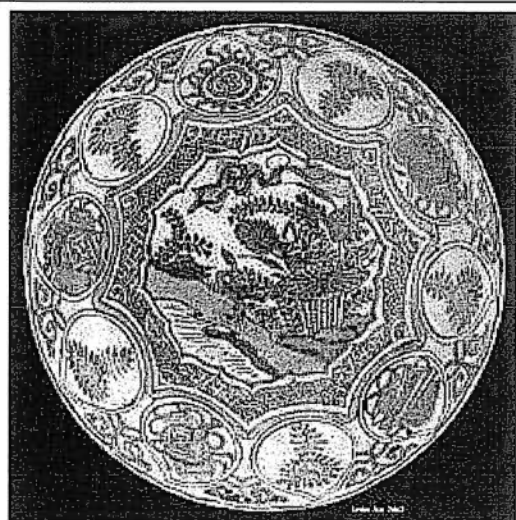
¹¹¹ 同上註，頁 196，圖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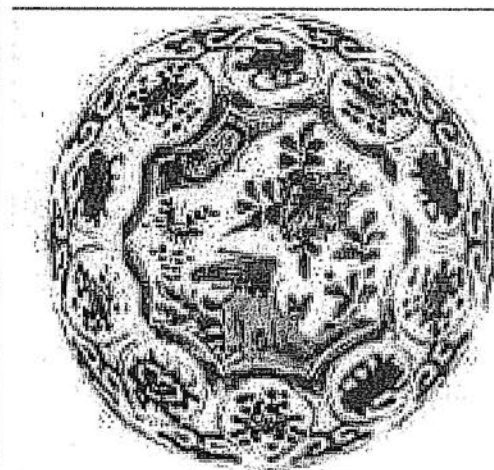
Ha 型盤



Hb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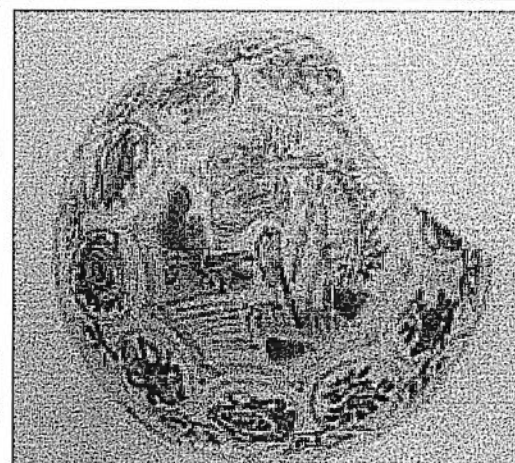
(圖 2-2-75) 萬曆號 1625 Ha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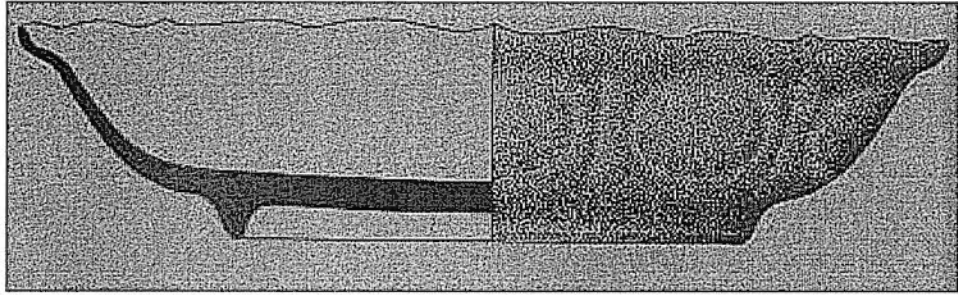
(圖 2-2-76) 白獅號 1613 H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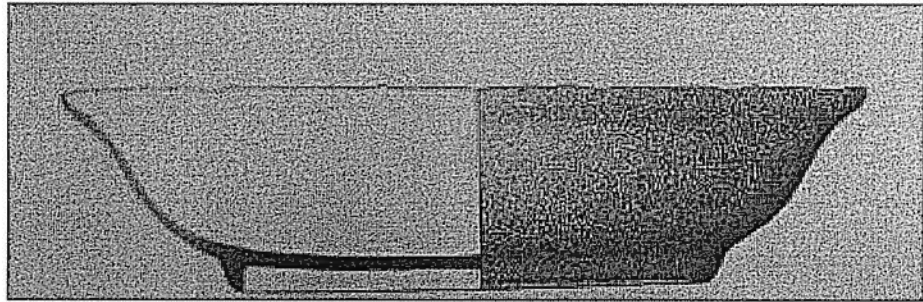
(圖 2-2-77) 萬曆號 1625 H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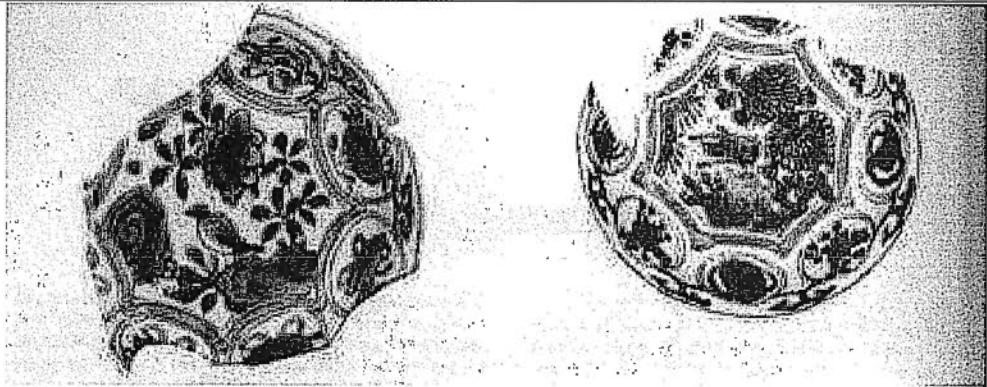
(圖 2-2-78) 哈契沉船 1643 Hb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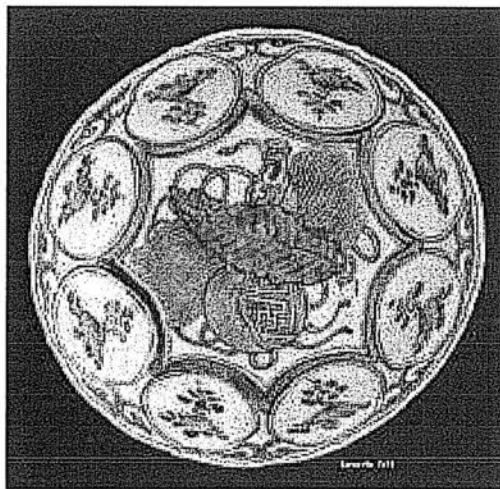
Hc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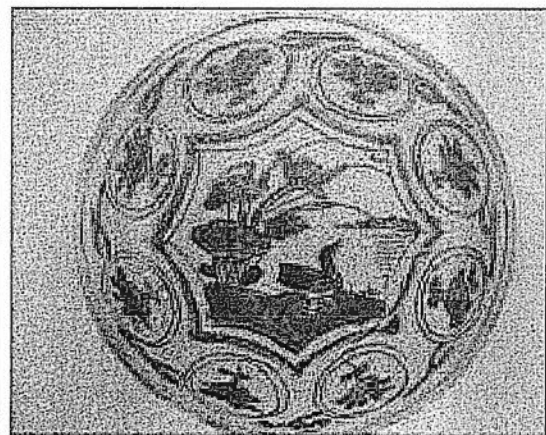
Hc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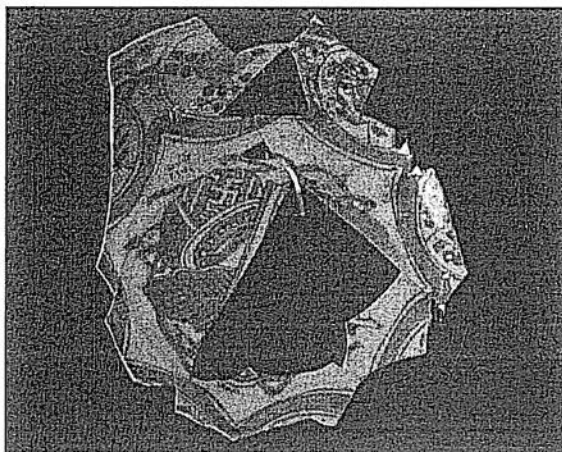
(圖 2-2-79) 白獅號 1613 Hc 型盤



(圖 2-2-80) 萬曆號 1625 Hc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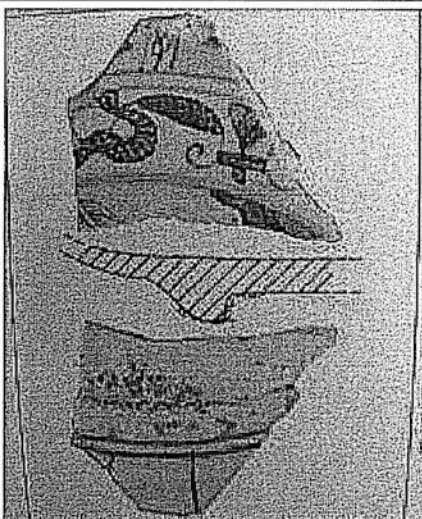
(圖 2-2-81) 哈契沉船 1643Hc 盤



(圖 2-2-82) 葡萄牙科英布拉出土



(圖 2-2-83) 台南安平熱蘭遮城出土



(圖 2-2-84) 台南安平三信合作社後方建築基地出土 I 型盤



(圖 2-2-85) 土耳其托普卡比宮收藏 I 型盤

碗

花口，斜弧腹，矮圈足。胎體潔白細緻，青花發色較濃豔。外壁有單線開光，開光內繪畫鹿紋。內壁同樣飾有開光，開光內為單株的花卉植物紋。器底中心為圓形開光，內有花鳥或山石紋。

1、聖迭哥號¹¹² 1600 (圖 2-2-86)

口徑 15，底徑 6cm。

2、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¹³1611 (圖 2-2-87)

口徑 22.4cm。

3、白獅號¹¹⁴ 1613 (圖 2-2-88)

殘片。

4、德雷克灣¹¹⁵ 十六世紀末 (圖 2-2-89)

殘片。

杯

花口，斜弧腹，矮圈足。胎體潔白細緻，青花發色較濃豔。以開光裝飾的不同分為 3 型：

A 型 內外壁開光均為菱形，再用單線將各個開光分割。開光之間有雲紋連接。器物上有模印花紋。

1、聖迭哥號¹¹⁶(圖 2-2-90)

底徑 4.5，高 7.5cm。花口，模印花紋，內外開光，開光內有花卉紋。

¹¹²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4.

¹¹³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55, A. 176.

¹¹⁴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41.

¹¹⁵ Clarence Shangraw &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The Drake and Cermeno Expeditions' Chinese Porcelains at Drakes Bay, California 1579-1595*, California: Santa Rosa Junior College and Drake Navigators Guild, 1981, p. 32.

¹¹⁶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40-341.

2、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¹⁷ (圖 2-2-91)

口徑 10.5cm。圓口，內開光裝飾花卉紋，外開光內有人物紋。

3、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¹⁸ (圖 2-2-92)

口徑 9.8 cm。花口，模印花紋，內底鳥紋，西方俗稱烏鴉杯，內開光裝飾花卉紋，外開光有雜寶紋。

B 型 大小不一。內外壁為大小開光相間的形式，外壁大開光內為花卉紋，運用渾水法繪畫花瓣。小開光內為連珠紋。內壁大開光內為單株花卉植物紋，小開光內為綬帶紋。杯心為山石紋或花鳥紋。也有一部分特殊裝飾，外邊的開光不及底。內底圓圈，內飾花卉紋或花鳥紋。

1、聖迭哥號¹¹⁹1600 (圖 2-2-93)

底徑 4.7，高 6.3 cm。花口，開光內繪細膩的花鳥草蟲紋。

2、白獅號¹²⁰1613 (圖 2-2-94)

口徑 10-15，高 6-9.5 cm。花口，開光內飾花鳥紋。

3、萬曆號¹²¹1625 (圖 2-2-95)

口徑 11.6 cm。內底中心為鳥石圖。

4、哈契沉船¹²²1643 (圖 2-2-96)

口徑 13.2 cm。花口，開光內飾花卉紋。

5、哈契沉船¹²³ 1643 (圖 2-2-97)

¹¹⁷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7, A. 150.

¹¹⁸ 同上註, p. 237, A. 150.

¹¹⁹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40-341.

¹²⁰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19-127.

¹²¹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60-161.

¹²²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5, pls. 32.

¹²³ 同上註, pls. 33

口徑 11.5 cm。花口，開光內飾花卉紋。

6、德雷克灣¹²⁴十六世紀末(圖 2-2-98)

殘片。內壁裝飾有開光，外壁開光不及底，完整器可以參照荷蘭公主堂博物館收藏品。

C 型 器物為多角形，外壁只有大開光，沒有小開光。

1、桑托斯宮¹²⁵ 1613 (圖 2-2-99)

口徑 25.6，高 12.6cm。外壁開光為池塘水鳥紋。

2、萬曆號¹²⁶1625 (圖 2-2-100)

口徑 13.5，底徑 5.2-3-6.1，高 6.3cm。外壁開光為八仙紋，內底中心是壽星紋。

3、哈契沉船¹²⁷ 1643 (圖 2-2-101)

口徑 9cm，外壁開光為花卉紋。

其他不明形式的杯：

1、與 A 型盤共出

阿姆斯特丹出土 1592-3-1595¹²⁸

2、臺灣出土¹²⁹ (圖 2-2-102)

¹²⁴ Clarence Shangraw &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The Drake and Cermeno Expeditions' Chinese Porcelains at Drakes Bay, California 1579-1595*, California: Santa Rosa Junior College and Drake Navigators Guild, 1981, p. 34.

¹²⁵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10.

¹²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52-153.

¹²⁷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4.

¹²⁸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 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 18.

¹²⁹ 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曆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07，頁 65，6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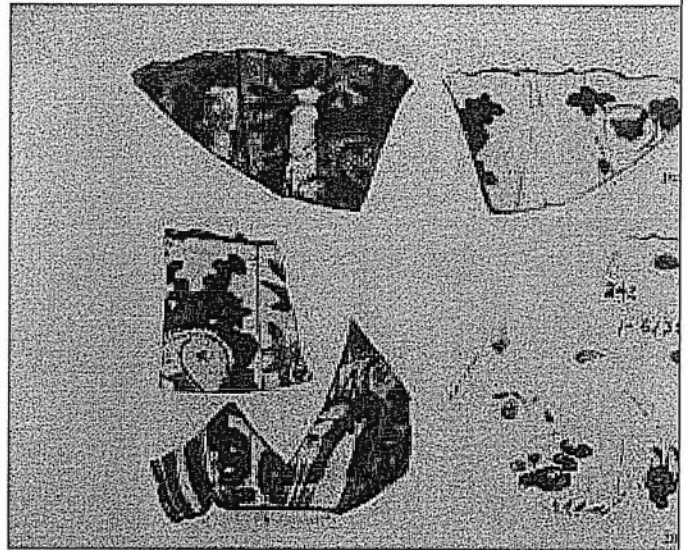
(圖 2-2-86) 聖迭哥號 1600 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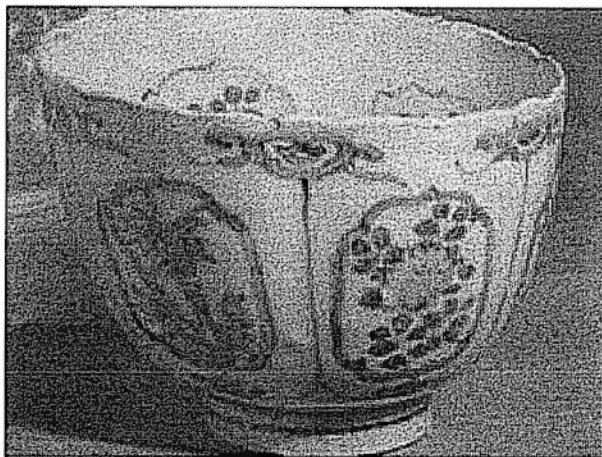
(圖 2-2-87)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碗



(圖 2-2-88) 白獅號 1613 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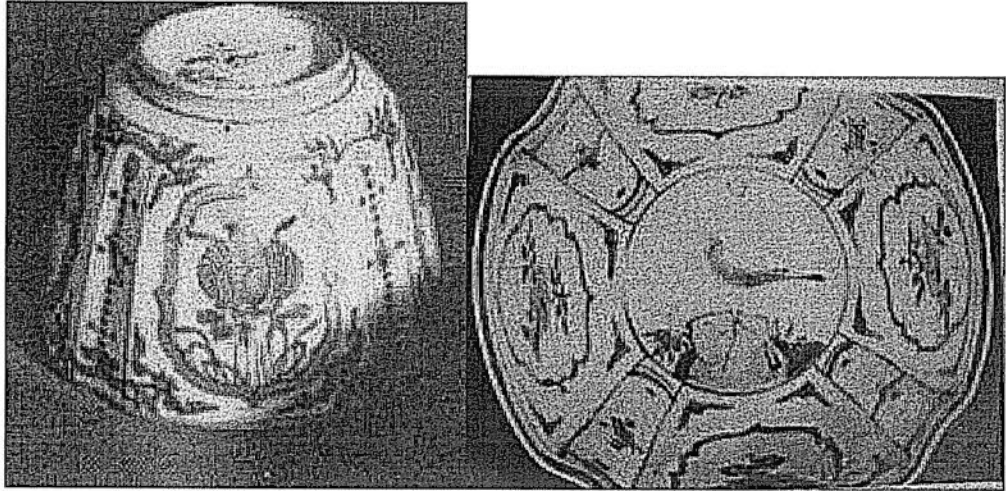
(圖 2-2-89) 德雷克灣 十六世紀末 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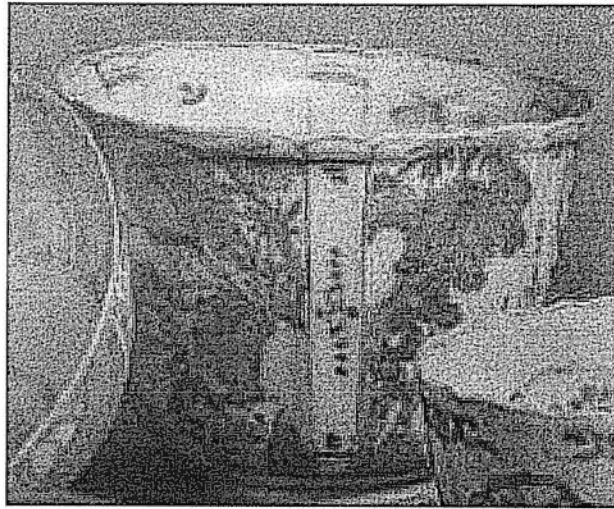
(圖 2-2-90) 聖迭哥號 1600 A 型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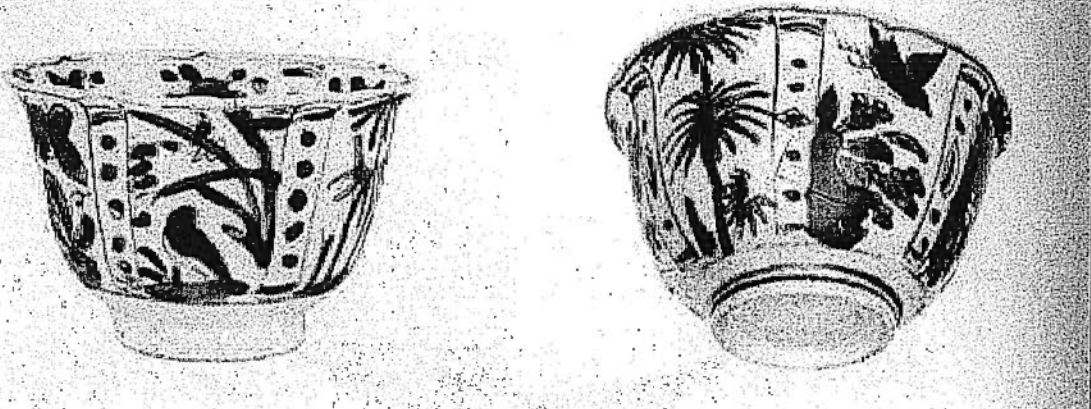
(圖 2-2-91)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A 型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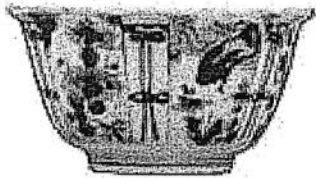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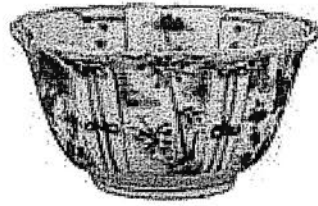
(圖 2-2-92)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A 型杯



(圖 2-2-93) 聖迭哥號 1600 B 型杯



(圖 2-2-94) 白獅號 1613 B 型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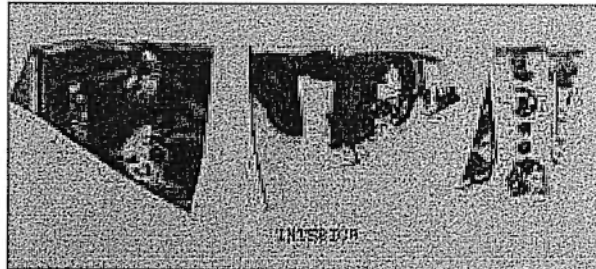
(圖 2-2-95)萬曆號 1625 B 型杯



(圖 2-2-96) 哈契沉船 1643 B 型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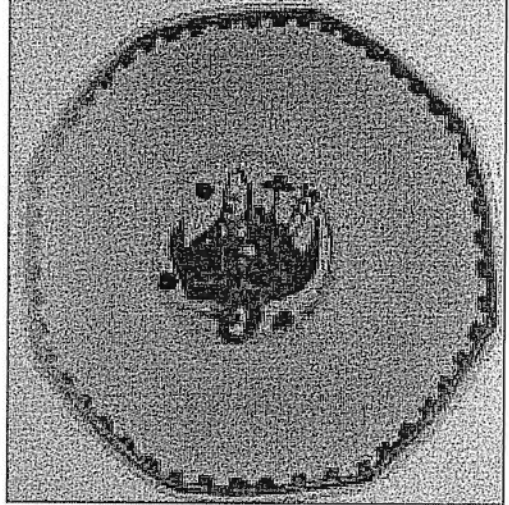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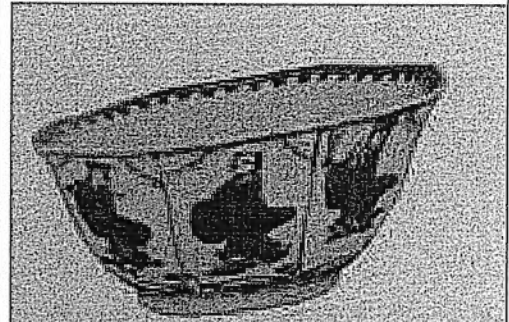
(圖 2-2-97) 哈契沉船 1643 B 型杯



(圖 2-2-98) 哈契沉船 1643 B 型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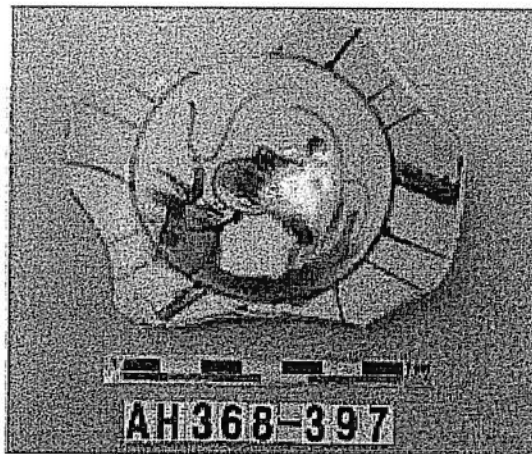
(圖 2-2-99) 桑托斯宮 1611 C 型杯



(圖 2-2-101) 萬曆號 1625 C 型杯



(圖 2-2-100) 哈契沉船 1643 C 型杯



(圖 2-2-102) 臺灣出土

折沿盆 (Klapmutsen)

這是克拉克瓷中僅次於盤的一類典型器。器型介於深腹盤和淺腹碗之間，是為適應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使用金屬長勺而製作的。器型倒過來，頗似一種荷蘭人稱為“Klapmutsen”的、邊沿向上翻的羊毛帽，因而在歐洲被稱為“Klapmutsen”。

花口，折沿，弧腹，腹部較深。胎體潔白，青花發色濃豔。內壁模印花紋，裝飾非常複雜，折沿和內腹壁有八塊大小相間開光，大開光內又有如意形小開光和錦紋裝飾。小開光內為綬帶紋。中心圓形開光內裝飾花鳥紋、草蟲紋、博古紋、花籃紋等，不見松鹿紋。折沿外側位簡單花卉紋，外壁如意形開光，開光內為連珠紋。以大小不同分為 3 亞型。

Aa 型 口徑 30cm 左右

1、哈契沉船¹³⁰ (圖 2-2-103)

口徑 35cm。內底中心為花鳥紋。

2、哈契沉船¹³¹ (圖 2-2-104)

口徑 27cm。內底中心為雜寶紋。

Ab 型 口徑 21cm 左右。

1、白獅號¹³² 1613 (圖 2-2-105)

底徑 21，高 58-61cm。內底中心為草蟲紋。

2、萬曆號¹³³ 1625 (圖 2-2-106)

口徑 21cm。中心為草蟲紋。

¹³⁰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4, pls. 27.

¹³¹ 同上註, p. 40.

¹³²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04-112.

¹³³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52-253.

3、哈契沉船¹³⁴ 1643 (圖 2-2-107)

口徑 21cm。內底中心為雜寶紋。

A c 型 口徑 14，高 4.5-5cm。

1、白獅號¹³⁵ 1613(圖 2-2-108)

高 49cm。內底中心為雜寶紋。

大碗

敞口，弧腹，矮圈足。胎體厚重，青花發色較濃豔，製作不規整。裝飾複雜，內外壁均開光。外壁大小開光相間，大開光中有倒梯形開光，開光中裝飾花卉、風景圖。小開光內有纏絡紋。外壁下方接近圈足處有蓮瓣紋。內壁同外壁開光方式相同，只是小開光中為綬帶紋，大開光為單株植物紋。碗中心圓形開光，飾花鳥紋、草蟲紋花籃紋等。部分中心圓形開光外另有一圈卷雲紋飾帶。

1、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³⁶ (圖 2-2-109)

口徑 35.4cm。外壁開光裝飾人物紋。

2、萬曆號¹³⁷ (圖 2-2-110)

口徑 36，底徑 15.2-3-18，高 15.6cm。內壁開光裝飾有向日葵圖案。

3、哈契沉船¹³⁸ (圖 2-2-111)

口徑 36cm。外壁開光裝飾花卉紋。

¹³⁴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4, pls. 30.

¹³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18.

¹³⁶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47, A. 160.

¹³⁷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01-107.

¹³⁸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1, pls. 48.

4、澳門聖奧斯丁堂出土¹³⁹ (圖 2-2-112)

內壁開光繪花卉紋，外壁繪雜寶紋。

有蓋小碗(圖 2-2-113)

直口，斜直腹，矮圈足。上有蓋，蓋中心有圓形鈕。器物外側有大片開光，開光中間間隔小開光。大開光中裝飾植物、花鳥或草蟲紋，小開光內為繚絡紋或綬帶紋。另有少量沒有開光裝飾。

1、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⁴⁰ 1611 (圖 2-2-114)

口徑 22.5cm。開光內有細緻繪畫的花鳥紋。

2、白獅號¹⁴¹ 1613 (圖 2-2-115)

口徑 12.7，高 7.8cm。外壁不開光，繪山水風景圖。

3、萬曆號¹⁴² 1625 (圖 2-2-116)

口徑 13，底徑 6.4-7，高 14.5cm。外壁開光內繪花鳥紋。

4、哈契沉船¹⁴³ 1643 (圖 2-2-117)

高 16.5cm。外壁開光內為花卉紋，內壁也有大小相間的開光，蓋鈕中為有如意紋飾帶，蓋鈕內裝飾兔紋。

¹³⁹ 澳門歷史博物館館藏品。

¹⁴⁰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5, A.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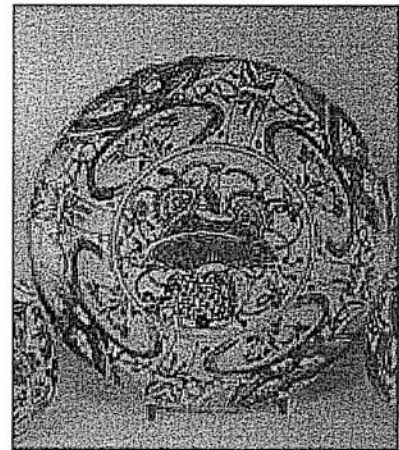
¹⁴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58-159.

¹⁴²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7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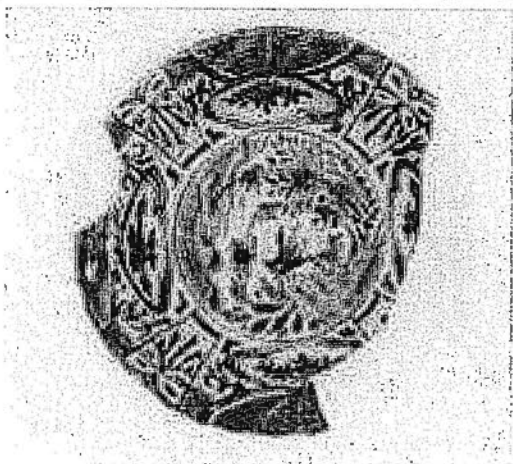
¹⁴³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5, pls. 54.



(圖 2-2-103) 哈契沉船 1643 Aa 型盆



(圖 2-2-104) 哈契沉船 1643 Aa 型
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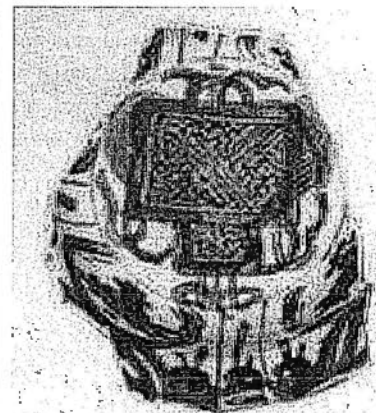
(圖 2-2-105) 白獅號 1613 Ab 型



(圖 2-2-106) 萬曆號 1625 Ab 型



(圖 2-2-107) 哈契沉船 1643 Ab 型盆



(圖 2-2-108) 白獅號 1613
Ac 型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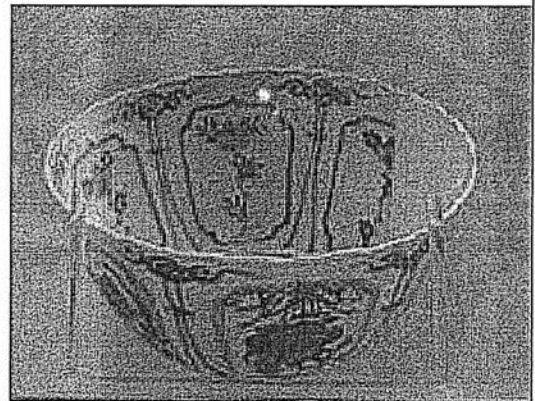
(圖 2-2-109)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大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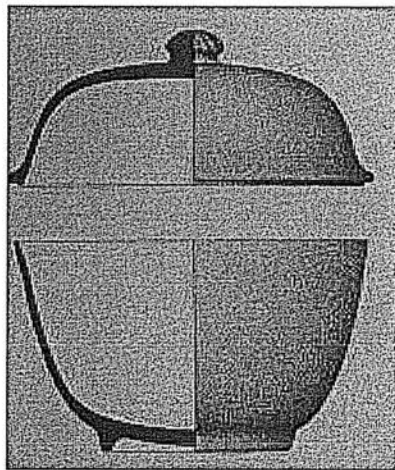
(圖 2-2-110) 萬曆號 1625
大碗



(圖 2-2-111) 哈契沉船 1643 大碗



(圖 2-2-112) 澳門聖奧斯丁堂出土
大碗



(圖 2-2-113) 蓋碗



(圖 2-2-114)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蓋碗



(圖 2-2-115) 白獅號 1613 蓋碗



(圖 2-2-116) 萬曆號 1625 蓋碗



(圖 2-2-118a) 哈契沉船 1643 蓋碗



(圖 2-2-118b) 哈契沉船 1643 蓋碗

軍持

愛凡斯氏寫的《關於一種古式水壺之遺留》，文中說明這種兩口水壺，馬來話叫 Kendi，來源於印度宗教，梵語稱 Kundika。因為南洋群島的人老早就信仰婆羅門教和佛教，習慣用這樣的器物。大約十三世紀末，當地人改信伊斯蘭教，但是一般人在傳統的習慣上仍然是喜歡 Kendi 式的兩口水壺。當時中國就把他們喜歡使用的兩口水壺陶器攜帶歸國，模仿燒制，而運出南洋群島，以及西域各處銷售。¹⁴⁴克拉克瓷中，軍持的數量不多，根據形制分為 4 型：

¹⁴⁴ 韓槐準：《談我國明清時代的外銷瓷器》，《文物》1965 年第 9 期，頁 59。

A 型 乳狀流，壺體和乳狀流上均有開光，大小不一。裝飾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共同點是腹部有開光，開光內裝飾花鳥紋，部分在肩部有錦地開光裝飾。

1、聖迭哥號¹⁴⁵ 1600 (圖 2-2-119)

高 20cm。頸部有疏朗花卉紋。

2、萬曆號¹⁴⁶1625 (圖 2-2-120)

高 22.4cm。頸部為簡筆的蕉葉紋，肩部錦地開光紋。

3、哈契沉船¹⁴⁷ 1643 (圖 2-2-121)

高 27cm。頸部為簡筆的蕉葉紋。

4、哈契沉船¹⁴⁸ 1643 (圖 2-2-122)

高 13.5cm。頸部為簡筆的蕉葉紋，肩部有錦地開光紋。

5、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¹⁴⁹ 1622-2-24 (圖 2-2-123)

乳狀流上面有開光，內繪圓點紋。

B 型 乳狀流，壺體和乳狀流均沒有開光

1、聖迭哥號¹⁵⁰ 1600 (圖 2-2-124)

高 20cm。頸部為疏朗的花卉紋。壺體繪池塘水鳥紋，壺流上裝飾圓點紋（簡筆纏絡紋）。

2、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⁵¹ 1611 (圖 2-2-125)

¹⁴⁵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38-339.

¹⁴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0-91.

¹⁴⁷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5, p. 40, pls. 46.

¹⁴⁸ 同上註, p. 45, p. 41, pls. 48.

¹⁴⁹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年博士論文，頁 46，76。

¹⁵⁰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38-339.

¹⁵¹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 228, A. 139.

高 18.8cm。頸部爲簡筆蕉葉紋，壺體飾池塘水鳥紋，流飾花卉綬帶紋。

3、白獅號¹⁵²1613 (圖 2-2-126)

高 17cm。頸部爲簡筆蕉葉紋，壺體飾池塘水鳥紋。流飾花卉紋。

C 型 片型流，口部稱蘑菇狀，腹部有開光和不開光兩種。

1、哈契沉船¹⁵³ 1643 (圖 2-2-127)

高 20cm。頸部爲簡筆蕉葉紋，肩部爲錦地開光紋。壺體開光，內飾花卉和雜寶紋。流飾花卉綬帶紋。

2、哈契沉船¹⁵⁴ 1643 (圖 2-2-128)

高 20cm。頸部爲簡筆蕉葉紋，壺體沒有開光，飾花卉紋。

D 型 動物型

1、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⁵⁵ (圖 2-2-129)

高 18.7cm。象形軍持。

2、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⁵⁶ (圖 2-2-130)

高 18cm。蛙形軍持。

3、白獅號¹⁵⁷ (圖 2-2-131)

高 17cm。象形軍持。

4、萬曆號¹⁵⁸(圖 2-2-132)

¹⁵²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30-131.

¹⁵³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2, pls. 50.

¹⁵⁴ 同上註, p. 42, pls. 49.

¹⁵⁵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 228, A. 140.

¹⁵⁶ 同上註, p. 228, A.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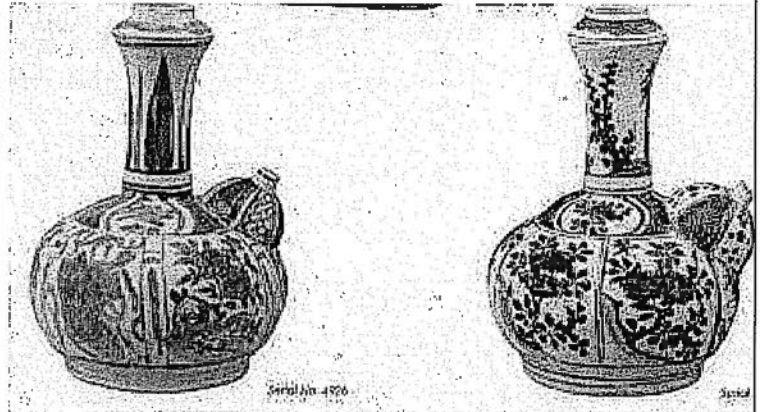
¹⁵⁷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32-133.

¹⁵⁸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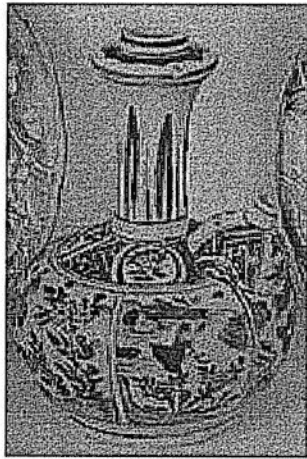
高 21.5cm。象形軍持。



(圖 2-2-119) 聖迭哥號
1600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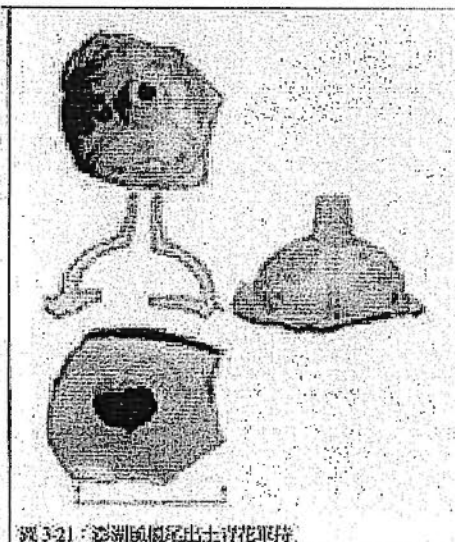
(圖 2-2-120) 萬曆號 1625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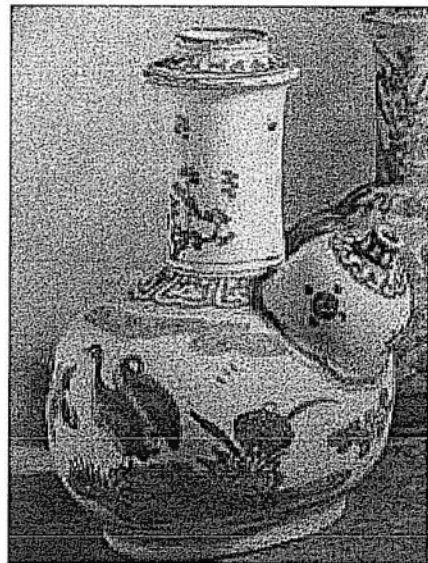
(圖 2-2-121) 哈契沉船 1643 A
型



(圖 2-2-122) 哈契沉船 1643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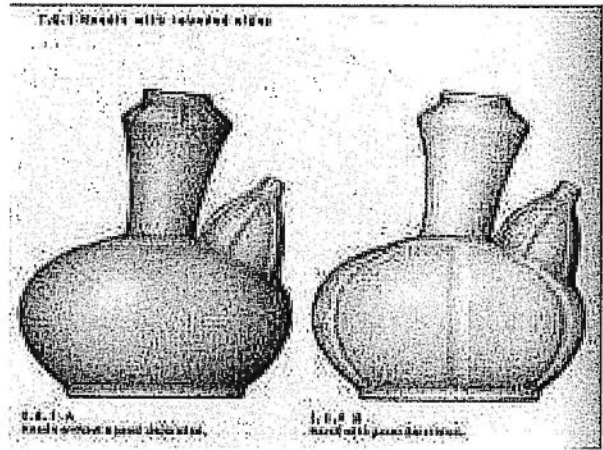
(圖 2-2-123) 臺灣澎湖風櫃尾 A
型



(圖 2-2-124) 聖迭哥號 1600 B 型



(圖 2-2-125)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B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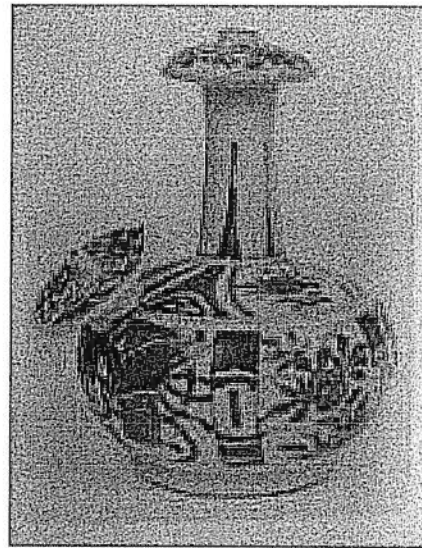


(圖 2-2-126a) 白獅號 1613 B 型



(圖 2-2-126b) 白獅號 1613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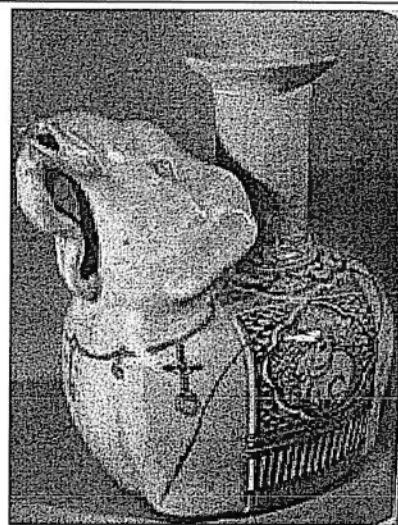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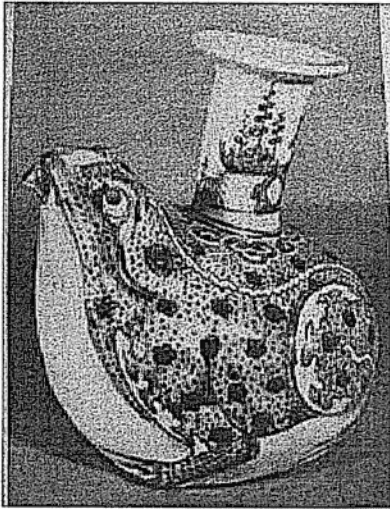
(圖 2-2-127) 哈契沉船 1643 C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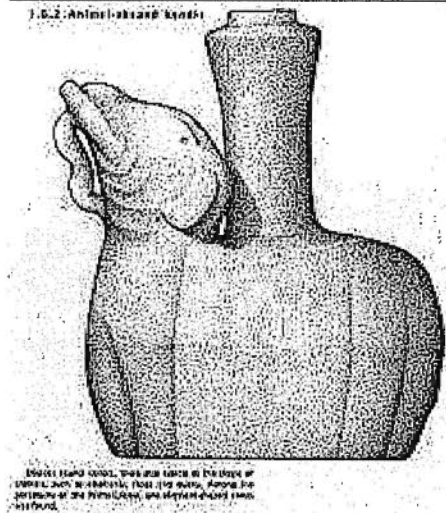
(圖 2-2-128) 哈契沉船 1643 C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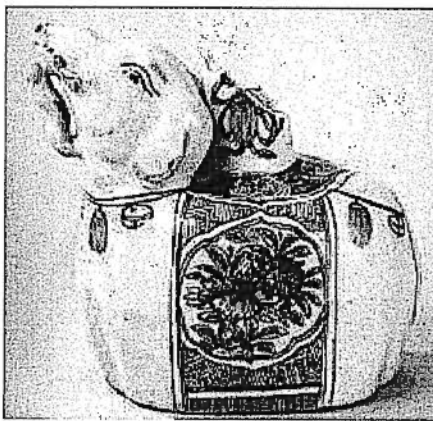
(圖 2-2-129)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D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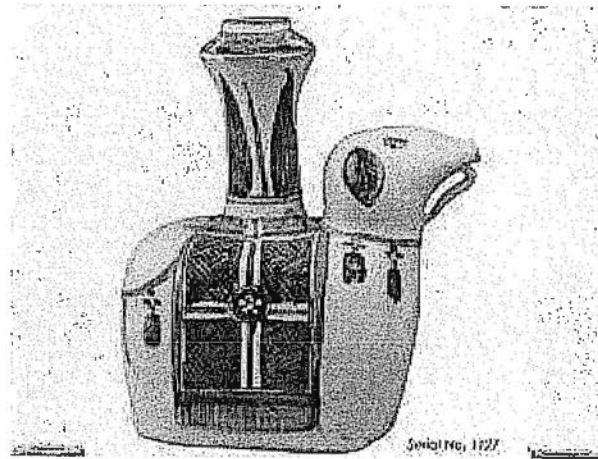
(圖 2-2-130) 伊朗阿德比爾
神廟 1611 D 型



(圖 2-2-131a) 白獅號 1613 D 型



(圖 2-2-131b) 白獅號 1613 D 型



(圖 2-2-132) 萬曆號 1625 D 型

執壺

花口，長頸，圓鼓腹，細長流。壺身上裝飾有貼花紋飾。

1、聖迭哥號 1600¹⁵⁹ (圖 2-2-133)

高 20cm。口部為蕉葉紋，頸部纏枝紋，壺身飾花鳥紋。

2、萬曆號 1625¹⁶⁰ (圖 2-2-134)

高 10.3cm。頸部較短，壺身飾花蝶紋。

¹⁵⁹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38.

¹⁶⁰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6-97.

瓶

長直頸，弧腹，腹部最大徑偏下，矮圈足。口部與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有大開光，開光之間有效開光間隔。大開光飾植物紋，小開光飾簡筆纏絡紋或綬帶紋。以口部形態不同分 2 型

A 型 直口或敞口，部分有開光

1、聖迭哥號¹⁶¹ 1600 (圖 2-2-135)

高 27.5cm，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裝飾纏枝紋。

2、白獅號¹⁶² 1613 (圖 2-2-136)

高 24.5cm。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為花卉紋。開光之間裝飾纏絡紋。

3、白獅號¹⁶³ 1613 (圖 2-2-137)

高 14cm，沒有開光，腹部裝飾雜寶紋。

4、萬曆號¹⁶⁴ 1625 (圖 2-2-138)

高 14。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為花卉紋。

5、哈契沉船¹⁶⁵1643 (圖 2-2-139)

高 24.5cm。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為花卉紋，開光之間裝飾纏絡紋。

6、哈契沉船¹⁶⁶ (圖 2-2-140)

高 27cm。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為花卉紋。

¹⁶¹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334.

¹⁶²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34-135.

¹⁶³ 同上註, p. 136-137

¹⁶⁴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4-95.

¹⁶⁵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5, pls. 34.

¹⁶⁶ 同上註, p. 35, pls. 35.

B 式，蒜頭形口。

1、聖迭哥號¹⁶⁷ 1600 (圖 2-2-141)

高 30.5cm。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肩部有一圈如意紋飾帶，腹部開光內為雜寶紋。開光之間用雙線區隔。

2、哈契沉船¹⁶⁸ 1643 (圖 2-2-142)

高 27cm。蒜頭飾口部裝飾多層蓮瓣紋。外壁有開光，自頸部直到底部。頸部裝飾纏絡紋，腹部為花卉紋，開光之間裝飾簡筆纏絡紋。

其它（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¹⁶⁹(圖 2-2-143)

罐

直口，弧腹，平底，有蓋。通體施滿紋飾，口部和肩部有如意紋飾帶，部分肩部也有開光，腹部有開光，開光中飾人物、風景、動物、植物等各類體裁圖案，開光外有錦地，裝飾繁密。

1、聖迭哥號¹⁷⁰1600 (圖 2-2-144)

高 34.5，底徑 20cm。

2、聖迭哥號¹⁷¹1600(圖 2-2-145)

高 33.5，底徑 21cm。

3、伊朗阿德比爾神廟¹⁷² 1611 (圖 2-2-146)

高 30.5cm。

¹⁶⁷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36-337.

¹⁶⁸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1, pls. 48.

¹⁶⁹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年博士論文，頁 46，77。

¹⁷⁰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20-321.

¹⁷¹ 同上註，pp. 322-323.

¹⁷²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13, A. 124.

4、桑托斯宮¹⁷³ (圖 2-2-147)

高 36cm。

5、萬曆號 1625¹⁷⁴ (圖 2-2-148)

高 51cm。

蓋盒

1、白獅號¹⁷⁵ (圖 2-2-149)

長 11.5，寬 6，高 6.5cm。

2、萬曆號¹⁷⁶1625 (圖 2-2-150)

長 12.5cm。

3、哈契沉船¹⁷⁷(圖 2-2-151)

長 11.5cm。

4、哈契沉船¹⁷⁸ (圖 2-2-152)

長 12-3-14cm。

茶壺

白獅號¹⁷⁹ (圖 2-2-153)

高 19-20cm。

¹⁷³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13, A. 124.

¹⁷⁴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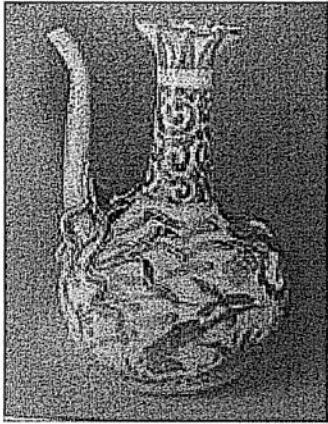
¹⁷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38.

¹⁷⁶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84-85.

¹⁷⁷ Colin Sheaf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5, pls. 36.

¹⁷⁸ 同上註, p. 35, pls.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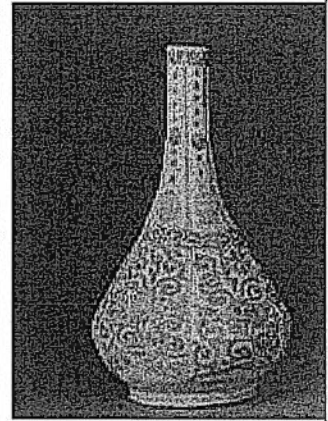
¹⁷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28-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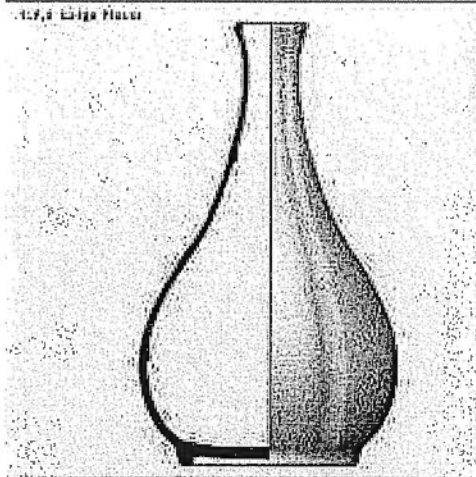
(圖 2-2-133)
聖迭哥號 1600 執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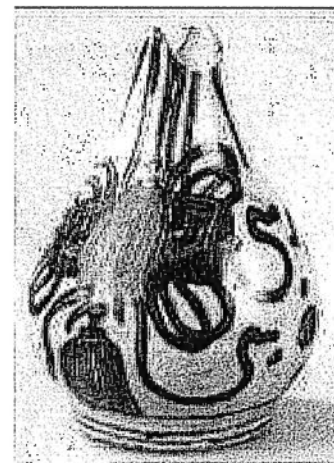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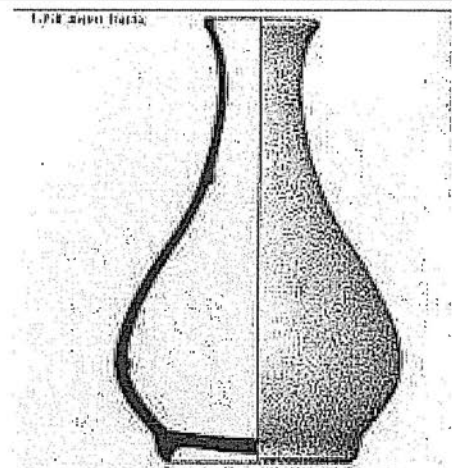
(圖 2-2-134) 萬曆號 1625 執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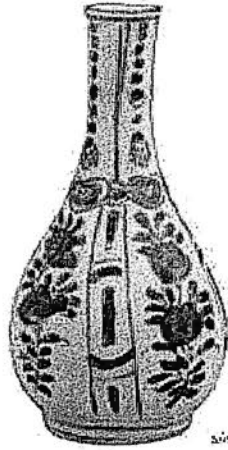
(圖 2-2-135)
聖迭哥號 1600
A 型瓶



(圖 2-2-136) 白獅號 1613 A 型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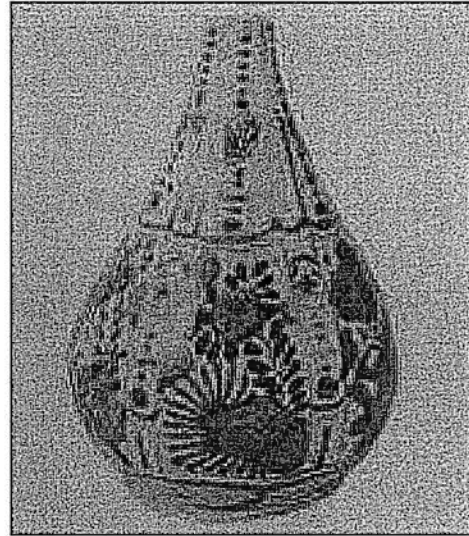


(圖 2-2-137) 白獅號 1613 A 型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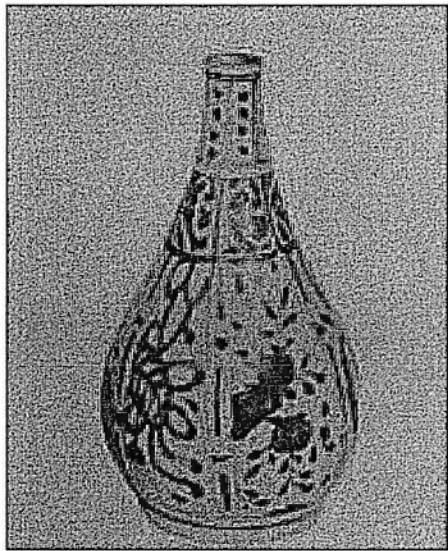


509/No.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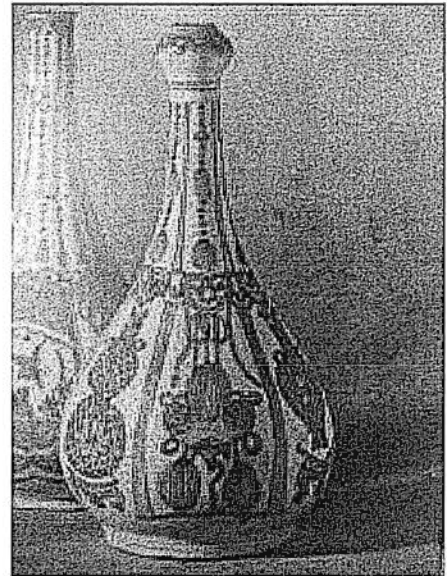
(圖 2-2-138) 萬曆號 1625 A 型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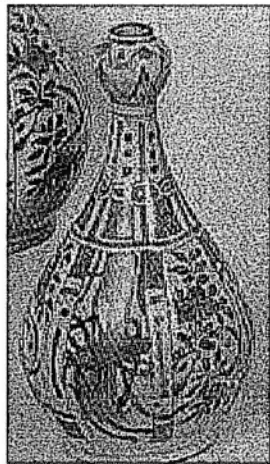
(圖 2-2-139) 哈契沉船 1625 A 型瓶



(圖 2-2-140) 哈契沉船 1643 A 型瓶



(圖 2-2-141) 聖迭哥號 1600 B 型瓶



(圖 2-2-142) 哈契沉船 1643 B 型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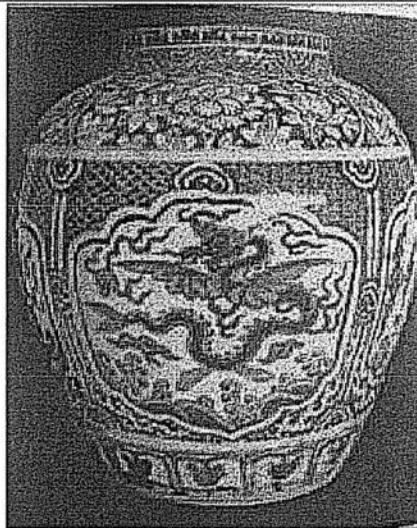
(圖 2-2-143) 臺灣鳳櫃尾出土 1622-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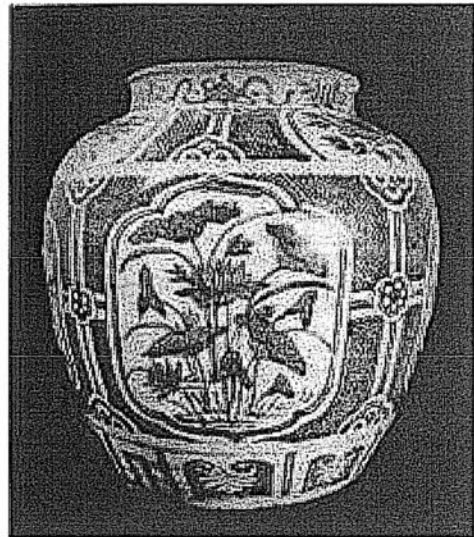
(圖 2-2-144) 聖迭哥號 1600 罐



(圖 2-2-145) 聖迭哥號 1600 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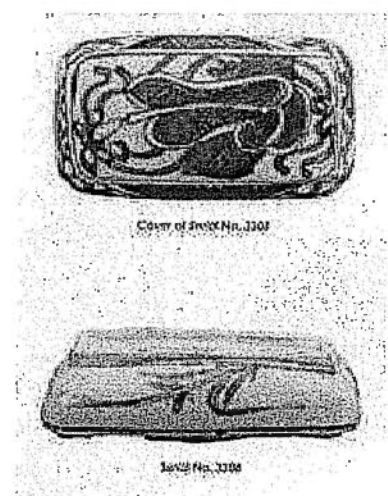
(圖 2-2-146)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 1611 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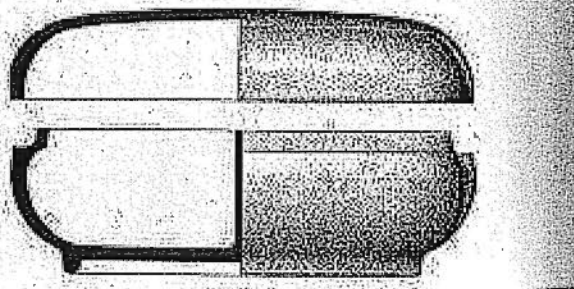
(圖 2-2-147) 桑托斯宮 1611 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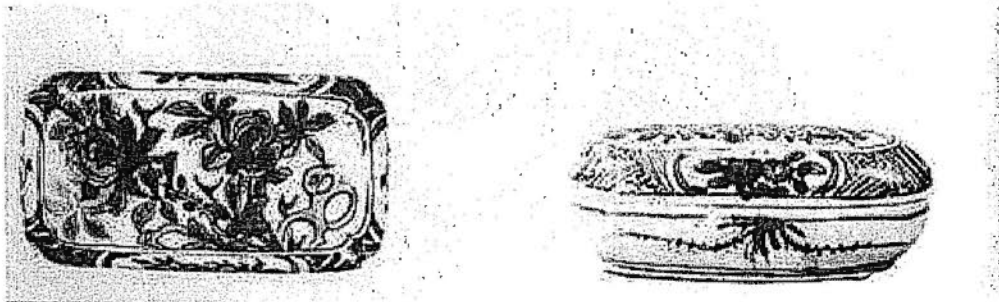
(圖 2-2-148) 萬曆號 1625 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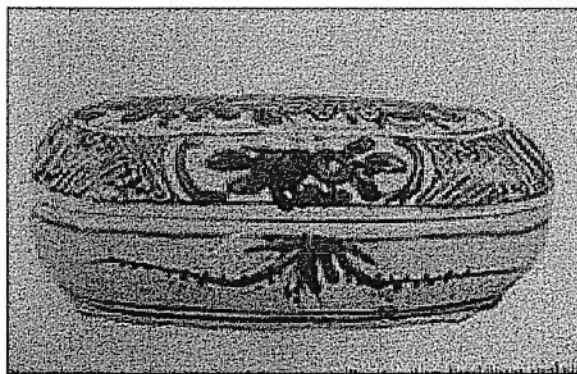
(圖 2-2-150) 萬曆號 1625 蓋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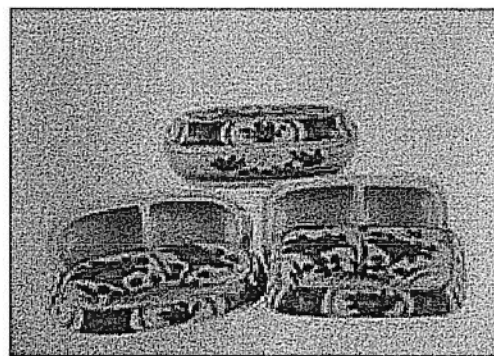
蓋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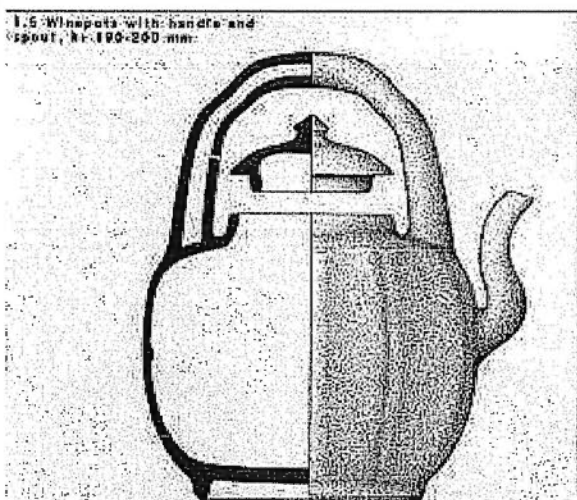
(圖 2-2-149) 白獅號 1613 蓋盒



(圖 2-2-151) 哈契沉船 1643 蓋盒



(圖 2-2-152) 哈契沉船 1643 蓋盒



茶壺



(圖 2-2-153) 白獅號 1613 茶壺

二、類型分析

以盤的類型來看：

Aa 型在十五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20 年代以前一直流行，分佈很廣，在東西線上均有發現，其中聖迭哥號號上數量最多，另外阿德比爾神廟以及桑托斯宮也有部分收藏，白獅號上數量很少。另外在澳門、中南美、荷蘭、澎湖以及江西等地均有發現。

Ab 型相較 1A 型分佈較集中，主要在聖迭哥號號、澳門、中南美洲以及桑托斯宮發現，這一型製作比較粗糙，而且重複器物很多，中心圖案以丹鳳朝陽為主，應該是 Aa 型的補充，或是景德鎮周邊地區仿製生產。值得一提的是，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類型器物中，很多模仿這一型的中心圖案丹鳳朝陽紋飾。

對於 Aa 和 Ab 這兩型盤是否屬於克拉克瓷範疇，學者們說法很含糊。Rinadi 將它定為克拉克瓷最早的形態¹⁸⁰，時間落在 1565-1600 年之間，也有部分學者將其歸為 pre-Kraak（前克拉克瓷）¹⁸¹。筆者認為，正如“羅馬並非一日建成”，克拉克瓷也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我們單從其名稱的由來就可以看到從它出現到真正形成成熟的克拉克瓷風格，前後經歷了幾十年時間。根據筆者的定義，克拉克瓷是中國景德鎮以及漳州窯生產，流行於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外銷歐洲瓷器之總稱。因此 A 型盤屬於這一範疇，其流行的時間在十五世紀後半期至十六世紀 20 年代以前。

關於這類器物的名稱，筆者認為，因為它的口徑較小，器物較淺，很可能

¹⁸⁰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 76.

¹⁸¹ 與學者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交流時，她的看法。

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中所指的黃油碟 (Butter dish)，這一名稱最早出現於 1612 年的記錄中。雖然時間已經是十七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是筆者所定這一型的時間下限，但仔細看記錄就會發現，1612 年開始，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中才開始對瓷器詳細的記錄名稱，因此不排除在這之前已經有同類器型出現的可能性（附表二）。

B 型出現的地點比較少，僅見於聖迭哥號以及桑托斯宮，而且這兩件標本的形態有所不同（模印花紋不同）。其他發現的標本均為歐洲博物館收藏，數量也不是大。可見這一型是早期出口瓷器中的精品，其精緻的模印花紋、多變的式樣以及在存世數量少可以反映出這一點。Rinaldi 將其時間為 1570-1625，¹⁸²與筆者的看法一致。

C 型盤的分佈與 A 型基本一致，兩者大量共出。C 型盤在大小方面沒有統一的訂製，口徑從 20cm 到 44cm 不等，其中口徑 20 的比較多。這一型的繪畫裝飾比較公整，畫面圖案多變，很難找到完全一樣的器物，盤子背面也有細緻的圖案。開光中所繪植物紋比較複雜多樣，筆觸也很細膩，屬於民窯器中的上乘之作，這一類型應該屬於克拉克瓷開光碟的一個探索時期的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博物館收藏的帶有葡萄牙紋章的早期紋章瓷盤中，常見這一類型的器物，從紋章的主人判定，其年代大約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圖片 2-1, 2-2）。¹⁸³

¹⁸²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 73.

¹⁸³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 84. Daisy Lion - 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44.



圖片 2-1 桑托斯宮收藏



圖片 2-2 巴黎吉美博物館收藏

Da 型盤的流行時間跨度較大，從十七世紀初一直到十七世紀中期一直流行，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商船中都有這類器物的蹤跡。這一型可以看作是 C 型的繼承之作，因為從開光佈局的樣式以及盤的整體造型看，均與 C 型盤相似，但已經可以看出批量生產的痕跡，比如圖案比較單一和重複，繪畫較為草率，重複率高等。尤其是開光中的植物，逐漸簡化，而且每片開光中的植物紋樣較雷同，對於植物的花葉的描繪也比較草率。

Db 型器型較小，僅見於白獅號以及萬曆號兩條船，因此可以認為是對 Da 的補充，也可能為顧客的特殊要求而訂製的。

D 型盤屬於成熟的克拉克瓷盤，但從裝飾和體積上，屬於偏小的器型。口徑分別約為 20 和 14cm。如果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訂貨器型上分析，這一型的盤應該與 E 型盤相互配合，形成組合，即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裏常常提到的“4 種大小的瓷盤”（附表二）。

E 型盤的變化最多，數量最大，出土地點也是最多的，屬於最為成熟和典型的克拉克瓷。

Ea 型口徑 50cm 左右 (20 英寸)，最早見於聖迭哥號，但數量很少。大量出現 (其實也就是幾十件) 是在白獅號和萬曆號，另外在澳門、中南美洲也發現了這一類型的標本。

Eb 型盤口徑 35cm 左右 (14 英寸)，見於白獅號、萬曆號以及哈契號，另外少量藏於阿德比爾神廟。其中萬曆號數量最多。

Ec 型盤口徑 30cm 左右 (12 英寸)，存世最多，分佈最廣，例子也最多。從聖迭哥號到哈契號均有，江西墓葬也有出土，中大收藏的 1620 紀年盤的也是這個尺寸。在歐洲靜物畫中，這一型的數量也比較多，說明它最受顧客歡迎或者比較受到珍視。

Ed 型盤口徑 20cm 左右 (8 英寸)，僅見於白獅號和哈契沉船。但是在 F 型盤 20cm 的例子中，聖迭哥號有好幾件，除了中心圖案沒有邊飾以外，與 Ed 型都一樣，所以可能也是 Ed 型盤的前身。白獅號本身也有 F 型出現，而萬曆號的 F 型，口徑大小同 Ec 型盤。

F 型，如上所說，很可能是 Ec 型和 Ed 型盤的簡化，但鑒於以前的學者將這類中心圖案外邊沒有邊飾的器物單獨列出¹⁸⁴，所以筆者暫且將其列為單獨一型。

E、F 這兩型均延續了較長的時間，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期均有不同的例子，最繁盛的時期在十七世紀的 10 至 50 年代。

G 型盤僅見於阿德比爾神廟，器型大，盤腹深，裝飾複雜，但沒有折沿，符合

¹⁸⁴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p. 92-94.

阿拉伯人的飲食和生活習慣，可能為阿拉伯地區專門訂製的瓷器。

Ha 型，僅見於萬曆號，這種小盤可能是特別訂製的尺寸。

Hb 型，數量很多，從白獅號開始一直延續到哈契沉船，製作比較規整。

Hc 型，與 Hb 情況基本相似，從白獅號開始一直延續到哈契沉船，數量很多。

H 型主要從十七世紀第一個 10 年開始流行，十六世紀基本不見。這型器物沒有折沿，從歐洲靜物畫上觀察，常用於擺放水果，因此可能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裏提到的水果盤（Fruit plate 或 Fruit dish）。

I 型整體風格與以上所有盤型都不同，開光內裝飾帶有異國風情的鬱金香紋樣，器物內底裝飾帶有典型的轉變期風格，時代明顯晚於其他類型。出土品僅見於台南安平，但傳世品很多，年代較晚。

其它器型:

1、碗

帶有典型克拉克元素的開光鹿紋碗數量不多，主要見於德雷克灣、聖迭哥號、阿德比爾神廟以及白獅號，也就是十七世紀第一個 10 年之前。在晚一點的沉船上大量出現的碗類器型，均採用中國本地使用的碗，沒有開光，上面裝飾花卉植物紋，如萬曆號、哈契沉船等。如果觀察歐洲靜物畫，我們不難看出，歐洲人的餐桌上基本上是不使用中國的碗型器物的，只使用盤或者盆，這可能與歐洲人的飲食結構有關。

2、杯

杯是歐洲人餐桌上必備的餐具之一。如果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來看，杯有不同的種類，包括白蘭地酒杯、深腹杯、鐘形杯、茶杯、歐式杯等（附表二），劃分的很細。從出土實物上看，帶有開光的，被學者普遍認為屬於克拉克瓷的共有三型，可惜很難與記錄一一對應。在荷蘭文獻中常提到一種“烏鴉杯”的器具，應該就是指克拉克瓷小杯，因為這類杯子的內底常繪有疏朗的花鳥紋，繪畫一隻小鳥停在樹石之上。這種裝飾本屬明代晚期中國傳統內銷瓷器的典型紋樣，被歐洲人所喜愛。他們不知道鳥的種類，看到通體深色，因此認為鳥是烏鴉，所以起名叫“烏鴉杯”¹⁸⁵。

A 型時間比較早，見於聖迭哥號沉船和阿德比爾神廟，杯身模印花紋，開光以及繪畫非常精緻。澳門和阿姆斯特丹也有少量出土。這一式年代比較早，大約為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

B 型時間延續較長，聖迭哥號上的標本製作比較精細，而白獅號以及哈契沉船上就比較粗疏。這一式延續時間較長，但流行的時間應該是十七世紀第一個 10 年之後。換句話說，這一型應該是在 A 型的基礎上改良而來，將 A 型複雜的菱形或扇形開光改為用直線分割。這一型有部分器物口沿較大，很難判定屬於碗還是盤，而且根據 VOC 公司記錄，荷蘭人比較喜歡稱呼杯（cup），因此歸為此類。

C 型，出現時間較晚，最早見於桑托斯宮，一直延續至哈契沉船。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中，對此類杯子有明確的記載，命名為多角杯，第一次在記錄裏出現的時間是 1626 年（附表二）。

¹⁸⁵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Kraak Type Porcelain and other Ceramic Wares Recovered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man the 'Witte Leeuw', Sunk in 1613,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67, 2002-2003, p. 96.

3、折沿盆

一種特別的器型，其名稱來自荷蘭人的帽子，因此主要出現在荷蘭船上。最早見於東印度公司 1614 年的記錄中。分大中小三個尺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相吻合（附表二）。大的僅見於哈契沉船，有 27cm 和 35cm 兩個尺寸。中的口徑 21cm，見於白獅號和哈契沉船，萬曆號沉船中也出有少量。小的口徑 14cm。白獅號是返回荷蘭的商船，而哈契沉船是向巴達維亞運送貨物的中國戎克船（Junk boat），所以這一器型應為荷蘭人專用的。流行的時代應該是十七世紀第一個 10 年之後。

4、大碗

見於阿德比爾神廟、澳門、萬曆號以及哈契沉船，最早葡萄牙徽章瓷也有這個造型，所以這個器型也是延續時間很長的類型，從十七世紀初到十七世紀中期，但產量並不大。從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上來看，很難找出對應的名稱，有可能的包括 1614 年出現的大碗（large bowl），1616 年出現的大牛奶碗（large porcelain milk bowl），1631 年出現的蔬菜盆（vegetable-cup）（附表二）。

5、蓋碗（帶蓋杯）

見於阿德比爾神廟、白獅號、萬曆號以及哈契沉船，數量很少，而且器型也不盡相同，其中阿德比爾神廟的製作最為精細。該器物可能是特別訂製的器型。使用年代該是十七世紀第一個 10 年之後。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上看，1639 年記錄中提到帶蓋杯（covered cup），可能就是指這種器型（附表二）。

6、軍持

有學者認為是船員自己使用的器物，因為數量很少。但從延續時間上看，延續很長，從聖迭哥號一直到哈契沉船都有，其中只有 C 型出現比較晚，僅見於哈契沉船，其他類型均在十七世紀初已經出現。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

最早出現軍持（gorgelets-荷蘭文的 kendi）一詞的時間是 1626 年（附表二）。

7、瓶

從聖迭哥號一直到哈契沉船都有，但並不常見，數量也少。筆者雖然歸納有兩種類型，但其實還有很多沒有開光的直口長頸瓶以及在頸部有凸稜的瓶子，變化很多。萬曆號沉船中還出有葫蘆瓶，由於數量少，因此筆者沒有將其歸入分類當中。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與瓶有關的包括 1623 年出現的瓶（flask），1635 年提到長頸瓶（long-necked flask）和波斯瓶（persian flask），1639 年出現梨形瓶（pear shaped flask）（附表二）。瓶型器物在多艘沉船中均有發現，在歐洲人的擺設中，瓶屬於重要的一類，在歐洲靜物畫中，常作為花瓶出現。

8、執壺

此類器物數量很少，僅見於聖迭哥號和萬曆號沉船。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中，1612 年提到帶流壺（small spouted pot），可能指這種器物，也可能指下文的茶壺（附表二）。

9、罐

早期多見，聖迭哥號、阿神廟、桑托斯宮，萬曆號中仍有少量，流行年代應為十七世紀初至十七世紀 20 年代。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來看，1612 年提到小罐（small oil and vinegar jar），1631 年出現黃油罈（butter jar）和油罈（oil jar）（附表二），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黃油和橄欖油消費屬於時尚，因此需要用貴重的中國瓷器來盛放。這類不太大的罐子很有可能就是做此用途。

10、蓋盒

白獅號、萬曆號和哈契沉船上均有出現，在靜物畫中作為調料盤擺在餐桌之上，流行年代為十七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至十七世紀中期。

11、茶壺

僅見於白獅號，器型與中國的茶壺相類，可能是歐洲人用來飲水、酒或其他飲料的器物，傳世品亦不多見。

表一 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類型分佈表

	加利 福尼 亞	德雷 克海 灘	聖迭 哥號	阿德比 爾神廟	桑托 斯宮	白獅 號	臺灣 澎湖	萬曆號	哈契 號	臺灣 熱蘭 遮城
	1574 -76	1595	1600	1611	1611	1613	1622- 2-24	1625	1643	
Aa 盤	◆	◆	◆	◆	◆	◆				
Ab 盤	◆	◆			◆	◆				
B 盤			◆		◆	◆				
C 盤	◆			◆	◆	◆				
Da 盤			◆			◆		◆	◆	◆
Db 盤						◆	◆	◆		
Ea 盤			◆			◆		◆	◆	
Eb 盤				◆		◆		◆	◆	
Ec 盤			◆	◆		◆	◆		◆	◆
Ed 盤						◆			◆	
F 盤			◆			◆		◆		
G 盤				◆						
Ha 盤								◆		
Hb 盤						◆		◆	◆	◆
Hc 盤						◆		◆	◆	
I 盤										◆

碗	◆	◆	◆	◆		◆				
A 杯			◆	◆						
B 杯			◆			◆		◆	◆	
C 杯					◆			◆	◆	
A 盆									◆	
B 盆						◆		◆	◆	
C 盆						◆				
大碗				◆				◆	◆	
蓋碗				◆		◆			◆	
A 軍 持			◆				◆	◆	◆	
B 軍 持			◆	◆		◆				
C 軍 持									◆	
D 軍 持				◆		◆		◆		
執壺			◆					◆		
A 瓶			◆			◆		◆	◆	
B 瓶			◆						◆	
罐			◆	◆	◆			◆		
蓋盒						◆		◆	◆	
水壺						◆				

三、分組和分期

通過前文對各時期沉船以及考古遺跡出現的克拉克瓷器的分析，結合表一和附表一，我們可以看出，在明代後期至清代早期這段時間，克拉克瓷器存在不同的特徵，器物的組合也有明顯的差異。克拉克瓷的品種、紋樣特徵都隨之發生了變化。

我們選取了幾個典型的地點進行分析：

- (1) 北美的加利福尼亞海岸以及德雷克海灘：A 型盤、C 型盤、碗
- (2) 聖迭哥沉船：A 型盤、B 型盤、D 型盤、E 型盤、F 型盤、碗、A 型杯、B 型杯、A 型軍持、B 型軍持、A 型瓶、B 型瓶、執壺和罐
- (3) 伊朗阿德比爾神廟：A 型盤、C 型盤、E 型盤、G 型盤、碗、A 型杯、大碗、蓋碗、B 型軍持、D 型軍持、罐
- (4) 里斯本桑托斯宮：A 型盤、B 型盤、C 型盤、C 型杯、罐
- (5) 白獅號：A 型盤、B 型盤、C 型盤、D 型盤、E 型盤、F 型盤、H 型盤、碗、B 型杯、C 型杯、B 型折沿盆、蓋碗、B 型軍持、D 型軍持、A 型瓶、蓋盒、茶壺
- (6) 臺灣澎湖：D 型盤、E 型盤、A 型軍持
- (7) 萬曆號：D 型盤、E 型盤、F 型盤、H 型盤、B 型杯、C 型杯、大碗、A 型軍持、D 型軍持、執壺、A 型瓶、蓋盒、罐
- (8) 哈契號：D 型盤、E 型盤、H 型盤、C 型杯、A 型折沿盆、B 型折沿盆、大碗、蓋碗、A 型軍持、C 型軍持、A 型瓶、B 型瓶、蓋盒
- (9) 臺灣熱蘭遮城：E 型盤、I 型盤

對於克拉克瓷的分期與傳統的對某一窯址瓷器的分期，在方法上有一定的不同之處。首先克拉克瓷流行的時間比較短，前後不超過 100 年時間，因此在變化上比較有限，而且因為商品是跟隨顧客需要而調整，因此變化不一定呈現規律，有些器型根據需求延續時間較長，有些較短。有些器型可能是個別人的

訂貨，因此會不定期的出現。筆者根據各類器物共存關係，將其分為兩組：

第一組：代表為 A 型盤、C 型盤、G 型盤、碗、A 型杯、罐

第二組：代表為 H 型盤、I 型盤、C 型軍持、蓋盒、茶壺

其他類型包括 D 型盤、E 型盤、F 型盤、B 型杯、C 型杯、折沿盆、大碗、蓋碗、A、B、D 型軍持、瓶等器型，在出現時間上延續較長。

兩組之間的早晚關係是第一組早於第二組。

四、年代推斷：

根據各地出土的克拉克瓷實物資料觀察，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十六世紀 70 年代，包括在北美德雷克灣海灘的瓷片以及中國江西萬曆初年墓葬中出土的克拉克瓷，均為最早的克拉克瓷實物資料。克拉克瓷屬於帶有明顯的異國情調的一類外銷瓷器，它的出現必定伴隨著歐洲人的訂製。葡萄牙人最早來到中國的時間是正德年間，即十六世紀早期，而他們登陸的地點是在廣東的上川島。近幾年，許多學者對於上川島上遺留的中國瓷器進行了研究，種類包括紅綠彩、青花紅綠彩和青花瓷器。其中青花瓷器帶有“大明嘉靖年制”、“正德年造”以及“大明年造”等款識，可以斷定瓷器的年代為正德至嘉靖早期。學者們在上川島多處地點考察，並未發現明確的克拉克瓷片，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直到嘉靖早期，克拉克瓷這一特殊類型的瓷器還未出現。¹⁸⁶

我們可以將時間再向前推進一點，十五世紀末沉沒的利納淺灘沉船中出水了大量的中國弘治時期的瓷器，證明這是一條向國外運送中國瓷貨的船隻。在這條船上，我們也沒有看到一片克拉克瓷¹⁸⁷。香港竹篙灣也出土了很多中國民

¹⁸⁶ 黃薇、黃清華：《上川島與十六世紀中葡早期貿易》，《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早期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 60-69。

¹⁸⁷ Franck Goddio & Stacey Pierson & Monique Crick, *Sunken Treasure: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2000.

窰青花瓷器¹⁸⁸，證明這裏曾經也是瓷器走私貿易的一個據點，時代大約在弘治正德到嘉靖早期，即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¹⁸⁹，在眾多標本中，學者也未發現一片克拉克瓷的蹤影¹⁹⁰。從上面三個例子，我們可以反證出，直到嘉靖早期，無論是歐人登陸中國還是東南沿海走私的船隻，瓷貨中都還未出現克拉克瓷器。筆者再做一個比較大膽的推測，澳門北灣地區出土了大量的克拉克瓷碎片，包括碗、盤、瓶、軍持、杯、大碗、執壺等多種類型，年代從嘉靖晚期直到萬曆晚期，另有少量瓷器年代與上川島所出瓷片接近，為正德至嘉靖早期。說明早在 1557 年澳門開埠之前，這裡已經開始進行走私貿易。這一發現也與歷史紀錄相互吻合。1557 年葡萄牙人藉口晾曬貨物，佔領了澳門，從此以此為據點開始了他們在東方長達一百年的貿易活動。澳門所發現的這些克拉克瓷應該與葡人有很大的關係，而這些瓷片的年代也剛好可以與葡萄牙人在澳門貿易的歷史事實相互吻合，因此筆者認為，克拉克瓷開始燒制的時間是否與葡人佔領澳門的時間是一致的呢？如果用比較模糊的說法，克拉克瓷始燒的年代大約是在嘉靖晚期開始，應該是合理的推測。

另外，從瓷片的裝飾來看，澳門北灣地區發現了底部有“隆慶元年”四字楷書款的瓷片，另外發現了內底飾有松鹿紋的盤，其裝飾風格與克拉克瓷非常相似。另外在嘉靖晚期，松鹿紋的裝飾也非常多見，明顯與嘉靖皇帝本人篤信道教有很大的關係。

克拉克瓷停燒的年代，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來看，“1657 年確定是

¹⁸⁸ 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9，圖 76。

¹⁸⁹ Peter Y.K. Lam, Late 15th to early 16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Penny's Bay,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86-1988*,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rban Council, p162. 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An Addendum,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89-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rban Council.

¹⁹⁰ 同上註, p. 159.

精美的明代瓷器和釉明代特徵的瓷器運往歐洲市場的終結”¹⁹¹。這一時期東南戰亂，景德鎮被毀，瓷器供應不及，且價高質粗，荷蘭人得不到足夠的貨源。清初人士葉夢珠以其親身經歷，在《閩世編》中指出，“崇禎初時，窯無美器，最上者價值不過三五錢銀一隻。醜者，三五分銀十隻耳。順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醜，較甚於舊，而價逾十倍”¹⁹²。因此，在1657年之後，荷蘭人轉向日本訂燒克拉克瓷。進入清代之後，爲了剿滅鄭氏家族，康熙加強了海禁政策，直到收復臺灣，1683年重開海禁，歐洲重新開始向中國景德鎮訂貨，但器物從造型到紋樣已經與之前的克拉克瓷大相徑庭，成爲另外的外銷瓷種類，因此筆者將克拉克瓷停燒的年代定爲1657年。

根據以上的年代判定，結合紀年材料，筆者將克拉克瓷分爲兩期：

第一期：以第一組器物爲代表，時間是十六世紀後半期至十七世紀的20年代以前。

第二期：以第二組器物爲代表，時間是十六世紀20年代至十六世紀中期。克拉克瓷風格的形成時期是在十六世紀後半段，而克拉克瓷最爲成熟和繁盛的時期應該是從第一期的後半段開始，即十七世紀初開始，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的50年代。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間，即十六世紀的10至20年代這20幾年，是克拉克瓷從最初的探索階段向後期的成熟階段過渡的時期，前後期的器物都有發現。這一點從東印度公司的紀錄來看，1610年開始，中國瓷器的出口數量明顯增加，從少量增加到幾千件至近萬件，表明荷蘭東印度公司從這一時期開始，正式的大規模向歐洲運銷中國瓷器，這與白獅號上中國瓷器的規模是可以相互對應的（附表二）。

¹⁹¹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27.

¹⁹² [清]葉夢珠：《閩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87。

第三節 福建漳州平和窯生產的克拉克類型瓷器類型分析

一、分類研究

沉船和考古遺址出土的克拉克瓷風格的漳州窯瓷，比較典型的有前後變化的只有盤，因此這一部分的分類只針對盤類器物。

A 型

紋樣上接近景德鎮的 A 型盤，但口徑比較大。口徑 22-2-40cm，敞口折沿，腹部較深，矮圈足。口沿處有花卉或風景紋環帶。內底有圓圈，內繪花鳥、松鹿紋圖案，內腹有折枝花卉紋或空白。

1、聖迭哥號¹⁹³ 1600 (圖 2-3-1)

口徑 29cm。中心為花鳥紋，折沿為樓閣風景紋。

2、聖迭哥號¹⁹⁴ 1600 (圖 2-3-2)

口徑 30cm。中心為松鹿紋，折沿為樓閣風景紋。

3、桑托斯宮¹⁹⁵ 1613 (圖 2-3-3)

中心為松鹿紋。

B 型

接近景德鎮的 B 型盤。小盤，敞口，花口或圓口，腹部有壓印，盤腹淺，矮圈足。口徑 20cm 左右，內底有藍色圓圈，內有花紋，不見開光。製作較規整，胎體較為細膩潔白。

1、聖迭哥號¹⁹⁶ 1600(圖 2-3-4)

口徑為 19cm，中心為丹鳳朝陽紋。

¹⁹³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p. 96, pic. 67.

¹⁹⁴ 同上註, p. 96, pic. 68.

¹⁹⁵ Daisy Lion - 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p. 61, fig. 110.

¹⁹⁶ 同註 189, p. 94, pic. 64.

2、聖迭哥號¹⁹⁷ 1600(圖 2-3-5)

口徑為 18.7cm，中心為花鳥紋。

3、聖迭哥號出水¹⁹⁸ 1600(圖 2-3-6)

口徑為 20cm，中心為團花。

C 型

這一類型不見於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口徑 16-40cm 不等。花口或圓口，敞口折沿，腹部較深，矮圈足。口沿處有錦地開光環帶。內底有圓圈，內繪丹鳳朝陽、魚躍龍門、松鹿、玉兔等圖案，內腹沒有紋飾。

1、聖迭哥號 1600 (圖 2-3-7)

口徑 18.7cm，中心為魚躍龍門。¹⁹⁹

2、聖迭哥號 1600 (圖 2-3-8)

口徑 30cm，中心為丹鳳朝陽。²⁰⁰

3、聖迭哥號 1600 (圖 2-3-9)

口徑 39.5cm，中心為松鹿紋。²⁰¹

4、平順沉船(Binh Thuan)²⁰² 1608 (圖 2-3-10)

口徑 26cm，中心為丹鳳朝陽

5、北礁 3 號²⁰³ 萬歷年間(圖 2-3-11)

口徑 41.2cm，中心為松鹿紋。

6、白獅號²⁰⁴ 1613 (圖 2-3-12)

¹⁹⁷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p. 94, pic. 65.

¹⁹⁸ 同上註, p. 95, pic. 66.

¹⁹⁹ 同上註, p. 101, pic. 75.

²⁰⁰ 同上註, p.99, pic. 72.

²⁰¹ 同上註, p.103, pic. 80.

²⁰²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p. 65.

²⁰³ 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著：《西沙水下考古 1998-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69-170。

²⁰⁴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口徑 16.2cm，中心爲丹鳳朝陽紋。

7、臺灣澎湖鳳櫃尾出土²⁰⁵ 1622-2-24 (圖 2-3-14)

殘片，僅見錦地開光的口沿部分

D 型

這一類型不見於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敞口弧腹，矮圈足。口沿處爲回文飾帶，中心圓圈，內繪丹鳳朝陽、花卉水鳥紋等。

1、德雷克灣出土²⁰⁶ 15 世紀末 (圖 2-3-15)

殘片，僅見中心植物紋。

2、聖迭哥號²⁰⁷ 1600 (圖 2-3-16)

口徑 28cm，中心爲丹鳳朝陽。

3、平順沉船²⁰⁸ 1608 (圖 2-3-17)

口徑 25.5cm，中心爲丹鳳朝陽。

4、白獅號²⁰⁹ 1613 (圖 2-3-18)

口徑 18.4cm，中心爲丹鳳朝陽。

5、萬曆號²¹⁰ 1625 (圖 2-3-19)

殘片，僅見內腹開光。

6、臺灣澎湖風櫃尾出土²¹¹ 1622-2-24 (圖 2-3-20)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202.

²⁰⁵ 盧泰康：《台澎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四輯，台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1，頁 227，圖 1-6。

²⁰⁶ George Kuwayama, *Chinese Ceramics in Colonial Mexico*,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 61.

²⁰⁷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p. 106, pic. 84.

²⁰⁸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p. 19.

²⁰⁹ C.L. van der Pijl-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201.

²¹⁰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54-255.

²¹¹ 盧泰康：《臺灣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四輯，

E 型

與景德鎮的 C 型盤相類。口徑約 28cm。圓口或花口，弧腹，內壁內有大片的扇形開光，開光為單線勾勒。開光內飾花卉紋或花卉加動物紋，用筆較細膩。中心飾松鹿紋、池塘水鳥紋等。折沿外部也有開光，開光內有簡單的雜寶紋。

1、聖迭哥號²¹² 1600 (圖 2-3-21)

口徑 28cm，中心為池塘水鳥紋。

F 型

與景德鎮生產的 E 型盤有些相似之處，但並非完全相同。口徑約 28cm。花口，折沿，弧腹，折沿處有大片的菱形開光。開光內飾雜寶紋或花卉紋，用筆較細膩。中心飾池塘水鳥紋等。

1、聖迭哥號²¹³ 1600 (圖 2-3-22)

口徑 28cm，中心為池塘水鳥紋。

G 型

器型與景德鎮生產的 D 型盤相類，但口徑較大。口徑約 40cm，敞口弧腹，內壁內有大片的扇形開光，開光為單線勾勒。開光內飾花卉紋，大開光中間有小開光，開光內為纏絡紋。中心飾池塘水鳥紋、丹鳳朝陽等。外壁裝飾弦紋。

1、聖迭哥號²¹⁴ 1600 (圖 2-3-23)

口徑 37.3cm，中心為花卉紋。

2、平順沉船²¹⁵ 1608 (圖 2-3-24)

口徑 37cm，中心為丹鳳朝陽圖。

3、白獅號²¹⁶ 1613 (圖 2-3-25)

臺北：財團法人陳昌蔚文教基金會，2001，頁 227，圖 1-4。
²¹²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p. 113, pic. 96.
²¹³ 同上註, p. 114, pic. 98.
²¹⁴ 同上註, p. 117, pic. 102.
²¹⁵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p. 17.

口徑 38cm，中心爲丹鳳朝陽。

4、白獅號²¹⁷ 1613 (圖 2-3-26)

口徑 36cm，中心爲丹鳳朝陽。

5、臺灣澎湖鳳櫃尾出土²¹⁸ 1622-2-24 (圖 2-3-27)

H 型

裝飾最爲複雜，與 E 型克拉克瓷式樣完全一致。

1、聖迭哥號²¹⁹ 1600 (圖 2-3-28)

中心爲花鳥紋。

2、聖迭哥號²²⁰ 1600 (圖 2-3-29)

口徑 29.5cm，中心爲花鳥紋。

3、平順沉船 1608²²¹ (圖 2-3-30)

口徑 37cm，中心爲丹鳳朝陽。

I 型

這一類型不見於景德鎮生產得克拉克瓷盤，但邊飾與景德鎮生產的折沿盆相似。口徑約 27cm，敞口弧腹，內壁錦地開光，中心爲花鳥紋，足底粘沙。

1、平順沉船 1608²²² (圖 2-3-31)

口徑 27cm，中心爲丹鳳朝陽。

2、白獅號²²³ 1613 (圖 2-3-32)

²¹⁶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99.

²¹⁷ 同上註。

²¹⁸ 盧泰康：《臺灣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四輯，頁 227，圖 1-2。

²¹⁹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p. 118, pic. 105.

²²⁰ 同上註, p. 119, pic. 106.

²²¹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p. 32.

²²² 同上註, p. 28.

口徑 27cm，中心爲花鳥紋。

J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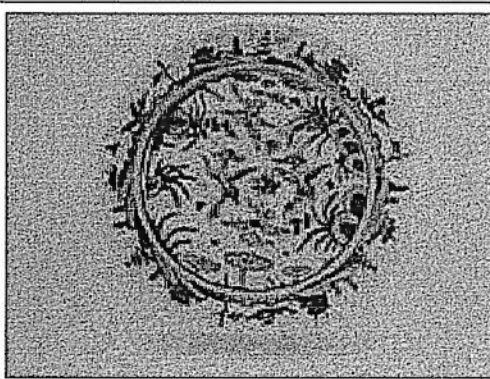
這一類型不見於景德鎮生產得克拉克瓷盤，敞口弧腹，口徑較大，內壁有錦地開光，開光內繪花卉紋或書寫中文文字，盤心內底多繪花鳥紋。

1、白獅號²²⁴ 1613 (圖 2-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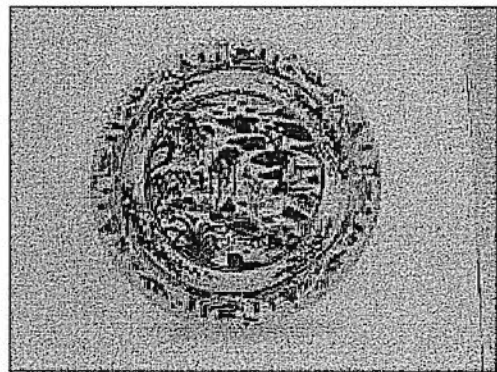
口徑 44cm，敞口斜弧腹，內壁錦地開光，中心爲花鳥紋，足底粘沙。

2、臺灣澎湖鳳櫃尾出土²²⁵ 1622-2-24(圖 2-3-34)

錦地開光，開光內有“月”字。



(圖 2-3-1) 聖迭哥號 1600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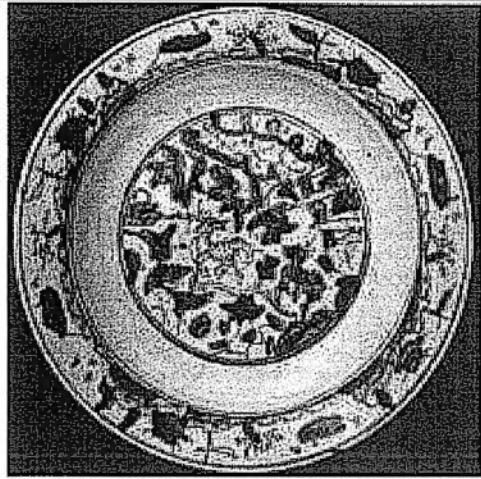


(圖 2-3-2) 聖迭哥號 1600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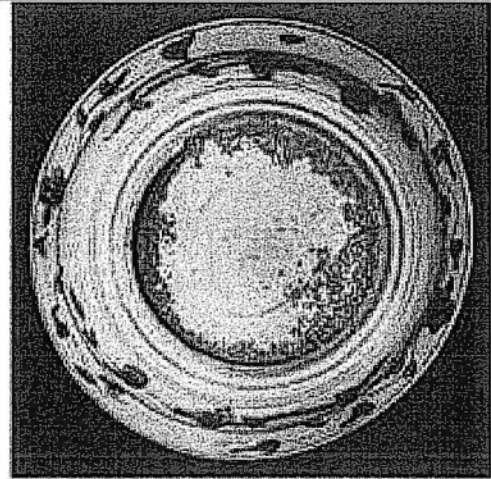
²²³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204.

²²⁴ 同上註, p.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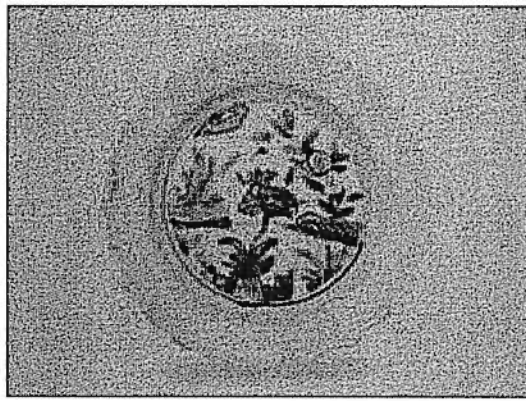
²²⁵ 盧泰康：《臺灣地區出土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瓷》，《陳昌蔚紀念論文集》第四輯，頁 227，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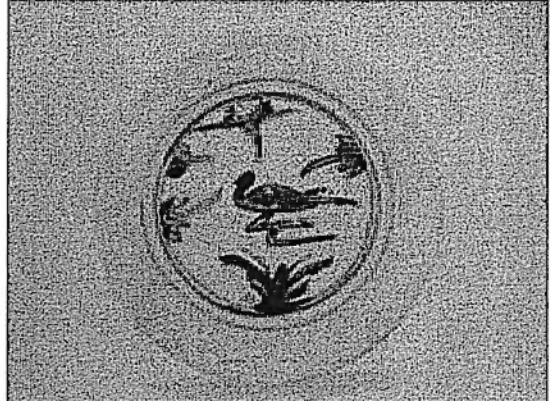
(圖 2-3-3a) 桑托斯宮 1613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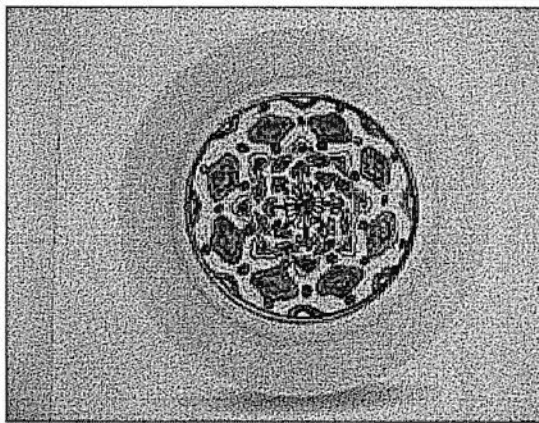
(圖 2-3-3b) 桑托斯宮 1613 A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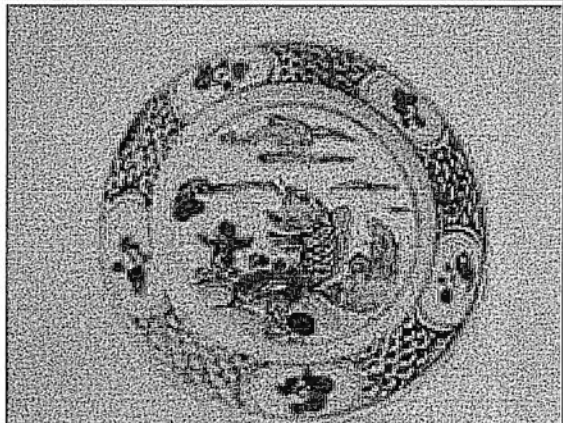
(圖 2-3-4) 聖迭哥號 1600 B 型



(圖 2-3-5) 聖迭哥號 1600 B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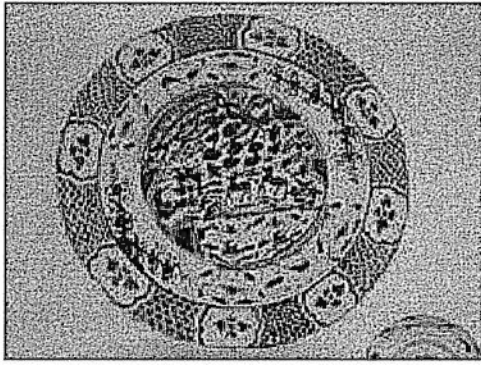


(圖 2-3-6) 聖迭哥號 1600 B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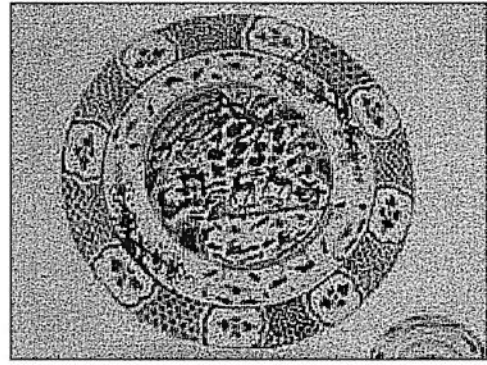


(圖 2-3-7) 聖迭哥號 1600 C 型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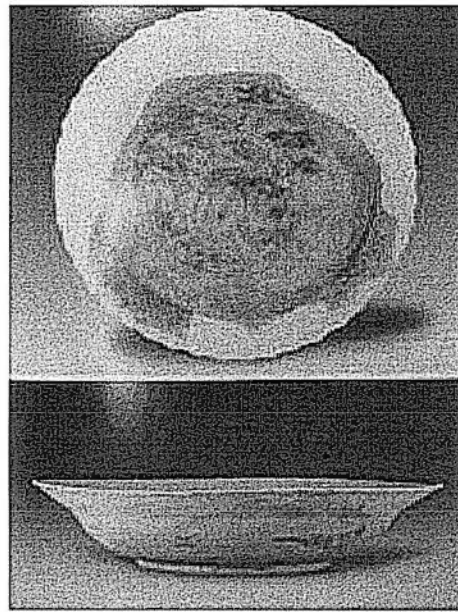
(圖 2-3-8) 聖迭哥號 1600 C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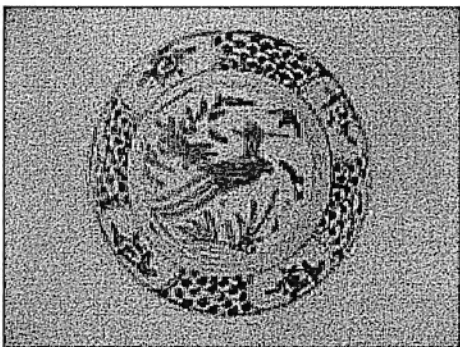
(圖 2-3-9) 聖迭哥號 1600 C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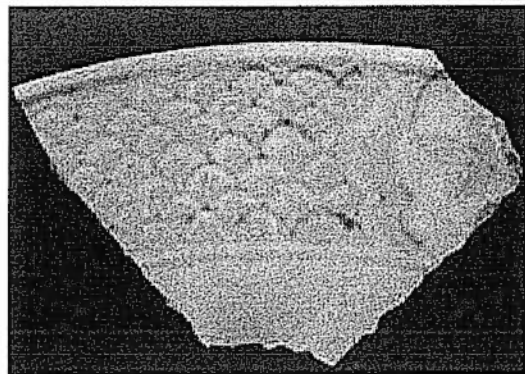
(圖 2-3-10) 平順沉船 1608 C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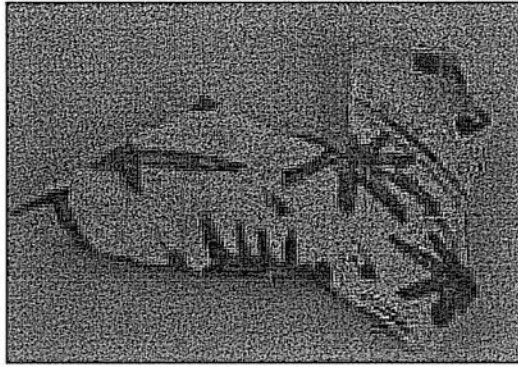
(圖 2-3-11) 北礁3號 C型



(圖 2-3-12) 白獅號 1613 C型



(圖 2-3-14) 臺灣澎湖鳳櫃尾 1622-2-24
C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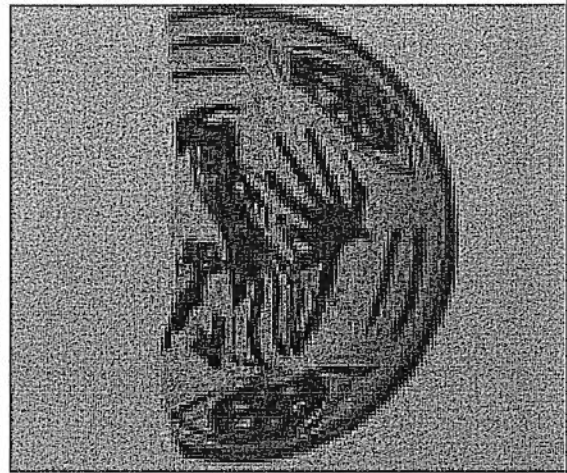
(圖 2-3-15) 德雷克灣出土 D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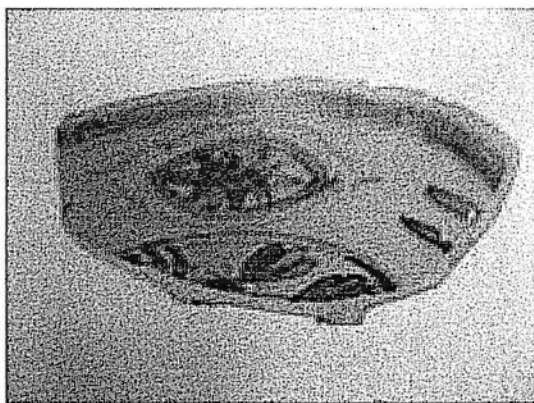
(圖 2-3-16) 聖迭哥號 1600 D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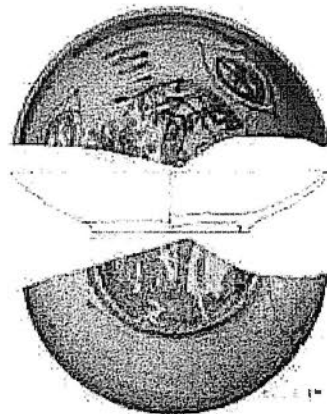
(圖 2-3-17) 平順沉船 1608 D型



(圖 2-3-18) 白獅號 1613 D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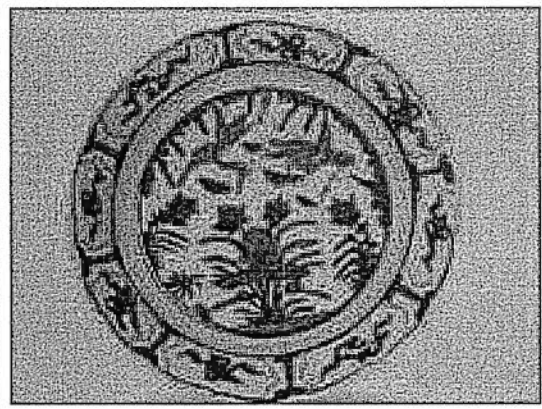
(圖 2-3-19) 萬曆號 1625 D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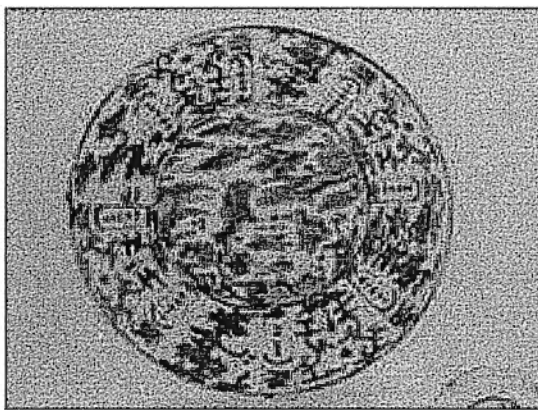
(圖 2-3-20) 臺灣澎湖風櫃尾 1622-2-24
D型



(圖 2-3-21) 聖迭哥號 1600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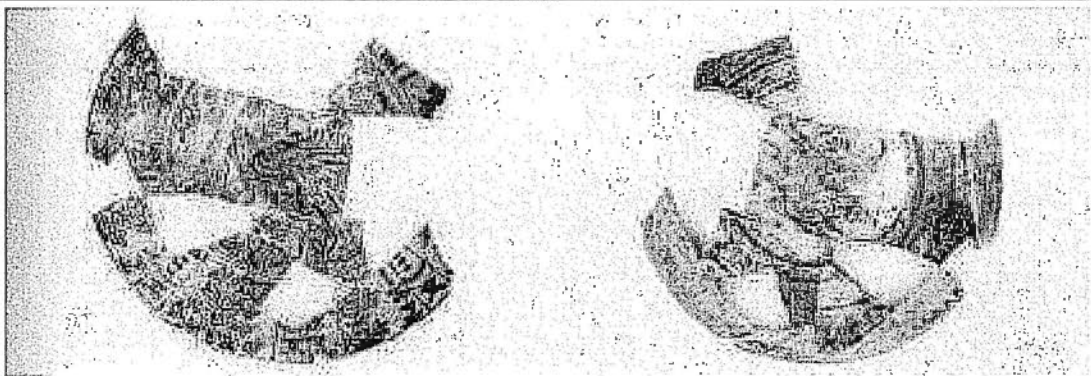
(圖 2-3-22) 聖迭哥號 1600 F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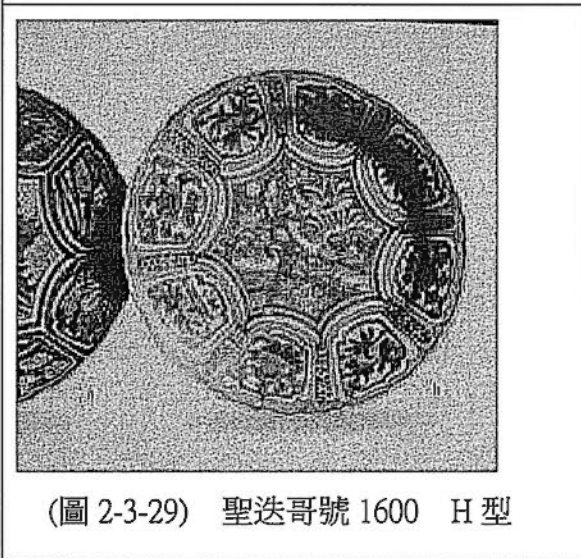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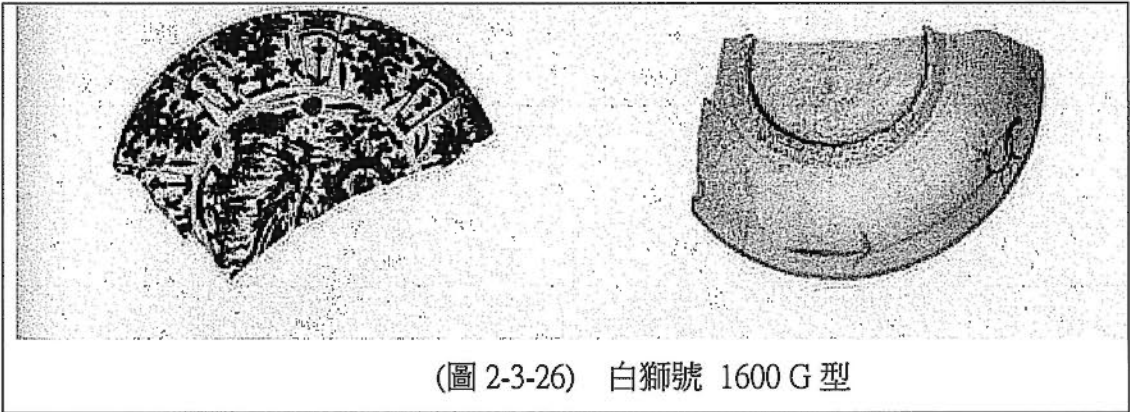
(圖 2-3-23) 聖迭哥號 1600 G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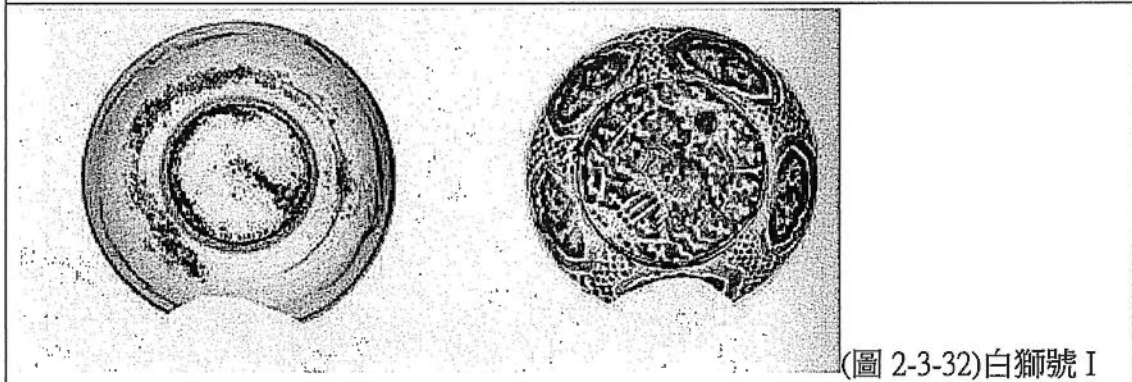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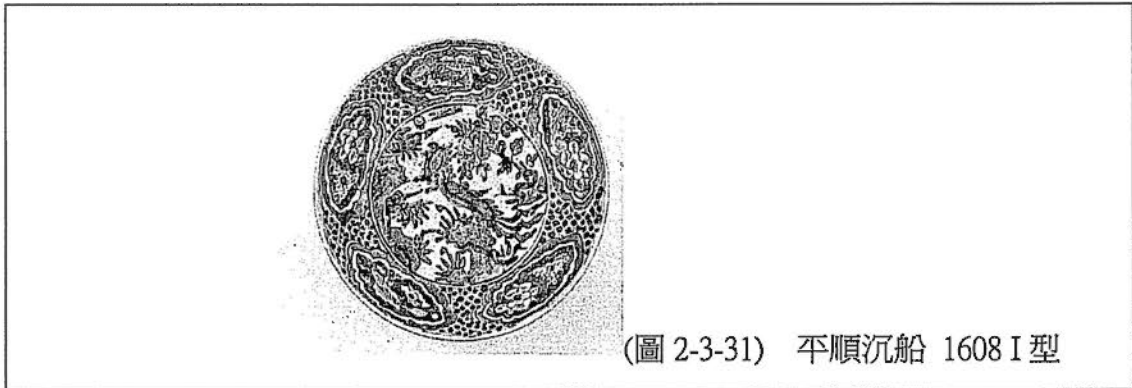


(圖 2-3-24) 平順沉船 1600 G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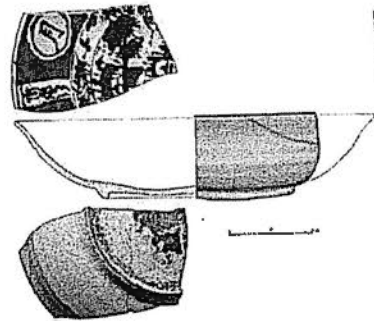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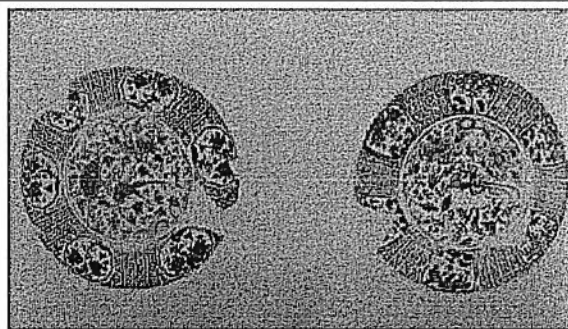


(圖 2-3-25) 白獅號 1600 G 型





型



二、類型分析

A 型盤與景德鎮的 A 型盤紋樣佈局相似，但口徑較大，腹部也比較深。實物見於聖迭哥號和桑托斯宮，與 A 型盤分佈的年代基本吻合，說明兩地生產同種器物。流行時間不超過十七世紀第一個 10 年。

B 型盤與景德鎮的 B 型盤形制相似，品質略低於景德鎮產品，僅見於聖迭哥號沉船，年代與景德鎮同類瓷器重合，應為景德鎮瓷器的補充。

C 型盤不見於景德鎮克拉克瓷中，但同樣的裝飾，在景德鎮生產的瓶罐類器物中很常見，另外這種折沿錦地開光的紋樣，也較多見於景德鎮清代外銷瓷盤中。在漳州窯瓷器中，這樣的造型一直延續到明代晚期，北礁三號沉船中也有發現。

D 型是漳州窯瓷器中出現最早，延續時間最長的一類。最早見於北美 Drake 海灘，另外再聖迭哥號以及白獅號上均作為商品出現（有數量較多的重複器物）。一直延續到明晚期，萬曆號上還出現了一片 D 型盤，推測可能作為水手自用器物出現。說明這一器型在歐洲還是很受歡迎的。同類器物在臺灣的澎湖和安平熱蘭遮城也有發現。

E 型盤與景德鎮生產的 C 型盤的開光佈局非常相似，均為扇形的大開光，不過 E 型盤是沒有模印的，而且不折沿。實物僅見於聖迭哥號。

F 型盤造型與景德鎮 Aa 型盤相似，但折沿部分帶有開光，與 Aa 的連續圖案有所不同。紋樣佈局上與景德鎮 E 型盤相類。這一型發現的實物很少，僅一件，見於聖迭哥號。品質較高，幾乎可以媲美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

G 型盤與景德鎮生產的 D 型盤開光佈局方式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是 G 型盤是敞口，而且口徑較大，整體器物從造型和紋飾上都顯得比較粗糙。實物見於聖迭哥號和白獅號上，說明直到十七世紀的 20 年代以前，這類漳州窯生產的開光瓷器仍然銷往歐洲，是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一種補充。

H 型盤，從造型和紋飾上看，與景德鎮 E 型盤完全一樣，而且製作也比較精緻，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實物僅見於聖迭哥號。

I 型盤和 J 型盤，都是錦地開光碟，實物見於白獅號。這兩種類型在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中未見，屬漳州窯特有的造型。在東南亞博物館收藏了一件 C 型和 I 型疊燒的標本，表明兩型流行時間上是重合的（圖 2-3-35）²²⁶。

通過觀察，筆者發現，在十六至十七世紀運往歐洲的商船上，漳州窯瓷器的比例從開始的與景德鎮窯瓷器近乎平分秋色到十七世紀 20 年代以後逐漸減少，顯示歐洲人對於中國瓷器的認識的逐步加深。另外漳州窯器型主要以盤為主，說明漳州窯瓷業生產的基礎畢竟比較薄弱，其興起的時間大約就在明代的後期，因此在處理比較複雜的器型的時候，就顯現出技術的不足，因此在運銷歐洲的船上，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瓷絕大多數都是盤。另外漳州窯生產的瓷盤大多口徑偏大，有兩個原因。一是胎土質量較差，不易精工細作。二是漳州窯主攻東南亞市場，顧客信奉伊斯蘭教，飲食習慣方面與阿拉伯人一樣，因此喜用大盤。

漳州窯與景德鎮的瓷器相互配合，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這段時間，活躍在中國到歐洲的貿易線上。

²²⁶ Barbara Harrison, *Later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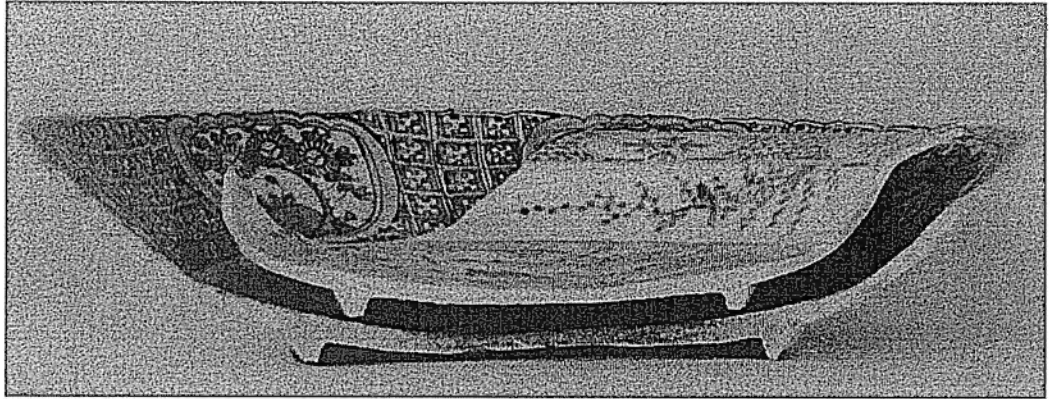


圖 2-3-35 漳州窯瓷器疊燒的標本（十七世紀）

表二 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瓷類型分佈表

	Drake 十六世 紀末	聖迭 哥號 1600	平順 沉船 1608	桑托斯 宮 1611	白獅號 1613	北礁三 號 1620	臺灣鳳 櫃尾出 土 1622-2-24	萬曆號 1625
A 盤		◆		◆				
B 盤		◆						
C 盤		◆	◆			◆		
D 盤	◆	◆	◆		◆		◆	◆
E 盤		◆						
F 盤		◆						
G 盤		◆	◆		◆		◆	
H 盤		◆	◆					
I 盤			◆		◆			
J 盤					◆		◆	

三、年代判定

從時間上看，漳州窯所生產的克拉克類型的瓷器以盤數量最多，主要流行於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 20 年代這段時間，與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第一期時代相吻合，其中 A 型、B 型、E 型、F 型、G 型、H 型與景德鎮生產克拉克瓷器型相類。由此筆者推斷，漳州窯在早期，是景德鎮生產克拉克瓷的重要補充。

另外，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類型器物的尺寸較大，大盤居多（經過筆者對所收資料的統計，口徑超過 30 釐米的盤約佔總數的一半，而超過 25 釐米得更是接近總數的三分之二。同樣的統計方法，景德鎮生產的盤型器，超過 25 釐米的僅有三分之一），這與早期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中所記載的大盤（Large porcelain dish）相吻合，如 1608 年的 Bantam 上就運載了 278 件大盤（Large porcelain dish），而另外一艘 1608 年船 Gouda 號上則有大盤（Large porcelain dish）和小盤（smaller dish）兩種。按照這個時間，結合景德鎮和漳州窯瓷器的情況，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將景德鎮和漳州窯瓷器放在一起形成的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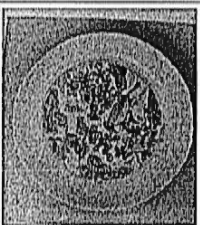

學者們經常引用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將中國瓷器（fine porcelain）分為細瓷和粗瓷（coarse porcelain），但根據記錄，1596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中曾經提到了瓷期分為精瓷和粗瓷，價格相差一倍。²²⁷精細瓷器（Fine Porcelina）一詞出現在訂貨單是在 1616 年，1620 年以後，記錄中 fine porcelain 出現的次數增多。在 1640 年開始，訂單中出現了 fine 和 coarse 的分界，將兩種瓷器分別記錄，而在這之前並沒有，說明荷蘭人這時候已經可以將景德鎮和漳州生產的瓷器分開，這也從反面證明荷蘭人 1638 年才正式出現了 Kraak Porcelain 的記錄，推測在此之前，荷蘭人將兩地生產的瓷器混在一起售賣（附表二）。

²²⁷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21.

我們再回頭從沉船中找答案，現在可以見到的運載大量漳州窯瓷器去到歐洲的船是白獅號，在之後的萬曆號以及 1630 年沉沒的聖貢薩洛（Sao Goncalo）號上，一直到 1643 年沉沒的哈契號沉船都只看到零星的漳州窯瓷器，且幾乎不見重復器物，因此筆者認為，最遲在進入十七世紀 30 年代以後，歐洲人已經可以分辨出景德鎮瓷器和漳州窯瓷器的優劣，所以在這之後，漳州窯瓷器才慢慢淡出歐洲市場。

由此筆者推斷，福建生產的作為大量商品出售的克拉克類型瓷器的時代是從十六世紀後期開始到十七世紀 20 至 30 年代結束，在這之後，漳州窯依然大量生產外銷瓷器，但回歸到東南亞市場。

附表一：克拉克瓷（景德鎮）類型分期圖

	第一期				第二期			
	1570-1590	1590-1600	1600-1610	1611-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 以後
Aa 型 盤								
Ab 型 盤								
B 型 盤								

¹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HI n.2 - decembre 2001*, p. 60, fig. 8.

² 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p.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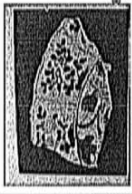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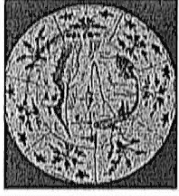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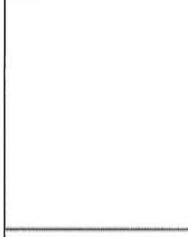







³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50, A. 260.

⁴ Daisy Lion - 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édition, 1998, p. 30, fig. 52.

⁵ 同註 4, p. 40, fig. 72.

⁶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2.

⁷ 同註 4, p. 42, fig. 76.

C 型盤							
Da 型盤							
Db 型盤							

⁸ George Kuwayama, *Chinese Ceramics in Colonial Mexic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7, p. 54, figure 16.

⁹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ı and Arda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46, A. 159.

¹⁰ Daisy Lion - 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édition 1998, p. 47, fig. 83.

¹¹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i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2-decembre 2001*, p. 57, fig. 1.

¹²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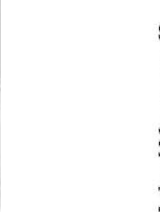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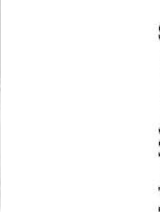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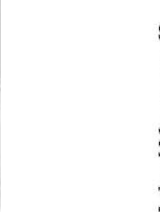



¹³ 姚澄濤等：《試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頁89，圖版八—4。

¹⁴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39.

¹⁵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08-213.

¹⁶ 同註 14, pp. 81-82.

¹⁷ 同註 15, pp. 214-219.

Ea 型 盤														
Eb 型 盤														
Ec 型 盤														

¹⁸ Saga of the San Diego, Philippines: National Museum, p. 69.

¹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53-59.

²⁰ Sten Sjostrand & Sharifah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m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62-169.

²¹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3.

²²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ı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2, A. 189.

²³ 同註 19, pp. 60-61.

²⁴ 同註 20, pp. 170-179.

²⁵ 同註 21, p. 32, p. 40.

²⁶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1565-1600*, p. 57, fig.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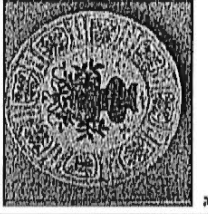




²⁷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4.

²⁸ 同註 22, p. 261, A. 187.

²⁹ 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江西元明青花瓷》，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2，圖 108。

³⁰ 彭明燾：《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文物天地》2004 年第 12 期，頁 40。

³¹ 同註 21, pp. 32-34, p. 40.

Ed 型盤									
F 型盤									
G 型盤									
Ha 型盤									

³² C.L. van der Pijl-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7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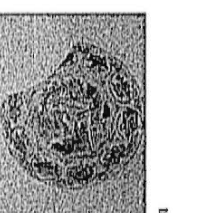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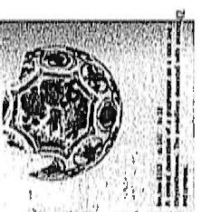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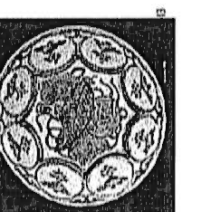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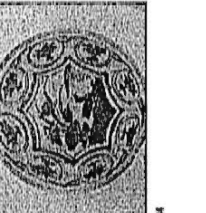





³³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4.

³⁴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50.
同註 32, p. 70.

³⁵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80-181.

³⁷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58, A. 183.

³⁸ 同註 36, pp. 220-223.

Hb 型盤								
Hc 型盤								
I 型盤								
碗								

³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83-100.

⁴⁰ Sten Sjostrand & Sharif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24-233.

⁴¹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4, pls. 28

⁴² 同註 39, pp. 101-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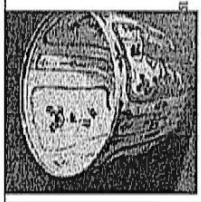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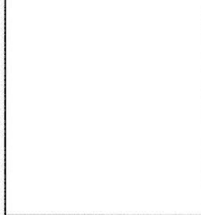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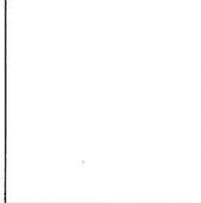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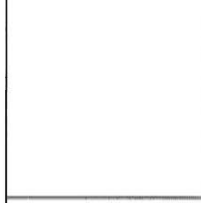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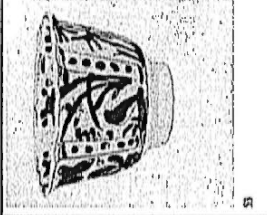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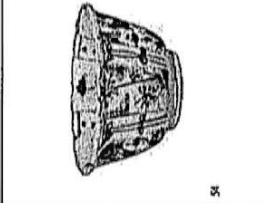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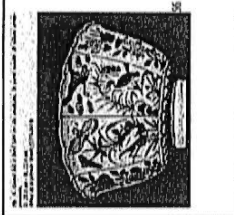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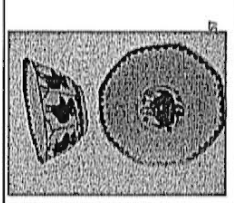



⁴³ 同註 40, pp. 234-245.

⁴⁴ 同註 41, p. 34, pls. 29.

⁴⁵ 轉引自盛榮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6 年博士論文，頁 133 頁 196，圖 4-1-5。

⁴⁶ Clarence Shangraw & Edward P. Von der Porten, *The Drake and Cermeño Expeditions' Chinese Porcelains at Drakes Bay, California 1579-1595*, California: Santa Rosa Junior College and Drake Navigators Guild, 1981, p. 32.

⁴⁷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44.

A 型杯							
B 型杯							
C 型杯							
Aa 型折 沿盆							

⁴⁸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55, A. 176.*

⁴⁹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41.

⁵⁰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40-341.*

⁵¹ 同註 48, p. 237, A. 150.

⁵² 同註 50.

⁵³ 同註 49, p. 119-127.

⁵⁴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it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160-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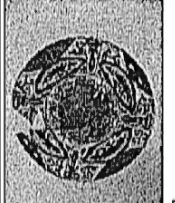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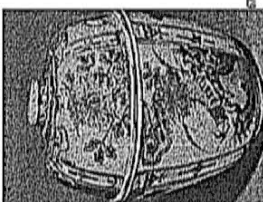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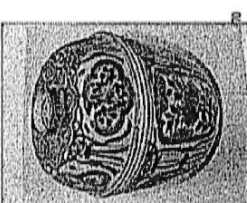
⁵⁵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5, pls. 33.

⁵⁶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édition 1998, p.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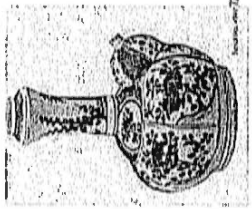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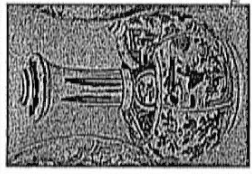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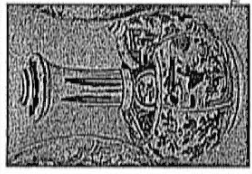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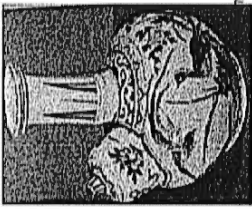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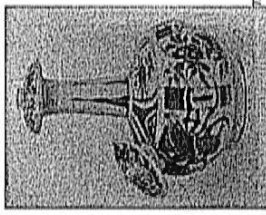




⁵⁷ 同註 54, pp. 152-153.

⁵⁸ 同註 55, p. 44.

⁵⁹ 同註 58, p. 34, pls. 27.

Ab 型折 沿盆						
Ac 型折 沿盆						
大 碗						
蓋 碗						

⁶⁰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04-112.
⁶¹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d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252-253.
⁶²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4, pls. 30.
⁶³ 同註 60, p. 118.
⁶⁴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47, A. 160.
⁶⁵ 同註 61, pp. 101-107.
⁶⁶ 同註 62, p. 41, pls. 48.

A 型軍持				
B 型軍持				
C 型軍持				

⁶⁷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35, A. 148.

⁶⁸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ion'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58-159.

⁶⁹ Sten Sjostrand & Sharif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78-81.

⁷⁰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5, pls. 54.

⁷¹ National Muys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ys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p. 338-339.

⁷² 同註 69, pp. 9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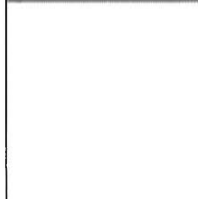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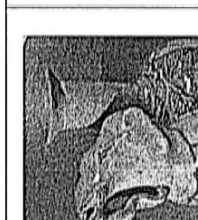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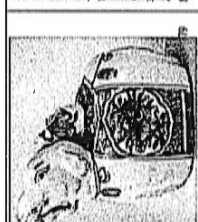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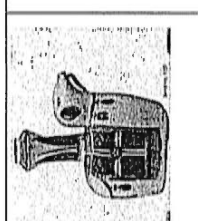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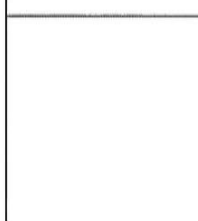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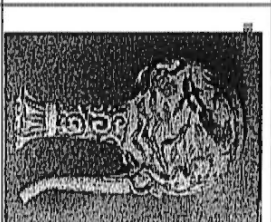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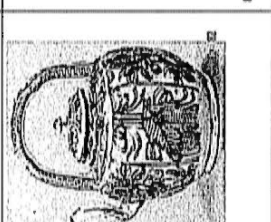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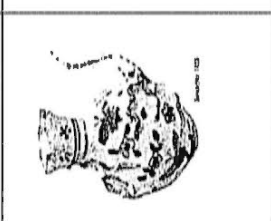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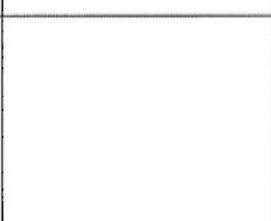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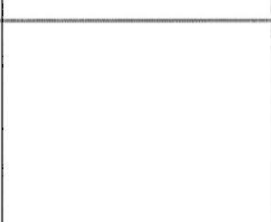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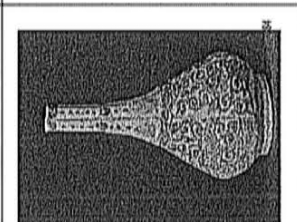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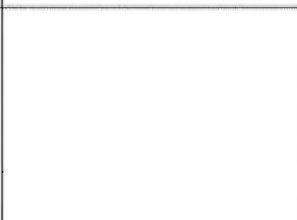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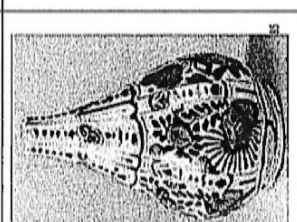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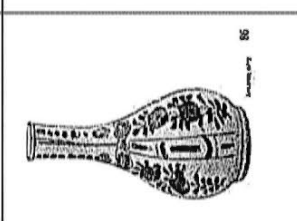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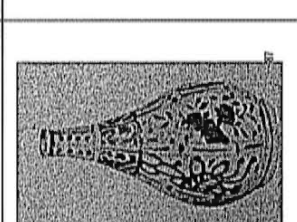

⁷³ 同註 70, p. 45, p. 40, pls. 46.

⁷⁴ 同註 71, pp. 338-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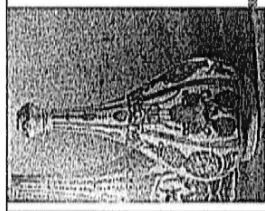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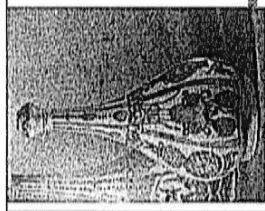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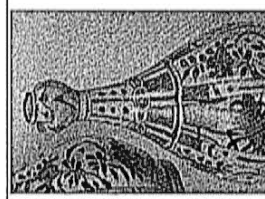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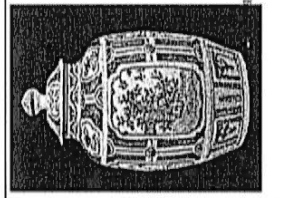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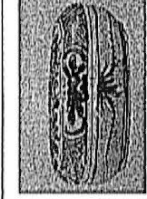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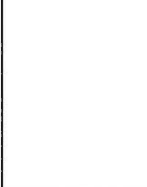
⁷⁵ 同註 67, A. 139.

⁷⁶ 同註 68, pp. 130-131.

⁷⁷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42, pls. 50.

D 型單持								
壺類								
A 型瓶								

- 76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 228, A. 140.
- 77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32-133.
- 78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0-91.
- 79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38.
- 80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p. 128-129.
- 81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6-97.
- 82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p. 334.
- 83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hi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34-135.
- 84 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94-95.
- 85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5, pls. 35.

B 型 瓶								
罐								
蓋 盒								

⁸⁸ 同註 84, pp. 336-337.

⁸⁹ 同註 87, p. 41, pls. 48.

⁹⁰ 同註 84, pp. 320-321.

⁹¹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13, A. 124.

⁹² T. Misugi,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13, A. 124.

⁹³ Sten Sjostrand & Sharif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and Sten Sjostrand, 2007, pp. 74-75.

⁹⁴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and J. 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p. 138.

⁹⁵ 同註 93, pp. 84-85.

⁹⁶ Sheaf, Colin &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p. 35, pls. 36.

附表二 荷蘭東印度公司瓷器貿易記錄表¹

時間	船名	出發地	目的地	陶瓷類型	陶瓷總量	陶瓷總價	陶瓷單價	器物來源	備註
1604	Catharina	北大年 Patani		各類瓷器					
1604.3.24		萬丹 Bantam	法拉盛 Flushing	各類萬曆時期瓷器					
1608	Bantam			大盤	278		3.33florins/件		
1608.9.25	Gouda	北大年	荷蘭 Holland	大盤 8 件 較小盤 7 件	15	3.3135florins	0.209/件		
1610.7	Roode Leeuw		荷蘭	瓷器	9227				
1612.12.5	Wapen van Amsterdam	萬丹		大盤 large dish	25	161			5 桶 (5 件/桶)
1612.12.5	Vlissingen			大盤 large dish 黃油碟 butter dish 折沿盆 clapmutsen 水果盤 fruit dish 小圓鍋 round small pot 小盤 small saucer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餐盤 table plate 小罐 small oil and vinegar jar 白蘭地酒杯 small brandy cup(荷蘭文: pimpelken) 帶流壺 small spouted pot 白蘭地酒瓶 bottle for French brandy	38641	6793 florins	0.5 florin		平均每件 0.175 florin
1614.10.25	Gelderland	萬丹		1/2 盤 half sized dish 1/3 盤 third sized dish 1/4 盤 quarter sized dish	69057	11545 florins			平均每件 0.17 florin

¹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Chapter 6 – 8, pp. 21-64

1614.11.10					大約 350000 件 (應該不準確)	25000 reals			Jan Pietersz. Coen writes to the Directors in Holland he will send a lot of porcelain; 作者以之前的價錢去計算這個數量 以每件 0.17florin 計算
1615.11.25	return cargo	北大年	荷蘭		24000	1700reals			
1616.1.5				1/2 盤 half sized dish 1/3 盤 third sized dish 1/4 盤 quarter sized dish					
1616.1.1	Rotterdam	萬丹	鹿特丹 Rotterdam	大牛奶碗 large porcelain milk bowl 22 瓷罇 8014		2250florins	0.28	Patani	大部分是碗和盤
				加彩 (可能指青花) 水果盤 enamelled fruit dish 220 水果盤 white and painted fruit dish 180 1/2 白瓷折沿盆 half size white clappmutsen 220 白瓷大杯 large white cup 220 彩瓷杯 fine white and enamelled cup 460	27997	5413	0.19florin	Bantam	
1616.1.15	Mauritius	萬丹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細白瓷杯 fine small white cup 880 龍紋小杯 small cup with dragon 170 彩瓷杯 white and enamelled cup 70	23023	11447 florins			平均每件 0.495florin
1616.3.31	Dolphyn	萬丹	米德爾堡 Middelburg	瓷罇	7679	2469			平均每件 0.32florin

² 吉林大學辭典編寫組編：《英漢漢英文化考古辭典》，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頁 56。

1616.10.10	Hart	萬丹	代爾夫特 Delft		3730	599			平均每件 0.16florin
1620.3.1	Vliegende Bode/Oud Hollandia								
1620.11.4	中國船					一箱錢			
1622.1.21	Gouda	巴達維亞 Batavia			約 25300				首次見到蔬菜碗 vegetable bowl & 芥末杯 mustard cup
1622.9.6	Leeuwinne van Jacatra	巴達維亞	荷蘭		6361	1650 florins(包括 58florins 運費)			平均每件 0.25florin
1623.2.1	Mauritius	巴達維亞	阿姆斯特丹		63931	10516florins			平均每件 0.16florin

1623.2.1	Walcheren	巴達維亞	米德爾堡	<p>盤 dish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芥末杯 mustard saucer 黃油碟 butter dish 人物紋杯 character cup(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s decoration) 碗 bowl 折沿盆 clapmutsen 壺 jug 罐 pot 大杯(有足或無足)large drinking cup (kelcken.) with and without feet 帶沿碗 bowl with rim 三個尺寸的細瓷杯 fine painted cup in three sizes 水果盤(有足或無足)fruit dish with and without feet</p>	10845	2826			平均每件 0.26 florin
1624.1.28	Tertholen	巴達維亞	米德爾堡	<p>黃油碟 butter dish 10000 瓶 water-flask 175</p>	10175	805 florins		0.075 florins/件 0.31 florins/件	butter dishes 有馬尼拉文字 「Zirikzee」
1624.5.13		中國	巴達維亞	細瓷					
1625.1.27	Hollandia	巴達維亞	阿姆斯特丹	<p>碟 dish 盤 plate 杯 cups</p>	9790	2225 florins		每件陶瓷約 0.23 florins	
1626.12.26	Schiedam	巴達維亞	阿姆斯特丹	<p>碟 dish 2180 盤 plate 2500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2000 1/2 盤 half-size plate/fruit-dish 1500 折沿盆 clapmutsen 4576 大杯 large cup with paint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500 (200ditto with dragon ;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300smaller with characters as well as dragons)分別帶有龍紋和人</p>	12814 (但以書上所言之數目應該有15314)	1645 florins		平均每件陶瓷約 0.13 florins	後因為部分貨物損壞，故成本升至 2197florins,故每件價錢亦升至 0.17florins

1627.11.6	Hollandia	阿姆斯特丹	物紋 多角杯 angular small cups 450 帶足小杯 small cups with feet 1000 茶杯 tea cups 250 單特 gorgelets 258 瓶 flask 100	16 桶(盆)	640florins	0.2florins		
1627.11.6	Fredrick Hen-drick	米德爾堡	搶來的瓷器 不同種類瓷器	31011	2411florins	0.07 florins		
1627.11.6	t Wapen van Delft	代爾夫特	盤 plate 32corgees 碗 food-bowl 27 杯 drinking cups 12 碟 dish 6 包 盤 plate 200 包 1/2 盤 third-sized plates 25corgees 大白蘭地杯 large brandy -cups 1500 1/2 杯 half-sized cups 100 1/3 杯 third-sized ditto 100 1/4 碟 quarter-sized dish 200 1/2 折沿盆 half-sized clappmutsen 500+1corgee 1/2 水果盤 half-sized fruit dish 500 大水果盤 ditto larger 500 盤 plate 2corgees	9440	1131 florins	0.12 florins	部分轉 自 The River of Chinche uw ³	
1628.11.4	Prins Willem Nassouw Vlissingen Der Veer Delfshaven	荷蘭		這五隻船 合共運送 15200 件 陶瓷器				
1629.11.31	t Wapen van Delft	巴達維亞	黃油碟 butter -dish 1000 茶杯/small tea-cup 4320	5320	237 florins	0.115florins 0.02 florins		

³ Wie gaat mee Over zee, 'HERINNERINGEN AAN ROTTERDAM IN DEN VREEMDE DOOR DR. H. C. H. MOQUETTE', p. 1. 原文: Nog meer naar het noorden, in China, treffen wij een herinnering aan Rotterdams handel en scheepvaart aan. Daar had men de Erasmusbaai bij de stad A.moy aan de monding der Drakenrivier (Chincheuw), viak tegenover het eiland Formosa. 意思是: 在中國, 再往北上我們曾找到與鹿特丹貿易及航海紀念。近廈門有一個在九龍江河口的灣叫做 Erasmusbaai, 它就在福爾摩沙的對面。原文見 http://74.125.153.132:80/search?q=cache:_kFadiqTRUJ.rjb.x-cago.com/GARJB/1915/12/19151231/GARJB-19151231-0168/story.pdf+rivier+chincheuw&cd=1&hl=zh-TW&ct=ch&gj=tlk

1631						碟 fine dish 1665 碗 fine bowl 455 黄油碟 butter-dish 1749 蔬菜盆 vegetable-cup 49 瓶 flask 16 罩持 gorgelet 1 花盆 flower pot 7 黄油罐 butter-jar 2 油罈 oil-jar 2 鹽瓶 salt-cellar 2 搶來的細瓷 fine captured porcelain 6 large barrels 大盤 full-sized large fine dish 10 1/3 盤 third-sized ditto 230 1/4 盤 quarter-sized ditto 140 黄油碟 common plate/butter-dish 3000 1/2 盤 half sized plate 2160 蔬菜盆 vegetable-cup 88 茶杯 tea cup 19000 搶來的 1/4 盤 captured fine quality quarter-sized dish 800 搶來的黃油碟 captured plated/butter-dish 8000						紀錄不全，故無準確的全部數量及銀碼。部分陶瓷器購自 the river of chincheurw
1632.1.21	Seeburgh Wieringen Sardam											
1632.10	Seeburgh							4400	1242	0.28 florins		
1632.11.9	Grootenbroeck							490				
1633.10.22					荷蘭			25345	>7749	每件平均 0.3 florin		

1634.4.4	Bredamme				鐘型杯 bell cup 1985 茶杯 tea-cup 1325 小白蘭地杯 small brandy-cup 3850	6263				
1634.4.19	Oudewater				瓷器 各類瓷器 various assortments	24720				
1635.10.6	Texel	台灣			盤 full-sized dish 630 碗 full-sized bowls 1670 1/3 盤 third-sized dish 8100					
1635.10.6	Gallias				大盤 very large dish 300 1/2 盤 half-sized dish 9580 1/4 盤 quarter-sized dish 7500 盤 plate 20000 1/2 碗 half-sized bowl 2400	39780	12532	平均每件 >0.13 florin		
1635.10.24	Noordwyck	台灣			碗 bowl 鐘型杯 (有把或無把) bell-cup with and without handles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大的冷卻器(有人認為就是中國的筆筒) large cooler 歐式杯子(產於科隆旁邊的 Syburgh 和 Siegburg) 做為樣品帶來中國) ⁴ snellekens 長頸瓶/long-necked flask 波斯瓶 (有把或無把) persian flask with and without knob 酒壺 wine-jug 盤 plate 水果盤 fruit-dish 餐碟 food dish	94866	16142	平均每件 0.17 florin		

⁴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p. 38-39.

1636.1.4	回航船隊 6 級		荷蘭	各種普通瓷器和細瓷 various assorted fine and common Porcelain	259380				
1636.2.7		中國	巴達維亞	粗瓷和細瓷 fine and coarse porcelain					
1636.5.1		台灣		細瓷 fine porcelain					
1636.9.19	Gallias Texel Noordwyck	台灣	荷蘭 巴達維亞	大盤 very large fine dish 2535 1/2 盤 half-sized ditto 6845 1/3 盤 third-sized ditto 10817 1/4 盤 quarter-sized ditto 9985 餐盤和水果盤 plate, dinner plate and fruit-dish 56960 1/2 碗 half sized fine bowl 7982 碗 full sized bowl 1625 1/4 碗 quarter-sized ditto 10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17528 長頸瓶/long-necked flask 422 鐘型杯(bell-cup) 13025 小瓶/small flask, wine jug 歐式杯子 snelletjes, new assortment tole 735 大的壺罐 very large fine covered pots 18 1/2 壺罐 half-sized ditto 23 ditto 66 折沿盆 full-sized clapmutsen 50 1/2 折沿盆 half-sized ditto 1200 1/4 折沿盆 quarter-sized ditto 225 small fine saucer 950 帶蓋杯 covered stew cup 57 帶沿小碗 flatish small bowl 5100 冷卻器 large cooler 6 瓷器	136164	13470.125 reals	平均每件 0.24 florin		
1636.10	Texel Bommel Daman Hoochcarspel Cleyn Bredam	台灣	巴達維亞		90356				

1637.1.25	Aemilia	Garon	荷蘭	細瓷	4543	3955			
1637.2.9		the river of chincheuw	巴達維亞	瓷器					
1637.10.20	d'Keyserin	台灣	巴達維亞	碟/dish 4350 碗/bowl 1020 瓶/flask 132 無流罐 wine-jug without spout 40 八角型杯 octagonal beaker 64 水壺或酒壺 wine or water-pot 31 折沿盆 clappnutsen 4380 水果盤 fruit-dish 480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13630 鐘型杯 (有把或無把) bell cup with and without handle . 546 八角型杯 octagonal small cup 4500	24190 (總書上所 計,此數 應為 297173)	6200 florins	平均每件 0.25florin		
1637.11.4	Amsterdam	台灣	巴達維亞	碟 dish 1710 儲物罐 pots for preserve 183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146 葫蘆瓶 gourd flask 20 花盆 flower-pot 82 大杯 large beaker 38 小酒壺 small wine-jug 150 水罐(尿罐)urine or water pot 51 歐式杯子 snelletje 49 折沿盆 clappnutsen 25710 八角型杯 octagonal small cup 12220 帶足小杯 small cup with small feet 5258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60780 鐘型杯 bell cup 6358 瓷器	112755	12623 florins	平均每件 0.11florin		
1637.12.9	Teyouan	台灣	巴達維亞		160000	14584florins	平均每件 0.09florin		這次的運貨由下列的 Wesel, Nieuw Haerlem, Nassouw, Hoff van Holland Hollandia 回航船運載部分 陶瓷返回荷蘭

1637.12.9	Wesel Nieuw Haerlem Nassouw t Hoff van Holland Hollandia					97864	16572 florins	平均每件 0.17 平均每件 0.14 florin (Hollandia a)	此次回航船所載的瓷器共有 210219 件，總額達 29167 florins
1638.4.3	Oostcappel	台灣		瓷器		32000			
1638.11.17	Hollandia	台灣		各類瓷器		12467	2671 florins	>0.21 florin	
1638	Zurphen Fredrick Hendrick Noordstarre		荷蘭	細瓷		88840	16263 florins		
1639.1.3&4	Ackersloot Zeelandia Swol			細瓷		122652	23175 florins		
1639.1.3&4	Amboina Maestricht			細瓷		3568	919 florins	平均每件 0.25 florin	
1639.11.4	Rijp	台灣	荷蘭	碟 dish 4188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436 瓶 gourd flask 334 梨型瓶 pear shaped flask 220 花盆 flower pot 200 杯 beaker 282 有流壺 small spouted wine jug 283 酒壺 wine jug 90 歐式小杯 snelleken 813 餐盤 table plate 3836 折沿盆 clappmutsen 7398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18618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cup 17706 帶足小杯 small cup with feet 7494 帶蓋杯 covered cup 263 小碟 small saucer 3041 茶杯 tea cup 1470		66673 (應書所 計，應為 66672)	11446	平均每件 0.16 florin	

1639.12.10	Otter	台灣	巴達維亞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449 瓶 gourd flask 151 梨型瓶 pear shaped flask 68 花盆 flower pot 47 杯 beaker 51 歐式杯子 snelleken 99 酒壺 wine jug 148 有流酒壺 spouted wine jug 327 餐盤 table plate 5246 帶蓋杯 covered cup 88 帶足小杯 small cup with feet 13787 八角杯 octagonal cup 10280 小碟 small saucer 6512 洗臉盆 wash basin 27 大酒杯 rummer 374 大盤 full sized dish 70 1/2 盤 half-sized dish 5845 1/3 盤 third sized dish 4321 1/4 盤 quarter sized dish 7754 盤 plate 13907 大碗 large bowl 50 1/2 碗 half-sized bowls 3579 折沿盆 clapmutsen 660 1/2 折沿盆 half-sized ditto 1430 1/3 盤 third sized ditto 8601 1/4 盤 quarter-sized 2121 雙耳細頸杯 full-sized caudle cup 3138 1/2 雙耳細頸杯 half sized ditto 3654 1/4 雙耳細頸杯 quarter sized ditto 12432 八角盤 octagonal dish 470	115686	39543	平均每件 0.34 florin	
1639.12.10	Otter	台灣	巴達維亞	儲物罐 Pots for or with preserves	705	3318	平均每件 4.7 florins	
1639.12.10	Breda		巴達維亞	碗 bowl 1060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1606 葫蘆瓶 gourd flask 512	94656	29675	平均每件 0.31 florin	

			<p>1/4 葫蘆瓶 ditto quarter-sized 1591 方瓶 square bottle 120 八角瓶 octagonal bottle 84 杯 beaker 1113 花盆 flower pot 594 酒壺 wine jug 900 有流壺 spouted jug 1687 水罐或尿罐 urine or water pot 55 歐洲杯子 snelleken 1687 芥末罐 mustard pot 86 大盤 large dish 340 八角盤 octagonal dish 359 折沿盆 full-sized clapmuisen 338 1/2 折沿盆 half-sized ditto 2183 1/3 折沿盆 third-sized 18661 1/4 折沿盆 quarter-sized 6905 雙耳細頸杯 full-sized caudle cup 4851 1/2 雙耳細頸杯 half sized ditto 6128 1/3 雙耳細頸杯 third sized 6933 1/4 雙耳細頸杯 quarter sized 11353 帶足小杯 small cup with feet 9237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cup 8638 小碟 small saucer 3824 剃須盆 shaving basin 40 茶杯 tea cup 1440 水果盤 fruit dish 726 餐盤 table plate 1232 帶蓋杯 covered cup 195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s 178</p>	71787	19827			
1639.12.10	Petten	台灣	<p>盤 large dish 40 1/2 盤 half-sized ditto 10060 1/3 盤 third-sized ditto 18540 1/4 盤 quarter-sized 5100 大碗 large bowl 170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s 214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497</p>	71787	19827		平均每件 0.275florin	

						葫蘆瓶 153 1/4 葫蘆瓶 quarter-sized ditto 157 花盆 flower pot 141 大杯 large beaker 99 歐式杯子 snelleken 193 水罐或尿罐 urine or water pot 27 酒壺 wine jug 108 帶流甕 spouted small jug 384 1/3 折沿盆 third sized clappmutsen 7211 折沿盆 full-sized ditto 30 1/2 折沿盆 half-sized ditto 159 雙耳細頸杯 full-sized caudle cup 1035 1/4 雙耳細頸杯 quarter-sized ditto 520 1/2 雙耳細頸杯 half-sized ditto 1228 1/4 雙耳細頸杯 quarter-sized ditto 9080 帶足小杯 small cup with feet 5653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cup 7231 餐盤 table plate 840 茶杯 tea cup 720 鐘型杯 bell cup 303 帶蓋杯 covered cup 44 小碟 small saucer 1850									
1640.1.8	Mania de Medicis					瓷器									
1640.1.28	Van der Grafft	台灣	巴達維亞			細瓷 fine porcelain 詳細如下 盤 1030 波斯瓶/persian flask 529 花盆 flower pot 92 水罐或尿罐 urine or water pot 84 杯 beaker 129 酒壺 wine jug 79 歐式杯子 snelleken 193 帶蓋杯 covered cup 50 1/2 碗 half-sized bowl 480 餐盤 table plate 816 水果盤 fruit-dish 240	44229	7117	平均每件 0.16florin						這次合共運送瓷器 107799 件。 亦有註翻言有 395 件細瓷由 Petten 運送給 Mrs Aelst,總額為 283florins.

1640.3.20	Middelburgh	台灣	荷蘭	<p>小碟 small saucer 5630 折沿盆 clapmutsen 10600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13198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cup 6745 帶足小杯 cup with feet 4334</p> <p>粗瓷 coarse porcelain 詳細如下 大盤 large dish&food-dish 6926 碗 bowl 35044 帶蓋杯 Covered cup 2700 茶杯 rice or tea cup 14850 小碟 small saucer 4050</p>	63570	>2826florins	平均每件 >0.04florin	
				<p>大碗 large bowl 289 大盤 large dish 17 瓶 (波斯瓶, 梨形瓶, 圓形瓶) flask, Persian, pear-shaped and gourd shaped 665 杯 beaker 53 花盆 flower pot 66 芥末罐 mustard pot 113 洗臉盆 wash basin 17 水罐或尿罐 urine or water pot 22 歐式杯子 snelleken 110 酒壺 wine jug 55 儲物罐 plural for preserves 23 盤 dish 240 折沿盆 clapmutsen 10032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6473 細瓷餐盤 fine table plate 675 水果盤 fruit dish 2640 帶蓋杯 covered cup 263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cup 2700 大酒杯 rummer 6615 碟 saucer 11453 1/2 碗 half-sized bowl 292 帶足小杯 cup with feet 5867 單持 drinking bottle/gorgelet 181</p>	48861	6914	平均每件 0.14florin	

1640.3.20	Castricum	台灣	巴達維亞	鹽瓶 salt-cellar 23 梨型瓶 pear-shaped flask 604 燭台 candlestick 50 歐式杯子 snelleken 204 葫蘆瓶 gourd flask 2069 帶流壺 spouted jug 329 酒壺 wine jug 741 八角杯 octagonal coffee-cup 10660 大酒杯 rummer 3176 折沿盆 clappmuisen 27870 酒盤 wine-dish 3175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22020 帶足小杯 cup with feet 33140	104061	13417florins	平均每件 0.13florin	
1640	Amsterdam Harderwyk Henriette Louise Nieuw Enckhuysen		荷蘭	細瓷 fine porcelain	75997	12894florins	平均每件 0.17florin	
1641.4.21		中國沿海	台灣	瓷器	1000reals			當中有 72 桶會作為樣板,送往 Batavia
1642.12.1	10 艘回航船		荷蘭	瓷器	47056		平均每件 0.27florin	
1643.2.25	Lillo	台灣	巴達維亞 荷蘭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66 梨型瓶 pear-shaped flask 280 葫蘆瓶 gourd-shaped flask 496 芥末罐 mustard-pot 160 杯 beaker 32 大盤 full-sized dish 49 1/2 盤 half-sized dish 940 1/3 盤 third-sized dish 1260 1/4 盤 quarter-sized dish 3990 黃油碟 butter dish 2560 水果盤 fruit dish 10165 蔬菜盆 vegetable-dish 15358 素盤 net dish 9200	129036	17901	平均每件 0.14florin	

1643.10.12	Salamander	台灣	巴達維亞	<p>波斯瓶 persian flask 梨型瓶 pear-shaped flask 葫蘆瓶 gourd flask 杯 beaker 芥末罐 mustard pot 盤 dish 折沿盆 clapmutsen 碗 bowl 盤 plate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水果盤 fruit dish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dish 素盤 net dish 大酒杯 rummer</p>	91556	14898florins	平均每件 0.16florin		
				<p>小素盤 small net dish 3000 大酒杯 rummer 416 碗 full-sized bowl 20 1/2 碗 half-sized bowl 359 1/3 碗 third-sized bowl 539 雙耳細頸杯 caudle-cup 3405 1/2 雙耳細頸杯 half-sized caudle cup 3000 1/3 雙耳細頸杯 hird-sized caudle cup 3640 1/4 雙耳細頸杯 quarter-sized caudle cup 17140 著名的杯子 door-luchtige cup 2450 1/2 著名的杯子 half-doorluchtige cup 1500 八角杯 octagonal cup with small feet 2420 小八角杯 small octagonal cup 2280 八角杯 octagonal cup with small feet 3810 有花紋裝飾的杯子 flower cup 870 玫瑰杯 rose cup 14520 茶杯 tea cup 690 小碟 small saucer 17410 盤 plate 4425 折沿盆 clapmutsen 2170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s 416</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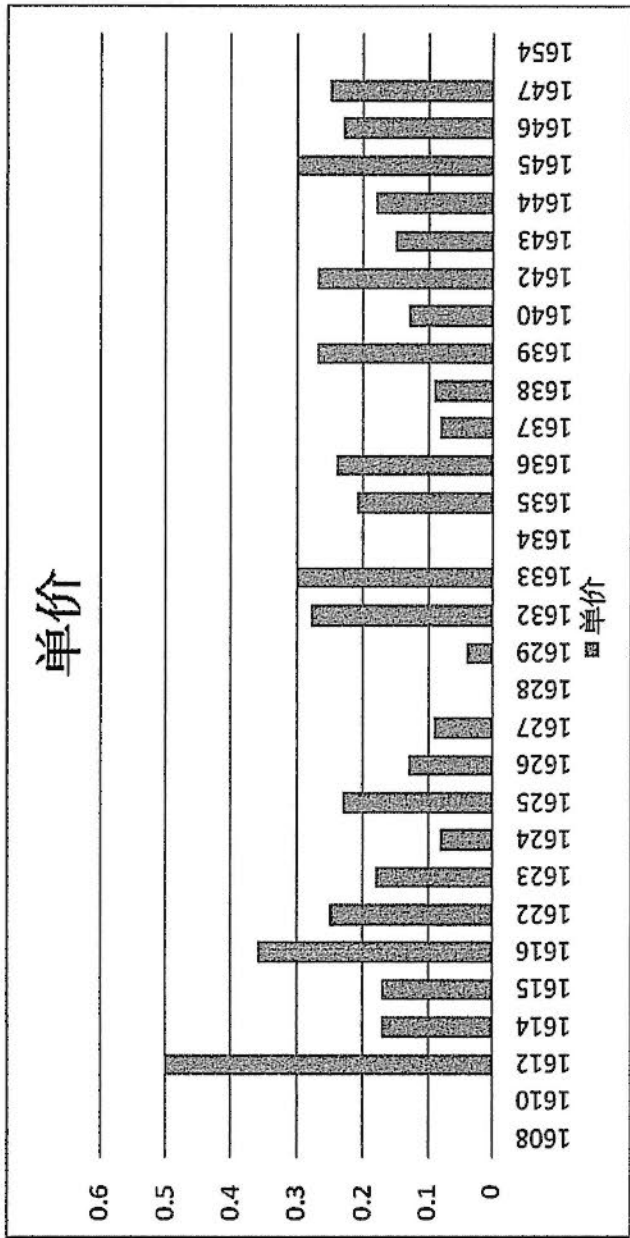
1644.4.20	台灣	巴達維亞	八角杯 octagonal small cup 著名的杯子 doortluchtige cup 1/2 著名的杯子 half doortluchtige cup 鐘型杯 bell cup 人物紋杯 cup with small men 巢杯 nest cup 71 玫瑰杯 rose cup 黃油碟 small butter dish 小碟 small saucer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s 瓷器	3595					
1644.12.2	台灣	巴達維亞	細瓷 fine porcelain	146564					
1644.12.12	台灣	台灣	波斯瓶 persian flask 425 梨型瓶 pear-shaped flask 859 葫蘆瓶 gourd flask 577 花盆 large flower pot 286 帶把花盆 flower pot with handle 104 小花盆 small flower pot 839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s/large, octagonal and round 1045 小茶壺 small tea kettle/pot 24 酒壺 wine jug(large, small, gourd shaped with a handle(closing bracket) 462 杯 beaker 390 大酒杯 mustard pot 244 碗 bowl 10485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22649 折沿盆 clappnutsen 9070 蔬菜盆 vegetable dish 14070 水果盤 fruit dish 4860 小碟 small saucer 9330 茶盤 net dish 9240 著名的杯子 doortluchtige cup(full and half sized) 3906 八角杯 octagonal cup 7690	202332	37987	平均每件 0.18florin	這次運送亦包括 24 個樣板：盤、水果盤		

1645.3.11	Hasewindt	台灣				帶蓋杯 covered cup 12 帶白兔紋的杯 knoys cup 520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 490 小花盆 small flower pot 30 小杯 small cup 1145 小杯 small cup 14040 水果盤 fruit dish 739 四種尺寸的盤 dish (four sized) 15695 盤 plate 1385 餐盤 table plate 2980 盒 box 1130 玫瑰杯 rose cup 23316 紅茶杯 red tea cup 33020 帶沿杯 flat small cup 1685 小杯 painted small cup 5760 帶彩小杯 vari coloured small cup 3500 大茶杯 large tea cup 330 2 桶瓷器樣品					
1645.4.21	Castricum	台灣	荷蘭		38101	2 桶瓷器樣品					
1645.10.28	Zutphen	台灣	巴達維亞		74947	盤 dish 5970 水果盤 fruit dish 1351 奶油盤 cream dish 270 牡蠣盤 oyster dish 2600 小碟 small saucer 6320 蔬菜碗 vegetable dish 960 折沿盆 claprutsen 11130 餐盤 table plate 660 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21215 大碗 large bowl 10 八角杯 octagonal cup 3300 黃油杯 butter cup 38 著名的杯子 doortuchtige cup 1220 conyns cup 230 鐘型杯 bell cup 2595 小白蘭地杯 small brandy cup 8650	23060 florins	平均每件 0.3 flor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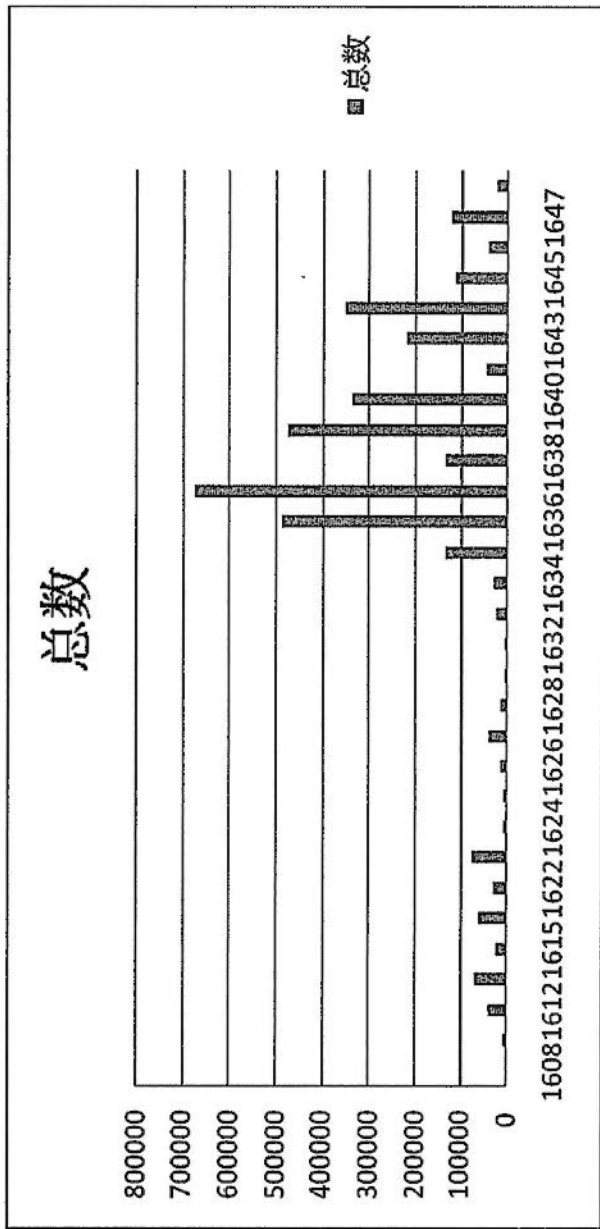
1646.11.10	Joncker Salm	台灣	<p>大酒杯 wine rummer 132 酒壺 wine jug 427 帶流壺和花盆 small spouted jug and flower pot 1210</p> <p>小釉罐 small oil jug 768 小罐 small big-bellied jug 36 花盆 flower pot 1205 瓶 flask 1334</p> <p>jonckjes met manneken 290⁵ 盒 boreh boreh box 28 細瓷罩持 fine gorgelet 74 杯 beaker 267</p> <p>小茶壺 small tea kettle 210 小飯鍋 small rice boiler 12 燭台 candlestick 14 小桶 small cask 108 芥末罐 mustard pot 675 水罐或尿罐 water or urine pot 20 儲物罐 pot for preserves 1249 鹽和胡椒瓶 pepper and salt celliar 164 大儲物罐 large pot for preserve 207</p>	Jon.28900 Salm 21752	7174	平均每件 0.24florin	
			<p>雙耳細頸杯 caudle cup 10410 折沿盆 clappmutsen 6350 奶油碗 cream bowl 730 歐式杯子 snelleken 29 帶把花盆 flower pot with handle 60 小飯鍋 small rice boiler 19 小罐 chamber pot 38 花盆 flower pot 732 八角罐 octagonal children pot for preserves 106 小啤酒杯 small beer mug 262 黃油碟 butter dish 405 瓶 flask 843 酒壺 wine jug 116</p>				

⁵ 一種荷蘭製期瓷器上的裝飾，描繪人物和小船。Volker, T.,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53.

1646.11.19	Koninck van Polen	台灣	巴達維亞	八角杯 octagonal cup 2560 小碟 small saucer 400 小瓷磚 small porcelain paving stone 5840 花紋杯 (大和小) flower cup large and small 4720 杯 (有足或無足) small drinking cup with and without feet 10717 1/3 八角杯 third sized octagonal cup 155 1/2 雙耳細頸杯 half sized caudle cup 420 飯碗 rice cup 960 1/3 奶油碟 third sized cream dish 345 水壺 water pot 9 著名的杯子 doorluchtige cup 和 1/2 八角杯 half-sized octagonal, ditto round 和 1/3 八角杯 third sized ditto 共 990 鐘型杯 bell cup or cup with feet 560 折沿盆 clappmutsen 2180 小花盆 small flower pot 550	21606	2781	平均每件 0.13 florin	
1647.1.15	Haerlem Oliphant Schiedam 7 other ships	Batavia Batavia	阿姆斯特丹 代爾夫特	細瓷 fine porcelain	123337	30760 florins	平均每件 0.25 florin	
1653.2.2		Batavia	荷蘭	細瓷 fine porcelain 細瓷盤 fine dish 60	120 摺			
1653.2.27		Amoy		細瓷盤 fine porcelain dish	很多瓷器			
1654.3.16		China Coast	台灣	細瓷 fine porcelain	46 桶 /9200 件			
1654.5.9				細瓷 fine porcelain	127 筐			
1654.11.19	Breda	台灣	巴達維亞	各類瓷器 various assortments	15349			
1657.2.18		Amoy	巴達維亞	細瓷 fine porcelain	35 桶			
1659.12		日本	巴達維亞	日本瓷 Japanese porcelain				



圖表一：荷蘭東印度公司銷售陶瓷之單價統計表



圖表二：荷蘭東印度公司銷售陶瓷之數量統計表

第三章 克拉克瓷的生产与销售

在第一章，筆者將克拉克瓷流行的相關歷史背景作了一個簡單的概括，克拉克瓷就是在這樣一個中國的歷史背景和世界貿易的大環境促使之下，產生並流行起來的。本章，筆者將針對克拉克瓷研究中幾個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第一節 克拉克瓷的產地

關於克拉克瓷的產地，學術界至今還未有一個統一的定論。筆者認為，對於克拉克瓷窯口的判定，前提是對於克拉克瓷概念的定義。根據前文所說，克拉克瓷並非是一個非常科學的定義，而是在某種類型器物出現一段時間，甚至已經日趨成熟，形成獨特的特色以後，對它的簡便叫法。根據這一名稱，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這類器物最典型的特徵，也是它比較成熟以後的特徵，尤其是作為一個由外國人對中國生產的陶瓷製品所起的名字，必然會著重對於器物的造型和紋樣進行歸納。另外，在克拉克瓷流行的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中期這段時間，歐洲還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硬質瓷，¹因此對於克拉克瓷這類瓷器是如何燒製，如何分辨不同窯口生產的克拉克瓷質量的優劣，歐洲顧客未必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此在十七世紀，在中國瓷器沒能及時供應的情況之下，日本和波斯地區生產的同類瓷器，都曾經做為中國瓷器的替代品，出現在歐洲的市場之上(圖 3-1, 3-2)²。

¹ 硬質瓷在 18 世紀初才出現於德國。

² Rose Kerr, *The World in Blue and White, an Exhibition of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Dating Between 1320 and 1820, from Member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3, p32, fig5, fig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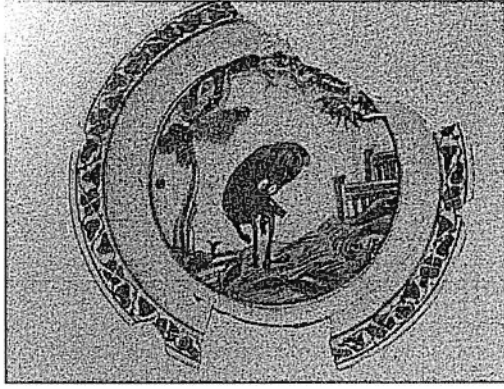


圖 3-1 波斯生產的松鹿紋盤
(十七世紀中) 倫敦博物館藏品



圖 3-2 波斯生產的克拉克
(十七世紀) 倫敦博物館藏品

話雖如此，作為對克拉克瓷系統的研究，產地的問題是絕對不能迴避的。筆者基於前文的定義，將克拉克瓷的產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精緻的克拉克瓷產地，也是克拉克瓷的主要產地—江西的景德鎮。而不能忽略的是，一部分製作相對比較粗疏，但無論從器型還是紋樣上，均與景德鎮所生產的克拉克瓷有相似之處的產品—漳州窯瓷器，也是產地之一。這裡在地理位置以及歷史沿革上，都佔盡海外貿易的天時地利人和，因此它的出現和繁榮，與海外貿易有密切的關係，其產品對於景德鎮窯產品是一個重要的補充。

下面我們就分別來了解一下這兩個克拉克瓷主要產地的情況。

一、江西景德鎮

景德鎮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特別是在明清兩代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想必不需要筆者浪費筆墨來介紹。景德鎮自宋代開始，一直是中國陶瓷生產的重鎮，發展到明代後期，景德鎮御窯場停燒之後，大批的官窯工匠轉入民窯生產，為景德鎮民窯瓷器的生產提供了技術的保證，也為外銷瓷器品種的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文獻記載景德鎮生產的瓷器在明清時期銷售範圍廣泛。

其所被自燕雲而北，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於景德鎮，而商賈往往以是牟大利。無所複禁，此豈非形號為儉，而實為侈，亦法制堤防之有未備哉！³

回到本文的題目，克拉克瓷在景德鎮的生產狀況又是怎樣的呢？是否和其他的古代瓷窯一樣，由專門的窯場燒製呢？這種與普通內銷瓷器風格截然不同的瓷器是怎樣燒出來的呢？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學者們，也是中國外銷瓷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根據 T. Volker 書中記載，1616 年（萬曆四十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一位外貿商人說：“這些瓷器都是在中國內地很遠的地方製造的，賣給我們各種成套的瓷器都是訂製的，預先付款。”⁴如果說到“內地很遠的地方製造”，應該不是指位於港口附近的福建漳州窯，而最有可能的應該是距離港口還有一段較遠距離的景德鎮。而且，從明代晚期的生產規模來看，景德鎮比福建更具有生產數量較大，製作瓷器的水準也遠在漳州窯之上，具有創新造型和紋樣的新器物的條件。

景德鎮地區的學者們多年來致力於尋找克拉克瓷窯址的工作，但可惜的是，據景德鎮當地的考古學者研究，自明代中期以來，景德鎮地區的瓷窯作坊就已經完全從景德鎮周邊集中到景德鎮昌江沿岸的老城區，即北至觀音閣，南至小巷咀，西至昌江西岸，東至馬鞍山的一個狹長形地帶。⁵經過清代三百年的

³ 嘉靖《江西大志》卷七，轉引自《中國陶瓷古籍集成》註釋本，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 185。

⁴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27.

⁵ 曹建文、羅易扉：《克拉克瓷器在景德鎮窯址的發現》，《文物天地》，2004 年第 12 期，頁 42。

城市發展，明代的窯址底層已經深埋于老城區底下，很難發現。在景德鎮地區專家的不懈努力之下，近幾十年來，在城市的改造和建設的促進下，一些民窯遺址中出現了零星的克拉克瓷碎片，為瞭解克拉克瓷的產地提供了一些線索。根據景德鎮陶瓷研究專家曹建文近十年的考察，他在老城區發現克拉克瓷的地點共有七處，分別是：觀音閣窯址、蓮花嶺窯址、新華瓷廠窯址、人民瓷廠窯址、東風瓷廠窯址、電瓷廠窯址、劉家下弄窯址。根據他的觀察，觀音閣窯址所發現的克拉克瓷片品質最精。⁶

景德鎮採集的主要器型包括：

觀音閣採集（圖 3-3 至圖 3-8）



圖 3-3 Aa 型盤



圖 3-4 H 型盤



圖 3-5 E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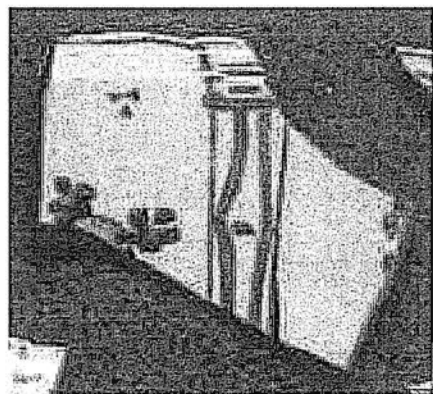


圖 3-6 大碗

⁶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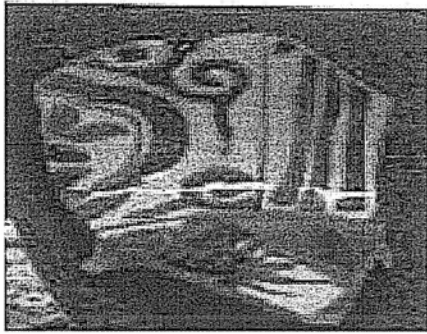


圖 3-7 折沿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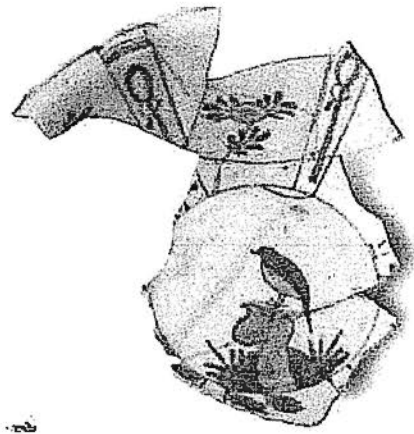


圖 3-8 A型杯

劉家下弄採集：



圖 3-9 D型盤

電瓷廠採集：



圖 3-10 碗

從類型上看，景德鎮採集的克拉克瓷片，包括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大部分種類，而且地點不止一處。因此學者們推測在明代晚期，景德鎮地區多處窯址都在燒這類瓷器。

除了調查以外，在歷年景德鎮進行的考古工作中，也出土了少量的克拉克瓷片，最主要有以下兩處：

1、珠山御窯廠遺址⁷

珠山御窯廠遺址，為元明清三代官窯所在地，位於景德鎮市中心的珠山地區，以珠山頂龍珠閣為中心呈南寬北漸窄的長梯形，總面積約 54300 平方米。2002 年至 2004 年，由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珠山北麓和南麓（原市政府機關食堂）進行了考古發掘。2004 年在對珠山南麓明中後期窯爐進行發掘時，出土一批明晚期至清初民窯青花瓷片，其堆積中出土了一批克拉克瓷殘片，可見器型的主要是典型克拉克瓷盤，即 E 型盤（圖 3-11 至圖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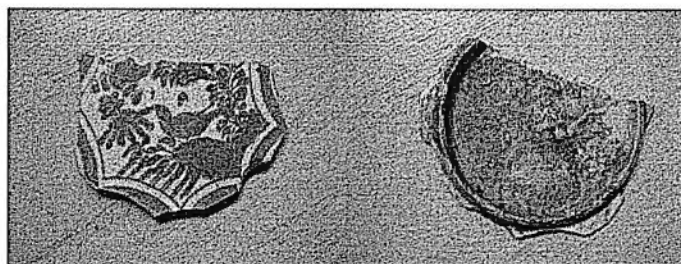


圖 3-11 E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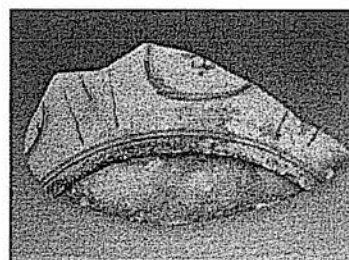


圖 3-12 E 型盤

從可見的資料和標本看，御窯廠地點所出的克拉克瓷種類較少，而且從花

⁷ 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 35-44。

紋看，屬於萬曆時期中後期的克拉克瓷。有學者根據御窯廠于萬曆三十六年停燒提出，御窯廠遺址出現的克拉克瓷年代上限為萬曆三十六年。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推測有不妥之處。原因是御窯廠雖然停燒，但明朝還在，不論政治如何腐敗，社會如何混亂，一個曾經由官府控制和管理的窯場，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被普通百姓使用，將曾經燒造官窯的窯場用於燒造外銷瓷器，這絕對是於理不合的。筆者的推測恰恰認為，這裡出現的克拉克瓷片應該是在御窯廠還在使用的時候；從別處運來的加固瓷窯的渣土中帶來的瓷片，所見標本數量不多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也正好證明了這些瓷片的年代下限應為萬曆三十六年，而非年代上限。另一種可能性是，就是在重開御窯廠的時候，修葺窯爐時帶來的二次堆積，如果是這種可能，對於斷代已經沒有幫助了。但這個發現至少可以說明，在明清之際，景德鎮有民窯燒造克拉克瓷這種器物，這一點通過考古發掘是可以完全肯定的了。

2、珠山西路窯址（原第二百貨公司）⁸

珠山西路窯址（原第二百貨公司），1987年景德鎮考古人員在該基建工地發現一處明末至清初的窯業堆積，在工地中段老屋基下堆積三個文化層，在第③層有繪螭龍紋的青花粗碗殘片和匣鉢殘片堆積，厚約2米。其中出土一件釉裏紅繪青花魚浪紋碗，為典型萬曆風格。第②層堆積物約0.5-1.5米，未擾亂。堆積多為胎薄釉潤，繪製精美的青花碗、碟、盤殘片與匣鉢片，以及粗麻布紋瓷質墊餅等遺物，出土的瓷片有青花花卉、花鳥、蓮荷池及草蟲紋碗盤，其中出土的青花開光花卉、草蟲紋殘器，為典型克拉克瓷。（圖3-13至圖3-15）

⁸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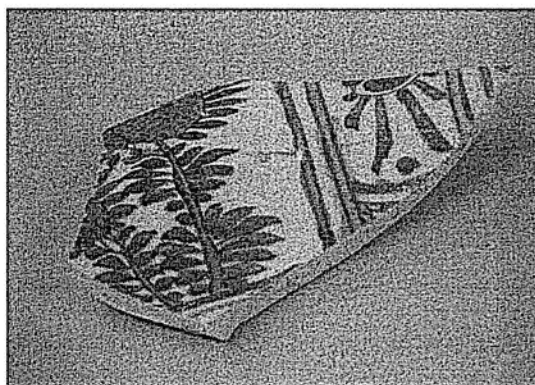


圖 3-13 Ea 型大盤，帶向日葵裝飾



圖 3-14 E 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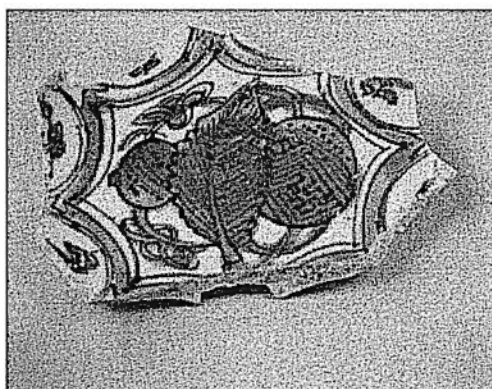


圖 3-15 H 型盤

這一地點所出的克拉克瓷種類和花紋裝飾與御窯廠相類，而且據發掘者介紹，出有一片帶有“己未”年款的瓷片。明代晚期有兩個己未年，一個是嘉靖三十八年，一個是萬曆四十七年（1619）。發掘者從瓷片的器形紋樣應為萬曆年間製作，因此對於這一地點的時代推測具有重要的參考依據值。從遺址出現窯具可以推測，這裡可能是燒造克拉克瓷的地點之一。

2009 年，爲了進一步弄清克拉克瓷的生產情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與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聯合，以採集克拉克瓷最多的地點觀音閣窯址爲物件，進行了系統的考古發掘，希望找到真正生產克拉克瓷的瓷窯。⁹

這一次的考古工作共選擇 3 個地點進行發掘，S 區位於觀音閣村南；N 區

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第十二期，頁 39-58。

位於觀音閣村北；Y 區位於觀音閣村東南自來水廠東山坡。三個發掘區均出土了大量明中晚期瓷器和晚明外銷瓷殘片，其中 Y 區出土部份克拉克瓷殘片。¹⁰ 這處堆積中發現的最早的瓷片屬於嘉靖時期，發掘者判定這批克拉克瓷的年代應不早於嘉靖時期。

觀音閣位於景德鎮市北郊 3 公里處，發現的陶瓷遺存分佈于昌江東岸。遺存範圍：北至觀音閣以南，南至董家塢以北，東至秧田塢以西數十萬平方米的範圍內。該遺址是明代中後期景德鎮地區最重要的窯場之一。觀音閣窯場規模很大，生產時間從不晚於宣德以前直到萬曆以後。窯爐應在昌江東岸最靠近山坡的地方，窯業堆積從山坡向西到昌江東岸，厚達四米以上，可見當時的窯場規模之大。堆積地層的形成和山勢同向，即東高西低、自東向西逐步形成。在早期的窯業垃圾上經平整又建起了新的（晚期的）生產作坊，因此地層很難用包含物來判斷，這也是陶瓷考古中常見到的困擾。

從出土的克拉克瓷片看，結合筆者對於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分類，可以看到以下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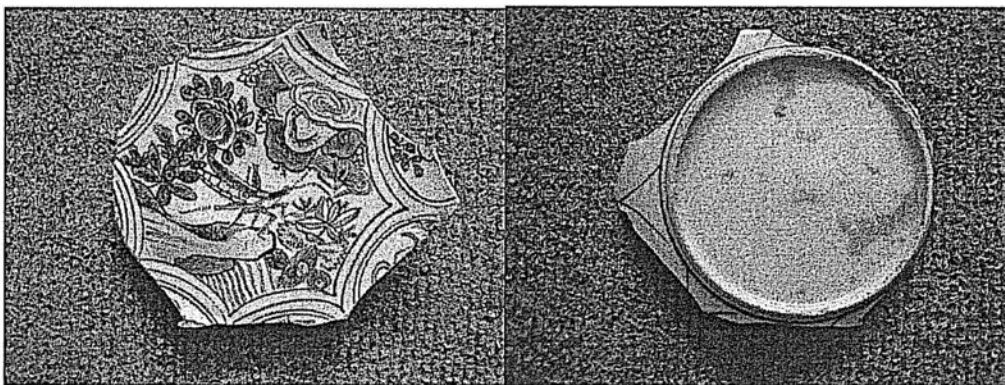


圖 3-16 H 型盤

¹⁰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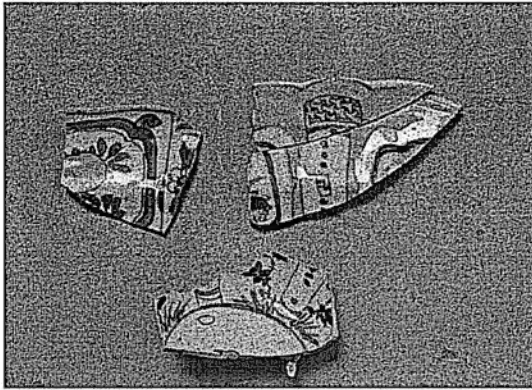


圖 3-17 E 型盤、Ea 型盤、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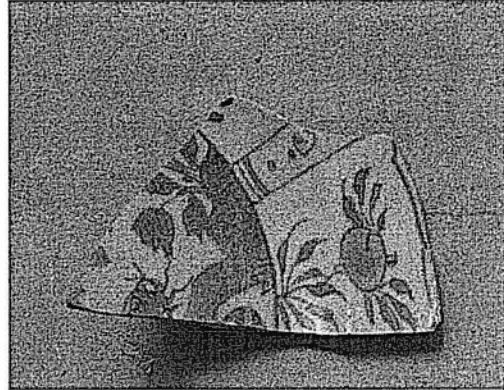


圖 3-18 D 型盤

另外還發現了其他器類的殘片。景德鎮這次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工作雖然沒有找到專門燒造克拉克瓷的地點，但也從另一個側面，為克拉克瓷的產地提供了一些線索：

- 1、根據近年考古調查以及這次考古發掘工作可以看出，景德鎮明代中後期窯業遺存基本分佈在城區內，而發現的克拉克瓷均堆積在城區這些窯址中，可見克拉克瓷的燒制是伴隨景德鎮城市社會經濟高度發達情況下出現的。¹¹
- 2、克拉克瓷均與晚明時期內銷瓷和其他外銷瓷堆積在一起，目前尚未發現單一燒造克拉克瓷的窯場。這裡所指的“其他外銷瓷”就是在十六世紀沉船中常見的，與克拉克瓷共出的傳統中國瓷器，如碗和杯等，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可以找到相應的記錄，這些瓷器上沒有開光，傳統上未將其列入克拉克瓷的範疇。從各處窯址的堆積的情況看，克拉克瓷在其窯業遺存中所占比率非常少，據發掘者統計，不超過百分之一，可見克拉克瓷僅僅是這些窯場生產的一個品種而已。¹²根據史料記載，在景德鎮，民窯瓷器制坯和燒窯歷來是分

¹¹ 江建新：《景德鎮考古發現的克拉克瓷》，《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頁 35-44。

¹² 同上註。

開的，分別由窰戶和坯戶來管理。生產克拉克瓷的作坊必須搭窰戶的柴窰燒造，而窰戶的柴窰會提供給各類坯戶來使用，不可能只燒克拉克瓷一種品種，這樣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行為。由於外銷的克拉克瓷多為訂製，而且根據 T. Volker 書中所記載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寫給公司董事們的信中寫道：“這些瓷器都是在中國內地很遠的地方製造的，賣給我們各種成套的瓷器都是訂製的，預先付款，因為這些瓷器在中國是不用的，中國人只拿它來出口，而且不論損失多少，也要賣掉的。”¹³窰場必然會在接到訂單以後集中燒制。當時無論是中國的商船還是歐洲的船隊，都需要根據季候風來計劃航行，所以每年應該有固定的時間來訂貨，因此獲得訂單的作坊可能是在一段時間內集中燒造克拉克瓷，並非專窰專用，克拉克瓷也絕非當時生產的主流產品。

- 3、有學者根據御窰廠結束的時間推測克拉克瓷燒造的時間不早于萬曆時期的結論，可能過於武斷。因為儘管御窰廠遺址出土了克拉克瓷，必定不是這裏還是御窰廠的時候生產的，但也不能證明它一定晚於御窰廠停燒的時間，反而應該反過來說很有可能在停燒之前就存在了。因為即使御窰廠停燒，也不可能將曾經給皇帝燒瓷器的窰爐變為普通民窰。那麼如何解釋御窰廠發現的克拉克瓷片呢？我想有可能是在修整窰爐的時候，將他處的土壤到御窰廠範圍之內。那麼這樣的動作應該是在御窰廠仍然運作的時候發生的，因此恰恰可以說明克拉克瓷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另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江西廣昌、會昌、南城等縣明末紀年墓中陸續出土一些克拉克瓷盤¹⁴，有學者根據廣昌作為嘉靖時期中葡走私貿易轉口集散地和廣昌萬曆元年墓出土克拉克瓷，以及相關資料，推測克拉克瓷始燒于萬曆之

¹³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27.

¹⁴ 姚澄清：《江西研究克拉克瓷的新進展——三談江西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景德鎮陶瓷》1999年Z1，頁62-67。

前的嘉靖、隆慶時期¹⁵。

- 4、以出土標本以及採集的標本質地和分佈來看，觀音閣出土克拉克瓷質地最優，種類也最為豐富，御窯廠出土物也較精，其他窯址出土克拉克瓷有粗有精。不過，其產品的整體風格是相近的。通過對照，景德鎮發現的克拉克瓷品種，與世界各地沉船以及遺址中發現的克拉克瓷器型基本一致，因此可以斷定它們的產地之一是景德鎮城區分佈的瓷窯。
- 5、在觀音閣發掘過程中還出現了帶有“天文年造”款的瓷器，應為日本定燒。該器製作粗糙，並非精緻之作，只是一件粗疏的用品。日本在明代後期開始，福建的燒窯技術開始傳入日本，這件定燒的瓷器是否可以成為一個證據，證明在此時，日本還未有製作青花瓷器的能力，如此粗糙的瓷器還需向景德鎮訂製。通過這件標本，是否可以推斷明代晚期中國制瓷工藝傳入日本的時間，也是這次發掘值得思考的問題之一。

二、福建漳州窯

宋代開始，福建已經有了瓷器生產，雖然從品質上無法與浙江和江西地區相提並論，但勝在產地靠近港口，價格相對便宜，因此福建生產的瓷器大量銷往東南亞等社會生活水準較低的地區，改變了東南亞地區人們的生活習慣。因此，福建的窯業發展，一直依賴於港口的興旺以及東南沿海對外貿易的發展。這條從生產到銷售的通路，在宋元時期，伴隨海上貿易的興盛，一直長盛不衰。但是福建窯業在元末的戰爭中遭到了嚴重的摧殘，各窯戶紛紛倒閉停業，到至正二十七年(西元 1367 年)朱元璋派兵分三路攻打福建，才結束了戰爭。朱元璋稱帝後不久，即派女婿王恭來福建主政，因此，農業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這

¹⁵ 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3 期，頁 113-122。

樣也促進商業與手工業的繁榮，窯業在明一代也先後得到了恢復或發展。¹⁶

根據方志和考古調查資料，在宋元時期，漳浦、長泰、平和、龍海、詔安、雲肖、華安、東山等縣，主要燒制青瓷、青白瓷。明清時期的窯址，在漳浦、平和、南靖、詔安、雲肖、華安等縣均有發現，產品以青花瓷為主，另外還有青瓷、白瓷、單色釉瓷（如藍釉、醬釉、黃釉、黑釉）以及彩繪瓷（有五彩、素三彩）等，分布如下圖所示（圖 3-19）。¹⁷

這樣多的窯址發現，反映了當時窯業的興旺，而大量窯址出現於明代中晚期的，這可能與嘉靖以後實行海禁開放有關。明初實行海禁以來，不許與海外通商貿易，因此，泉州港從元末以後也就廢止了，但「漳泉百姓，苦於無田，非此無以為生」。廣大人民為了覓取生活出路，只好另辟新港，所以，月港代之而起。月港，位於漳州東南約二十五公里的海澄縣(今屬龍海市)，處於溪海交匯的地方，地形如月，故稱「月港」。「成弘之際，稱小蘇杭者，非月港乎！」¹⁸月港發展到嘉靖時，已成為「閩南一大都會」，而群眾入海經商者，已是「澄人習夷，十家而七」。寧波府定海縣雙嶼、漳州府海澄縣月港，成為兩大走私基地，¹⁹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閩人通番，皆自月港出洋，²⁰隨著海外走私貿易的興盛，地方官府也無力加以制止，走私漸漸成為公開的行動了。於是嘉靖四十四年(西元 1565 年)明政府增設了「海澄縣」，來管理對外貿易事宜。當時任福建巡撫的塗澤民，也「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²¹於是，「澄之商船，民皆釀金發餘艘，與諸夷相貿易，以我之綺紈瓷餌，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

¹⁶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論》，福建：地圖出版社，2001，頁 181。

¹⁷ 栗建安：《福建古瓷窯考古概述》，福建省博物館：《福建歷史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¹⁸ 崇禎《海澄縣誌》，《風土志》卷十一，香港：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6。

¹⁹ 高克正：《海上採金議》，《東西洋考藝文考》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7。

²⁰ 《嘉靖東南十集錄》。

²¹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31。

是以人爭趨之」。²² 在這樣的形勢下，窯業又如雨後春筍般地興旺起來，形成了一個繁榮的局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漳州地區連綿起伏的山地丘陵，生長著茂密的森林，孕育了潺潺的溪流，埋藏著豐富的高嶺土以及其他礦產；縱橫交錯的江河，曲折多灣的海岸，又給予人們以航道、港口的運輸之便和交通海外貿易之利。因此，自古以來生活、勞動在漳州地區的人們在開發這片土地的同時，也學會和掌握了制陶燒瓷的技術，創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漳州窯業。自晚明至清初，以平和縣南勝、五寨為心中的一批窯址，大規模燒造瓷器，供於外銷。自 80 年代以來的多次考古調查，已在漳州地區的平和、漳浦、南靖、雲霄、詔安、華安等地發現了窯址。1994 年-1998 年，福建省博物館先後對平和縣南勝的花仔樓、田坑，五寨的大壠、二壠、洞口等窯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出多座橫室階級窯（福建地區典型的窯爐型制）。調查採集和發掘出土的標本以青花瓷為主，其他還有青瓷、白瓷、五彩（又稱紅綠彩）、素三彩及一些單色釉瓷（有醬釉、黑釉、黃釉、藍釉等）；器形有盤、大盤、碗、碟、杯、盒、罐、鉢、瓶、爐、蓋、燈、硯等，其中以青花和五彩的大盤、素三彩香盒最具特色和代表性。²³

福建生產的青花呈色多為藍灰色，也有呈藍黑、墨綠、黑灰等色的；青花的紋樣有花草、山水、珍禽瑞獸、亭台樓閣、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大盤和一部分盤、碗等則繪開光圖案；五彩以紅、綠兩色為主，大盤和碗的紋樣有錦地開光、花鳥、吉祥文字等；素三彩瓷以黃、綠、紫三色釉相配，盒子模制的造型和圖案有瓜果、水禽、瑞獸和花鳥蟲魚等。大盤、盤及一部分碗等器物的

²² 同上註。

²³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福建平和縣南勝田坑窯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8 年 1 期；《平和五寨洞口窯址的發掘》，《福建文博》1998 年增刊。

底部粘砂，即所謂的「砂足器」，也有部分是用疊燒方法製作²⁴。現已在東南亞、日本以及東非、歐洲的一些地方，西沙群島、東南亞海域、大西洋海底的沉船中都發現有漳州窯的這些瓷器，從而證實它們就是以往所說的“汕頭器”（即“SWATOW”瓷，包括青花和五彩）、“吳須赤繪”（即紅綠彩）、“交趾三彩”（即素三彩）等外銷瓷器²⁵。特別是在福建大隴、花仔樓窯址所發現的開光瓷器（圖 3-20 至圖 3-23），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早期的多條沉船中均有發現。在馬尼拉大帆船和荷蘭船隻上，多見這種漳州窯的青花瓷大盤，而在日本和東南亞市場上，較為流行漳州彩瓷，這說明在不同地區，顧客的審美習慣有所不同，而漳州地區的各個窯場可以根據顧客不同的需要生產種類不同的產品。這在福建之前的陶瓷發展史上並不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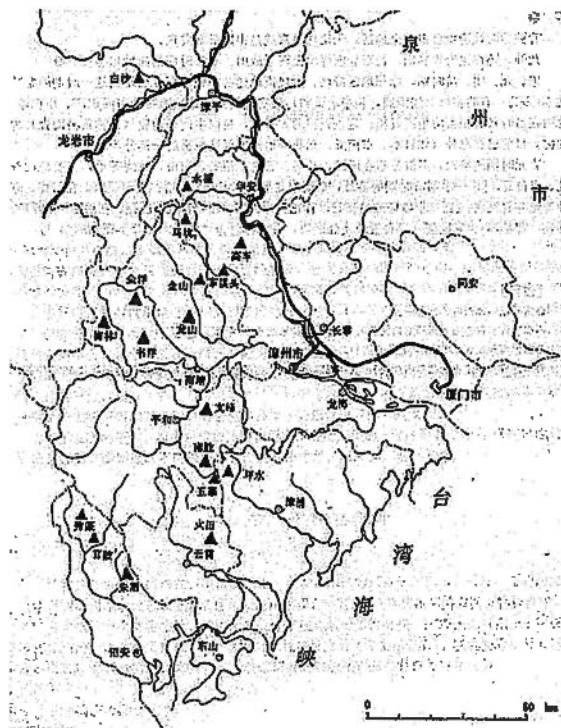


圖 3-19 漳州地區明清時期窯址分佈圖²⁶

²⁴ Barbara Harrison, *Later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y's*,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

²⁵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福建平和縣南勝田坑窯址發掘報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頁4-30；《平和五寨洞口窯址的發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頁3-31。圖片為筆者在漳州窯拍攝。

²⁶ 栗建安：《漳州窯》，未刊文。

根據森村健一先生的編年，認為漳州窯瓷器生產的年代始於十六世紀後半葉，而向國外出口的歷史延續到十八世紀中葉才終止。²⁷筆者根據對多條沉船以及遺址出土的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類型瓷器的分析，認為漳州窯生產克拉克瓷的時間主要集中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早期，也就是森村健一先生所說的第一期到第二期，因為從沉船中景德鎮瓷器和漳州窯瓷器的比例可以看出，1600年沉沒的聖達戈號上，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與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瓷數量和品種均不相上下，兩者是相互補充的關係。1613年沉沒的白獅號沉船中，漳州窯瓷器數量和品種明顯減少，但仍然是批量存在，證明這些瓷器也作為船貨出現在船上。到了1625年的萬曆號、1630年的康塞普斯號以及1643年的哈契號沉船，筆者發現漳州窯瓷器數量明顯減少，而且不再是批量存在，只是零星碎片，有學者推測，這些漳州窯瓷器是船上水手所使用的日常用品，而並非船貨²⁸。這一推測在荷蘭的考古發現中也得到證實。考古人員在一處水手住處發現了包括景德鎮和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瓷在內的多種瓷器，說明當時使用漳州窯瓷器是水手的慣例之一。²⁹

在施釉方法上，漳州窯的大部分瓷器對器足的處理，都是先車旋出圈足後再施釉，結果殘留在圈足上的釉汁未擦拭淨就放入鋪砂的匣鉢內入窯煅燒，致使底足粘砂、難以去除，成為“砂底器”；同樣的器物在景德鎮窯的上釉工序恰恰相反，是先施釉後再對器足進行刮、擦釉的處理，這樣即使底足內滿釉、與窯具的接觸面也不致粘砂。由於早期歐洲人將中國瓷器主要用於裝飾，掛在牆上或屋頂上，因此對於底部的要求並不高，這也是漳州瓷器一度流行與歐洲的原因之一。

²⁷ 《漳州窯》，附錄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122。

²⁸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Kraak Type Porcelain and other Ceramic Ware Recovered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man the “Witte Leeuw”, Sunk in 1613,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Volume 67,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2002-2003, pp. 91-109.

²⁹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cela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 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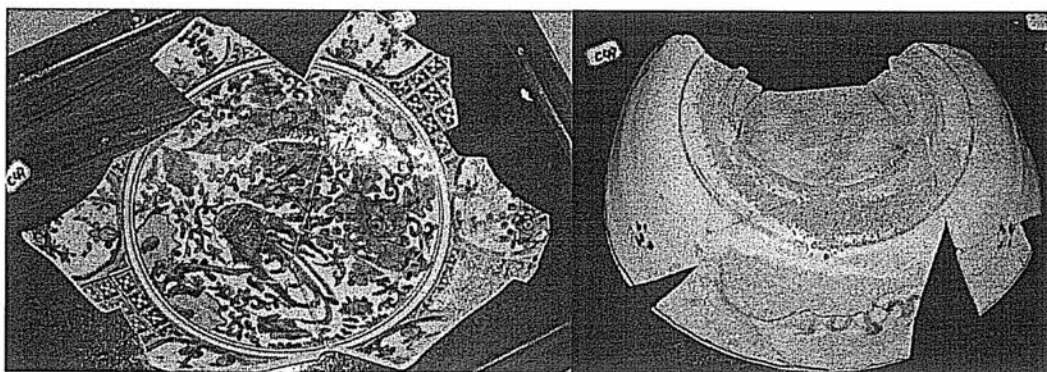


圖 3-20 J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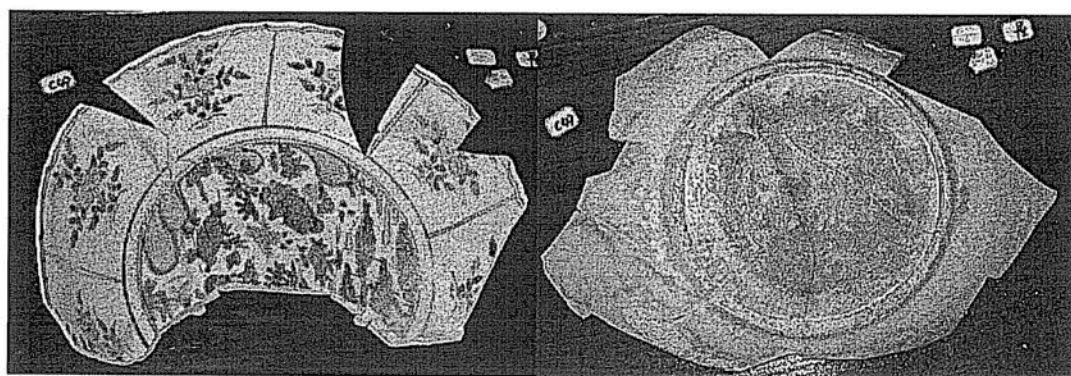


圖 3-21 E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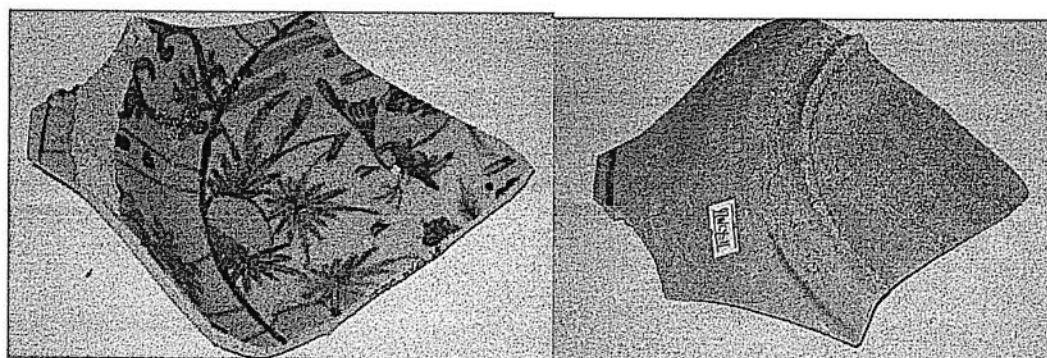


圖 3-22 G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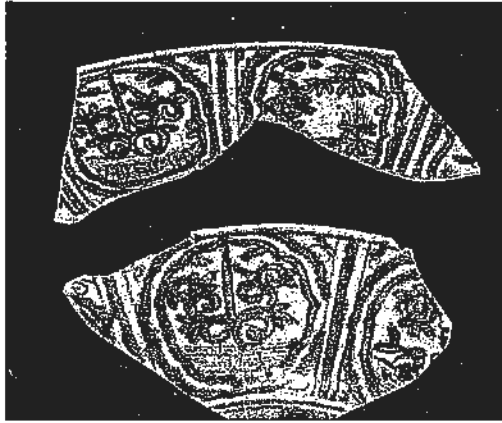


圖 3-23 H型盤

前章所述，葡萄牙人在正德至嘉靖時期，通過走私方式與中國進行貿易，葡萄牙商人遊走在漳州月港、浯嶼、寧波雙嶼之間，一方面要提防官府的查禁，另一方面也要盡快熟悉陌生國度的貿易環境和貿易習慣。因此，在對於陶瓷的需求方面，選擇在漳州附近的山區開設青花瓷窯，專燒外銷瓷器，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因此，葡萄牙人、日本倭人以及後來的荷蘭人，都積極與漳州進行瓷器貿易，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這段時間，漳州青花與景德鎮瓷器同出在沉船中這一現象了。

綜上所述，景德鎮民窯和漳州地區的陶瓷窯場是出產克拉克瓷的兩個主要地點，兩者在質量上有明顯的好壞之分，但我們不能基於此種原因就籠統的將景德鎮與漳州窯瓷器之間的關係定位為質量好的窯廠影響較差窯場。因為根據前文所述，在歐洲人東來過程中，福建是與歐人來往最密切的地區之一，用現在的語言形容，就是能夠佔有先機。閩商既有宋元以來的貿易傳統，與阿拉伯人學習的豐富的航海經驗，又有鄭和船隊開闢的廣大市場，因此他們占有較大的商機。與之相反的歐洲商人，在十六世紀來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陶瓷沒有清晰的認識，甚至可以說，他們對中國的幅員廣大和物產豐富是無法想像的，因此，在歐洲商人向中國訂貨的過程中，信息的重要性遠大於瓷器燒造的質量。換句話說，即使製作粗糙，只要能夠達到訂貨者的要求，哪裡生產都可以。漳

州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也正是這個原因，使我們在談到克拉克瓷的產地問題時，必須重視漳州瓷器的重要性。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燒造瓷器的經驗和技術方面，景德鎮窯遙遙領先于其他地區，因此，我們在沉船上所見的克拉克瓷，較為精細，裝飾和器形比較複雜的器物，大多是景德鎮所燒制，而製作粗疏，簡單的大盤造型，多為漳州燒制。這是漳州窯燒窯技術的局限。從十七世紀中期東印度公司的記錄可以看到，隨著東西方交往的逐漸深入，歐洲人對於中國瓷器的認識加深之後，曇花一現的漳州瓷逐漸被擠出了歐洲市場。

第二節 克拉克瓷運輸的路線以及銷售方法

一、 國內的運輸路線

景德鎮雖地處內陸，但有多條水系連接，因此運輸比較方便。傳統的景德鎮瓷器運輸線路為大庾嶺線。根據文獻記載，開元四年（716年），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奉旨開通大庾嶺路，自廣東南雄到江西大餘（隸屬贛南）間這條“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的狹窄山路開闢為“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寬敞大道³⁰，同時，還在道路兩邊增設驛站、茶亭、貨棧、客站等生活設施。於是自唐宋乃至明清的大部分時間，這條被後人冠以“梅關”的古驛道一直成為連結我國大江南北的交通大動脈之一，凡“南北之官輶，商賈之貨物，與夫諸夷朝貢，皆取道於斯。”³¹南宋以後，中國商品經濟活躍，作為南北物質交流重要通道的梅嶺，開始出現更多商人的身影。明人形容梅嶺商道的

³⁰ [唐] 蘇洵：《開鑿大庾嶺路序》，轉見[清]同治《南安府志》卷1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³¹ [清] 甘棠《重修梅嶺路記》，收于石景芬等：《同治南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同治七年刊本。

繁華景象說：“商賈如雲，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³²萬曆年間，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越過大庾嶺時，親睹梅嶺繁忙景象，記述說：“旅客騎馬或者乘轎越嶺，商貨用馱獸或挑夫運送。他們好像是不計其數，隊伍每天不絕於途。”³³

大體南下的貨物，從京城出發，先要沿著運河抵達揚州，自揚州入長江，西進鄱陽湖，再經過鄱陽湖溯贛江而到達贛州。在贛州改換小船，這段水路複雜，中間還要翻閱險峻的大庾嶺，航程十分艱難。沿章水抵達大餘縣上岸，貨物改陸路步運至廣東南雄，再裝小船入潯水抵達韶關，在韶關換搭船順北江直達廣州，全長數千公里。這條線路絕大部分是利用水路運輸，成本低，損耗小。但中間翻越大庾嶺的一段，路程比較艱難，對於運輸較為沉重的陶瓷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困難。因此在從水路轉為陸路之前，瓷器會經過篩選，有殘次的將被選出留下，降低運輸的成本。在中轉地附近發現的較多帶瑕疵的景德鎮瓷器就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³⁴

上世紀末，在江西的會昌、廣昌等地十幾處墓葬中出土了外銷的克拉克瓷器，³⁵這些器物本身都是殘次品，而外銷瓷器的終點顯而易見是在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那麼廣昌、會昌並不是傳統的“梅關”的古驛道上的地點，為何會出現外銷瓷器的身影呢？有江西學者將這發現克拉克瓷的地點進行統計，發現以廣昌最多，另外南昌、鷹潭、撫州、南城、廣昌、寧都、會昌等地均有發現，

³² 同上註。

³³ [意] 利瑪竇、[比] 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

³⁴ 《從贛南出土文物刊明清之際景德鎮瓷器外銷路線的變遷》，《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頁79。

³⁵ 姚澄清、姚連紅：《江西明萬曆外銷瓷盤的發現》，《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頁83-84。

其他地方不見。³⁶於是學者將凡是出土了此類瓷盤的縣連成一線，發現該線路與自秦漢以來存在的贛東南古道基本重合。贛南地近閩粵，歷史上就與閩粵交往頻繁。明人記載云：

江西小民秋收畢，悉過梅嶺就傭，可省冬衣，開村二三月復歸東作，歲歲如之，廣東人謂之使郎。

這些使郎大多應為贛南人。除了那條著名的大庾嶺商道之外，贛南還有許多通道可以通達閩粵。清人曾記載閩粵交往有三條大的通道：

省之南顧，則贛州為一省咽喉，而獨當閩粵之沖，其出入之路有三：由惠州南雄者，則以南安大庾嶺為出入；由潮州者，則以會昌筠門嶺為出入；由福建汀州者，則以瑞金隘口為出入。³⁷

廣昌多處墓葬發現克拉克瓷，說明在這裏貨物進行篩選，把不合格的產品剔除，轉為內銷，也說明萬曆初年到清初，景德鎮外銷瓷器的內陸運輸線除了有梅關古道之外，贛南古道可能也是重要的運輸線路之一。

除此之外，閩東北的福州也是景德鎮瓷器由福建輸出的重要線路之一。據《（康熙）安海志》卷四“磁器”中記載：

磁器自饒州來福州，鄉人由福州販而之安海，或福州轉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³⁸

福州港原與月港、安海的性質不同，屬於地方政府控制和管轄的港口，他的興

³⁶ 同註 35，頁 80。

³⁷ 魏瀛修；魯琪光，鍾音鴻纂：同治《贛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³⁸ [清]佚名，《（康熙）安海志》，收於《中國地方誌集成鄉鎮志專輯》26，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 22。

起表明了明末中央對地方的管制逐步鬆懈，官府呈現默許的姿態。

另一處生產克拉克瓷的瓷窯漳州窯，窯址大多分布在河流量龐，如華安下東溪頭窯群位於九龍江上游的歸德溪；平和五寨鄉和南勝鄉的青花窯群分布在西溪邊。這樣，這些窯生產出來的青花瓷，可以通過九龍江直達出海月港。月港自明代中期以來，一直是走私貿易的重要港口，也是克拉克瓷出口的一個重要地點，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以及福建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類型瓷器，都經由月港出海，銷售到東南亞、日本以及歐洲等地。

在 1637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中，在講到瓷器的出發地時，記錄中提到 the river of Chincheuw 這個地點，荷蘭學者認為指的就是九龍江出海口附近的一帶，但並非指某一個具體的港口，說明在十七世紀 30 年代的時候，荷蘭人仍然未能直接與中國的瓷器窯場接觸（附表二）。金國平也曾經對早期葡萄牙語文獻中的 Chincheo 進行過考證³⁹，Chincheo 應該就是荷蘭記錄中的 Chincheuw。

到了克拉克瓷發展的成熟時期，即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據臺灣學者盧泰康對《熱蘭遮成日誌》的統計，1632-1655 中國貿易瓷輸入臺灣的來源，主要來自福建沿海的港口，包括廈門、安海、福州、金門、海澄。而根據他的研究，隆慶開關以來，中國陶瓷貿易的輸出地從九龍江口的海澄月港，逐漸向東轉移到了廈門港、大小金門，以及北部的安海。這一區域為鄭氏所屬的海上集中的區域，而以漳州為中心的漳州河流域的商業勢力衰退。⁴⁰

³⁹ 金國平：《早期葡萄牙語文獻中的 Chincheo》，《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 52-73。

⁴⁰ 盧泰康：《十七世紀台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9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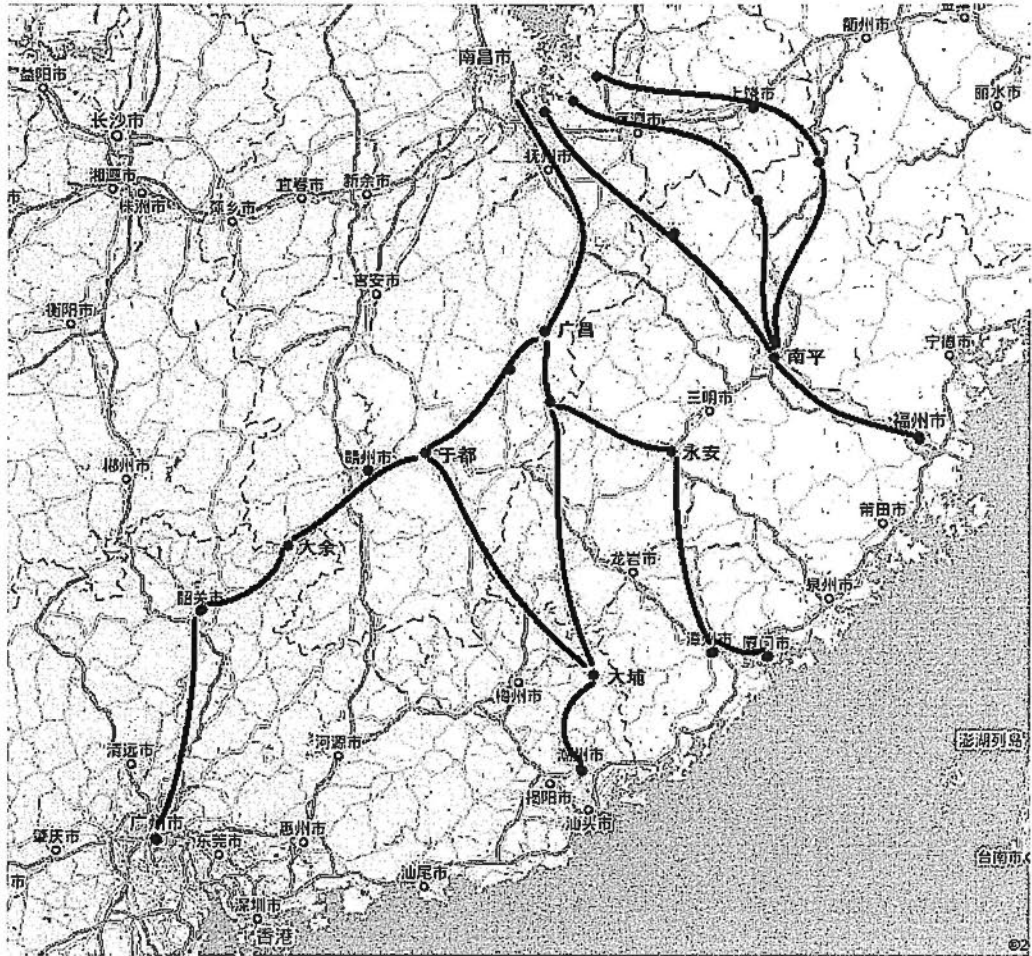


圖 3-24 克拉克瓷在國內運輸的路線

二、長程船運的線路以及銷售方法

根據第一節的敘述，來自景德鎮以及福建窰口的瓷器通過各條水路運往東南沿海的各個港口。在明代後期，中國東南沿海最為活躍的瓷器貿易的港口分別是福建地區的福州、安海、廈門和月港，而廣東地區是廣州和澳門。西方商人根據不同的網絡，活躍在不同的貿易路線上。西方國家販運中國瓷器，在不同時期各有相對穩定的發貨地、中轉地以及往返航線。販運的方式大抵為兩種：

41

1、直接販運。即在中國的澳門、臺灣、廣州、廈門等地裝船，直接運往海外。

⁴¹ 轉引自孫錦泉：《華瓷運銷歐洲的途徑、方式及其特徵》，《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2期，頁92。

2、間接販運。間接販運。由中國船或其他從事亞洲居間貿易的船隻將中國瓷器運至馬尼拉、巴達維亞、北大年、萬丹等南中國海以外的亞洲主要集散地。西班牙利用馬尼拉殖民地東運西屬美洲，經由那裏轉運歐洲。葡、荷、英、法等國則利用巴達維亞等其他集散地裝運到印度。

1、中國與葡萄牙貿易的方式以及陶瓷運輸的路線：

葡萄牙人在1557年竊居澳門之後，開始定期北上廣州進行貿易活動。克魯士（Caspar da Cruz）《中國志》記載：

因為自1554年以來，萊昂尼·德·蘇薩婚於察兀爾任少校，和中國人訂立條約說我們要向他們納稅，他們則讓我們在他們的港口貿易。從此後我們便在中國第一港口廣州作貿易。⁴²

這就是俗稱的廣交會。但根據學者考證⁴³，嘉靖三十八年（1559），由於廣東海上政局的變化，“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進廣州城”⁴⁴，因此明政府一度停止了廣交會。廣交會重開的時間大約在隆慶末年（1571-1572），1621年馬托斯（Gabriel de Matos）稱，“1571或1572年，當葡萄牙人前往廣州參加交易會時，官員按照慣例，身著紅袍，出大門來收葡萄牙人帶來的稅金。”⁴⁵從此之後，每年兩次，葡萄牙商人前往廣州進行貿易活動。

⁴² [英] 博舍爾(C.R.Boxer)編著，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紀行》，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31。

⁴³ 湯開建、嚴忠明：《明中後期廣州交易會始末考》，《學術研究》2005年第5期，頁105。

⁴⁴ [明] 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8，外志5，廣東省地方誌辦公室影印明刊本，1997。

⁴⁵ [葡] 馬托斯(Thomas C.Beale)：《議事亭對耶穌會關於青州抗議答復辨澳門城葡萄牙人權力》，載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128-132。

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集市的習慣，一次是在一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隻所帶來的貨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展銷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之內舉行。這種公開市場的事件一般規定為兩個月。⁴⁶

隆慶三年（1569年），工科給事中陳吾德上疏，言及澳門葡人：

今即不能盡絕，莫若禁民毋私通，而又嚴飭保甲之法以稽之。遇抽稅

時，第令交於澳上，毋令得至省城，違者坐於法。⁴⁷

此奏議得到穆宗批准，自此，明朝對澳門的政策基本點就是“禁私通，嚴保甲”，澳門自此成爲廣州外港。

根據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記載，葡人從廣州主要購進絲綢，黃金，另外還有麝香、珍珠、寶石、糖和瓷器等⁴⁸。成書於1582年以後的《中國諸島簡訊》的作者可能就是參加廣交會的葡商，書中保存了澳門到廣州的水道：從澳門到廣州有兩條路線，一條叫內線，沿著澳門所在的島嶼西側，途經香山鎮，沿著順德島左側，前往廣州。另一條叫外線，即沿著澳門港所在島嶼的東側，穿過一個小海灣，途經許多小島，沿著順德島的左側前往廣州。返回走同路。⁴⁹

據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盧大成先生的考證，所謂內線的起點，就是澳門的

⁴⁶ [意] 利瑪竇(Matteo Ricci)、[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44。

⁴⁷ 《明穆宗實錄》卷三八，隆慶三年十月辛酉，台北中研院校勘 1962 年影印本。

⁴⁸ [瑞]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六章，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00。

⁴⁹ 湯開建、嚴忠明：《明中後期廣州交易會始末考》，《學術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108。

北灣地區，現在北灣因為填海造陸已經不存在了，當年的海灘就是現在的草堆街和營地大街。正是在這裏發現了大量的克拉克瓷片，證明當時葡人將在廣交會上所購買的中國瓷器，通過這條路線運抵澳門，進而再轉入南灣，運銷到海外。（圖3-25，圖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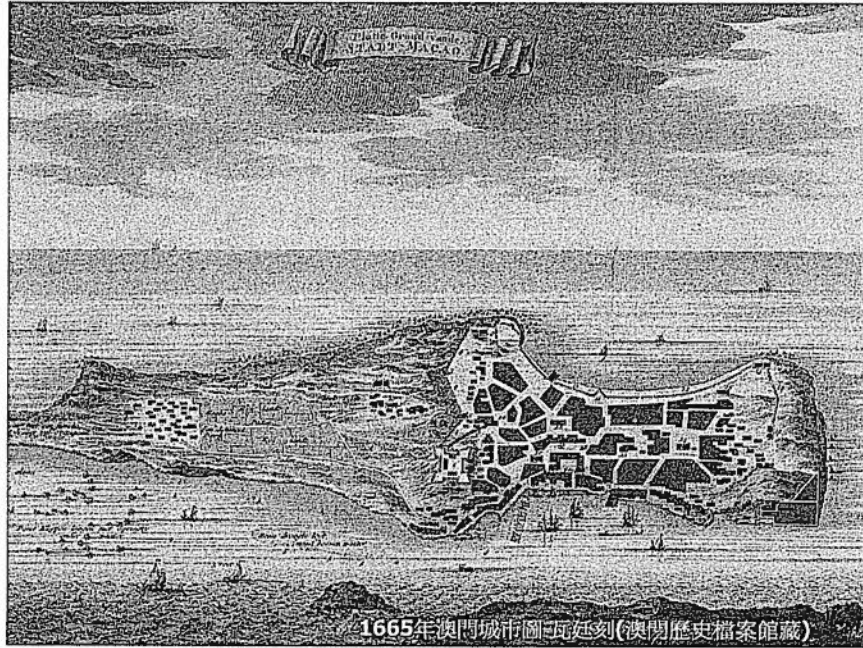


圖3-25 1665年澳門城市圖（澳門歷史檔案館藏），其中北邊的港灣就是北灣。



圖3-26 澳門圖⁵⁰（紅字就是現在的草堆街，圖中顯示其為北灣的港口）

⁵⁰ 張汝霖、印光任纂：《乾隆澳門紀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澳門開埠之後，很快形成了以澳門為中心，向南北輻射的四條航線（第一章圖 1-1），分別是：

1、 澳門—馬六甲(東南亞)—果阿(印度)—里斯本：中國向東南亞和歐洲出口生絲、絲綢、瓷器以及藥材等，由里斯本經果阿運來澳門的貨物有胡椒、蘇木、象牙、檀香和銀子。該航線包括了澳門—東南亞、南亞航線以及作為延伸段的澳門—長崎航線，利潤在 100%-200%之間。據記載，在果阿“有一條街都充滿了售賣中國瓷器的商人……”⁵¹在這裡，瓷器將賣給在果阿的各國代理人，由他們將瓷器沿陸路和水路運往南亞和阿拉伯地區。葡人運回歐洲的瓷器主要在里斯本出售，這裡的大市場上經常出現中國瓷器，法國的聖日爾曼和聖洛朗市場就曾出現過早期的葡人在那裡出售從中國運回的瓷器。⁵²根據當時的旅行者敘述，1620 年，在城裡最活躍的商人街上有十七位瓷器商和三十八位絲線商。⁵³

這一條航線主要活躍在 1641 年以前，印度的布料和東南亞的香料以及中國和日本的貨物都會從這裡通過。1641 年馬六甲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荷蘭人在這裡的影響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⁵⁴從現在發現的沉船分析，在這條航線上沉沒的明末清初船包括北礁三號、萬曆號、哈契號（Hatcher）和 Binh Thuan 號。其中有兩條是屬於十七世紀早期，運載大量的漳州窯生產的克拉克瓷器。另外兩條船是屬於裝載大量景德鎮生產克拉克瓷的船隻，從分期結果看屬於第二期。雖然這個結果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否也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就是在十七世紀早期，福建生產的克拉克類型的瓷器還是很有銷路的。而這時期的景德

⁵¹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17.

⁵² Michel. Beurdeley, *Porcelai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1962, p. 1104.

⁵³ Caminhos da porcelana, dinastias Ming e Qing, (The porcelain rou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9, p. 127.

⁵⁴ 盧泰康：《麻六甲的肥前瓷器貿易》，金沢大學考古學研究室：《金大考古》第 50 號，2005 年，頁 2。

鎮生產克拉克瓷卻多發現在北美以及菲律賓附近海域。這個結果還需要對更多的沉船材料進行統計和分析，才能得以驗證。

葡萄牙開拓的西線分爲兩段：第一段，從廣州出發，經澳門外港出海西行，橫過印度洋到達印度西海岸的港口果阿。第二段，由果阿起航後又分爲二條航線西行。一條走印度洋中的官嶼溜(今馬爾代夫群島)，西航到非洲的木骨都東(今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沿舊航線至歐洲。另一條從克亞丁渡海，繞葛得兒風(今亞丁灣東南面索馬里的瓜達富伊角，C·Guardafia)和哈南泥(今索馬里東岸的哈豐角，C·Hafun)，沿東非海岸下木骨都東，不刺哇(又稱葡刺哇，今索馬里東南岸布臘瓦，Brava)、麻林(今肯尼亞東岸的馬林迪，Malindi)和慢八撒(今肯雅南岸的蒙巴薩，Mombasa)，南至坦桑尼亞、莫桑比克海岸，到南非繞過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行到摩洛哥拉巴特(Rabat)港，抵達歐洲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轉至歐洲各國。⁵⁵在肯尼亞的馬林迪和蒙巴薩地區的曼布魯伊村萬曆時期墓柱上，鑲嵌有克拉克瓷，證明了這條航線曾經的繁榮。⁵⁶

2、澳門—長崎：從中國運往日本的貨物主要是有絲綢、陶瓷、藥材、鉛以及硝石，其中以絲貨爲大宗；日本向中國主要輸出白銀。隆慶元年雖然開禁，但鑒於倭寇之害，明政府仍嚴禁與日本貿易，這爲葡萄牙人帶來了巨大的商機。澳門與日本的貿易始於1555年，到了1569年，長崎成了葡澳在日本的貿易基地⁵⁷。在1636年日本禁止與葡萄牙、西班牙通商之前，葡萄牙幾乎壟斷了當時中國與日本的所有出口貿易，獲利甚豐。當時日本所需基本上都來自中國，“彼中百

⁵⁵ 黃啓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與發展》，《黃啓臣文集——明清經濟及中外關係》，香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

⁵⁶ 北京大學考古隊肯雅考古發掘項目領隊秦大樹教授提供。其中一件的內底圖案與景德鎮Aa型盤中心圖案相近，另外一件是碗或杯底的鳥石圖。

⁵⁷ 張天澤著：《中葡通商研究》，王順彬、王志邦譯，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頁104。

貨取資之於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瓷”⁵⁸可見瓷器在日本需求很大，葡萄牙人通過這條航線給日本帶去了各種急需的商品，當然其中也包括日本人尤為看重的“饒之磁器”。1615年，在日本江戶的荷蘭商人洛德斯特恩就在其一封信中提及有一艘葡萄牙商船運載著來自中國的大量瓷器到達長崎⁵⁹。葡萄牙人開闢了澳門-日本之間的貿易航線，將瓷器從澳門運到日本出售，可獲得100-200%的利潤。⁶⁰日本有大唐街，分佈於築前、博前、長崎諸港。“聞閩越三吳之人，住於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此數千百佳之宗族姻識，潛與之通者，跡姓名，實繁有徒，不可按核。其往來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載漢物以市於倭，而結萑苻出設澤中，官兵不得過而問焉”⁶¹。

3、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中國絲貨出口到馬尼拉，被馬尼拉大帆船運往墨西哥的阿爾普爾科港，又從美洲換回白銀。由此在太平洋上形成了十六至十七世紀世界上最長的大三角貿易航線。1583年，澳門船主蘭代拉指揮一艘載有中國瓷器以及絲綢等貨物的小船來到馬尼拉進行了成功的交易。次年，他又率領2艘貨船如約而來，順利完成了貿易⁶²。1580年前後，葡萄牙中間商利用西葡兩國的聯合，大舉侵入西屬美洲，到處設置商業網點。坐商和行販紛紛來到最富饒的地方以及利馬、墨西哥等新興城市。他們的店鋪同歐洲最早的雜貨店一樣，各種商品應有盡有，從麵粉、幹肉等最低級的一般商品，到黑奴或寶石等高價商品。⁶³這條路線的開通，將澳門的貿易活動納入到國際交換網絡之中。但在這條路線上，少見中國瓷器。如1608年的記錄，從澳門運往馬尼拉的貨物總值為

⁵⁸ 徐光啓：《徐光啓集》卷一，《論說策議·海防迂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473。

⁵⁹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p. 56-57.

⁶⁰ 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52-153。

⁶¹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天啓五年（1625），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⁶² 張廷茂：《明季澳門與馬尼拉的海上貿易》，《嶺南文史》，1999年第1期，頁12-15。

⁶³ [法]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二，臺北：貓頭鷹出版，1999，頁84。

20萬比索，其中絲織物為19比索，瓷器只佔很小的份額。⁶⁴

這條線路上的沉船包括聖迭哥號（San Diego）以及康塞普斯號（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on），在北美地區還有San Augustin號。另外還有多條時間為明代中期的沉船，如利納淺灘沉船（Lena Shoal）和San Isidro號等，北美地區有San Felipe號，這些沉船的年代較早，這說明在明代中期到萬曆早期的時間，長程船運主要集中在向美洲航行的這條航線上，而向印度方向因為可以停靠比較多的港口，商人在地區間轉口貿易中已經可以獲利，因此較少進行遠航。

4、 澳門—望加錫(東南亞)—馬六甲(東南亞)—果阿(印度)：以望加錫為中轉站，中國和印度向東南亞地區出口絲貨和瓷器，而東南亞的檀香木、丁香以及鑽石則銷往這兩個地區。此外，印度也經由該航線向中國輸入白銀。

與葡萄牙人同為十七世紀海洋霸主的西班牙人，他們的貿易形式和線路與葡人不盡相同。

2、 中國與西班牙的貿易方式以及陶瓷運輸的路線：

由於西班牙人佔領的馬尼拉相對澳門和臺灣來說，比較遠離中國大陸，因此他們多採用間接販運的形式，西班牙商人在馬尼拉等待從中國沿海往來的船隻運載貨物銷售。

明萬曆三年，即西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國。歲有飄舶數

艘，販運中國絲綢、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亞翼巴路商埠(即阿卡普爾科

⁶⁴ 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頁444。

港)，分運西班牙各島(指西屬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別指加勒比海諸島)。

其時墨隸西班牙，中國概名之為西洋。⁶⁵

在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過程中，最主要的是生絲和絲織品，其次才是陶瓷。1573年，有兩條馬尼拉大帆船從馬尼拉開往墨西哥，船上載有712件中國生絲和22300件優質的鍍金瓷器和其他瓷器。⁶⁶

這條航線包括唐宋時期已開通的閩粵至菲律賓航線在內，全程分為兩段；第一段，冬季由廣州啓航，至馬尼拉港；第二段，從馬尼拉港啓航，經聖貝納迪諾海峽(San Bernardino Strait)，進入太平洋，直達墨西哥海岸的天然良港阿卡普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瑪(Lima)港。整個航程平均需半年時間左右，若航行順利，有時3—4個月亦可達到。爾後，或轉往西班牙的塞維利亞，並由此將貨物轉運往歐洲各地。

早在歐洲殖民者東來之前，福建商人每年均前往菲律賓貿易，運去生絲、絲織品、瓷器、棉布等手工業製品⁶⁷。西班牙殖民者占領馬尼拉以後，中國商人與菲律賓的貿易就更加繁榮。隆慶開關之後，福建商船領取官方頒發的憑證，前往菲律賓做生意。根據學者統計，來菲律賓的中國商人幾乎全部來自福建。1590年，西班牙神父沙拉扎爾(Dominigo de Salazar)從馬尼拉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稱：“漳州是最靠近這塊土地(菲律賓)的中國省份，所由來這裡貿易的生理人(中國商人)都是從該地啓航的。”⁶⁸

⁶⁵ [清]張蔭桓：《三洲日記》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2。

⁶⁶ William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Dutton, 1939, p. 27.

⁶⁷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1903-1907, Vol. 4, p. 54.

⁶⁸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1903-1907, Vol. 7, p. 238.

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模式不同於葡人，無論是墨西哥、菲律賓還是西班牙本地，都沒有甚麼貨物可供與中國商人交換，唯有白銀。西人利用在南美開採的白銀來與中國貿易，白銀在中國具有較高的購買力，即是支付手段，又是中國所缺少的商品，有文獻記載，福建商人在去菲律賓貿易之後，在回來的船上，就將得來的墨西哥銀元融化，重新鑄造。《閩書》中記載：

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⁶⁹

即便沒有較為靠近中國的據點做為中轉，在去往歐洲的貿易線路上也少有中轉站，只能在馬尼拉坐等中國商人前來，但有了充足的白銀做為基礎，西班牙在對華貿易的規模上，絕對不容小覷。據學者統計，1495 年以後，有大約 85% 的貴金屬來自新大陸（美洲），根據西班牙官方的保守估計，僅祕魯和墨西哥的礦山就出產 1.8 萬噸白銀和 2 百噸黃金。⁷⁰馬尼拉大帆船運載中國貨物到達新大陸以及歐洲，獲利巨大。據菲律賓總督摩家(Antonia de Morga)在 1609 年的報告中指出，西班牙人對通過馬尼拉與中國的貿易很感興趣，因為他們回程可獲利 10 倍。⁷¹從總數上看，根據錢江的研究，1570 至 1760 年的近 200 年間，到達馬尼拉的中國商船共計 3097 艘，期中來自中國大陸的 2896 艘，來自澳門的 116 艘，來自台灣的 85 艘。⁷²

3、中國與荷蘭的貿易方式以及陶瓷運輸的路線：

⁶⁹ 何喬遠：《閩書》，卷 150，《南產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頁 4436-4437。

⁷⁰ 鄒互：《大帆船貿易的兩端—16-18 世紀白銀流入西歐與中國的影響》，清華大學經濟學碩士論文，2005，頁 9。

⁷¹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1903-1907, Vol. 15, p. 303.

⁷² 錢江：《1570-1760 年西屬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南洋問題研究》1985 年第 3 期，頁 100。

第一個將克拉克瓷運到歐洲的是葡萄牙人，但發現克拉克瓷在歐洲市場價值的是荷蘭人。15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腓力二世決定關閉里斯本港對荷蘭船隻的通航。荷蘭人無法從伊比利亞半島得到包括瓷器在內的中國商品，遂決定與中國直接通商。葡萄牙人在到達南亞之後，就開始滲透到當地的貿易中，並沒有將中歐貿易看得非常重要，這與後來的荷蘭不同。這一點也可以由16世紀的葡萄牙與十七世紀的荷蘭之間的不同策略所解釋。前者以征服並佔有的姿態進駐東方，而後者則專注於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而後來荷蘭對東方市場的佔有，是與他們的初衷和國家精神相背離的，是當時的特殊環境所致。1595年，荷蘭開始逐漸侵佔與東方的貿易往來，因此，到十六世紀末，歐洲貿易和貨運的中心開始從南向北轉移。然而，荷蘭人始終沒有找到於中國直接貿易的途徑，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人來到澳門，試圖與中國直接通商，“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⁷³。

1622-1624年，荷蘭人佔據了台灣澎湖，在鳳櫃尾至1625年到達巴城的華船的噸位甚至超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有回程船隊的總噸位⁷⁴。1656年，Gaspar Van Boogaardez作為摩鹿加群島的地方長官以及返回艦隊的指揮官得到了公司的嘉獎，獲得了600弗洛林獎勵，並許可他擁有他運來的作為非法私人貨物沒收的8桶瓷器。⁷⁵為了控制進出口，在巴達維亞對於陶瓷徵收關稅，在出口和進口貨物上徵收5%關稅。⁷⁶

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荷蘭船隻主要的貿易路線分為幾個時期：1619年占領巴達維亞之前，荷蘭商人到萬丹和北大年等地，與航行到這裡的中國商

⁷³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六》，頁8435。此處稅使李道實為李鳳之誤，見張維華《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山東：齊魯書社，1987，頁56。

⁷⁴ [荷] L. 包樂史（L. Blussé）著，莊國士等譯：《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96。

⁷⁵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15.

⁷⁶ 同上註。

人交易，用香料換取絲綢和瓷器。再通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果阿。之後再繞過好望角，到達荷蘭的多個港口城市。荷蘭占領巴達維亞之後，以巴達維亞為中心，定期前往周邊的萬丹等城市收取貨物，存入倉庫，再統一裝船運回荷蘭。但荷蘭人並不滿足於離開中國大陸這麼遙遠，需要等待中國商船南下交易，非常被動。荷蘭人在中國大陸附近積極尋找新的商業據點，包括與葡人爭奪澳門未果，取道澎湖，最後佔據台灣島。從這時候開始，荷蘭人以此為基地，向北與日本進行貿易，向南將中國的貨物運往巴達維亞，再轉運歐洲，這條通路的最後形成，也就奠定了荷蘭自此以後再亞洲以及歐洲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在南非和西非發現的白獅號、毛裡求斯號（Mauritis）以及班達號（Banda）證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這條長程航線上所付出的代價。

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壟斷的型式，將瓷器在歐洲市場的銷售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我們讀到 1609 年給地方總長官的一個說明：“鑒於現在公司內部高級和一般商人私下裡頻繁購買優質的瓷器，此混亂的局面已成為公司的慣例，現在清楚的明令禁止，並且防止所有公司進行私人買賣。”同年總長官宣誓稱：“他自己以及其他人不得直接或者間接的從事陶瓷生意”。⁷⁷

1634 年公司規定：這些人從航行中帶來的陶瓷的價值不得超過 100 弗羅林；同一個法令中的其他章節也表現出了在當時陶瓷的價值要遠遠高出其他物品。“東印度的任何人，不管是在大陸還是海上，不允許用衣服交換陶瓷”。⁷⁸1640 年決定，任何陶瓷在航行中損壞，必須鎖在櫃子裡存放，到岸檢查。後來所有人在離港之前都要製作屬於自己的櫃子，記錄箱子及包裹的數目，每個陶瓷上都要有標記，號碼。⁷⁹也正因如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檔案，為我們現在的

⁷⁷ 同上註，pp. 16-17。

⁷⁸ 同上註。

⁷⁹ 同上註。

研究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在 1645 年 11 月 18 日，另一個針對個人交易的禁令頒佈：禁止從印度地區來交易陶瓷，違反者將受到懲罰。另外在 1681 年再次決定禁止任何從印度通過私人交易帶來貨物，包括小茶壺，茶杯，和茶托。但與此同時，公司默許一些不重要的陶瓷物品交易，但是要運費每荷蘭磅 1 弗洛林。⁸⁰說明在十七世紀後期，普通的瓷器（很有可能指克拉克瓷）已經不再那麼珍貴，而伴隨著茶葉的流行，茶具成爲新寵，受到歐洲人的追捧。

中國的陶瓷在荷蘭的銷售方式也是很特別的，帶有壟斷的性質。瓷器運抵荷蘭之後，“16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董事會授權阿姆斯特丹議會：在合適的時間銷售陶瓷。”⁸¹從當時的其他檔上可以看出，由公司不同高層訂購的陶瓷被運送到那裡並且在公司董事的監督下在當地拍賣，比如在米德爾堡、鹿特丹、代爾夫特、阿姆斯特丹等地。在每次拍賣前都會通知公司董事以及公眾，並且將中標瓷器小心翼翼的鎖起來。董事們會選定某日爲公眾買賣，只有特殊情況下他們才允許私人交易。⁸²

第三節 克拉克瓷的訂製

在克拉克瓷器研究的諸多問題中，對於克拉克瓷性質以及紋飾來源這一問題爭論最多。下面我想談談克拉克瓷的訂制以及紋飾方面的問題。

與傳統的明代晚期瓷器相比，克拉克瓷確實非常獨特，無論從器型還是紋

⁸⁰ 同上註。

⁸¹ 同上註。

⁸² 同上註。

樣上看，均帶有濃厚的異域風情。首先，從器型上看，碗盤類的克拉克瓷有如下特點：

通常指扁平形的盤和碟，或者比較小的碗和杯。胎體比較薄，很大一部分是花口，有折沿和敞口兩種。在壁和沿上有模印開光紋樣，如果沒有模印開光的器物，很多也會採用繪畫的方法畫出開光紋樣。器物的外底多有跳刀痕，圈足略帶內斜，其中有一個用利器削出的小平面的邊沿。這種瓷器用鈷藍裝飾，施一層非常薄的、透明的、沒有裂紋的釉，口沿一般會爆釉，俗稱“蟲食口”。克拉克瓷的主要特色是裝飾的式樣，在盤、碟和淺碗中，中心花紋通常被含有各式各樣菱形紋樣的多個扇形狀開光圍起來。在器物內外表面和邊沿都用很多有不同裝飾紋樣地大開光以及許多有珠狀垂飾的狹小開光來進行裝飾，開光裡的裝飾有花鳥、松鹿、草蟲以及雜寶紋等，也有少量人物紋以及龍紋。

那麼器形如此獨特的器物是從何而來的呢？我想，我們需要將克拉克瓷從器型到紋樣的諸多元素進行拆分，分別來探討它們的來源。

歐洲向中國訂製瓷器源於葡萄牙。1528年，若·卡布拉爾（Jorge Cabral）從馬六甲致函國王說：“我向一個來到此地的中國船長，為殿下訂製了幾件（瓷器），他把瓷器帶來了，可是，不是我想像的那種。當我回去以後，殿下就知道是甚麼樣子了。由此我知道中國人在滿喇加很守信用，因為如果向他們訂貨，他們就會帶貨回來。”⁸³從這條文獻可以看出，早在嘉靖早期，葡人已經開始嘗試向中國特別訂製瓷器，但數量不多，而且葡人對所出成品並不滿意。

⁸³ Caminhos da porcelana, dinastias Ming e Qing, (The Porcelain Rou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9, P. 126. 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的明清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頁103。

而現存里斯本的屬於葡萄牙 Manuel 一世（1469-1521）的紋章青花瓷，可視為迄今已發現的中國為歐洲特殊訂貨的最早外銷瓷實物。按 Manuel 一世在位的 1521 年相當於正德 16 年，葡萄牙在中國訂燒青花瓷的時間至少可以早到明正德八年，所以葡萄牙人在正德年間就在中國訂燒瓷器使完全可能的。另外幾件經考證時間都在 1519-1542 年之間。⁸⁴這段時間，葡人與中國的貿易處於不合法的走私貿易階段，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這一時期的紋章瓷如此稀少。

在嘉靖年間，葡人在中國繼續訂燒青花。現在已經發現的幾件帶有葡文書寫紀年銘文的嘉靖時期青花瓷器，“其中有兩件是帶有把手或耳的碗，它們造型一樣，而且都帶宣德年號，但所飾紋樣不同。第一件碗，外壁飾騎馬蒙古人紋，而器內心飾人物山水紋；第二件碗，外壁飾嬰戲紋，碗心飾一個紋章盾牌，經研究，此紋章可依肯定是屬於葡萄牙古老的阿布利（Abreu）家族。這兩件碗都帶有“Em Tempo de Rero de Faria de 1541”的銘文，第一件碗屬於 Dr.de Castro e Brito 所有，第二件為那不勒斯的 Meseu Duca di Maitina 所有。Rero 是中國藝人對 Pero 的筆誤，Pero de Faria 是個有影響力的葡萄牙探險家……他曾經兩任馬六甲總督，第二次是在 1541 年（嘉靖二十年）。⁸⁵另一個帶有生產日期的裝飾有葡萄牙文的瓷器是一件青花瓶，頸部已經殘破，收藏在 V&A 博物館，年代為 1557 年（嘉靖三十六年），銘文兩排，文字上下倒寫，看來尚未完成，反映了此瓶為 1557 年為 Jorge Anrz 生產的。葡萄牙人對與青花的喜愛可能與他們曾經被阿拉伯人所統治有關。

景德鎮弘治民窯青花盤⁸⁶，與威尼斯畫家貝利尼·提香（Giovanni Bellini）繪

⁸⁴ 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中國的明清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3 期，頁 107。

⁸⁵ 同上註。

⁸⁶ 陸明華：《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陶瓷—明青花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3，圖 4。

《諸神之宴》(The Feast of the Gods, 图 3-28)⁸⁷中的纏枝蓮紋青花盤器型圖案非常相近，而這類盤子的裝飾佈局以及圖案呈現的方式已經接近景德鎮和漳州窯 A 型盤。說明早期的克拉克瓷在紋樣和器型上，與明代中期外銷歐洲的瓷器有繼承的關係。



圖 3-27 弘治松鶴紋盤



圖 3-28 《諸神之宴》(1514) 細部

我們再回到典型的開光克拉克瓷，它特殊的器型以及模印開光的製作方法與傳統的中國瓷器差別很大。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在 1601-1602 年荷蘭船 Gelderland 號返航荷蘭的旅途中，一本航海日記中出現了瓷器的圖畫(圖 3-29)⁸⁸。在圖畫中繪有盤、杯、高足盤的器型，另外一幅比較模糊的圖案可以看到花和鳥的樣子。這份記錄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它的性質是一份訂單，但通過與同時期沉船，如 San Diego 沉船出水器物比較，有完全一樣器型的實物，說明這份記錄所展現的正是當時荷蘭商人所希望購買的瓷器樣式，也就可以等同於訂單。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最晚在 17 世紀的開始，歐洲已經用紙樣向中國的商人訂購他們所需要的克拉克瓷。

⁸⁷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 133, pic.148.

⁸⁸ Sebastiaan Ostkamp,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 180/181*,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en de auteurs, 2003. p. 20, pic.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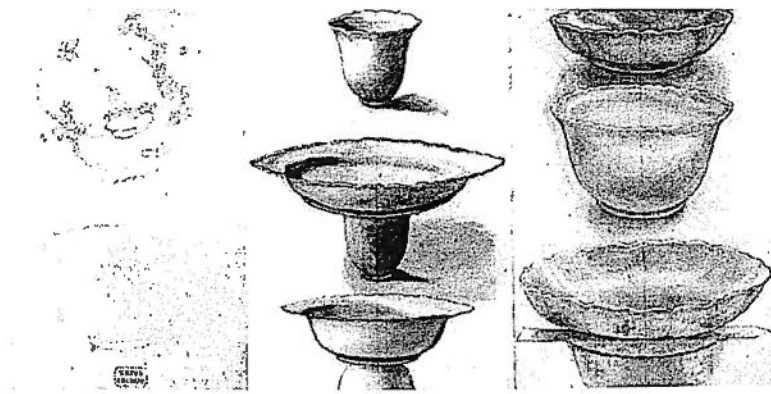


圖 3-29 荷蘭東印度公司船上的瓷器圖樣

在 1600 年沉沒的聖迭哥號船上，我們還發現了一種特別的瓶（圖 3-30）⁸⁹。雖然筆者並未將這類器物歸於克拉克瓷，但毫無疑問，這種器型是西方的器物，但是花紋圖案卻又是典型的漳州窯風格。由於尚未發現在 16 世紀的相關訂貨的記錄，因此筆者推測，是否有這樣的可能，當時來到亞洲進行貿易的歐洲商人隨身攜帶了這類陶器（圖 3-31）⁹⁰，並將其提供給了中國的商人作為樣品。而中國工匠根據器物的形狀來仿製，但紋樣仍然使用中國傳統的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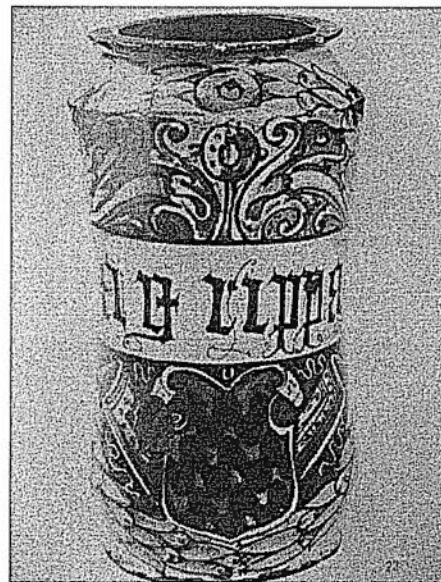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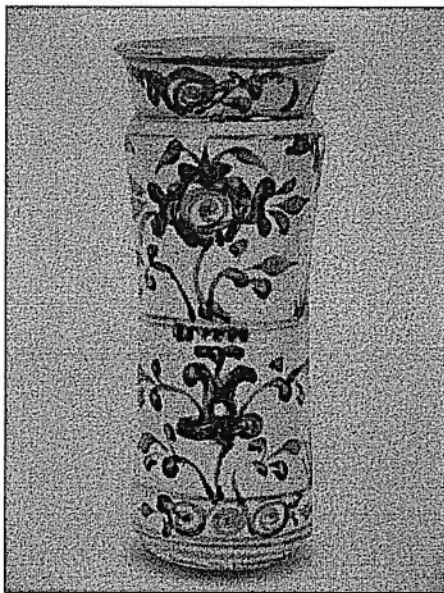


圖 3-30 漳州窯瓶 聖迭哥號（San Diego）圖 3-31 義大利 Majolica 陶器 16 世紀

⁸⁹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jemgcp Museum, 2007, p. 152, pic. 150.

⁹⁰ *Ceramiche di Deruta Secoli XV-XVI*, Firenze: 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1990, p. 41, pic. 22.

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10月1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漢·彼得茲科給公司董事們的信中提到“東印度公司訂制的瓷器是純粹的中國瓷器，與中國國內市場上的瓷器唯一不同的是器型，如寬邊的盤。”⁹¹記錄中所指的訂制是與中國國內市場上是針對器型的要求，指適合西餐的器型和尺寸，例如一種被稱為klapmutsen的湯盤，這種器型在中文裏目前還沒有合適的翻譯，筆者將其翻譯為折沿盆，其實並不特別貼切，因為它有3個尺寸，小的類似碗或較深的盤子的尺寸。這種器型指的是一種比典型克拉克盤子小，比碗大，比盤深，比碗淺，歐洲人用來喝湯的湯盤，其大小和深度正好適合歐洲人使用的那種長柄湯匙，將湯匙放在盤中不會滑落碗中。而這個名稱來自荷蘭人的一種帽子的形狀。到了1635年，荷蘭人第一次將木樣帶到巴達維亞，使得中國工匠可以更加直觀的瞭解歐洲顧客的要求。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來看，從1636年開始，出口的数量急劇增加，可能與有效的樣品有一定關係。

由上面的紙樣以及歐洲器物，結合東印度公司的記錄，我們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測，就是早期歐洲人向中國訂製瓷器，主要針對器型提出要求，另外一些皇室貴族瓷器上面訂製了特別的紋章，至於瓷器的具體紋樣並未做出詳細的要求，這與十八世紀廣彩瓷器有很大的分別，廣彩瓷器流行時期，中國瓷工已經可以做出在同一件器物上呈現多種裝飾的樣板供歐洲客人來選購（圖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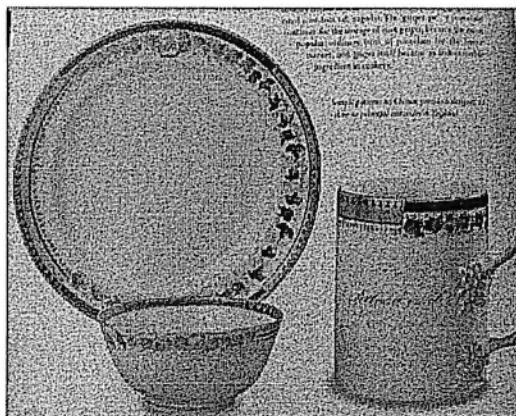


圖 3-32 供英人挑選的中國瓷器樣板

⁹¹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59.

下面再來分析一下克拉克瓷的紋飾以及它最有特點的模印和開光。克拉克瓷，特別是早期的克拉克瓷出現的模印的方式有兩個原因。首先由於歐洲大量的訂單需求，而器型是窯工所不熟悉的西方器型，因此窯工們爲了提高效率，同時減低成本，開始設法縮減用料及促進批量生產而使用模印的方式。另外，爲了運輸的輕便，以及運量的增加，此時瓷器的胎體明顯薄于之前的外銷青花瓷器。而爲了適應大批量的運輸需要，器型也開始簡化，並適合於更爲經濟的包裝及貯存需要。因此，我們看到很多的克拉克瓷器採用模印的方式，胎體輕薄。

另外，根據筆者的推測，歐洲商人最初向中國商人展示的是歐洲當時流行的陶器或銀器，因此爲了更好的仿造出銀器的效果，在盤、碟、碗等敞口的器物生產過程中會以模具壓印器面產生淺浮雕的紋樣。利用模具將器物的器型和紋飾一次性成型，這種手法確實省時省力，效率和準確性都很高，而且成品的品質也比較高。我們在早期的克拉克瓷器上看到有清晰的模印圖案及花口處理，推測就是用這樣的方法製作的。但稍晚時候，這些特徵淡化或消失不見了，這種簡化可能是陶工已經掌握了克拉克瓷製作的核心技術，可以用更省時省工的方法來製作。

這種例子在明代初年也很常見，景德鎮御窯場生產的永樂、宣德青花瓷器中，就有不少仿自伊斯蘭銀器（圖 3-33，3-34）⁹²。

⁹² Feng Xianming, *Yongle and Xuand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Palace Museum, Chinese Ceramic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2-1998*,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1999, p185. Fig28.



圖 3-33 埃及馬姆路克王朝銀質無襠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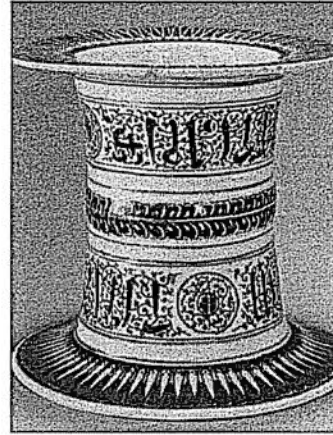


圖 3-34 宣德青花無襠尊

關於開光的佈局以及繁密裝飾風格的來源問題：很多學者認為，克拉克瓷的開光裝飾以及繁密的佈局是仿照伊斯蘭文化的樣式而設計的，這一觀點筆者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們要從青花瓷的外銷談起。九世紀，在波斯陶器上開始使用鈷料作畫，而在稍後的中國，也有唐代青花瓷問世；十二至十三世紀，這一技法開始在伊斯蘭陶器上盛行，而在14世紀的中國，青花瓷也最終走向成熟。對於二者之間的聯繫，三上次男先生認為，“伊斯蘭陶器的特殊的釉和施釉方法或者它的紋樣，給中國陶瓷器進步的製作技術以刺激，採用了其中的某些而得到了獨自發展。伊斯蘭陶器和中國瓷器在基本的技法上兩者類似”⁹³。從這一點上說，青花瓷是中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流的混血兒。這也就決定了它在興起的初始只能是一種地域性很強的外銷瓷，主要銷售區域集中在阿拉伯地區，這同現存的元代青花瓷的分佈狀況也是相吻合的。在中東地區的博物館裡所收藏的元青花數量遠遠大於在中國的發現。從元青花瓷的裝飾來看，白地藍彩，繪畫大量的植物紋飾。器物的口徑很大，有的可以超過50cm，裝飾繁密，部分器物為花口。這些特點均是為了符合伊斯蘭地區人們的生活和審美習慣而存在。這一

⁹³ [日]三上次男：《元代陶器和南朝鮮新安海底發現的新資料》，董希如譯：《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1983，頁82-83。

風格一直持續到明初，鄭和下西洋的寶船上也裝載大量具有伊斯蘭文化特點的青花瓷器。另外，元青花以及明初青花裝飾技法上廣泛運用蓮瓣紋，在碗盤、瓶壺等器物的下腹部，經常飾有蓮瓣紋，蓮瓣內再繪畫雜寶、火珠、八寶紋等裝飾紋樣。如果我們查看元青花瓷，以及明早期一直到明中期的官窯和民窯青花，常常會發現類似克拉克瓷這樣的開光裝飾。如元青花蓮瓣形盤（圖3-35）⁹⁴，蓮瓣紋內裝飾折枝花紋或火珠紋更是比比皆是，如宣德青花梅瓶（圖3-36）⁹⁵。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交往非常頻繁，大量中國瓷器外銷，這樣的蓮瓣和模印花紋有可能是爲了迎合他們的口味。

但縱觀元至明初，並未出現克拉克瓷這樣的開光紋樣瓷器。到了明代的中後期，隨著海禁的實行，中國與周邊國家交往的減少，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影響逐漸消退。嘉靖時期，皇帝篤信道教，瓷器裝飾紋樣上大量運用道教題材。在這時候才出現的克拉克瓷，是否仍然與伊斯蘭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需要我們進一步的論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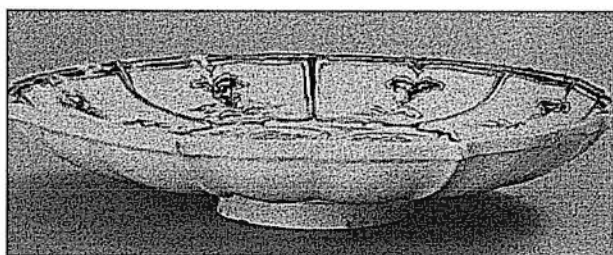


圖 3-35 元青花蓮瓣形盤



圖 3-36 宣德青花梅瓶

我們再回到克拉克瓷出現的時期，前文論述過，克拉克瓷的出現與葡萄牙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克拉克瓷的裝飾風格是否與歐洲文化有關呢？

⁹⁴ 陸明華：《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陶瓷—明青花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12，圖 21。

⁹⁵ 陸明華：《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陶瓷—明青花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12，圖 17。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歐洲陶器的歷史。早在拜占庭帝國統治時期，希臘的陶器上已經開始有了類似開光的裝飾風格。在希臘一個小鎮 Serres 發現的十三至十四世紀遺址中出土了一批陶器，其中就不乏類似開光裝飾的紋樣(圖 3-37)。⁹⁶

除了希臘，西班牙也是早期制陶中心之一，這種稱作“摩爾人 (Moors) 的陶器”的陶器，是由回教徒摩爾人帶入伊比利亞半島，自十四到十七世紀，這裡成了錫釉陶器的世界。到了十五世紀末，摩爾人被趕出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人開始將自己的文化融入，自己動手製作，包括了具有金屬光輝的散彩陶器和多彩的琺瑯彩錫釉陶器。⁹⁷從 14 世紀到 1450 年之後，義大利從敘利亞和西班牙進口了上等的陶瓷，圖 3-31 這種特別的陶器就是義大利人向西班牙學習製作的一種散彩陶器藥壺，俗稱 Albarello。這一類運用散彩和鈷藍顏料在整個壺面描繪帶有伊斯蘭文化色彩的葡萄蔓草花紋的藥壺，大多是十五世紀馬尼瑟斯窰產品⁹⁸，義大利人學習了以後，將上面的圖案改換為更加符合歐洲人口味的花朵，在十五和十六世紀，變身成為花瓶，出現在靜物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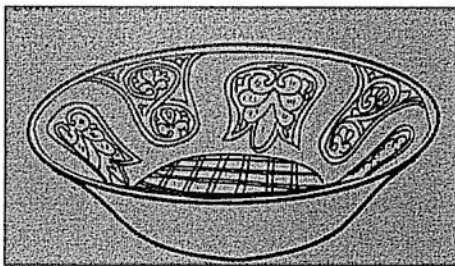


圖 3-37 Sgraffito patterning of ceramic bowl from Nishapur, 9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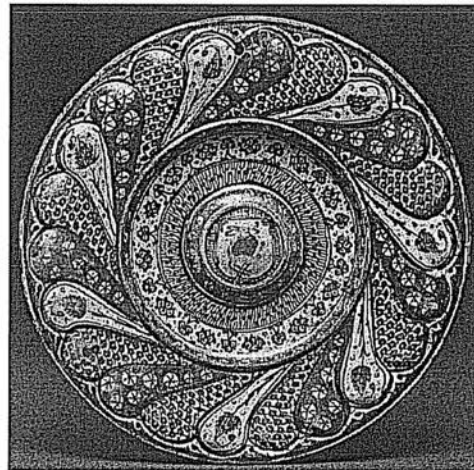


圖 3-38 Hispana Moresque dish, 1500-1535

⁹⁶ Charalambos Bakirtzis and Sarah Wisseman, *Ceramic Art from Byzantine Serr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p. 14, fig. 8.

⁹⁷ 《世界博物館全集 16 地中海文明的精華——西班牙·葡萄牙博物館》，臺北：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頁 28-29。

⁹⁸ 同上註，頁 17。

這種歐洲南部的義大利開始生產名為 Deruta (代魯塔) 的華麗的彩繪陶器。其中有部分在裝飾風格上與克拉克瓷非常相似(圖 3-39, 3-40)⁹⁹，而且聖迭哥船上的漳州窯瓷器一樣器型的瓶就是在這裡生產的。葡萄牙與義大利同屬於歐洲南部，而兩個地區的藝術風格均受到西亞地區的影響。其中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才脫離了阿拉伯的統治，因此在制陶工藝方面必然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至今為止，我們在葡萄牙仍然能看到很多阿拉伯風格的建築，受伊斯蘭教的影響，葡萄牙的很多地方也流行使用白地藍花的瓷磚。曾經是葡屬殖民地的澳門，現在仍保留大量的用青花瓷製成的街道路牌，說明葡人受到伊斯蘭文化影響之深遠。而義大利第一本陶瓷手冊 *Arte del vasio* 中就提到了義大利陶瓷如何融合東方元素¹⁰⁰。所以，義大利的這種在歐洲十五世紀流行的陶瓷，東方元素和歐洲傳統結合，再加入特有的義大利裝飾的極大成者，代表了中國瓷器大規模進入歐洲市場之前，歐洲陶瓷發展的最高水平和最流行式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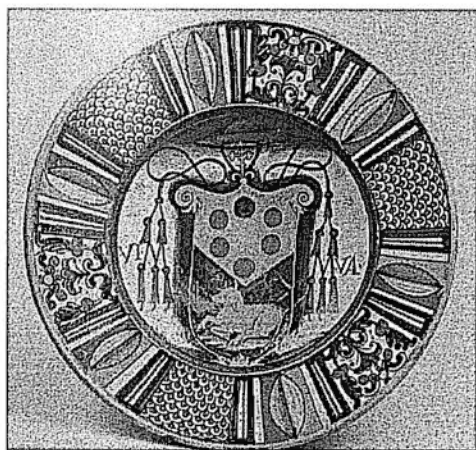


圖 3-39 義大利 Majolica 陶器 16 世紀



圖 3-40 義大利 Majolica 陶器 16 世紀

克拉克瓷的偶然出現正符合了南歐葡萄牙人的這種複雜的審美情趣，即融

⁹⁹ *Ceramiche di Deruta Secoli XV-XVI*, Firenze: 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1990, p. 12, 27.

¹⁰⁰ Rosamond E. Mack, *Bazaar to Piazza-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 1300-16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p. 95.

合了歐洲傳統陶器的樣式，又帶有伊斯蘭文化的意味，所以在東南亞、西亞和歐洲都得到了追捧，這也是葡萄牙人非常聰明的地方。

至於克拉克瓷的中心圖案，均屬於元明兩代青花瓷上常見的題材元素。如山東青州市出土元代青花鹿紋花口盤（圖 3-41），其中心圖案就是松鹿紋，紋樣布局與克拉克瓷接近。根據 Rinaldi 考證，一件帶有“隆慶年造”款的青花松鹿紋盤，其中心紋樣與克拉克瓷非常相似¹⁰¹，但內腹沒有任何裝飾，也沒有折沿和模印，可以推測這件器物就是隆慶時景德鎮燒造的普通瓷器（圖 3-42）¹⁰²。松鹿紋的主題，大量出現於克拉克瓷，說明這種供外銷的瓷器，其裝飾方面卻借鑑了傳統的中國紋樣。其他的紋樣包括池塘水鳥、庭園風景、草蟲紋、雜寶紋、丹鳳朝陽、仙鶴紋、人物紋以及龍紋等，都可以在有明一代的瓷器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例子。由此可見，克拉克瓷是主要在器型上符合歐洲顧客的口味，而紋樣上採用中國傳統工藝的“混血兒”。



圖 3-41 元青花鹿紋花口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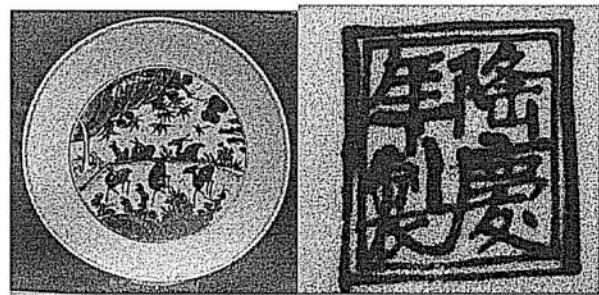


圖 3-42 1567-72 荷蘭私人收藏

綜上所述，克拉克瓷器的風格形成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結果，是十六世紀以

¹⁰¹ Rinaldi, Maura.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 61.

¹⁰²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 61, pl. 32

前歐洲、伊斯兰和中国风格互相借鑑學習的產物，中國瓷器的製作技術，配合歐洲的常用器型，中國的傳統紋飾加入伊斯蘭的紋樣佈局，這樣的全新組和說明在世界的藝術和工藝發展史上，陶瓷藝術進入了一個多元交流的時代，也是東西文化交融的最好例證。

第四節 克拉克瓷在不同地區的使用

克拉克瓷主要的銷售市場是歐洲，但在航運線路中，不同地區對克拉克瓷的使用有所不同。

除了陶瓷窯址之外，中國發現的克拉克瓷全部出自墓葬，數量大約有幾十件。這些器物大多有窯傷、窯病，或者因胎釉的膨脹係數相差太大，而出現爆釉、驚裂或者器物在燒制過程中的變形。那麼這樣帶有殘次的瓷器，為什麼會在墓葬中出現呢？馮先銘先生認為：“江西廣昌近年來發現的克拉克，……與國外出土者極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廣昌出土的克拉克盤，每件都有裂痕，是次品，由此更證明了這類瓷盤確實是外銷，只有次品才內銷。”¹⁰³

根據《禮記·檀弓》篇記載：“夫明器，鬼器也。”孔子所謂“備物而不可用，知喪道也。”“只有其形，實不能用，聊以盡心焉而已。”意思是用于隨葬的明器只用其形，而不需要完整，這樣才合乎禮數。學者們還引用了中國現代農村仍舊保留的“打破為實，落土為安”的習俗，推測在江西廣昌、南城、會昌等地，先民不遵古制，所以利用有殘缺的克拉克瓷作為陪葬。¹⁰⁴

¹⁰³ 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頁101-104。

¹⁰⁴ 陳立立：《克拉克瓷盤與葬俗》，《民俗研究》2004年第4期，頁96-99。

筆者認為，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是否對於同時期的其他沒有出克拉克瓷的墓葬進行統計呢？是否這些墓葬中所出的瓷器，特別是青花瓷器也有同樣的打破或者利用殘次品隨葬的情況呢？如果有，上面的說法就是成立的，但如果沒有，那麼我們就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只在使用克拉克瓷的時候是用殘次品，而內銷瓷器就用完整器呢？

因此，筆者認為，對這個解釋還需要進行更多的考證和研究。前文曾經說過，廣昌是外銷瓷器從景德鎮運往福建的一處重要的中轉地，瓷器在這裡會經過一些篩選，將不合格的留下，減輕重量，提高運輸效率。這些被留下的克拉克瓷，很有可能就在當地的市場上就地折價出售。在明晚期之後，江南的商業比較發達，往來各地的客商雲集，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地區，資訊較其他地方發達，因此筆者作一個大膽的推測，這些外銷瓷器在市場上一定會是新鮮物品。也許不符合中國人的使用習慣，但一定是稀少的，特別的。

我們再回頭看看出土克拉克瓷的墓葬等級，有平民，也有官員。其中南城明益宣王墓中出土的克拉克瓷，出土時盤口有破裂後重新粘補、上釉、再入窯焙燒的痕跡。學者們根據這條線索，認為一個王宮貴族，不可能使用殘次的盤子陪葬，認為如果他想要克拉克瓷，必定可以拿到正品，何必使用次品呢？

關於這個推論，筆者有兩點懷疑：一是所謂破裂-粘補-重新焙燒，這個過程一定是在出產地進行的嗎？景德鎮以外地區也有多處窯場生產瓷器，難道沒有可能是因為對此類瓷器的較為少見，而將破損器進行修補呢？二是根據荷蘭人的記載，克拉克瓷是預先付款，將成品全數運銷海外，中國人自己是不使用的¹⁰⁵。因此，是否因為墓主是王公貴族，就一定可以輕易得到克拉克瓷？這一點

¹⁰⁵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 27

筆者有疑問。因為這種瓷器在明晚期海禁實行的時候出現，應該是不合法的貿易，其運輸途徑必然不可能張揚，史料也鮮有記載，試問王公貴族又從何知道這種瓷器的呢？

平民墓中出土了克拉克瓷，其來源或許與上不同。這需要仔細比較平民墓與貴族墓出的克拉克瓷的異同。可惜的是，筆者所見資料均為文字，未見實物，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筆者推測，如果平民墓中出土的克拉克瓷有更大的殘次，有可能是賤賣或丟棄的器物，被沒錢的平民獲得，作為隨葬。當然筆者並不是要否定克拉克瓷作為明器的身份，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收藏的帶有 1620 年紀年墓誌的克拉克瓷推斷，這種瓷器多用於隨葬是毫無疑問的。¹⁰⁶

克拉克瓷裝船運出港口之後，就開始了環遊世界的旅行。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區，這種瓷器被當成裝飾品，鑲嵌在王宮之內。而瓷器在東非的價值，遠則遠超過了日常用品和裝飾的意義，而逐漸具有宗教和精神寄託的內涵了。他們是政府各級官員之間饋贈的佳品，同時也是自由交易的商貨。

肯尼亞沿海各港口可以看見風格獨特的柱墓，墓地前常豎有四角形或六角、八角的柱子，柱上刻有花紋，並鑲嵌有中國青花瓷器。在曼布魯伊，用陶碗作柱子的裝飾，柱高常達 5 米，從柱墓所用青花瓷鑒別，大多是十六至十七世紀的產品，也有早到十五世紀的。¹⁰⁷

肯尼亞北部塔納河口的恩瓦納，在基皮尼以北，是出土瓷器的另一處重要遺址。恩瓦納，葡人稱作 Hoja 鎮，有伊斯蘭教的寺院和大清真寺，是一座

¹⁰⁶ 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江西元明青花瓷》，江西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2，圖 108。

¹⁰⁷ 坎克曼：《馬林迪河曼布魯伊德柱墓》，《東方藝術》，新編 IV，第 2 期，1958。轉引自《中國與非洲》，頁 471。

1200-1700 年左右興盛的古城。恩瓦納第四期發掘物中，有許多屬於宣德以後的青花瓷，第五期第六期文物也都是以嘉靖萬曆時期的瓷器作為分期標準。¹⁰⁸

當克拉克瓷到達歐洲以後，它的價值再次被無限的放大。根據布羅代爾的記述，歐洲在 16 世紀的時候，貴族的宴會上，餐桌的佈局如下：兩邊各置 14 副餐具，由於餐桌是長方形的，“上首”可坐一人，“下首坐一至二人”，客人與客人之間則是“相隔一張椅子的距離”。“桌布應四邊垂地。桌子中央應備有若干帶柄的鹽瓶以及供隔置菜肴的託盤”。共上八道菜。以最後一道菜來舉例說明，計有果醬、果脯，小碟裝果東、麪香糖、凡爾登糖杏仁，添入“麪香、龍涎香及其他香料”的糖霜……餐廳總管腰間佩劍，發令更換碟子，“至少每道菜換一次，餐巾則每兩道菜換一次”。這番描寫十分詳細，甚至規定每次換菜時應怎樣從餐桌上“撤下”菜盤。當時，一套餐具肯定包括一個碟子、一把勺、一把刀。禮儀規則上尚未最後確定，作者把用凹形碟子喝湯作為一種文雅舉止向大家推薦，以便客人一次盛完，“免得一再把勺伸到湯盒裡，惹別人討厭”。¹⁰⁹還是在蒙田時代的德國，每個賓客都有專用的錫制盤子，有時在這個盤子底下放一個木湯盆，在上面放一個錫碟子。我們有證據表明，德國鄉下某些地方，大概還有別的地方，直到 19 世紀還在使用木頭碟子。¹¹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歐洲，餐具主要使用碟和盤，另外還有湯盒（湯碗），中國飲食習慣中使用的小碗就很少見。

在沒有大量使用中國瓷器之前，歐洲人所用的餐具多為陶器、木器和錫制餐具（圖 3-43，3-44 靜物畫），這些器物不容易清洗，經常殘留污垢，容易引起

¹⁰⁸ 坎克曼：《馬林迪河曼布魯伊德柱墓》，《東方藝術》，新編 IV，第 2 期，1958。轉引自《中國與非洲》，頁 472。

¹⁰⁹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臺北：貓頭鷹出版，1999，頁 173。

¹¹⁰ 同上註。

疾病，以至於歐洲人認為中國瓷器是可以分辨毒性，如果食物有毒，瓷器就會變色¹¹¹。所以使用瓷器的人大多健康。事實上，這個原因是瓷器更容易清洗，不會殘留污垢的緣故。



圖 3-43 Pieter Aertsen (1533-73)
市場一角



圖 3-44 Pieter Aertsen 1567
市場女人

葡萄牙向中國所訂制的瓷器到達里斯本後，被用作皇宮的裝飾。在桑托斯宮的屋頂上，我們可以看到 200 多個青花瓷盤，鑲嵌滿整個屋頂，這種裝飾方法與波斯和阿拉伯地區有異曲同工之處。(圖 3-45，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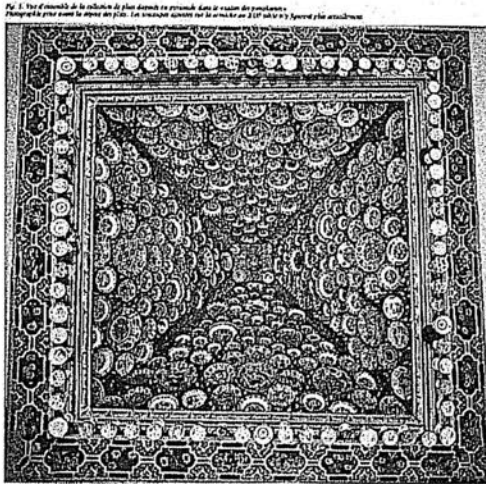


圖 3-45 桑托斯宮屋頂的中國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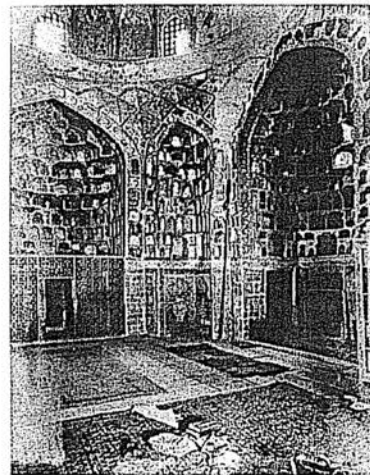


圖 3-46 阿德比爾神廟東南角內景

¹¹¹公元 1562 年在紐倫堡首版的《山間郵車》一書中，馬德休斯(Mathesius)(16)寫道：「瓷器精美而昂貴，只有達官顯貴才買得起。」同時他還特別提到瓷器器皿可以清除所盛食物或飲料的毒素的這種說法，這種迷信說法在歐洲存在了很長的時間。(轉引自簡·迪維斯：《歐洲瓷器史》，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頁 8-9。)

真正將克拉克瓷廣泛用於餐桌的是荷蘭人。在十七世紀佛拉芒地區流行的靜物畫中，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克拉克瓷（圖 3-37，圖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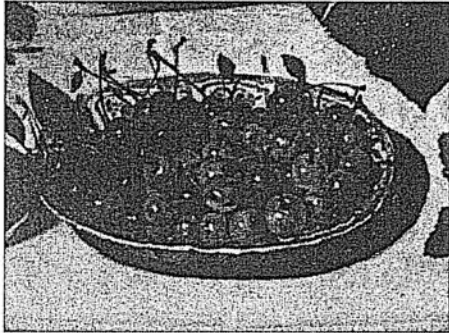


圖 3-47 Clara Peeters 1597¹¹²
甜點靜物畫



圖 3-48 Osias Beert 1610¹¹³
餐桌靜物畫

靜物畫中出現中國瓷器始於十五世紀中期，¹¹⁴而大量出現於十七世紀，這與中國瓷器在歐洲的流行時間基本吻合。在十五世紀，中國瓷器多出在義大利的畫作之中，前文所引用的 1514 年 Giovanni Bellini 所作的眾神圖就是一例（圖 1-4-1）。有學者推測這樣得瓷器是由埃及蘇丹贈送給當時威尼斯的總督的禮品，並非直接購自中國。¹¹⁵景德鎮產品胎體清薄，釉面光潤，青花發色穩定清麗。器形有盤、瓶、軍持、葫蘆瓶等。其中的大象軍持以及部分碗盤形象出現在了十七世紀荷蘭油畫的靜物畫中，說明這些器物是為外銷所製造的，並以融入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圖 3-49，3-50）¹¹⁶

¹¹² Norbert Schneider, *Still Life*, Taschen, 2003, p.94.

¹¹³ 同上註, p. 97.

¹¹⁴ A. I. Spriggs, *Oriental Porcelain in Western Paintings 1450-1700*,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64-1965, p. 73.

¹¹⁵ 同上註。

¹¹⁶



圖 3-49 象形軍持



圖 3-50 靜物畫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歐洲活躍以後，中國的瓷器，特別是克拉克瓷，開始在十七世紀荷蘭和法蘭德斯繪畫中大量出現。在靜物畫中，絕大多數出現的中國陶瓷都是克拉克瓷，種類包括盤、碟、折沿盆、大碗、執壺、軍持、瓶等類型。與克拉克瓷共同出現的多是銀質餐具以及玻璃杯、銀質燭臺等高檔的用具，說明在當時，克拉克瓷與銀質、玻璃制器具都是奢侈和時尚的象徵。

第五節 其他國家對克拉克瓷的仿製

隨著中國瓷器外銷規模的不斷擴大，商人獲利巨大，瓷器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也逐步提升，因此亞洲、非洲乃至歐洲國家都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爭相仿製中國瓷器。

一、 日本仿製的克拉克瓷器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秦漢以來就有著頻繁而友好的交往歷史，中國先進的物質文化陸續傳播到日本。早在唐代，日本奈良陶工就模仿我國唐三彩燒制出了“奈良三彩”。十世紀，當越窯青瓷到達日本之後，也掀起了仿製的熱潮。進入十三世紀，日本進入了全面學習和模仿中國瓷器的階段，一直延續到二十

世紀初期。明清時期，中日兩國陶瓷交流更加頻繁，長崎更一度成爲中國船舶赴日停泊的指定港口。

日本仿製中國瓷器最爲出名的是在萬曆時期，日本人伊藤五良太浦(一說大浦)隨日本使節來到中國，取名“吳祥瑞”。他於1510年來到景德鎮，並在那裡留居了二年，然後攜帶了製作瓷器的原料回國，在日本開始燒造青花瓷器。五良太浦一直居住在肥前的有田，他燒造的青花瓷器帶有“五良太浦祥瑞造”的款識，因此被稱爲“祥瑞瓷”。五良太浦將中國明代瓷器的韻味融入日本民族的文化藝術當中，以一種和諧自然的方式表現出來，燒造出的青花瓷受到日本本地以及西方市場的歡迎。

江戶時代，有田一帶所燒制的瓷器產品，都是經由伊萬裡港輸出，因此市場上也以“伊萬裡瓷”稱之，所燒器物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初期伊萬裡青花(1616-1640)釉色白中透青或偏黃，釉面開片，青花發色偏灰，紋樣多爲筆調粗率的松竹梅菊或山水圖案等。1624年後，受到明代天啓青花的影響，紋樣開始轉向簡潔疏朗的風格。

十七世紀，朝鮮陶瓷匠人李參平在日本有田發現制瓷原料，燒造出白瓷。到了明治時代，瓷器一般都是以陶瓷產地來命名，因此有田燒制的瓷器便改稱爲“有田燒”，而在江戶時代有田所生產的“伊萬裡”瓷器，就稱爲“古伊萬裡”(圖九)。到了十七世紀中期，恰逢明季之衰，中國國勢大亂，瓷器的生產也受到重大的影響，而同期國外對中國瓷器的需求卻有增無減，一向從中國進口青花瓷器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已難從中國買到足夠的高品質瓷器，因此，從1650年開始收購日本瓷器，首次收購僅有145件。到1659年，年收購量已達56700

件，因而促使有田瓷業飛速發展。¹¹⁷其紋樣按照荷蘭的要求，以中國克拉克瓷為樣本，在器物表面繪畫開光（圖 3-51），器物上常帶有東印度公司的英文縮寫名稱“V.O.C”字樣（圖 3-52），風格繁縟而華麗，流行在青花地上加畫礬紅描金的紋樣，因為器形紋樣類似盛開的花，因此日本稱之為“芙蓉手”（圖 3-53）。十七世紀晚期的伊萬裡青花，除大量出口之外，只供宮廷和王公貴胄使用，紋飾多以江戶地區的版畫為樣本，構圖簡潔，線條挺拔，青花色調受到康熙青花的影響，出現深淺變化，注重留白。十八世紀，歐洲掌握制瓷工藝之後，有田瓷器出口數量逐漸減少，國內需求相對增加，其產品開始進入百姓之家。



圖 3-51 日本仿克拉克瓷¹¹⁸ 圖 3-52 日本仿克拉克瓷¹¹⁹ 圖 3-53 日本芙蓉手¹²⁰

總體來說，日本仿製的青花瓷的品質比不上同時期的中國青花瓷器。不僅青花的顏色灰暗，而且口沿處常常出現器表不能完全被釉面覆蓋的縮釉現象，所以晚期陶工利用金邊遮住青花邊緣的“蟲蝕口”。早期的日本瓷器能夠很輕易的從中國瓷器中區分出來，日本青花瓷器的青花往往發色不純正，而且紋飾有些模糊，而中國青花瓷器的青花顏色卻顯得清麗沉穩，即使比較粗糙的外銷

¹¹⁷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pp.117-119.

¹¹⁸ John Ayers, Oliver Impey, J. V. G. Mallet, *Porcelain for Palaces, the Fashion for Japan in Europe 1650-1750*, p. 93, pic31.

¹¹⁹ 同上註, p. 94, pic32.

¹²⁰ 同上註, p. 123, pic82.

瓷器，紋飾通常也比較清晰。日本瓷器在總體品質上也顯得比較粗糙，釉總的來說呈淺灰色，瓷胎表面有點凹凸不平，有點象平紋細布的表面那樣。器物口沿部分常見“蟲蝕口”現象。十七世紀以後，日本瓷器的品質得到迅速提升，對於中國瓷器的仿製也變得比較成功，單純從瓷器的紋樣已很難區分。裝飾方面，日本陶工比較喜歡明末天啓、崇禎時期民窯青花器物 and 明末漳州窯瓷器中比較生動、帶有強烈中國民間色彩圖案，不喜歡那些缺乏生機、嚴謹規整的康熙時期外銷歐洲的標準瓷器上的規矩花紋。將日本瓷器與中國景德鎮以外其它地方生產的青花瓷器比較，顯示出驚人的相似性。十八世紀之後，日本彩瓷用色華麗濃豔，大量使用金彩，與中國瓷器風格漸行漸遠。另外，從胎釉、裝燒工藝等方面也比較容易區分。如從裝燒方式上看，大件的日本瓷器，包括大多數盤子，是墊在支撐物上燒成的，而這一工藝在中國清代的瓷窯中很少應用¹²¹。

二、波斯仿製的克拉克瓷器

從當地的文獻記載可知，中國瓷器最晚在九世紀就已經輸往出到中東地區的。由於與中國的貿易，九世紀的巴格達成爲富賈雲集的地方。當地史籍中有這樣的描述：“這裡有著底格裡斯河，在我們與中國之間沒有屏障，任何從海上來的物品都可直抵我們。”九到十世紀，海上貿易從肇興到迅速達到第一次高峰，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成爲貿易中最爲重要的商品，邢窯的白瓷、唐三彩，長沙窯的彩繪瓷，越窯青瓷和廣東地區產的以大罐爲代表的青瓷器都源源不斷地順著印度洋海路向西推進。

中東地區很早就開始生產陶瓷器，當中國瓷器運銷於此地時，仿製中國瓷器產生的帶有陶器隨之出現，因爲一方面中國瓷器非常昂貴，另一方面當地國

¹²¹ 胡德智、萬一編著：《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頁 104-115。

王貴族們對瓷器非常喜愛，需求越來越強烈，有限的貿易無法滿足極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刺激了當地的陶瓷業及仿製中國瓷器的生產和發展。哈裡發哈允·阿拉什下令在他宮殿不遠的地方設窯燒造瓷器，其產品從造型、尺寸到裝飾完全模仿中國瓷器，並至遲在九世紀就開始用含鈷的材料在釉面繪畫紋飾，生產出青花器物。不過，中東地區的原料中不含高嶺土，仿製品的本質是胎質疏鬆的陶器。

在中國瓷器的影響下，整個阿巴斯王朝（中國古代文獻稱為黑衣大食）時期的陶瓷工業有了創新式的飛躍。從單純生產造型複雜精緻的紅陶器，到開始生產低溫釉陶，並忠實的仿中國陶瓷的造型和紋飾，部分滿足了市場的需求，其中最大、最重要的產區是今伊拉克的薩瑪拉和巴士拉。薩瑪拉遺址位於底格裡斯河東岸，距巴格達 125 公里。由於哈裡發與巴格達民眾的衝突，阿巴斯（Abbasids）王朝於 836—892 年遷都到此地，有 8 位哈裡發在此為都城。為西亞地區最重要的城市遺址。薩瑪拉的制陶窯址設在皇宮附近，而這個窯也是直接由宮廷撥款經營。在這裡出土的面目一新且光亮的低溫釉陶磚，是用於清真寺內牆裝飾的精美材料。而燒制出光亮的釉面，是阿拉伯國家制陶業的一個飛躍。巴士拉是當時另外一個重要的陶瓷製造中心，唐朝宰相賈耽所撰寫的《皇華四達記》中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記述了從中國廣州到伊拉克巴格達的航行路線，其中巴士拉是最重要的中轉站之一，中國的船貨在這裡起岸，再通過陸路運往阿巴斯外城的都城巴格達。因此，這裡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來仿造中國的陶瓷。它是當時最重要的近海城市，中國唐代的瓷器多轉口到這個城市。

當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吞併了統治西亞、中東廣大地域的馬木魯克王朝後，帝國的統治者將中國政府賜予的大量元、明初的青花瓷器都略到位於今伊斯坦

布爾的皇宮當中，足見奧斯曼帝國君主對中國瓷器的鍾愛。隨之，土耳其有經驗的陶工也開始仿製中國的青花瓷器。以伊茲耐克瓷仿製的成就最高。伊茲耐克(Iznik)位於伊斯坦布爾東南 100 公里的伊茲耐克湖東岸，它是土耳其的“景德鎮”。考察其陶瓷博物館中各個時期的陶瓷標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伊茲耐克仿製中國瓷器的歷程。最早有關伊茲耐克陶瓷的文獻記錄，是托布卡普博物館所藏檔案中有關皇宮於 1489-1490 年御用廚房用品的登記。但實際的仿製比文獻記載的早得多。伊茲耐克在拜占庭時期是連接安那托利亞和東部的一條最主要的貿易之路。在十三世紀晚期，它是被奧斯曼帝國佔領的第一個中心地區。伊茲耐克青花瓷的早期燒造，完全是仿製中國明初的青花瓷，燒制時期從十五世紀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圖 3-54，3-55，3-56）¹²²。

中國元明青花瓷對伊茲耐克制瓷業的影響非常巨大，以致在伊斯蘭世界隨處可以見到完全仿製中國瓷器的伊茲耐克產品。但與中國瓷器相比，伊茲耐克瓷仍屬於低溫釉陶，釉為加了錫的低溫錫釉，燒造溫度在 850-900 度，胎體呈白色，質地疏鬆，所以，同樣的器物，伊茲耐克器就遠遠輕於中國景德鎮的瓷器。其紋飾以“巴巴·尼卡斯”(Baba Nakkas)風格為主。巴巴·尼卡斯是宮廷御用作坊中的設計師，他的圖案風格，也一度成為伊茲耐克陶瓷紋飾的獨特標誌。伊茲耐克生產的青花瓷種類有清真寺裝飾壁面的瓷磚，油燈，高足碗，蠟燭台等，器物上往往有阿拉伯文的陶工姓名。十七世紀伊茲耐克制瓷業趨於尾聲，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資金的來源、社會經濟和其自身的經營問題¹²³。

¹²² Rosamond E. Mack, *Bazaar to Piazza-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 1300-16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p108.

¹²³ Yolande Crow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1-1738*,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2, p.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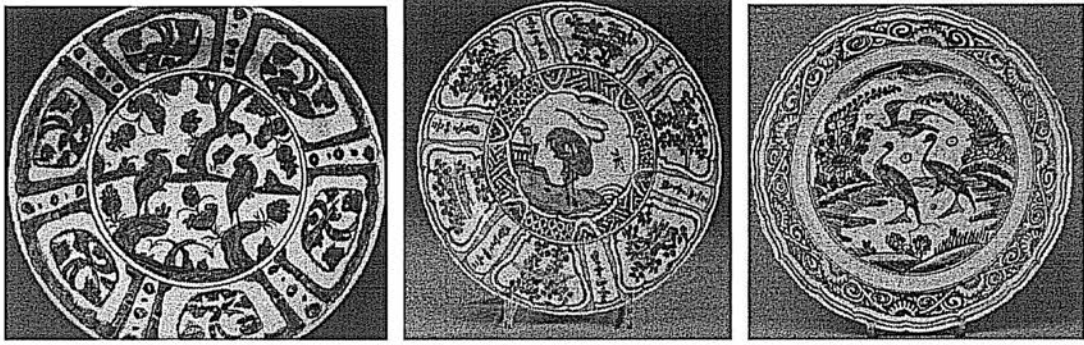


圖 3-54¹²⁴ 圖 3-55¹²⁵ 圖 3-56¹²⁶ 伊朗仿製克拉克瓷 十七世紀

三、歐洲地區仿製的克拉克瓷器

荷蘭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大量購買青花瓷的同時，也為荷蘭工匠購回了中國的青花原料。荷蘭的小鎮代爾夫特（Delft）一直是歐洲制陶中心之一，這裡生產的藍底白花陶器受到歐洲顧客的歡迎，荷蘭陶工高傲地稱自己是「瓷器麵包師」。十七世紀 60 年代，這裡依照中國瓷器的樣式（克拉克瓷樣式）仿製出青花瓷器，但由於胎土並非為瓷土，無法瓷化，因此只能屬於釉陶，青花的發色也比較黯淡，呈藍灰色¹²⁷。從繪畫技法上看，運筆不夠成熟，明顯看出對於東方紋樣不熟悉，只是依樣畫葫蘆，很多八寶紋樣有變形的特點（圖 3-57）。這種白釉藍花彩陶取代亞洲瓷器，滿足了不太富裕家庭的需要。在這類家用器皿中，荷蘭的白釉藍花彩陶最為著名。但是在德國、法國和英國也製造同類的白釉藍花彩陶，在那裡，這種彩陶被稱為「代爾夫特陶器」¹²⁸。

¹²⁴ Julie Emerson, Jemmofer Chen & Momo Gardner Gates, *Porcelain Stories, From China to Europe*, Seattle, WA: Seattle Art Museum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 99, PL.8.9.

¹²⁵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 37, pic.91.

¹²⁶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 37, pic.92.

¹²⁷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p.219.

¹²⁸ [英] 簡·迪維斯：《歐洲瓷器史》，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頁 8-9。

在歐洲，真正瓷器的發現，應歸功於著名學者埃倫弗裡德·沃爾特·封·欽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化學家約翰·弗裡德里希·貝特格(Johann Fried rich Bottger)，和波蘭國王薩克森選帝候奧古斯都大帝¹²⁹。德國的麥森瓷廠是歐洲硬質瓷器誕生的搖籃，十八世紀初已經成功仿燒了中國瓷器。因為原料是瓷土，所以比代爾夫特的白地藍花陶器品質高。另外一個瓷廠哈瑙瓷廠，仿製的克拉克瓷最為精巧，甚至可以以假亂真(圖 3-58)。此外，英國的切爾西、伍斯特以及法國、西班牙、土耳其等國都有仿製克拉克瓷，由此可見當時這種瓷器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程度¹³⁰。



圖 3-57 荷蘭代爾夫特仿製克拉克瓷盤圖



圖 3-58 德國哈瑙仿製克拉克瓷盤

¹²⁹ 同上註，頁 31。

¹³⁰ 裴光輝：《克拉克瓷》，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2，頁 63。

第四章 結語和餘論

一、 克拉克瓷的生產時間與產地

克拉克瓷作為最早的成規模的外銷瓷種類，根據實物資料與文獻結合，筆者認定它出現於嘉靖晚期，衰落於清初順治時期（1657年），前後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克拉克瓷做為一種歐洲人向中國訂製的瓷器商品，主要流行於十六至十七世紀。從十五世紀歐洲人東來開始，他們對於美麗而神秘的中國瓷器就非常喜愛，開始通過中國商人訂購。早期的歐洲人還無法確切瞭解中國瓷器的產地，甚至因為航線的中轉站之一是印度果阿，而一度稱其為“印度瓷器”，可見那時候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瞭解很少。歐洲商人向中國沿海的海商訂貨，再由他們去產地購買。這些中間商才能掌握確切的瓷器產地資訊，因此不論是景德鎮還是漳州地區的窯場，都是在訂單要求下製作瓷器，在早期歐洲人眼中，這兩地所產的瓷器是一樣的。

筆者分別對景德鎮地區和漳州地區生產的克拉克瓷進行排比，發現在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七世紀20年代這段期間，由於歐洲客戶對中國瓷器的急切需要，漳州瓷器與景德鎮瓷器常常同時裝上歐洲的貨船，運往歐洲售賣，因此斷定，福建漳州的部分窯場，特別是福建大隴、花仔樓窯址，在十七世紀前期之前，也是生產克拉克瓷的產地之一。另一處重要的克拉克瓷產地是景德鎮窯，通過對景德鎮多處窯址的調查以及對觀音閣窯址的發掘，明確了景德鎮就是克拉克瓷的重要產地這一結論。但景德鎮並未發現專門燒造克拉克瓷的窯址，推測這種產品當時並非生產的主流，而是根據顧客訂貨的需要，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在多個瓷窯完成，沒有專門燒克拉克瓷的瓷窯。這一情況延續到十七世紀20年代之後有所變化，從沉船船貨的結構來看，漳州瓷器數量大量減少，而景德鎮瓷器數量迅速增加，

這種現象的發生反映了歐洲人通過幾十年的摸索，逐漸加深對中國瓷器的瞭解之後，可以明確分辨中國瓷器的優劣好壞，歐洲顧客也逐漸變的理性和挑剔，對於中國瓷器的要求越來越高。最後是由市場做出的選擇，留下精的景德鎮瓷器，淘汰了比較粗的漳州瓷器，所以我們在十七世紀中後期的歐洲市場上就不見漳州瓷器的蹤跡了。

二、 克拉克瓷的生產模式與不同階段的特點

根據前文對於世界各地出土和打撈的克拉克瓷的排比分析，筆者將克拉克瓷的發展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從克拉克瓷出現到十六世紀 20 年代，這一時期是克拉克瓷風格的形成和逐漸成熟的階段。同時，漳州瓷器作爲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的補充，在這一時期也非常活躍。這一時期，特別是在十六世紀初以前，克拉克瓷生產的規模比較小，式樣豐富，器物的重複較少，處於摸索階段。十六世紀的前 20 年，克拉克瓷數量逐漸增多，不論是從沉船發現還是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上看，都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克拉克瓷已經逐漸走向成熟。第二期是克拉克瓷在生產和銷售上均已形成固定的形式，並且主要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壟斷之下大規模生產，銷售到歐洲各個地區。這時候器物品質有較爲穩定的保證，但重複較多，可以看出批量生產的痕跡。

三、 克拉克瓷的生產與銷售

克拉克瓷做爲一種外銷商品，對它的研究絕不能只分析器物本身，而必須將其納入到世界貿易的大背景之下來考慮。歷史上中國瓷器外銷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完全中國人主導的銷售行爲，是非常簡單的商品輸出行爲。從實物看，從南朝到唐代，中國輸出的瓷器與國內市場銷售和使用的瓷器完全一樣。

第二階段，一些原本並無燒瓷傳統的地區，在對外貿易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模仿著名瓷器產地的產品。嚴格意義上說，這些瓷窯雖然是主要面對國外市場，但仍然是中國文化主導的階段。因為這些仿製的產品在外國人眼裡是很難區分的。第三階段是中國文化與銷售地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時期，中國瓷器從器型和紋樣上根據銷售地區文化需要進行改變。如福建地區磁灶窯軍持，紋章瓷的出現等。克拉克瓷正是在這個階段應運而生，克拉克瓷從出現到成熟的過程，即反映了銷售地顧客的意願，也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徵，到了衰落階段開始逐漸向第四個階段過渡。第四個階段是完全的來樣加工訂製，中國的瓷窯論爲了工業品的加工地，西方文化在瓷器生產上逐漸佔有主導地位。

四、 餘論

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筆者一方面想要解決一些以往研究中的疑問，但在查找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過程中，更多的疑問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文中嘗試探討克拉克瓷生產和銷售的其中幾個環節，如產地、銷售路線、訂製、紋樣來源以及不同地區使用者的情況，但對於歐洲商人如何與中國商人接洽？經過甚麼人將訂單送到產地？產地又由甚麼人來組織生產的呢？這些問題都是本文研究的缺環。筆者認爲，克拉克瓷做爲一種外銷商品，通過研究它生產銷售的過程非常重要。明朝中期以後，景德鎮的生產分工很細，有窯戶、坯戶等，窯戶只出租窯位，而不從事成型等的生產；窯戶出租窯位元元的方式有兩種：“包青”，即保證品質，租金高，但負賠償之責；散裝，不保證品質；只有坯戶才能決定器物的造型，且當時產品也是由坯戶自行買賣（經過牙行）；牙行壟斷外來商人買賣瓷器之事。文獻記載粵東商人在東南沿海活動頻繁，其中也包括大量閩商，那麼歐洲人可能是通過他們接觸到中國瓷器，通過粵東商人再與產地聯繫。至於是坯戶還是窯戶接受訂單，主導生產克拉克瓷，還沒有確切的文獻和考古材料證明，需留待以後研究。

參考書目：

A

1. Adhyatman, Sumarah. *Keramik kuan Yang Dditemukan di Indonesia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 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Jakarta: Jayakarta agung Offset, 1981.
2. Ann, Frank. *Chinese Blue and White*, New York: Walker, 1969.
3.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 From the Museum of Anastácio Gonçalves, Lisbon*, London : Philip Wilson, 1996
4. Ayers, Joh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yay Museum*,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6.

B

5. Blaauwen , Abraham L. den. *Meissen Porcelain in the Rijksmuseum*, Zwolle: Waanders;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00.
6. Boulle, P. H. *Companies and Trade: Essays on Overseas Trading Companies during the Ancient Régime*,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 Hingham, MA: Distributor Kluwer Boston, 1981.
7. Boxer, C. 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Hutchinson, 1965.
8. Butler, Michael & Julia B. Curtis and Stephen Little. *Treasures from an Unknown Reign: Shunzhi Porcelain, 1644-1661*, Alexandria, Va.: Ar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2002.

C

9. C. L. van der Pijl - Ketel, *Kraak Type Porcelain and Other Ceramic Wares*

- Recovered from the Dutch East Indiaman the 'Witte Leeuw', Sunk in 1613,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67, 2002-2003.*
10. C.L. van der Pijl-Ketel and J.B. Kist.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White Lion)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82.
 11. Carswell, John. *Blue &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
 12. Carvalho, Pedro Moura. *Porcelains for the Shah, Ardabil and the Chinese Ceramics Trade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2.
 13. Chin, Lucas. *Cultural Heritage of Sarawak*,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Sarawak Museum, 1980.
 14. Christie's,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15. Clunas, Craig. "The West Chamber: A Literary Theme in Chinese Porcelain Decoration."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46, 1981-1982.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83. pp. 69-86.
 16. Clunas, Craig.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7.
 17. Cohen, David Harris and Catherine Hess. *Looking at European Ceramics: A Guide to Technical Terms*, Malibu, Calif.: J. Paul Getty Museum, 1993.
 18. Crosby Forbes, H. A. *Hills and Streams: Landscape Decoration on Chinese Export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shington, D.C.: The Foundation, 1982.
 19. Crowe, Yolande. "Aspects of Persian: Blue and White and Chin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44, 1979-1980,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81.

20. Crowe, Yolande. *Persia and China, 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1-1738*,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02.
21. Curtis, Julia B. "Markets, Motifs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Porcelain from Jingdezhen."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g*,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3.
22. Curtis, Julia B. *Chinese porcelai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andscapes, scholars' motifs and narratives*, New York City: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1995.

D

23. Daisy Lion-Goldschmidt: *Les Porcelaines Chinoises du Palais de Santos*, *Arts Asiatiques*, Nouvelle Edition, 1998.
24. Dumas Jacques. *Fortune de Mer a L'Ille Maurice*, Paris, 1981.

E

25. Emerson, Julie. *Porcelain Stories-From China to Europe*, Seattle, WA: Seattle Art Museum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26. Espir, Helen. "Pretty China: Oriental Porcelain Decorated in Europe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62, 1997-1998.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99.
27. Esterhuizen, Laura Valerie. *Chinese M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Recovered from 16 and 17 Century Portuguese Shipwrecks on the South African Coast*, *TAOCI n1-octobre 2000*.

F

28. Fourest, Henry-Pierre. *Delftware: Faience Production at Delf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29. Frasché , Dean F..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Ni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76.

30. Furber, Holden.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G

31. Garner, Harry.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London:Faber, 1970.
32. Gelder, H.E. van. *Gravenhage in Zeven Eeuwen*, Amsterdam: Meulenhoff, 1937.
33. Gemeentemuseum, Haags. *Chinese Porselein 14e-19e Eeuw*, Amsterdam: Spin, 1968.
34. Glamann, Kristof.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
35. Goddio, Franck. & Gabriel S. Casal . *Lost at Sea: the Strange Route of the Lena Shoal Junk*, London: Periplus, 2002.
36. Gotuaco,Larry & Rita C. Tan and Allison I. Diem.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Bookmark, 1997.

H

37. Hardie, Alison.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f Gardens in 16th-17th Century China."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67, 2002-2003.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2004.
38. Harrison Hall, Jessica. *Catalogue of Late Yuan and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39. Harrisson, Barbara. *Inter-Asia Ceramic Trade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Circa 1350-1650, Vormen uit vuur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2003.
40. Harrisson, Barbara. *Later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1. Harrisson, Barbara. *Swatow in het Princessehof*, Leeuwarden: Gemeentelijk Museum Princessehof, 1979.
42. Honour, Hugh.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43. Howard, David and John Ayers. *China for the West: Chinese Porcelain & Other Decorative Arts for Export Illustrated from the Mottahedeh Collection*. London: Sotheby Parke Bernet, 1978.

I

44. Impey, Oliver. *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J

45. Jacobson, Daw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3.
46. Jan Daniël Van Dam. *Delfse Porceleyn-Dutch Delftware 1620-1850*,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04.
47. Jarry, Madeleine. *Chinoiserie : 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Decorative Art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New York : Vendome Press, 1981.
48. Jörg, Christiaan J. A. "Chi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ding Networks and Private Enterprise." *Th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3.
49. Jörg, Christiaan J. A. and Jan van Campe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ndon: Philip Wil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97.
50. Jörg, Christiaan J. A. and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Singapore: Oriental Art: Sun Tree, 2001.

51. Jörg, Christiaan J. A. *Fine & Curious: Japa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Dutch Collections*, Amsterdam: Hotei, 2003.
52. Jörg, Christiaan J. A. *Interaction in Ceramics: Oriental Porcelain & Delftware*, Hong Kong: The Council, 1984.
53. Jörg, Christiaan J. A., *The Geldermalse: History and Porcelain*, Groningen: Kemper, 1986.
54. Jörg, Christiaan J. A.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M. Nijhoff, 1982.
55. Joseph, Norman & William Throver, *Sir Francis Drake and the Famous Voyage, 1577-1580: Essays Commemorating the Quadricentennial of Drake's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Earth*,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K

56. Klose, Jane. Excavated Oriental Ceramic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1630-1830,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ume 57,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92-1993,.
57. Klose, Jan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1999-2000.
58. Krahl, Regina and Nurdan Erbahar.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 A Complete Catalogue*, London : Sotheby's Pubns. , 1986.

L

59. Lach, Donald F. and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 D. Van Nostrand, 1951
60.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1. Lach, Donald F. *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62. Lach, Donald F. *Japan in the eyes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63. Lach, Donald F. *Southeast Asia in the Eyes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64. Lam, Peter Y.K. Ceramic Finds of the Ming Period from Penny's Bay—An Addendum,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89-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rban Council.
65. Lam, Peter Y.K. Late 15th to early 16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Penny's Bay,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86-1988*, Hong Kong: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Urban Council.
66. Lane, Arthur. *Later Islamic Pottery, Persia, Syria, Egypt, Turke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7.
67. Lesouef, Eilee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from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Eileen Lesouëf*, London: Ben Janssens Oriental Art, 1999.
68. Little, Stephen. *Chinese Ceramic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620-1683*,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3.
69. Locsin, 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 *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Rutland, Vt. : Tuttle, 1967.
70. Luchinat, Christina Acidini et al., *The Medici, Michelangelo, and the Art of Late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troit: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2002.

M

71. Macintosh, Duncan.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Hong Kong: Book Marketing Ltd., 1994.
72. Marx, Robert F. *Shipwrecks in the Americas*,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1987.
73. Mathers, William M. and Nancy Shaw, *Treasure of the Concepcion*, National Geographic, 1990.
74. McElney, Brian Shane. *The Blue and White Wares- Post 15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and Chinese Trade Pottery*, Hong Kong: 1979.
75. Medley, Margaret. *Decorative Techniques and Styles in Asian Ceramics: a Colloquy Held 26-28 June 1978*,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79.
76. Medley, Margaret.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Underglaze Blue and Copper Red*,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6.
77. Misugi, T.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book I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78. Muckelroy, Keith. *Archaeology under Water*, NY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0.

N

79. National Gallery. *Ar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London: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National Gallery, 1976.
80.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3.
81. No author, *Nossa Senhora dos Martires: The Last Voyage*,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Pavilion of Portugal, Expo'98, 1998.

O

82. Ostkamp, Sebastiaan. De introductie van porselein in de Nederlanden, *Vormen uit vuur* 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P

83. Pedro Moura Carvalho, *Porcelains for the Shah, Ardabil and the Chinese Ceramics Trade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2.
84. Pope, John Alexander.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56.

R

85. Rawson, Jessica. "Luxuries for Trade,"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Chinese Art*, Chapter 6.
86. Rinaldi, Maura. Dating Kraak Porcelain, *Vormen uit Vuur* 2003/1-2, Amsterdam: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van Ceramiek en Glas.
87. Rinaldi, Maura. *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 1989.
88. Rockefeller, Nelson A. *China for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Sotheby Parke Bernet, 1978.
89. Roelofs, Meilink and Marie Antoinette Petronella,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Nijhoff, 1962.

S

90. S. Marchant & son. *Exhibition of Chinese Blue and White-Wan Li and K'ang His*,

London: S. Marchant & Son, between 1978 and 1980.

91. Santos, Paulo César. The Chinese Porcelain of Santa Clara-a Velha, Coimbra: Fragments of a Collection, *Oriental Art* Vol. XLIX · *Oriental Art Magazine*, 2003/4.
92. Scheuleer, D. F. Lunsingh.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Chine de Commande*, London: Faber, 1974.
93. Schneider, Norbert. *Still life*, Taschen 2003.
94. Sheaf, Colin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
95. Sjostrand, Sten and Sharipah Lok Lok bt.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 2007.
96. Smith, Andrew B. Excavations at Plettenberg Bay, South Africa of the Camp-site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Wreck of the Sao Concalo, 1630, *The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986.
97. Spriggs, A. I. Oriental Porcelain in Western Paintings 1450-1700,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1964-1965.

T

98. Tan, Rita C. et al. *Chinese and Annamese Ceramic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London: Hugh Moss 1973.
99. Tan, Rita C. et al.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Yuchengco Museum, 2007.
100.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Melbourne 1 & 2 March 2004, Christie's, 2004.

V

101. Vinhais, Luisa & Jorge Welsh, *Kraak Porcelai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102. Volker, T.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 J. Brill, 1954.

103. Von der Porten, Edward P. Manila Galleon Porcelains o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TAOCI*, no. 2. decembre 2001.
104. Von der Porten, Edward P.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Manila Galleon San Felipe: 1573-1576*, Unpublished Document.

W

105. Willetts, William. *Ceramic art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he Society, 1971.
106. Williams, Sydney B. *Antique Blue and White Spode*, London: B.T. Batsford, 1949.

Y

107. Yeo, S.T. and Jean Martin. *Chinese Blue & White Ceramics*, Singapore: Arts Orientalis, 1978.

古代文獻：

108. [明]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109. [明]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8，外志5，廣東省地方誌辦公室影印明刊本，1997。
110. [明]沈德符：《野獲編》(3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1. [明]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112. [清]龍文彬編：《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
113.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114. [清]張蔭桓：《三洲日記》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5. [清]葉夢珠：《閩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研究資料：

116. 白焜：《晚明至清乾隆時期景德鎮外銷瓷研究》，《福建文博》1995 年第 1 期。
117.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
《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第十二期。
118. 裴光輝：《克拉克瓷》，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2。
119. 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120. 馬文寬：《從一件萬曆青花開光瓷碗談起》，《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輯》，北
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4。
121. 方豪：《陳東番記考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7 期抽印本，1965。
122. 馮先銘、馮小琦：《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南方文物》1990 年
第 2 期。
123. 馮先銘：《中國古陶瓷的對外傳播》，《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2 期。
124.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漳浦縣古窯址調查》，《考古》1987 年第 2 期，。
125.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26. 福建省博物館：《漳州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27. 傅宋良、林忠幹：《福州發現的景德鎮青花瓷》，《南方文物》1996 年第 4 期。
128. 戴國華編譯：《東南亞古陶瓷研究綜述》，《海交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129. 董亮：《漫議克拉克瓷開光裝飾的由來》，《陶瓷科學與藝術》2007 年第 41
卷第 4 期。
13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臺北：臺灣銀行、中華
書局，民國 60 年（1971）。
131. 覃海泉：《南充縣出土明代窖藏》，《四川文物》1993 年第 2 期。
132. 湯開建、嚴忠明：《明中後期廣州交易會始末考》，《學術研究》2005 年第 5
期。

133. 唐蔚蕁、喻志芳：《福建平和窯外銷瓷初探》，《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134. 天憲：《外銷瓷》，《故宮文物月刊》第3卷第3期，總27期。
135. 李龍潛：《明代廣東的對外貿易》，《文史哲》1982年第1期。
136. 李國祥、楊昶：《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
137. 栗建安：《福建平和青花裝飾藝術及時代特徵》，《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8. 劉洋：《明代青花瓷的外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5年碩士論文。
139. 林琳：《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瓷器貿易研究》，浙江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
140. 林士民：《從出土文物看景德鎮青花瓷的外輸》，《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4。
141. 林尊源：《福建平和青花裝飾藝術及時代特徵》，《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四輯》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7。
142. 盧泰康：《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的陶瓷遺物之考證》，《故宮文物月刊》221期。
143. 盧泰康：《臺灣出土十七世紀景德鎮窯貿易瓷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4。
144.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145. 陸明華：《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陶瓷—明青花下》，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146. 陸明華：《中國陶瓷名品珍賞叢書 陶瓷—明青花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147. 羅易屏：《景德鎮克拉克瓷開光裝飾藝術的起源》，景德鎮陶瓷學院2006年碩士論文。
148. 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曆史陶瓷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

- 博物館，2007。
149. 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9。
150. 孔六慶：《中國陶瓷繪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
151. 何鴻：《中國古陶瓷行銷伊斯蘭世界的考察》，《陶瓷研究》第 15 卷第 1 期，2000 年 3 月。
152. 胡德智、萬一編著：《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
153. 韓槐准：《談我國明清時代的外銷瓷器》《文物》1965 年第 9 期。
154. 韓槐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5。
155. 胡雁溪：《明代民窯青花瓷大觀》，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156. 黃時鑒：《從海底射出的中國瓷器之光——哈契爾的兩次沉船打撈業績》，《東西交流論譚》，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157. 吉林大學辭典編寫組編：《英漢漢英文化考古辭典》，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158. 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出版，1986。
159. 金澤陽：《埃及出土的漳州窯瓷器-兼論漳州窯瓷器在西亞的傳播》，《福建文博-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9 年會專輯》，1999。
160. 江西廣昌縣博物館：《代布政史吳念虛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93 年第 2 期。
161.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 年第 6 期。
162.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鋸夫婦合葬墓》，《文物》1982 年第 8 期。
163.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
164. 邱孟冬編輯：《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 83 年（1994）。

165. 邱立誠：《澳門幾個考古問題的探討》，《粵地考古求索-邱立誠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2008。
166. 錢江：《1570-1760年西屬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南洋問題研究》1985年第3期。
167. 錢江：《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與荷蘭的瓷器貿易》，《南洋問題研究》1989年第1期。
168. 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
169. 夏鼐：《作為古代中非交通關係證據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170. 謝明良：《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對歐洲貿易中的瓷器》，《故宮文物月刊》第3卷第12期，總36期。
171. 蕭發標：《克拉克瓷芻議》，《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172.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10。
173. 薛国中、韋洪：《明實錄類纂·福建臺灣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
174. 薛翹、劉勁峰：《從贛南出土文物看明清之際景德鎮瓷器外銷路線的變遷》，《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175. 薛向陽：《明瓷畫中的太湖石》，《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六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0。
176. 熊寰：《中國陶瓷古籍集成》註釋本，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177. 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78. 趙明璟：《明代景德鎮民窯青花紋樣略述》，《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179. 趙德雲：《加拿大路易士堡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初步研究——兼談“克拉克瓷”的若干問題》，《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180. 趙立人：《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早期活動的地點》，《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81. 趙令揚等：《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學津出版社，1968-1976。

182.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陶瓷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183. 張本政主編：《清實錄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84.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
185. 張華、李萍：《訪漳州，論章瓷》，《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186. 張仲淳：《明清時期的福建安溪青花瓷器》，《考古》1989年第7期。
187. 張汝霖、印光任纂：《乾隆澳門紀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188.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89.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84。
190. 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著：《西沙水下考古 1998-1999》，科學出版社，2006。
191. 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組譯，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192. 中國矽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193. 陳立立、楊福來：《也談克拉克瓷的粗糙》，《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194. 陳立立：《克拉克瓷盤與葬俗》，《民俗研究》2004年第4期。
195. 陳國安、李建毛：《湘西浦市出土明末民窯窖藏青花瓷》，《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9。
196. 陳華莎：《明代民窯青花瓷器的演變》，《收藏家》第12期。
197. 陳潤民主編，故宮博物院編：《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198. 陳偉、周文姬：《西方人眼中的東方陶瓷藝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99. 陳偉明：《明清外銷瓷的工藝及文化特色》，《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00. 陳萬里：《再談明清兩代我國瓷器的輸出》，《文物》1964年第10期。
201. 陳萬里：《宋末—清初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202. 成耆人：《淺談荷據時代臺灣轉口貿易—兼談十七、八世紀陶瓷貿易》，《陶

- 瓷釋義》，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 84 年（1995）。
203.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204. 上海博物館：《十七世紀景德鎮瓷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上海博物館內部刊物，2005 年 11 月。
205.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與英國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紀景德鎮瓷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
206. 曹建文、羅易扉：《克拉克瓷器的歷史與分期》，《南方文物》2005 年第 3 期。
207. 曹建文：《近年來景德鎮窯址發現的克拉克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4。
208.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論》，福建：地圖出版社，2001。
209. 孫錦泉：《華瓷西傳對歐洲的影響》，《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3 期。
210. 孫錦泉：《華瓷運銷歐洲的途徑、方式及其特徵》，《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2 期。
211. 宋良璧、鄧炳權：《澳門是中國外銷瓷的集散地》，《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9。
212. 葉佩蘭：《漫談明代青花瓷器的紋飾》，《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六輯》，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0。
213. 葉佩蘭：《從阿迪比爾寺中的中國瓷器漫談明代外銷瓷》，《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中國古陶瓷研究會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 1987 年晉江年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214. 葉喆民：《印尼所藏中國古陶瓷考察記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 年第 4 期。
215. 葉文程、林忠幹：《福建陶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216. 葉文程、羅立華：《德化窯青花瓷器幾個問題的探討》，《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輯》，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9。

217. 葉文程、羅立華：《中國青花瓷器的對外交流》，《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218. 葉文程：《略談德化窯的古外銷瓷器》，《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219. 葉文程：《再談德化窯的古外銷瓷器》，《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220. 姚澄清、姚連紅：《江西明萬曆外銷瓷盤的發現》，《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221. 姚澄清：《江西研究克拉克瓷的新進展——三談江西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景德鎮陶瓷》1999年Z1。
222. 姚士麟：《見只編》卷上。見《叢書集成初編》三九六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
223. 吳志紅：《明外銷青花瓷盤介紹》，《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第2期。
224. 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25. 王梅生：《美國出土的晚明青花瓷》，《故宮文物月刊》第3卷第2期，總第26期。
226. 王莉英：《中西交流中的中國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2期。
227. 王健華：《從韓槐准先生的捐贈品看中國古陶瓷在南洋的外銷》，《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228.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臺北：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9。
229. 王文強：《略述我國陶瓷的外銷及其影響》，《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中國古陶瓷研究會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 1987年晉江年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230. 于劍：《克拉克瓷與晚明內銷青花瓷主題紋飾的比較研究》，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2007年碩士論文。
231. 喻常森：《中國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早期貿易關係》，《海交史研究》2000年

第 2 期。

外文譯著：

232. [葡] J. H. 薩拉伊瓦(Jose Hermano Saraiva)：《葡萄牙簡史》，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98。
233. [葡] 伯來拉(Caleotepe Pereira)、克路士(C.R.Boxer)等著，何高濟譯：《南明紀行》，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
234. [葡]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等著，王鎖英譯：《葡萄牙人在華聞見錄》，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
235. [葡] 曾德昭(Alvaro Semedo) 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36. [葡] 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Sanjay Subrahmanyam)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臺北：朗文書屋，1993。
237. [葡]阿馬德烏·達·哥勒瓦柳·安德拉德(Amadeu de Carvalho Andrade)：《發現了世界的航船(Os Navios Que Descobriram o Mundo)》，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
238. [葡]安東尼·加瓦萊羅·巴伊勝：《關於澳門聖保祿教堂（聖母堂）的考古發掘》，見《澳門·大三巴遺址·面向未來的豐碑》，澳門：澳門文化司署、里斯本澳門辦事處，1994，頁 59-62。
239. [葡]安東尼奧·但格尼涅·庇樂西(Antonio Tengarrinha)：《航海大發現時期的卡拉維拉船(Aravelas dos Descobrimentos)》，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6。
240. [葡]文德泉神父：《中葡貿易中的瓷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241. [美]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c)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第一章，臺北：如果出版社，2007。
242. [美] 查·愛·諾埃爾(Charles E. Nowell)著，南京師範學院教育系翻譯組譯：《葡萄牙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79。

243.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244. [法]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良譯：《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
245. [土]愛賽·郁秋克：《伊斯坦布爾的中國寶藏》，阿帕設計出版印刷公司，2001。
246. [荷]L. 包樂史（L. Blussé）著，莊國士等譯：《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247. [日]藤岡了一編著：《明の染付》，《陶瓷大系》（第四十二卷），東京：平凡社，1975。
248. [日]青柳洋子：《東南亞發掘的中國外銷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頁104-107。
249. [日]矢部良明：《中國陶瓷の八千年》，東京：平凡社，1992。
250. [日]樋口かじ子：《陶磁の東西交流展：有田・デルフト・中国の相互影響》：オランダ・ハーグ市立美術館所藏品を中心とした，佐賀県西松浦郡有田町：有田ヴィ・オー・シー，1993。
251. [日]西田宏子，出川哲朗：《明末清初の民窯》，東京：平凡社，1997。
252. [日]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59年（1970）。
253. [日]三杉隆敏：《世界の染付》（Blue and white ceramics of the world），京都：同朋舎，1981。
254. [日]三上次男：《元代陶磁器和南朝鮮新安海底發現的新資料》，董希如譯：《中國古外銷陶磁研究資料》第三輯，1983。
255. [瑞]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256. [意]利瑪竇（Matteo Ricci）、[比]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
257. [英]R. B. 沃納姆（R. B. Wonamu）：《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三卷，1999。
258. [英]簡·迪維斯：《歐洲瓷器史》，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